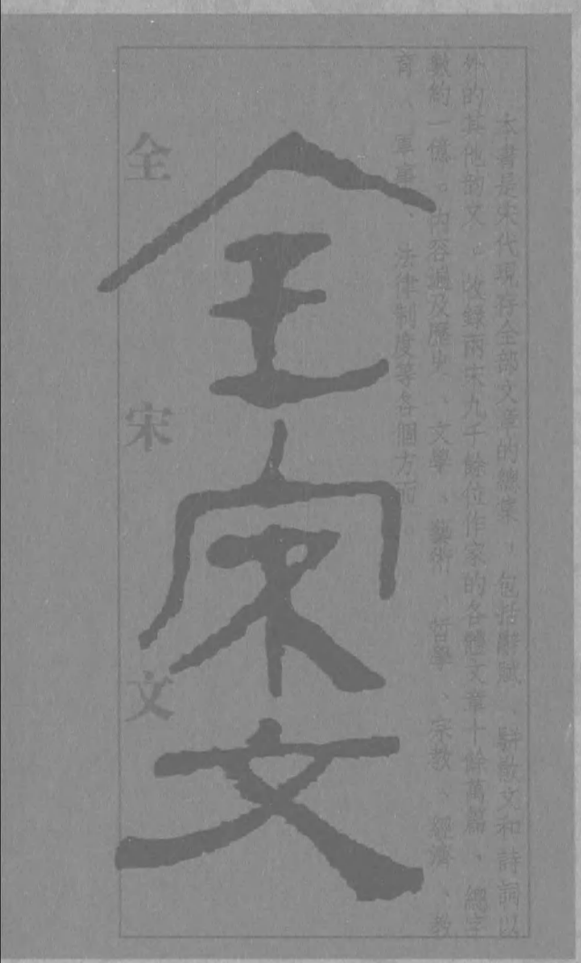

全宋文

第二五六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六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五七四七

張栻 二七

宇文史君墓表……一

承議郎吴伯承墓誌……四

賈仲山墓誌銘……五

宜人王氏墓誌銘……七

故安人常氏哀詞……八

祭虞雍公……九

祭汪端明……九

祭劉樞密……一〇

再祭劉樞密……一一

三祭劉樞密……一二

祭唐待制……一三

祭王詹事……一三

祭張舍人……一四
再祭張舍人……一四
祭姚端明……一五
祭王侍郎……一六
祭黄侍郎……一六
祭查少卿……一七
祭吕郎中……一八
祭費檢正……一八

全宋文卷五七四八

張栻　二八

祭萬二提刑兄……二〇
祭黄運使……二一
祭趙養民運使……二一
祭蕭殿撰……二二
祭宇文使君三十一舅……二三
祭魏元履……二三

祭儲經屬……二四
祭秦致政……二四
祭甄總管……二五
祭賈仲山知縣……二五
祭邢致政……二六
祭經幹八兄文……二六
祭宋子飛參議文……二七
祭南康四九兄　一……二八
祭南康四九兄　二……二八
祭胡廣仲主簿……二九
祭吴晦叔……三〇
祭外姑何恭人……三〇
省墓祭文……三一
祈雨祝文……三二
謝雨祝文……三二
祈晴祝文……三三

祈雨祝文……三三
謝雨祝文……三三
祈雨祝文　一……三四
祈雨祝文　二……三四
謝雨祝文……三五
祈晴祝文……三五
謝雪……三六
祈雨祝文……三六
謝雨祝文……三七
謝雨祈晴祝文……三七
秋祭祝文……三八
社壇祝文　一……三八
社壇祝文　二……三九
社壇祝文　三……三九
楚望祝文……三九
烏龍山神祝文……四〇

諸廟祝文……四一
祭勾芒神祝文……四一
祭海陽山祝文……四一
祭諸廟祝文……四一
唐虞二帝祝文……四二
瀍江堯山祝文……四二
秋祀堯山祝文……四二
堯山瀍江二壇祝文……四二
虞帝祠祝文……四三
有虞氏二妃祝文……四三
大成殿祝文……四四
文宣王祝文……四四
先聖祝文　一……四五
先聖祝文　二……四五
先師祝文……四五
先聖祝文……四六
四六
四七

蜀漢昭烈帝祠……四七
嚴子陵祠祝文……四八
祭嚴先生祝文……四八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祠祝文……四九
祭稷神祝文……五〇
謁三公堂祝文……五〇
立三公祠祝文……五〇
春風樓上梁文……五一

全宋文卷五七四九

陳　造　一

送龍辭　一……五二
送龍辭　二……五三
送龍辭　三……五三
行春辭　一……五四
行春辭　二……五四
行春辭　三……五四

送郭教授趨朝辭　一……五五
送郭教授趨朝辭　二……五五
送郭教授趨朝辭　三……五六
問月樓賦……五六
定觀賦……五七
聽雨賦……五八
後囚山賦……五九
秋蟲賦……六一
遠宜亭賦……六二
志喜賦……六二
淮海樓賦……六三
波光亭賦爲帥相郭公作……六四
延緑亭賦爲高秀才作……六五
惟安堂賦……六六
怡軒辭爲臧子與作……六七
酹淮文……六七

表盜文……六八
還鶴觀……六九

全宋文卷五七五〇

陳　造　二

太上皇帝壽七十加尊號賀皇帝表……七一
立春日賀太上皇帝慶七十表……七二
賀高宗皇帝慶八十表……七二
壽皇聖帝加尊號賀皇帝表……七三
賀壽皇聖帝受尊號表……七三
賀皇太后牋……七四
賀壽成皇后牋……七四
賀壽皇聖帝尊號表……七五
賀皇帝表……七五
賀太后牋……七六
賀壽成皇后牋……七六
賀皇太后牋……七七

賀會慶聖節表　一……七七
賀會慶聖節表　二……七八
賀會慶聖節表　三……七八
賀會慶聖節表　四……七九
賀會慶聖節表　五……七九
賀會慶聖節表　六……八〇
賀會慶聖節表　七……八〇
賀明堂禮成表……八一
賀正旦表……八一
賀改元表……八二
謝賜曆日表　一……八二
謝賜曆日表　二……八三
謝賜曆日表　三……八三
謝賜曆日表　四……八四
謝賜曆日表　五……八四
謝太上皇帝清安降赦表……八五

謝明堂赦表……八五
進布表……八六
聖節進貢表……八六
高宗皇帝升遐慰皇帝表……八七
慰皇太后牋……八七
慰皇太子牋……八八
慰皇后牋……八八
祔廟慰皇帝表……八九
慰皇太后牋……八九
慰皇后牋……八九
祔廟慰皇帝表……九〇
小祥慰皇帝表……九〇
小祥慰皇太后牋……九一
小祥慰皇后牋……九一
小祥慰皇帝表……九一
小祥慰皇太后牋……九二

小祥慰皇后牋……九二
小祥慰皇帝表……九三
小祥慰皇太后牋……九三
小祥慰皇后牋……九四
高宗大祥起居皇帝表……九四
高宗大祥起居皇后牋……九四
高宗大祥起居皇太后牋……九五
高宗大祥起居壽皇聖帝表……九五
高宗大祥起居壽成皇后牋……九六
高宗大祥慰皇帝表……九六
慰皇后牋……九七
正旦慰皇帝表……九七
慰皇帝正旦表……九八
起居皇太后牋……九八
卒哭慰皇帝表……九九
發引慰皇帝表……九九

冬節慰皇帝表　一……一〇〇
冬節慰皇帝表　二……一〇〇
代趙提刑遺表……一〇一
全宋文卷五七五一
陳　造　三
用才劄子……一〇二
廣言劄子……一〇四
正綱紀劄子……一〇六
荒政劄子……一〇八
重獄官劄子……一〇九
寬州縣劄子……一一〇
薦舉劄子……一一一
常平劄子……一一二
上丞相劄子……一一三
寄政府劄子　一……一一四
寄政府劄子　二……一一六

全宋文卷五七五二
陳　造　四
房陵勸農文……一一九
定海勸農文　一……一二〇
定海勸農文　二……一二一
定海勸農文　三……一二二
平江府勸農文……一二二
與諸司乞減清泉兩鄉苗稅書……一二三
與許運使論荒政書……一二六
與奉使袁大著論救荒書……一二九
全宋文卷五七五三
陳　造　五
代上周丞相書……一三三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一三六
與楊總領書……一三九
寄袁京尹書……一四一

謝高大卿書……一四四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一四六
上涮劍洞龍書……一四七
與葉總領書……一四九

全宋文卷五七五四

陳　造　六

與范侍郎書……一五〇
謝楊樞剡薦書……一五一
與真守書……一五三
與竹山楊知縣書……一五四
答鍾吳二生書……一五四
答臧仲武書……一五五
答寶應趙秀才書……一五六
答趙解元書……一五七
答嚴上舍書……一五八
答周解元書……一五九

答陳夢錫書……一六〇
答葉學諭書……一六二
答翁秀才書……一六二
答王秀才書……一六三
答李秀才書……一六四
答嚴學諭書……一六五
答伍解元書……一六六
答李秀才書……一六七
答劉秀才書……一六七
全宋文卷五七五五
陳　造　七
上王參政劄子……一六九
上趙丞相劄子……一七四
周樞密劄子……一七九
全宋文卷五七五六
陳　造　八

答胡同年啓……一八四
答從遊三公啓……一八五
寄柴教授啓……一八五
復王尉啓……一八六
答喬秀才啓……一八七
交代啓……一八八
答吉解元啓……一八八
答曹秀才啓……一八九
答平江職事啓……一八九
迎提刑趙殿撰啓……一九〇
答潘解元啓……一九一
答沈學諭啓……一九一
答嚴上舍啓……一九二
答高解元啓……一九三
答張尉啓……一九三
答陳解元啓……一九四

答定海交代啓……一九四
答定海學職啓……一九五
答定海豐直學啓……一九五
寄張丞啓……一九六
答王秀才啓……一九六
答李秀才啓……一九七
答任秀才啓……一九七
答陳秀才啓……一九七
答爲壽諸公啓　一……一九八
答爲壽諸公啓　二……一九八
答爲壽諸公啓　三……一九九
答爲壽諸公啓　四……一九九
謝吴使君爲壽啓……一九九
答馮秘校啓……二〇〇
答定海胡解元啓……二〇〇
答葉秀才啓……二〇一

答趙縣丞啓……二〇一
與黄運使啓……二〇二
答李秀才啓……二〇三
答林判院謝和詩并惠啓……二〇三
答王秘校啓……二〇四

全宋文卷五七五七

陳　造　九

房州交代啓……二〇五
郡太守啓……二〇六
答梁教授啓……二〇六
答葉都監啓……二〇七
答竹山楊知縣啓……二〇七
答高司理啓……二〇八
答尹解元啓……二〇八
答路上舍啓……二〇九
答王上舍啓……二〇九

答胡學長啓……二一〇
答路主簿啓……二一〇
答竹山鄭宰啓……二一〇
答樂解元啓……二一一
答竹山鄭宰啓……二一一
賀淮漕移浙漕啓……二一一
賀浙西漕除總領啓……二一二
賀宰執加官啓……二一三
賀周右相啓……二一四
賀施知院啓……二一五
賀蕭參政啓……二一五
賀黄察院啓……二一六
賀趙漕應辦山陵轉寶文閣啓……二一七
賀浙東提刑啓……二一八
答淮西方漕啓……二一八
賀潘漕啓……二一九

賀耿安撫啓……二一〇
賀李察院啓……二一一
賀黄正言啓……二一二
答湖南憲啓……二一二
答常守啓……二一三
答淮西漕啓……二一三
答鎮江葉守啓……二一四
賀林殿院啓……二一四
全宋文卷五七五八
陳　造　一〇
送俞知縣君任序……二一六
送施知縣壽之序……二一七
送趙節推介卿序……二一八
送宋節推序……二一九
送程平叔之晉江簿序……二三〇
送楊文度鄭良佐赴省序……二三一

送嚴上舍遊湖北序……二三二
送師文赴春官試序……二三三
送師文二臧子赴省試序……二三四
送張使君南歸序……二三四
送程總郎序……二三四
送梁教授序……二三六
送璧侍者遊浙東序……二三七
別周廣文序……二三七
送應緯之廣文序……二三九
雲壑詩序……二四〇
擁爐閑話序……二四一
張使君詩詞集序……二四一
高郵貢院落成詩序……二四二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二四三

全宋文卷五七五九

陳造　一一

題釣遊圖……二四四
題石蘭圖……二四四
跋郭元邁虞中詩卷後……二四五
題月谿辭後……二四五
跋龔判院罷邑質錢二帖……二四六
跋龔判院詩集……二四六
書某氏辨誣録後……二四七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二四八
跋蔡武伯家藏尹和靖所書孝經……二四九
跋知安老人詩……二四九
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二五〇
題某人論史……二五〇
書徐晉寧傳後……二五一
題王勉夫雜説……二五二
跋趙子野詩卷……二五二
跋簡齋帖……二五二

跋沈子宿瀟湘連璧詩……二五三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説後……二五三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卷後……二五四
題呂居仁詩……二五四
題變離騷……二五四
題荀子……二五五
題長慶集……二五五
題六君子古文後……二五六
題東堂詞集……二五六
題陸宣公集……二五七
題范蜀公奏議……二五七
題東堂集……二五八
題活人書……二五八
題養老書……二五九
題本草單方……二五九
題程氏易傳……二六〇

題隋書……二六〇
題春秋名臣傳……二六一
題長慶集……二六一
題沈氏易小傳……二六二
題孔叢子……二六三
題孫先生春秋解……二六三
題孫公談圃……二六四
題南華真經……二六四
題百一方……二六四
題國語……二六五
題方舟集……二六六
題石次仲燒尾集……二六六
題邵太史西山集……二六六
題家語……二六七
題韻類坡詩……二六八
題韻類詩史……二六八

題大易粹言……二六九
題七書……二六九
題夏文莊……二七〇
題孟浩然集後……二七〇
題四時纂要書……二七一
題太倉稊米集……二七一
題策府元龜……二七一
題衛生家寶方……二七二
題宋百家詩……二七二
全宋文卷五七六〇
陳　造　一二
罪言……二七三
姚宋論　上……二八〇
姚宋論　下……二八一
辨異……二八三
秦論　一……二八四

秦論　二……二八六
秦論　三……二八七
朱温論……二八八
蕭望之論……二九〇
僖負羈論……二九一
主父偃論……二九一
寧莊子論……二九二
鍾濟字節性序……二九三
蔡子實二幼子叔閎字必正季閎字必充序……二九三
劉常甫字序……二九四
臧子儀字序……二九四
論寫神……二九五
全宋文卷五七六一
陳　造　一三
斃蜂説……二九六
仆柳説……二九七

處病説……二九七
辨俗見……二九九
文以變爲法……三〇〇
文法……三〇〇
八卦由數起……三〇一
子穀秬黍……三〇一
三屬之甲……三〇二
牛車爲櫓……三〇二
丁酉楚州秋試策問……三〇三
己酉秀州秋試策問……三〇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三〇五
吴門芹宫策問 二……三〇六
吴門芹宫策問 三……三〇七
吴門芹宫策問 四……三〇八
吴門芹宫策問 五……三〇九
吴門芹宫策問 六……三一〇

吳門芹宮策問　七……三一一
全宋文卷五七六二
陳　造　一四
吳門芹宮策問　八……三一二
吳門芹宮策問　九……三一三
吳門芹宮策問　一〇……三一三
吳門芹宮策問　一一……三一五
吳門芹宮策問　一二……三一五
吳門芹宮策問　一三……三一六
吳門芹宮策問　一四……三一七
吳門芹宮策問　一五……三一七
吳門芹宮策問　一六……三一八
吳門芹宮策問　一七……三一九
吳門芹宮策問　一八……三一九
吳門芹宮策問　一九……三二〇
吳門芹宮策問　二〇……三二一

吴門芹宫策問 二一……三二一
武舉策問 一……三二二
武舉策問 二……三二三
武舉策問 三……三二四
武舉策問 四……三二五
武舉策問 五……三二六
武舉策問 六……三二七
武舉策問 七……三二七
武舉策問 八……三二八
武舉策問 九……三二八
武舉策問 一〇……三二九
定海縣學策問……三三〇

全宋文卷五七六三

陳 造 一五
易説……三三一
無妄……三三一

屯……三三三
同人……三三四
大有……三三五
豫……三三五
蒙……三三六
需……三三七
夬……三三七
姤……三三九
小畜大畜……三三九
復……三四〇
噬嗑……三四一
革……三四一
比……三四二
楚州秋擊毬序……三四三
棋序……三四四
喜雪燕序……三四四

燕同年序……三四五
全宋文卷五七六四
陳　造　一六
高郵社壇記……三四七
高郵軍建貢院記……三四八
維揚龍廟記……三五〇
新建祠山廟記……三五一
四賢堂記……三五二
奉化縣丞廳壁記……三五三
畢叔兹通判義莊記……三五四
思可軒記……三五五
殖軒記……三五六
孫宰軒亭記……三五六
知樂亭記……三五七
蜚雲亭記……三五八
寓隱軒記……三五八

分定齋記……三五九
小菟裘記……三六〇
琴書樓記……三六一
盤蝸室記……三六一
興化縣移建學記……三六二
鹽城縣學蘆地記……三六三

全宋文卷五七六五

陳　造　一七

快哉堂記……三六五
静賞軒記……三六六
浄香軒記……三六七
清風亭記……三六七
繼雅亭記……三六八
引月亭記……三六八
槐衮堂記……三六九
秀野堂記……三七〇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三七一
維揚貢院壽祠記……三七三
游山記……三七四
游山後記……三七五
東游記……三七六
記病……三七七
集同年記……三七八
記黃倡……三七九
記岳侯事……三八〇
記王尚書事……三八〇
蟄室銘……三八一
頤齋銘……三八一
顏樂堂銘……三八二
晦室銘……三八二
鏡庵銘……三八二
尊己齋銘……三八三

王勉夫齋銘……三八三
進學箴……三八四
神居實師退院作偈留之……三八四
傳神自贊……三八四
三睡圖贊……三八五
黄元亮畫像贊……三八五
徐子畫像贊……三八六
貓相乳贊　并序……三八六
偶吟……三八七

全宋文卷五七六六

陳　造　一八

江湖長翁自序……三八八
蘄處士傳……三八九
無長叟傳……三九一
李公行狀……三九三
臧子與墓誌銘……三九四

吕正將墓誌銘……三九五
徐氏墓誌銘……三九七
洪氏孺人墓誌銘……三九八
安人曹氏墓誌銘……三九九
致政朱公墓誌銘……四〇〇
丁君墓誌銘……四〇一
太孺人王氏墓誌銘……四〇二
安人張氏埋銘……四〇五
熊氏墓誌銘……四〇五

全宋文卷五七六七

陳　造　一九
祭陳吴縣文……四〇八
祭趙提刑文……四〇九
祭趙節推孺人文……四〇九
祭丁知縣文……四一〇
祭汪叔量文……四一〇

祭羅樞密文……四一一
祭石湖先生文……四一二
祭林子長右司文……四一三
高大卿哀辭……四一三
祭王子與文……四一四
祀文宣王祝文……四一五
祀兗國公祝文……四一五
祀鄒國公祝文……四一六
祀勾芒神祝文　一……四一六
祀勾芒神祝文　二……四一六
祀勾芒神祝文　三……四一七
祀風師祝文……四一七
祀雨師祝文……四一七
祀雷神祝文……四一八
登極赦祀諸廟祝文……四一八
明堂赦祀諸廟祝文……四一八

謝諸廟祝文……四一九
社稷神祝文……四一九
秋祀諸廟祝文　一……四二〇
秋祀諸廟祝文　二……四二〇
祀龍母祝文　一……四二〇
祀龍母祝文　二……四二一
秋謝至德廟惠感夫人祝文……四二一
諸廟祈雨祝文……四二一
林屋洞天請水祝文……四二二
龍水祝文……四二二
諸廟祈雪祝文……四二三
諸廟謝雪祝文……四二三
諸廟祈雨祝文……四二三
諸廟謝雨祝文……四二四
諸廟祈晴祝文……四二四
龍池祈雨祝文……四二四

龍堂祈雨祝文……四二五
散解龍廟祈雨祝文……四二五
祈雨雪寺疏……四二五
祈雨雪觀疏……四二六
觀音殿謝晴疏……四二六
祈雨觀音疏　一……四二七
祈雨觀音疏　二……四二七
解散祈雨道場疏……四二七
祈雨滿散疏……四二八
諸廟謝雨疏……四二八
全宋文卷五七六八
陳　造　二〇……四二九
觀音殿祈雪疏……四三〇
真武殿祈雪疏……四三〇
佛寺祈雪疏……四三一
滿散祈雪觀音殿疏……四三一

真武殿疏……四三一
真武殿祈雨疏……四三一
銅像觀音祈雨疏……四三二
諸廟祈雨疏……四三二
祈雨觀音滿散疏……四三三
祈雨真武滿散疏……四三三
祈雨諸廟滿散疏……四三四
觀音殿祈晴疏……四三四
罷散疏……四三五
福溪巖祈雨疏……四三五
志公巖祈雨疏……四三六
祈雨開啓疏……四三六
祈雨滿散疏……四三六
聖節放生疏……四三七
開啓天申節寺觀疏……四三七
滿散疏……四三七

聖節功德疏　一……四三八
聖節功德疏　二……四三八
高宗皇帝康豫滿散疏……四三八
天申節疏　一……四三九
天申節疏　二……四四〇
天申節疏　三……四四〇
天申節疏　四……四四〇
天申節疏　五……四四〇
天申節疏　六……四四一
開啓几筵道場疏……四四一
滿散疏……四四二
進功德疏……四四二
小祥開啓觀疏……四四二
五月二十一日道場疏……四四三
高宗皇帝大祥開啓疏……四四三
滿散疏……四四四

常平司開啓疏……四四四
功德疏……四四五
滿散疏……四四五
滿散疏……四四五
小祥罷散疏……四四六
提刑司開啓小祥疏……四四六
滿散疏……四四七
皇太后大祥功德疏……四四七
開啓疏……四四七
罷散疏……四四八
龍母疏……四四八
爲徐南卿乞米疏……四四八
房州辭廟疏……四四九
停推疏　一……四四九
停推疏　二……四五〇
停推疏　三……四五〇

古城寺僧化十八羅漢疏……四五〇
光孝寺建佛殿疏……四五一
神居山寺興三門厨堂疏……四五一
小疏……四五二
建橋砌階疏……四五二

全宋文卷五七六九

陳　造　二一

廟路砌階小疏……四五三
砌街浚渠疏……四五三
安樂院砌階疏……四五四
尼求度牒疏……四五四
建龍廟疏……四五四
砌街疏……四五五
東釋迦墳院建山門疏……四五五
請機簡堂再住隱静疏……四五六
請崇老住開元疏……四五六

請修老住能仁寺疏……四五七
請義老住褒親院疏……四五七
請昇老住廣惠疏……四五八
請充老住瑞巖疏……四五八
請堅老住乾明疏……四五九
請長老住乾明疏……四五九
長翁請疏……四六〇
天申節醮筵青詞　一……四六〇
天申節醮筵青詞　二……四六一
薦兄青詞……四六一
青詞……四六二
閘上醮青詞……四六二
真武醮青詞……四六三
祈雨青詞……四六四
太一醮青詞　一……四六四
太一醮青詞　二……四六五

祈雨青詞……四六五
三元青詞……四六六
薦嫂醮青詞……四六六
女就蓐設醮青詞……四六七
天申節致語……四六七
　對廳……四六八
王母致語……四六九
　對廳……四六九
平江府天申節致語……四七〇
王母致語……四七一

全宋文卷五七七〇

陳　造　二二

通衢致語……四七二
趙守燕王漕致語……四七三
鹿鳴宴致語……四七四
石湖生日致語……四七五

定海縣廳事落成致語……四七六
廳事落成致語……四七六
房州到任交倅事筵致語……四七七
到任交權州事筵致語……四七八
待衆官致語　一……四七八
待衆官致語　二……四七九
喜雨燕致語……四八〇
交割州事致語……四八一
宴新守致語……四八二
任滿交割倅事致語……四八二
任滿交割郡事致語……四八三
燕鄉守致語……四八四
懷莒堂上梁文……四八四
定海縣廳事上梁文……四八六
激犒庫上梁文……四八七
臨澤常住院上梁文……四八八

全宋文卷五七四七

張　栻　二七

宇文史君墓表

君氏宇文，諱師獻，字德濟，世爲成都人。曾祖宗象，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彦，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師、蜀國公；考粹中，任尚書左丞，累封南陽郡公，贈少師。宇文氏受姓系世之詳，已見於少師墓碑，故參知政事楊公椿之文。始少師與其弟簽書樞密院事虚中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固陵，極翰墨之選，燁然一時。少師晚歲歸安於蜀，蓋倦於世故矣。長子師牧賢而有文，不幸早世，少師念之甚。君是時方童稚，已挺然不凡，日讀書講問，娛侍於前，少師每爲慰釋，謂是兒且長，殆能繼二公之業。少師故時賓客多英俊，見者莫不竦然，謂宇文氏復有子矣。少師捐館舍，君甫年十有二，執喪盡禮如成人。事妣福國夫人黄氏，奉承顔色不懈，而自奉極儉薄，人不知其爲貴公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素重許可，尤器君，懋以問學。先用樞密公恩補承務郎，服除，差監潭州南嶽廟。考滿，知漢

州德陽縣丞，改知綿竹縣丞。暇則慕崔斯立之爲，痛掃溉，以種學績文爲事，且從其鄉之老成故工部尚書員外郎李公良臣及其秀士黃鈞、李流謙遊，聞見益以廣，聲稱益以著。已而兩丞銓部，以微文俱不報，更從外銓，擬監漢州什邡縣酒稅〔一〕，居其官惟謹。改監漢州在城商稅務，未上，會詔從臣各舉所知，楊公椿時爲尚書兵部侍郎，以君博學有守聞，有旨召赴行在，時紹興三十年也。君念福國夫人年高，不忍遠去，力辭，差潼川府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未上，改成都府轉運司主管文字。丁內艱，哀慕幾不能自全。免喪，楊公已在政府，力挽君陳下，亦竟不前，差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歷事兩帥，其前者寬縱多慢，君據義不撓；其後者威嚴或過，君彌縫其闕，幕府歸重。先忠獻公雅知君，言於朝，遷知簡州。簡故少事，君復臨以安靜，民甚便之。歲歉，饑民爲盜，連數郡，君所部先事區處得食，迄無從寇者。以暇時掇論時事之要，編白於朝，宰相亟稱之。未滿秩，移知綿州。綿爲大州，適承頹弛之後，帑庾匱甚，君獨整科條，察蠹弊，節用度，未幾而經常不缺。郡舊有冤獄，佃人殺主之僕而誣其主，外臺執偏見不釋，主家死於獄者三人，其它亡辜逮繫死者又以十數。方春天爲雨雪，地爲震，歷兩使者不能決，更送君所。君詳究其牘得情，數語折之，佃人引服，致之法，人謂可以少謝死者冤也。事益省，即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敦長幼之節。在郡再歲，樞密使王公炎宣撫四川，以請改知閬州，錫贊書甚寵。閬故嘗爲宣撫使所治，地尤重，事且夥。君先立之規摹，上下趨令惟恐後，率以夜漏未盡數刻，秉燭出視事，不以爲勞，亦不覺有疾苦狀。一夕與客評論書史自若，既寢，家人輩聞喘息若不屬，亟視已不能語，醫不及進藥而終，享年四十有

七，實淳熙元年七月二十日。積官承議郎，以郊恩賜五品服。娶郭氏，故朝議大夫、知辰州黃中之女。子男一人，曰紹訓。女二人：長適唐剛文，次許適梁秩，皆進士。是歲十有二月晦，歸葬於廣都縣靈溪鄉，附於蜀國公塋側。君天資忠厚平易，與人交久而不厭，或少忤亦未嘗衰，家居婢僕不見其惡聲厲色；而至蒞官之際，則簡嚴自守，所謂柔而有立者。伯兄既早世，事嫂甚謹，待猶子恩義無間言。嗜讀書，稽考至忘晝夜。論事貫穿今古，爲文辭贍蔚有餘地。所著甚多，藏其家。初，君以二父世科爲念〔二〕，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鑰聽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某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才，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不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於胄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博雅，於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是爲歉，何哉？某之先妣夫人實爲君從女兄，故某於親黨間講聞君行義爲詳。紹訓奉其母命萬里致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宇文入蜀三百年，支垂派別族益蕃。少師弟兄大厥門，迭執鴻筆司皇綸。一府聯登體貌尊，君生其家愿而温。被服儒素遠世紛，編簡浩博資剖論。部符三州民所恩，外若坦易守則敦。人言餘慶茲實存，誰其挽之排帝閽。哀哉玉立歸丘原，萬里方駕厄其轅，尚有銘詩賁來昆。《南軒集》卷四一。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四。

〔一〕漢州什邡：原作「漢竹邡」，據《四川通志》改。

〔二〕二父：原作「二文」，據右引改。

承議郎吴伯承墓誌

乾道六年七月十八日，右承議郎浦城吴君卒於長沙之寓居，年五十二。其子洵以治命奉其喪祔君之母夫人方氏之兆〔一〕，其年冬，遣書走告於尚書左司員外郎、侍講張某曰：「先君蘊蓄不克施，懼遂泯没，相與厚善莫如公，惟是所以詔來世者，敢再拜哭授使者以請！」某讀其書，泣而諾之。君諱銓，字伯承。大父朝議大夫獻可，以科第起家。父奉議郎知常，遊於諸侯幕，以才術聞。君以大父恩補官，嘗兩試春官及宏辭科，筮仕監潭州户部酒庫。其調江陵簿及知巴陵縣事，皆以故不上，而奉祠南嶽及崇道者前後凡五，中間用薦者改秩，暨覃恩遷官，賜五品服。所歷僅如此。君事親孝謹，終喪即澹然無復仕進意，不忍遠墳墓，朔望展省嗚咽，迄終身不衰。天資狷介質直〔二〕，疾惡如讎，不妄交，少不如己意，輒拒不納，親黨朋友有過不忍茹，即告語之。以此爲賢者所重愛，而其間不知君者亦往往怨訕，君不恤也。遇其急難困苦死喪，輒推衣食資財以助，無吝色。築居湘濱，有亭榭華竹之勝，而名其堂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敦篤乎此也。嗜讀書，吟誦日夜不息。深於《離騷》，爲詩慕陶、謝紆餘閑澹之趣。其思甚苦，至所得意，心開目明，忽不知歲月之度也，以是居湘城蓋幾二十

年。君娶万俟氏〔三〕，右僕射卨之女。初僕射自沅州召還，將倚以爲相，道長沙，君爲言天下事極剴切，且勸以無畏縮不言負上。及僕射得政，數以書招君，卒謝不往。親若舊有官於朝者，即不欲以書往來。然其居閒每慨然有憂時之志，爲政於潭者往往就君問所宜，君爲言田畝間民所患苦，未嘗不纖悉反復，若有闕失，亦未嘗隱。方其仕時，部使者雅聞其名，交薦之。其間有不可者，輒謝不受，方曰士固當擇所託也。能自立蓋如此。病且革，無它言，獨勉其子以學，且戒曰：「我死，毋得用浮屠氏。」是亦可見其所存已。長子洵，將仕郎；次沂，幼未名。女三人。孫男梓。予與君寓居鄰墻間，一二日輒步相過，議論酬唱甚樂，別未一載而遂志君墓，悲夫！銘曰：

有特其資，不假其施。有蔚其文，不顯其聞。歸於其宮，曰從於親。尚其孝思，以永嗣人。

《南軒集》卷四一。

〔一〕喪：原作「襄」，據文意改。

〔二〕狷：原作「捐」，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三〕万俟：原作「万侯」，據右引改。

賈仲山墓誌銘

乾道庚寅之歲，新零陵守賈君訪予於休沐舍，泣且言曰：「森之弟仲山不幸不起疾，念其没且無

聞，以嘗獲從遊，敬請志。」率五六日一來請。如也，已而皆識之，久且厚。予讀書城南，仲山適亦葺其居與予鄰，日相過也。去年予來守新定，仲山跨馬送予渡湘，行數十里不忍捨。予顧見其形色特瘁，且丁寧勞勉之。別未半歲而以訃聞，予固悲之，而其兄之請勤懇如此，予雅重其兄弟〔一〕，平日相與之歡，又不忍拒其兄之請，於是乎書。君諱林，仲山其字也。其先真定人，後徙鄭，自鄭徙鄆才四世。曾大父公直，仕爲中散大夫；大父諱節，爲顯謨閣直學士，顯於時。父澡，爲通直郎；母張氏。君蚤歲能屬文，長而值靖康之亂，奔馳江湖間。晚以叔父瀛死事恩，得初品官，歷撫州宜黄縣主簿、邵州軍事推官。所至以能稱。其聽訟剖折迎忍，大抵得其情。歷陽張孝祥治有聲於時，其守撫及安撫湖南，率致君，任以事輒辦，率部使者薦於朝，改宣教郎，調知常德府龍陽縣事，未及上。享年五十有三。君一子，甚慧，年甫十二而夭，又一歲而君没，爲可傷也已。君喜讀史，居閑自抄凡數十萬字，皆成誦云。銘曰：

聚散氣也，修短命也，始終理也。氣不能不離，命則不可違，而理則萬古之真也。《南軒集》卷四一。

〔一〕予雅：原作「矛邪」，據四庫本、道光本改。

宜人王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安陸宋文仲與其弟剛仲書來告其母夫人八月辛酉没於袁州教授官舍，以喪歸葬，求予銘。予辭未果，又書來曰：「閏月癸酉既畢窆事矣，敢請立諸墓。」爲辭甚哀。予念文仲兄弟從予遊有年矣，其哀亡已，誠不忍拒也，則爲之書。夫人姓王氏，六世祖太傅明，佐藝祖有勳勞，在太史。曾祖臨，事仁宗爲寶文閣待制。祖承，提舉利州路常平事。父恪，爲漢州雒縣令〔一〕。母解氏。夫人適右朝議大夫、知德慶府宋許，生兩男子：文仲，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剛仲，迪功郎、袁州州學教授。一女，適承事郎、監饒州景德鎮税万俟傳。孫男女凡七人。累封宜人。享年五十有八。德慶君之没先夫人九年，葬於衡州衡陽縣五馬山之原。夫人之葬，寔合祔焉。夫人幼孤，事母稱孝。既嫁，事姑以恭肅聞。相德慶君，周睦内外有恩意。德慶君没，處家事嚴整，教子有法度，見族黨饑寒者，矜念施與惟恐不及。平時待接長幼，一以忠信爲主。聞人有善，喜見辭色，再三爲其子言之不置。按文仲之述其大概如此，徵諸親友之所聞無異，乃係以銘。銘曰：

惟宅之安，無有後艱。惟安且久，以右厥後。《南軒集》卷四一。

〔一〕雒縣：原作「雒陽」。查《宋史·地理志》，漢州屬縣四：雒、什邡、綿竹、德陽，「雒陽」當爲「雒縣」之

誤，據改。

故安人常氏哀詞

晉原鮮于廣大任少母安人常氏。大任在襁褓，而常氏去其家；既冠而知之，則常氏没矣。大任追念哀疚蓋骨立。宦遊四方，中歲歸故里，重惟生不得其養，没又不知其處，無以塞其悲也，寄書友人張某，俾爲詞而紓之。詞曰：

孰生無母兮，予獨甚悲。赤子婉孌兮，母實鞠之。哺乳以節兮，燥濕是宜。子不能言兮，母實心之。冬之洌兮，母予温之。夏之炎兮，母予凉之。母實瘁兮兒則肥，嗟母之恩兮曷其報之？子匍匐而欲步，子嘔啞而將語，子未能識母兮，母胡爲而捨子而遠去？子則於母兮何知，諒母心兮念兒以忘饑。年燁燁而浸長兮以思，撫予躬兮曷自。孰告予以所從兮，乃始滂乎其以泗。宗有承兮義則貞，堂有君兮恩或難伸。逮子既克知兮，則母已逝而不可見矣。予惟罔極之哀兮，其曷予已。嗟乎！母生，子不得婉愉於膝下；母没，子不得俯伏於幽宫。徒白首兮鄉社，滴清淚兮何窮。地久兮天長，日昇兮月常。嗟乎，此天下之至情也，固爾難忘！《南軒集》卷四一。

祭虞雍公

惟公起自遠服，進登王朝。適逢禦敵之辰，曾靡辭難之色。攘袂獨奮，力折凶渠之鋒；驅車四馳，徧當邊圉之寄。式符眷意，遂正鈞衡。堂堂漢相之容，赫赫周民之望。方三年之坐閫，指萬里以言歸。顧寵光之至隆，在近世而莫比。豈期疾遇，遽以訃聞。帝所咨嗟，士增歎息。某之愚戇，嘗勤推轂之懷；論有與同，正惟公議之報。輒遣薄奠，用將鄙誠。公之英靈，實所臨鑑。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汪端明〔一〕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鍾大呂，巋然在懸。使未攷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爲衆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驚，不絶俗而孤騫。獨好義以欿欿，而懷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趣之有違，敢妄假於色言。顧規摹之若是，豈斯世之其然。昔棲

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笙。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静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二〕，不自放而益虔；隱聲實之逾隆，竚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於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蹤，公所知憐，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紱，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涕泗洏漣〔三〕。尚享〔四〕！《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一〕《播芳大全》作《祭王端明文》。

〔二〕方：原無，據右引補。

〔三〕洏：原作「洒」，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改。

〔四〕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及《永樂大典》補。

祭劉樞密　共甫

謹爲位致祭於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靈：惟公德業孚於上下，威望著於華夷。宜秉國鈞，以輔明主。天不慭遺，人之云亡。夙蒙公知，尤重傷痛。爲位家塾，慟哭寫哀。《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四，《劉氏傳忠録》正編卷四。

再祭劉樞密　共甫

嗚呼哀哉！六月甲子，喪我元臣。如其可贖，何直百身！蓋積天下之望已久，而閟天下之故已深。其明決足以斷謀於俄頃，而剛毅足以任重於千鈞。忠誠孚於君心，惠澤浹於斯民。威名慴乎姦宄〔一〕，義槩動乎三軍。使之主廟堂之上，固足以厭患於未形；而置之排難解紛之際，不俟施爲已足以折衝於精神。國虧柱石，人失典刑，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天下惜而至於泣涕沾巾者也。嗚呼哀哉！忠顯之烈，感乎幽明。二卿之忠，不忘請纓。公自壯歲，念其家聲。虞馬飲江，扈從時巡。國有大政，抗論前陳。由斯而來，蔚其直稱。出身而刑，國有大人〔二〕。及其分閫，潢池息兵。遂登紫樞，以翼政經。收綱端本，用尊朝廷。凜然正色，公言是伸。復牧於藩，所至續聞。救荒之政，近世莫倫。旋觀設施，靡黩靡梦。左右具宜，久而愈新。江湖轍環，幾老於行。人望公歸，帝圖厥勤。豈不用公，未極於成。嗚呼哀哉！夫子知我，匪契之云。我之於公，惟義是親。相勉相厲，期報吾君。情深意得，有同弟兄。言念作別，乙未之春。我車入南，公往江濱。眷焉不捨，語何諄諄。豈期一闊，而隔死生。精爽在目，我言孰聽。嗚呼哀哉！義當奔走，送公歸輤，屬其拘攣，王事有程。哭公家塾，載遣此文。禮雖不豐，公鑑其誠。尚饗〔三〕！《南軒集》卷四三。

〔一〕究：原作「究」，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劉氏傳忠録》改。

〔二〕出身而刑，國有大人：《播芳大全》作「出而典州，治本重人」。

〔三〕尚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三祭劉樞密　共甫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既踰再時，匪今之悲，百年之思。故歲之冬，始奉遺墨，一見流淚，繼之以哭。墨淡行斜，如公疲耄，誦公之言，則何昭晰。始云國恥，抱恨九原，勉予忠義，以報吾君。中言先公，銘志未立，豈無他人，命予以筆。末復繼書〔一〕，囑弟及子，嗟予何人，乃託以死。精爽在上，耳聞公言，顧雖不武，敢怠勉旃。銘詩脱草，遽遺薦陳，獨慙荒蕪，曷詔不泯。貽書平甫，期守公訓，告於二子，罔墜厥命。惟元晦君，實公所敬，無求於外，惟晦是聽。公之息女，當擇于歸，顧予雖遠，願與聞之。凡公所命，當以復公，薄奠是將，告於公宫。《南軒集》卷四三。

〔一〕末：原作「永」，據《播芳大全》、《劉氏傳忠録》改。

祭唐待制　立夫

惟公清夷粹温，抗志千古。文辭深嚴，穆我王度。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兒，伊教匪怒。及臨事會，不改平素。人方忽忽，己獨有裕。嗚呼！惟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蓋據梧隱几，獨得忘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沉没無懼，化則亦宜〔一〕。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之敬。藐然孤生，早辱過聽，推其所懷，於公莫隱。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鄱水，有涕淋浪。免喪之初，念篤先友，敢遣蕪祠，侑此巵酒。《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一〕沉没無懼，化則亦宜：原作「没無怛化，則亦其宜」，據《播芳大全》改。

祭王詹事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姦邪所憚。其於當今大義，胸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蓋自發策大廷，至於没齒，凡十五年，凛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愛君來

篤。惟昔先人，雅器重公。藐然孤生，晚蒙公知。去違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途。迄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蓋惟茲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之私情也。《南軒集》卷四三。

祭張舍人　安國

唯年月日〔一〕，某率某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爲位，致祭於亡友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姿，邁偉發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醴肴匪多，公其臨之！《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一〕唯年月日：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再祭張舍人　安國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汹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邪！又如驊騮緑耳，追風絶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税駕之所耶！此某

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令數路，文章之煒燁，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恪〔一〕，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爲然。孰謂曾未數月，乃有此聞！某傾蓋荷知，久而采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爲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一〕恪：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姚端明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劭；晚登廊廟，都寵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茲民吏，孰不傷嗟！某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欵；如今官守，幸遵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

祭王侍郎　嘉叟

惟靈强毅自立，克大其門，進登王朝，無所附麗。從容造膝，有見不隱，帝稱其直，士歎其忠。豈期卧家，遽以訃告，凡百君子，孰不嗟痛！矧惟交舊，嘗辱論心，爲國惜賢，揮淚無已。道阻且遠，莫獲走前，一奠不腆，少致此誠。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一〕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黄侍郎　仲秉

嗟乎，孰謂仲秉而止於斯耶！念言鄉曲之契，萬里相遇，意好特深。迨兹朝著，志同有幾，握手憂國，言靡及私。僕之去國，君則愴然，謂子之行，予胡可久，本期有補，寧爲潔身？嗟乎！斯言琅琅，猶昨日事耳。去年君歸，道荆鄂間，數寄手書，眷焉不捨。豈期抵舍，遽以訃傳！始聞其疑，已乃深痛。善類之喪，士所共嗟，矧惟下交，情其能已！嗟乎仲秉！温厚而文。立朝有忠益之譽，爲政

有平理之稱。遠業未久，中道遽止，嗟乎痛哉！敬遣薄奠，遠致鄙誠，執事占辭，隕淚盈紙。《南軒集》卷四三。

祭查少卿

嗟嗟元章，而止斯邪！修短有命，亦奚以悲，惟其所有，未克究施。昔之觀人，驗於其私。君之在家，孝友融怡；出而臨民，則具是依。人之有才，患不克勝，惟君敏才，遇事風生。而能自持，以蹈準繩，博見洽聞，貫穿古今。發於文辭，温潤老成，尤長論事，纚纚可聽。蚤登道山，嘉言有稱，持節蜀道，撫循春温。中外踐更，名實攸敦。前年之秋，萬里來歸。往臨秦淮，軍民具宜。人曰賢勞，君靡難辭。云何一疾，遂以訃家。逮兹踰年，竟老煙霞。訃音初傳，駭愕嘆呀。念昔幕府，傾蓋情親，揭來同朝，友誼采深。憂時許國，則識君心。解后歸舟，班荆共語。覺君病餘，未渠復故。怪君臨別，感慨如許。嗟嗟元章，有志未遂。尚約卜廬，湘水之涘。豈期一別，而乃永已！君弟在荆，衘血星奔；君孤藐然，孰誨孰存？哭遣此奠，君乎不聞。《南軒集》卷四三。

祭呂郎中

嗚呼！前年之春，識公嚴陵。望其容，藹然有慈祥豈弟之氣，知其臨民之不苛也；聽其言，纚然多故家遺俗之事，又知其世守之不忘也。別後之書，情何篤也！訃音之傳，痛何遽也！況於令子〔一〕，友義爲深，一奠之禮，敢以薄而廢耶？尚享〔二〕。《南軒集》卷四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一〕況於：原無，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補。

〔二〕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費檢正

惟公植德敦靜，蓋徐公之有常；秉心曠夷，寔師德之無兢。奉職外服，去愈見思；列官王朝，久不改度。方矚持符之拜〔一〕，遽遭偃月之疑，猶冀護藩，豈期易簀？某夙蒙睠予，託在葭莩，秖增百感之深，莫前一酌之慟。禮雖不腆，情則可知。尚享〔二〕。《南軒集》卷四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五。

〔一〕持：原作「待」，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改。

〔二〕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全宋文卷五七四八

張　栻　二八

祭萬二提刑兄

惟兄植德忠厚，持身謹嚴。早策名於隽科，遂蜚英於賢軌。對揚天陛，蓋嘗膺綸綍之褒；周旋坤維，所至有袴襦之詠。爰因郡最，益究外庸。漢水詳刑，茂著平反之實；夔門易節，有增刺舉之光。方聞趨召之恭，忽駭抱痾之報，竟茲奄忽，實重痛傷。載惟門户之衰，正竊棣常之庇。永言流涕，莫喻此情。恨以阻修，無因奔走，一奠不腆，鄙誠是將。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黃運使　清臣

惟靈敦厚爲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難備嘗，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景倩真清，徐公有常，將命嶺海，以身律荒。移節來湘，風采載揚，於彼原隰，馳驅靡遑。謂當終更，歸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云亡。賓席方設，語音琅琅，得疾俄頃，見聞駭傷。下逮閭里，攀嗟徬徨。某之所居，實邇門墻，奔走弗及，執手涕浪。念言傾蓋，意味則長，與人之周，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豈期於今，來哭公堂。一奠不腆，中誠是將。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粵西文載》卷七五。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趙養民運使

惟靈寶源積慶，列鼎傳家。宣化承流，飛聲籍甚；盤根錯節，游刃恢然。爰入對於昕朝，遂結知於宸扆。出綸示寵，持節分華。民瘼旁咨，豈憚驅馳之遠；邦財益阜，生取斂散之權。何一疾而弗

瘳，不終更而歸報。王畿結綬，未酬葵向之厘；夜壑移舟，迺起薤晞之歎。某雅承契好，茲共官聯。笑語如存，忽驚於永已；酒肴不腆，少寄於餘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祭蕭殿撰

惟公氣和而節剛，言訥而行敏。視之退然，初若不能，及其當可言之地，論議切直，風采凜凜，中外聳然，豈非庶幾乎仁者之勇耶？某頃在朝列，每見公憂時惻惻，備形辭色，心竊期之。已而平日之言，率皆可復，益知其所守有素，非苟然者。來使湘州，某適在遠，方嗟再見之難，豈謂九原之隔？書猶在手，訃忽來傳。爲時惜賢，臨風隕涕。一奠遣致，少述鄙誠。嗚呼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一〕嗚呼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宇文使君三十一舅

惟靈席慶鼎鍾之門，留心韋布之事。跡其壯歲，蔚然懿文。況德履之素寬，復天下之有裕。宜昌遠業，克繼先猷。方小試於偏州，固已稱於惠政。未結王畿之綬，忽移夜壑之舟。宣室受釐，不復賈生之召；桐鄉奉祀，空留朱邑之名。某適守遐方，遽承來訃。載誦《渭陽》之什，涕隕盈襟；緬想佳城之阡，心馳執紼。《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祭魏元履

嗟乎！仕於王朝，自一命而上，皆得一論疏時事，此古之義，而亦祖宗詔也。君起布衣，服在學省，忠言屢發，率關大體。在他人方且蹙縮畏避，君輒先之，亦可謂毅然有立矣。世之議者羣起而求多於君，此蓋無足怪。然君自退歸以來，益務自脩，以書抵予，謂將講學，進所不逮。予得之而嘆息〔一〕，以爲君異日之所成就，其又非予所可量者，而孰謂天不復假之年耶！君雖未遂傾蓋之願，而君相與之意則甚厚，豈謂竟不克識君耶！一奠往致，以紓予情。尚享〔二〕！《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一〕得：原作「德」，據四庫本及《播芳大全》改。

〔二〕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儲經屬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晚遊幕府，簡默自將。故鄉渺然，羈懷莫寄。因循一疾，遂至沉綿。獨資同僚，共舉終事。嗚呼，可哀也夫！尚享〔二〕！

《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一〕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秦致政

某來桂林，首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爲稱首。公雖已枕疾於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山淵，遊於其間者亦足以借其煇潤。惟公起自茲土，取科第，歷事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澤於民。已乃謝事於未衰，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恬獲福，克享上壽，在公庶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吾黨乏咨詢之益，是用嘆傷，爲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寫此誠。

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甄總管

惟靈早以忠義，赴乎功名，方排難解紛之時，有投機應變之智，慷慨辭氣，感動三軍。謂當究於設施，乃繼遭於排抑。逮於晚歲，再逢當宁之知；旋即九原，莫展攄鞍之願。考先世平江之牘，想一時共濟之人，念事會之多違，歎奇才之難得。屬茲假守，適值喪舟，薄奠薦誠，臨風增愴。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賈仲山知縣

惟我別墅，與君鄰墻，春朝秋夕，幅巾徜徉。半載，遽以訃傳，推案愕眙，繼以泫然。惟君之才，疏通而敏；惟君之行，友睦以謹。曾未究施，而湘西之別，我獨憂君，藹然其癯，願言愛身。甫茲

止斯耳！道阻且長，予之悲耶！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一〕「嗚呼」以下六字據《播芳大全》補。

祭邢致政

嗚呼魯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撥煩，曾不少試，老於家山。閒止名堂，惟適之安。窗户明潔，日對孱顔。坐上客滿，不空杯柈。且復重義，周人急難。謂享壽康，而年亦慳。我家長沙，殆若鄉關。故舊益落，爲之涕潸。昔來茲堂，舉酒相看；今來茲堂，帷白旐丹。嗚呼哀哉！尚饗〔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一〕尚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經幹八兄文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艱，宜永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斯。命也不齊，其孰爲之？乙酉

之夏，過我湘濱，撫我苫塊，話言諄諄。爲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隕。我觀吾兄，齒髮未衰，願言愛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子言甚真，我健且武，當復南征。側聞還家，有以自娛，醽酒擊鮮，賓筵則都。謂當婆娑，樂此晚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邈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酹西南風。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一〕「嗚呼」以下六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宋子飛參議文

哀哉子飛，而至然耶！孰無憂患，君何酷耶！始聞哭子，繼曰悼亡，念君之親，白髮在堂。曾未幾日〔一〕，亦以訃傳，想若曷任，摧荒曷全。作書弔君，下筆不忍，道阻且長，畏聞來信。哀哉子飛，身竟隨之，臨風泫然，爲君涕洟。如君吉德，所遭乃爾，惟命不齊，孰主張是。連陽識君，今兩周星，離合不常，交情愈親。湘岸之別，自夏徂秋，詩墨未乾，君已不留。有纍者殯，誰其收之？婉孌兩孫〔二〕，誰其周之？里有賢公，鄰有君子，話言平生，當亦任此。我獨在遠，莫克奔馳，一奠往致，哀哉子飛！《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一〕日：原作「田」，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改。

〔二〕孌：原作「戀」，據右引改。

祭南康四九兄　一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於妙齡。意其遠大，以翼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茲朝，乃傳訃音，驚惶慟哭，痛心原鴒。爲位一奠，哀哉此情！嗚呼哀哉，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一〕「嗚呼」以下六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南康四九兄　二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文。秦國之恩，篤於諸孫；忠獻之愛，視子攸均。矧惟伯父，寔艱寔勤，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以承，如何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呼哀哉！某之於兄，少長相親，論文講藝，豈無友生。霅川之別，慘焉酸辛，視兄之容，澀而不榮。酒酣諄複，願言愛身，少屏剛劑，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此傾。嗚呼哀哉！於今幾年，遠寓霅

濱，鴻雁莫聯，每傷予心。矧茲永訣，痛復可任！念當挈歸，以近榆枌，乃聞知命，留葬是云。嗚呼哀哉！遺字見屬，奉之涕零，將絶泚筆，又何剛明。嗚呼哀哉！屬拘印紱，奔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是陳。猶子幼弱，念言惸惸，敢不扶持，兄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來歆。嗚呼哀哉，尚享〔一〕！

《南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一〕「嗚呼」以下六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胡廣仲主簿

惟君孝友之德，篤乎天性，問學之志，自乎初年。疾惡見其公心，臨事知其審慮。謂當遠大，以究所成，如何一朝，遽止於此？聞訃之始，痛恨則多，豈惟歎德門失承家之賢，抑亦吾黨失同志之助。交遊歲夕，重以婚姻，往哭未能，薄禮先致。涕零橫臆，言不復文。嗚呼尚享〔一〕！《南軒集》卷四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八。

〔一〕嗚呼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吴晦叔

嗚呼！惟君早登五峰之門，即捐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曉悉人情，通練世事，持之以忠信，行之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良資也。豈謂一旦止於斯耶！某與君論心，爲日亦久，切磋講究，友誼金石。訃音來傳，泣下莫止。嗟夫！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復文。嗚呼哀哉，尚享〔一〕！

《南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一〕「嗚呼」以下六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祭外姑何恭人

惟靈生於相家，來嬪德門，奉饋采藻，克謹晨昏，如賓之敬，婦道則宜。逮夫晚歲，有光母儀。允矣三德，協於彤史，胡不百年，永庇孫子？憶在柔兆，獲拜於堂，辰幾一周，有淚淋浪。我悲終天，靡怙靡恃，起尋渭陽，痛復抵此。傷哉道遠，一慟莫前，薄禮捋誠，靈其鑑旆。尚享〔一〕！《南

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〇，道光《綿竹縣志》卷四〇。

〔一〕尚享：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來展省，號哭於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有所未滿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爲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一〕，存世俗之禮，所以緣人情之不忍，而使之立尸以享，所以明鬼神之義，蓋其處之者精矣。今兹用是敬體此意，爲位於亭，具酒肴之薦，以寫其追慕之誠〔二〕。惟事之始，不敢不告。俛伏流涕，不知所云，惟考妣之神實鑑臨之。《南軒集》卷四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道光《綿竹縣志》卷四〇。

〔一〕王：原作「生」，據四庫本及《播芳大全》改。

〔二〕慕：原作「墓」，據右引改。

祈雨祝文

服嶺以南，土剛而農惰。夏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雖瀆，理不容緩。伏惟矜惠下民，早沛甘澤，周及四境，俾克大濟。豐年之報，敢不敬修！《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謝雨祝文

某近以農夫望歲〔一〕，有請於神，蒙神降休，沛爲甘澤，浹洽周徧，一稔有期。更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虔恭，益思不懈，以承靈貺。堯山、灘江自「降休」下云「應不旋踵，沛澤周洽」。《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一〕某：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祈晴祝文

霖雨連仍，勢猶未已。深虞浸溢，有害秧麥，早夜不遑，用走控告。伏惟矜此下民，賜以開霽。惟神之惠，俾克敬承，吏之不恭，敢不修省！《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雨祝文

春且盡矣，民將蒔田，而時雨少靳，土膏不滋。歲事所係甚重。是用奔走，控告明神。伏惟矜憐，沛以甘澤，周徧浹洽，克濟南畝，實惟神休。吏之不恭，敢不修省！《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祝文

涉春以來，時澤未應，深虞農事之艱，奔走控告，神答如響，雷行雨霈，連日未已。民得以服事南畝，吏得以少寬百憂，神之賜其何以報！雖然，苗既蒔矣，將秀之；既秀矣，將實之。實而堅，穫

而周，始得以徧充吾民之腹，而克應公上之須〔一〕。然則自今以往，歷夏及秋，雨暘之節，各適其可，無或少愆，而後吏之責塞，不至數瀆於神，某實惴惴焉。惟民之凋瘁，方歲之豐，猶或不舒；惟神之聰明，其所臨饗，實依乎民。吏或有罪，願止罰於身，而無貽於民也。《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一〕上：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祈雨祝文　一

惟今之歲，賴神之休，早稻既穫矣，而彌旬不雨，禾之晚者，秀而未實。一簣之功，正在今日，是用奔走控告。沛澤之賜，惟神終惠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祈雨祝文　二

惟茲晚稼，既視其生長，以至於今，亦且穗矣，必待一雨之沛而後成實，乃或靳焉，害於垂成。惟神之仁，獨不矜此，豈人事有以干陰陽之和歟？政有不平，刑有不中，驕怠之或萌，實長民者之

責，惟民之寡弱，獨何與此？盍降罰於吏，無苦其民〔一〕。今茲一日不雨則有一日之傷，事既迫矣，號呼於神，惟神其哀念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一〕無：原作「而」，據《播芳大全》改。

謝雨祝文

近以時雨有愆，祈請於神。蒙神降休，應以甘澤。尚祈終賜，俾遂有秋。敢不殫誠，仰祗神惠！《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維時初冬，氣當斂歛。迺者癸酉之夕，雷電交作，陽縱不收，繼爲霖雨，亦既彌旬。穀之登場者未暴，深虞其積而壞也。用走祈於神，所冀開霽，以成其終，導和致順，無爲民災。敢不敬省人事，以承休嘉！《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雪

此用之祭社，其祭稷神前四句云：「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功用莫禦。」餘同。

惟邦有社，實司其土，闔闢陰陽，呼吸風雨。民所憑依，國有彝禮，凡我命吏，敢不敬事。茲冬而温，氣或乖忤，陽驕不收，壤燥靡附。來牟何貽，癘疫是懼，奔走以告，俯伏傴僂。先以嚴霜，知神意許，釀陰連朝，雲同天宇。粲然雪花，上下飛舞，風無虐號，氣有和豫。載積載零，遠近周溥，沴氛一空，嘉祥來下。音户。物意昭蘇，土膏沮洳，既釋近憂，亦寬遠慮。嗣歲其有，兆端已豫，何以報神，正直是與。勿替引之，神曰聽汝，俾我大田，有富無窶。嗚嗚其歌，坎坎其鼓，農夫之誠，神所惠顧。《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雨祝文

維兹之歲，已屆暮春。時澤未洽，麥苗就槁〔一〕。惟神之仁，哀此下民，沛以甘雨，雷動風行，周溥霑足，以開有年。敢不敬恭，克承休德！《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一〕槁：原作「稿」，據文意改。

謝雨祝文

近以時澤未應，控告於神。惟神哀民之生，賜以甘雨，俾克舉趾於南畝，爲惠曷勝！惟是自茲以往，農事日興，所望雨澤相繼，仍迄開於有年。惟神幸賜之以不倦，惟吏恪承之弗敢怠，惟民欣戴之何有極！《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謝雨祈晴祝文

夏至之日，某以南畝望雨，控告於神，賴神之靈，應不旋踵。今既半月，沛澤不翅有餘矣，而連綿不已，陰氣未收，復懼爲下田之菑，是用再有請於神，望即開霽，以終其賜。夫久晴而祈雨，積雨而丐晴，其爲請誠若無厭者，惟神矜此下民，赦吏之瀆，而有以俯徇之。自今以往，伏願五六日至於旬時雨暘相須，無過與不及，保我嘉穀，以迄於有秋，則實拜神之大惠。吏之修省，其敢弗虔！《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秋祭祝文

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在禮所當報而不祈。土壤堅燥，澤氣不昇，實預懷嗣歲之慮。敢因以請，早賜甘澤，兆開豐穰，實惟神之休。《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社壇祝文　一

敢昭告於社稷之神〔一〕：某被命來守此邦，政有闕謬，願降災於厥躬，而無以疵癘於斯民。惟明神實鑑臨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敢昭告」句：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社壇祝文 二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祇見壇壝。惟神克相，惠綏此民，政有乖戾，罰止某身。

《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社壇祝文 三

惟雨暘寒燠之時與不時，雖司乎神，而寔係於人之爲。某以不敏，來守此邦，懼智慮有所弗逮，惟神寬之。至其自作之愆，則願降罰於身，而無以傷乎民，則惟神之明。《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楚望祝文

名山大川，神靈莫測，望祀之典，敢不敬恭！肇始二壇，用伸祈報。惟神歆格，佑我下民，俾雨暘時若〔一〕，歲事登濟，罔有菑害，以闡神之休。惟吏謹當率民奉事，自今以往，終古無斁。《南軒

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時若：原作「若時」，據四庫本、道光本及《播芳大全》乙。

烏龍山神祝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五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具位謹以牲幣清酌，致祭於山之神。某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内之山川〔一〕，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茲土，風去變化，雨我百穀，是爲神靈，民所依賴，而嚴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建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祠。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癘，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一〕自首句至「某」共三十四字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諸廟祝文

某被天子命，來守此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顧雖不敏，敢不敬斯言！惟神實鑑臨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祭勾芒神祝文

惟時新春，陽氣肇舒，乃出土牛，以首農事〔一〕，致祀於神，實曰彝典。惟神孚祐，時其雨暘，順乃嘉生，賜以豐年，其敢忘神之德！《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事：原作「士」，據《播芳大全》改。

祭海陽山祝文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嗟嗟晚稼，亦既成穗，屬時驕陽，垂成莫

遂。惟神至仁，矜此憔悴，觸石膚寸，一境是庇。沛爲甘澤，成我豐歲，孚於下民，永答神惠。《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祭諸廟祝文

惟茲稼穡，幸底有年，戴神之休，敢忘思報！謹以季秋，聿修常事，惟神鑑臨，終惠賜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唐虞二帝祝文

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威顏不遠，俯伏祗承。《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瀍江堯山祝文

在禮，諸侯得祭其境内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出雲雨，故爲禱祀之所依。堯山、瀍江，此邦之望也，而壇壝未立，修敬無所。茲以夏秋之交，近旬不雨，農夫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

誠，且遣官僚捧祝以告。伏惟神靈惠孚，沛爲甘澤，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復後！《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秋祀堯山祝文

茲以季秋，萬寶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神靈，賜以鑑格。《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堯山灘江二壇祝文

惟江山之神，實爲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禱祀無所，某用是懼。虔度高明之地〔一〕，肇新規摹。及茲而成，謹率官僚，俯伏以告。惟神孚鑑，佑此下民，俾歲屢豐，物無疵癘。吏當率民敬事，其永無斁。《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粵西文載》卷七五，光緒《臨桂縣志》卷一五。

〔一〕虔：《播芳大全》作「爰」。

虞帝祠祝文

某謹以牲醴致祭於虞帝之祠〔一〕：惟斯民之所以生，斯世之所以立，翳人倫之教是賴，而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盛德，冠冕萬代，固豈下臣所敢贊述？蒼梧之野，謂帝嘗臨，寅緣此邦，獲奉廟祀。某蒞官之初，適修常事，周視棟宇，缺壞弗稱，悚栗汗下，不敢荒寧。肇新規模，兹焉獲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澤，化育並行，動植蒙賴，何有窮極，敢云此邦，獨私其賜？《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某謹以」句：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有虞氏二妃祝文

惟神唐帝之女，嬪於有虞，協德聖神，垂則萬代。新宫肇建，内閫是嚴，修祠於春，敢率彝典。

《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大成殿祝文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當精思聖經之法言，體而行之，庶幾萬一，得寡於罪悔。視事之始，敢祇見於學宮。《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文宣王祝文〔一〕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祇見於廟。爲政之方，備嚴經訓。雖曰不敏，敢不夙夜敬思力行，庶幾萬一！《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一〕《播芳大全》題作《謁先聖祝文》。

先聖祝文〔一〕

某以承學，濫茲爲邦。視事之初，祇見於廟。佩居敬行簡之言，推學道愛人之志。雖曰不敏，敢

不夙夜，庶幾萬一！《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一〕《播芳大全》署作《謁先聖先師祝文》。

先聖祝文〔一〕　二

伏惟廟學新成〔二〕，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禮。敢不再拜稽首，思所以祗若明訓！《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一〕《播芳大全》署作《新學落成祭先聖文》。

〔二〕「伏惟」二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先師祝文

伏以廟學新成〔一〕，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於先聖，敢以先師兗國公配。《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一〕「伏以」二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先聖祝文〔一〕

茲新棟宇，亦既告成，敬奉神像，即安於宮，敢告〔二〕。《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一〕《播芳大全》署作《奉安先聖祝文》。

〔二〕「敢告」二字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蜀漢昭烈帝祠　孱陵祝文

惟帝痛宗國之荒墜，憤讎賊之憑陵，顛沛百罹，信義不捨。至於賢哲願爲之佐，英雄樂效其死，規摹宏遠，夫豈偶然！天若祚漢，豈無其成？雖曰不終，正理曷泯？眷言茲地，昔所遲回，風烈猶存，烝蒿悽愴。有廟以祀，典禮則宜。藩臣經從，敢不修敬！《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嚴子陵祠祝文

某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紱，不得躬走祠下，敬遣迪功郎、嚴州州學教授鄭某往致一奠。《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祭嚴先生祝文

某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一〕，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舊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宮之中，烝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祖貴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厲行之俗，施澤遠矣！弊我多士，克承繹之。《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某：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祠祝文〔一〕公安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二〕：國有大議，發言盈庭。紛紛鄙夫，蹙縮經營。豈國之愛，惟謀厥身。從違之間，興喪所分。不有英哲，孰相其成？一言之決，九鼎莫傾。允矣萊公，社稷之臣。定計澶淵，功垂日星。匪功之艱，其見克明。惟見之獨，勇莫我嬰。黄蓋一張，虜膽已醒〔三〕。是曰廟勝，豈幸之云。彼纖雖巧，寧屈其伸。是非之公，久焉益新。蕞爾茲邑，公所嘗經。民之愛公，孔悲以忱。有翦者竹，爲之發生。我來拜公，起而涕零。才難道遠，孰起九原。何以昭之，不在斯文〔四〕！《南軒集》卷四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播芳大全文粹》署作《祭寇忠愍公祝文》。

〔一〕《播芳大全》署作《祭寇忠愍公祝文》。

〔二〕「丞相」句原無，據《播芳大全》補。

〔三〕醒：原作「醒」，據右引改。

〔四〕自「起而涕零」至文末原缺，據右引補。

祭稷神祝文

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功用莫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謁三公堂祝文

敢昭告於諫議田公、文正范公、清獻趙公：某被命來守此邦，稽諸圖牒，惟三公之遺風流澤在焉。高山仰止，拳拳此心，敢不自勉，庶幾萬一。視事之始，敬薦薄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立三公祠祝文

某敬即良辰，遷祠茲宇，而肇祀嚴先生於東偏。二司圪然相望，百世之下，知所景慕矣。惟廣平宋公亦嘗來牧，今求遺像，欲列爲四公而未獲也，敢先以此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春風樓上梁文

肯堂在念，慨百年詩禮之傳；結宇馮高，當三楚山川之勝。眷懷舊址，久委荒榛，獨存垂世之文，莫掩盡心之旨。爰因地僻，更敞樓居。睇前嶺之烟雲，自爲舒卷；俯寒江之鷗鷺，何有去來。方將棲列聖之遺經，述前人之妙意。矧在原之同好，有《伐木》之求仁，豈止爲歡美之娛，蓋共樂講論之益。當如曾子，長詠春風之中；寧比仲宣，徒結故鄉之戀。載咨良日，肇舉修梁，敢酌予心，允爲善頌。

抛梁東，若木昇暉萬國同。肯學野人烘背穩，獨傾葵向皦丹中。

抛梁西，萬里岷峨晚照低。誰識江湖未歸意，也應多謝子規啼。

抛梁南，嶽鎮當空聳碧嵐。坐覺羣峰皆拱手，曾登絶頂小江潭。

抛梁北，中州目斷還心惻。君王神武似高皇，看埽妖氛奠皇極。

抛梁上，天德維清人共仰。只於不息驗端倪，太極分明涵萬象。

抛梁下，静倚闌干觀物化。羣生鼓舞荷陽春，萬水通流無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惟天所相，進道無魔。凡登吾樓，各具正見，息邪距詖，期丕顯於斯文，舉足出言，用克祗於先訓。自兹以往，夫復何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五七四九

陳　造　一

陳造（一一三三——一二〇三），字唐卿，高郵（今江蘇高郵）人。師從范成大，年四十三登淳熙二年進士乙科，以迪功郎爲繁昌縣尉。改從仕郎、平江府學教授，尋宰定海、倅房陵。官至淮南西路安撫司參議。遭宋不競，事多齟齬，自以無補於世，晚遂號江湖長翁。嘉泰三年卒，年七十一。著有《江湖長翁集》。見陸游《陳長翁文集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元申屠駉《宋故淮南夫子陳公墓誌銘》（《江湖長翁集》卷首）。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其中有文二十一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以明萬曆四十六年李之藻刻本爲校本（簡稱萬曆本）。從萬曆本補得文三篇，另輯得佚文四篇，總釐爲二十二卷。

送龍辭　一

沈燎兮桂醑，笳簫鳴兮逢逢其鼓。緩吴歈兮蹈越舞，送龍兮歸處。龍之歸兮悦娭，翻倒霄霏兮

膠轕霧雨。歷館娃兮不留，過胥口兮小顧，水天模糊兮迷仰俯。僊真迎兮排空，蛟鼉駢羅兮而在下。祥颷肅兮緑輿，非煙幕兮紫府。翹儂望兮何所？目屯雲兮南騖，心靡迤兮延佇。《江湖長翁集》卷一。

送龍辭 二

旱氛兮炎浮，地毛焦兮金石爲流。龍不來兮殷憂，心憚悇兮孰謀？戴儂目兮傒龍之遊，龍翩然兮副求。呵蟄雷兮鞭潛虬，忽墨雲之崩騰坌濮兮，黯黯瞢夫昏晝。撽甲馬之喧空兮，耆飛練之淙溜。夫豈不能噓膚寸彌六幕兮，胡嗇其施於此州？眷吾儂龍所私兮匪新而舊，安棲飽茹兮龍之佑。願龍兮千萬壽，暨我子孫兮烝嘗春秋。《江湖長翁集》卷一。

送龍辭 三

雷車轤兮電焱熹，孽氛静兮旱魃摧。龍之來兮慰我思，翠其幢兮羽旗。乘煥燿兮紛躨跜，龍之去兮盍徐之。蜚雨兮一且再，室予居兮穀予饑。眷他州之桮橎兮，匪龍其吾曷依？東阡北陌兮謳而嬉，右湖左海兮夜不扉。林屋之洞兮蟠翠微，瓊餐兮貝宫，雲璈兮玉妃，奠龍居兮無愧。功成兮龍則歸，送龍兮陳辭。溪藻芠兮山有蕨薇，餞吾歸兮幾時？《江湖長翁集》卷一。

行春辭　一

白沙兮青莎，徐予車兮坡陁。黤屯雲兮閣雨，沸後海兮起波。紛稚緑與小紅，媚丰潤兮靚嘉。聲禽鳥之啾嘈，偕人語兮相和。驚鷄蜚而跳犢兮，復躨躡而此過。彼何人兮駢首，爭指似兮笑譁。鏗有聲兮長謡，疑其賡蔦于之歌。《江湖長翁集》卷一。

行春辭　二

訟諜兮糾紛，榜檛兮未全。閑色不形兮意孚，每厚顔於曩賢。揖父兄兮使前，尚笑語之怡然。道菽粟兮卒歲，審里閭之相安。食三餔兮袴襦，悼單枵於昔年。我酒旨而肴可茹兮，屬饜兮共此柈。觴一行而三謝兮，起且坐而諠繁。歸目送而扶路兮，予亦倦踞而假僧氈。《江湖長翁集》卷一。

行春辭　三

懣官曹兮縛虎，擁簿領以昏憒。竊逍遥於數刻，償洪汩於終歲。倚僧垣睨鴻影兮，滌胸塵而一

快。飯雲子而泛乳兮，引吟興之未沫。吾西道之主人兮，有老禪之晤對。愈雙瞳之月淨兮，館授予而已再。頑予姿之麋鹿兮，合巖棲而釣瀨。怳泉石之入眼兮，浩歸懷之自倍。計三徑之可具兮，顧二頃之猶在。明年其餞西歸兮，將家漁舟老牛背也。《江湖長翁集》卷一。

送郭教授趨朝辭 一

昔尚父之之國，嘗寢甘而見譏。懷與安其費日，亦館人之或知。豈以抱當世之志，而常後可爲之時耶？有美一人兮居今而與古謀，氣飄蕭兮好修。邑中之哲兮獨能，闖閫奕於軻丘。扈芷蘅兮荃其佩，櫝匵珠兮匣干將而未試。雖未試吾何慊兮，顧簪裳猶可隱。蝸廬槃礴兮，天地儼其蓋軫。一世繫望兮如蒼生何，君何心兮山之阿。薾甓社兮羞藻芹，無爲此焉婆娑。《江湖長翁集》卷一。

送郭教授趨朝辭 二

儒之宮兮千柱耽如，峨冠綺袂兮羣而趨。食焉稻魚兮棣焉詩書，我侈其成兮繹其初。誨掖之孔敏兮，築輿之不徐。償於昔煥於今兮，繄百年其有待。企三賢而相攸兮遺躅未沫，匪若人之良茂兮吾將奚賴？芹波搖日兮槐陰轉午，一塵不棲兮重廊邃宇。執經前兮儀儀而訏訏，君顏舒舒兮而究而語。有

粹其文兮有覿其古，風舞雩兮步趨繩矩。鄙人留眼兮，夫也接前人之武。人今翩鴻兮與南翔，雲氣蓬瀛兮覲虛皇。膏馥霑被兮淮之鄉，君之惠兮鄉之人不可忘。《江湖長翁集》卷一。

送郭教授趨朝辭　三

爰有人兮磐珊偪側，耕耘寒暑兮圖史儒墨，吟抱膝兮山南水北。佩明月兮冠切雲，曳芙蓉兮敷芬，冰其茹兮蕙其薰。之於世曾莫諒兮，蹇吾猶淮之濆。塊予揆夫初度兮，磷競彊而爲懦。髮之新兮，志偕而墮。非金玉之人兮，孰振吾過？有牽其復兮，有倡其和。完予獨而息黯兮，睨新功以自課。一息怳三秋兮，胡爲去我而他之些。君行兮指日邊，章陳兮君席爲前。揖風袂之翩翻，壽君兮緑樽。貝宮靚深兮碧落寬，陵天風兮整羽翰。君無謂予兮考槃，有塵冠兮待彈。《江湖長翁集》卷一。

問月樓賦

休予暇兮銷憂，緣空闊兮躡飛浮。小萬象以孤凌，聊徙倚兮茲樓。主人敬客，玉其醴而瑶舟。忽霜月之飛來，傍欄角兮窺簾鈎，媚客衣而不去，疑即人而有求，俯皓魄以可攬，宜致辭而見酬。挈吾所疑，舉其維陬，曰：「厥分天地，則有此月乘空，明鏡寥泬，零沆瀣，噴玉雪。知廣袤兮幾何，曾

珠宮而貝闕。塊僊子之幽獨，儼童顏而紺髮。是耶非耶，肇爲此説？藥臼丹成兮孰所嚌茹，桂枝漂香兮何許根蘗？玉斧兮何用，修妖蟆兮胡此穴？寒可禦兮何術，筋可昇兮似譎。珠何賴兮瓌成之異，潮奚所恨而頓虧，誰所役而遽没？世同嘗此，請究終始。」主人長笑，避席而起，酌酒謂客：「毋泰多事。萬古兮明月，短生兮客子。彼高閱於起滅，此同囿於生死。一歡乘興，且用慰喜。若夫南浦結恨，幽閨凝淚。窮簷漏屋之瑣尾，孰若茲樓之尺咫。微之弦，瞑之晦，煙霏之陰曖，風雨之披靡，孰若晴霄之如洗？偕良會於今夕，嗟百年兮有幾。底用計茫昧之傳聞，研惝恍於非是。吾肴則豐，吾酒甚旨。姑可置興亡於度外，冥身世於一醉。」客曰：「韙哉！」長噱大咍，迭勸更酢，挹瓶注罍，撫月姊於座隅，啐桂影於瑶杯。誦《楚騷》，鎗吴歈，信醉山之欲頹。啓明上，寒鷄催，羲馭昇，駢車回，冒軟紅之舊塵，悵市聲之隱雷。《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七九，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定觀賦

張君錫雱不利秋闈，作賦見遺，辭意奇壯。作《定觀賦》答之。其辭曰：

面頰之敷腴，胸襟之恢疏，譚辨之傾輸。子張子眇視高蹈，力雄萬夫。「我擊隻於南州，闖風壑之於菟。揆若人而當價，金華蓬山，信其有餘，固豈山澤之臞儒也哉！胡乃蘭傷玉缺，婺姍躄躠。黄

金注而得昏，美璞獻而遭刖。撫蒯緱而三嘆，駭霜蹄之一蹶。方且寓喑嗚於雕蟲之技，陶性真於盃中之物。」陳子曉之曰：「事之宜然而或不然者，人之定。洞視天人之表而不吾滑焉，君子之善應。鄙也覷然笑，今也怒然悲，蓋未始得其正。彼其搖搖於寵辱之樊，皆於理聽之瑩乎？夫聖之逐，忠之剖，賢也而臞，盜也而壽，理好乖於所期，是固諉天者得以啓其口。羿之射，有撥其矢石之斤，或掣其肘，然竟非拙工之敢偶。蒲捎以一跌而棄，夜光以微纇而掊。孰不市駿，議寶者之咎。以定觀之，人之勝天也久矣。子其尊所有，勉所無，贔屭文藝之藪，周旋道德之塗。吾見夫至寶橫道，隨和過之，必且攘取而疾趨。則夫償於前而振於後，遺之寸而收之尺，顧何歉歟？彼託意於酒者，古人有之，而或以蕩心而敗德聲；其怨於文者，君子許之，猶未足與語超然自得之徒。羌吾言之率爾，子其繹之，是邪非乎？」子張子作而謝之。其貌舒舒，其氣愉愉，若不知得喪欣戚之何如。《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五。

聽雨賦

步前楹，瞻列星，問雨而愍晴。雲河斜，澹淡明，悲唶於邑，退坐風櫺。憂而倦，倦而寐，寐而驚。進新涼，響微零，下簷隙，喧中庭。策策而丁丁，琅琅而玲玲，非琴非筑，金撞而玉琤。俄焉建之瓴〔一〕，盆之傾，懸麻澍澠。雜流泉之洶駭，亂甲馬之豗轟。喜躍蹶起，呼兒晤聽。時也燥枯憀焚，

自夏而秋，東騖西馳，哀祈乞靈。款龍湫，叩神扃，奠斯幣而刑牲者蓋無虛日，今始聆乎此聲。苗悴悴而將槁，悵此願之莫憑。脱如願也，槁者已矣，悴者庶其復榮。今兹之雨，雖云後而尚及事。坐想夫南棁北酉，遠隴近平，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自今以始，畎澮之淺深，溪衖之縱横。淙虹兮萬斛之傾輸，鏡澈兮千頃之泓渟。映凉葉之朝翻，涵嫩畦之夜青。苞者攢槃、秀者森芒兮，莫不引稚而抽萌。憔慼歎咤者，生意之頓回；奔騖踶踏者，舞踴而經營。洗褊子之昔憂，欸春臺之共登。且得以殺吾顔之辟頰，息勞慮之怦怦。蓋去國積年者繫夢於鄉枌，枵腹彌日者動喙於藜羹。一旦陞堂皇，揖父兄，嘗稻粱，飫侯鯖，冀幸禱祠而不獲者，不啻醻之，渠此樂之易名。而況匪輔胡車，匪根曷莖。凡吏之安否，視戚休於下，究其理，民則重而吏輕。今者里詠塗歌，含哺擊壤之餘，尚不釋然也，夫豈其情！燭既跋，僕屢更，我瓶斯卧，爾歌載賡，呃鄰鷄之既鳴。《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一〕建之瓠：疑當作「瓠之建」。

後囚山賦

余子爲房之獄官四十閱月，代者乃來，而以事留，留非其罪。房風土甚不宜人，袖二賦見

投。時秋高矣，有可憐者。因作《後囚山》、《秋蟲》二賦寬之，且以自慰旅寓也。

柳先生蛻迹中朝，落身南州，即囚山而命賦，寫胸次之幽憂。讀者哀之，至今心爲之悽怳，而聲爲之悲啾。房陵斗州，窮巖絶隘。裂石廩之一罅，瞰千室而斯在。層峰疊嶂，自蜀而東，亘二千里，此焉未沫。嘗憑高而舒望，取羣愁之一快。拖頑蒼、繚寒碧兮，了不究其所屆。騰陵勃怒，崩轟闔沓，植則困，縈則帶，矗焉如郛，鋭焉如鏃，馳萬馬於曠莽，翔羣龍於霏靄。又似夫颶風之鏖萬艘，翻濤瀾於渤澥。天雲若可手擘，而日月爲之隔閡。嗟予與子，胡此焉仕？按亦簿領，庭亦卒史。居無以泰吾心，而遊無以投吾趾。時則誦柳先生之賦，而知其有以也夫！其猿顛鳥仆，窮號懾墮，真狴犴之可駭也。出不易入，入不可出，幽僻塊處。荒傖癭民，悍容而獰音，日接乎前，幾刻木之與對也。嵐昏潦朝，黯掩曀晦，僵人骨而酸鼻，亭午未已，仡仡者病，壯者廢也。由漢暨唐，王公貴人悖而罪纍子辭、究諸理，子之所以惻愴而自悼，我之所以感動而促戚者，君子有弗是也。彼漢唐之逐臣，例庸房之廢徙，則亦干國之憲，不容自已。吾與子來，其始誰使？非以其窮塗之絶援，資身之無策，博斗升以飽饑而逭死，如庸賈之走荒裔，罷農之守墝埆，曾不暇計去取於彼此也耶？以吾校子，又進退之異趨，齒髮之懸殊。環索吾中，稿涸而空，無彼子柳子，跐劉躪吕，豪韓與徒。若韋中立、吴武陵

之桀然，方且望塵躡影，蔑齊其驅。彼其一旦跼蹐於嵌嶄巖阻之幽深，宜其號鳴悼唶，不能一朝以居。予之朱愚，質之朴疏，才之卑迂，萬非時須，而遽乃顰頞悼中，悄焉慘焉，以賊和而傷生，夫何爲乎？訊歸計於蟾蜍，第圓缺之六七。付古今於俛仰，聽寒暑之更迭。雖浩劫之悠長，尚激矢之漂疾。吾方左右圖史，深居簡出，揖勝友於南山，斟春色於九室。壹不假犢背之書，超然乎縶維繫攣之表，非三花老仙孰其委悉？子以吾言爲何如？余子謝之曰：沈憂滯懣，吾已失矣。《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二，《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五。

秋蟲賦

金颸之凄清，雁空之澄凝，叢悽聚悲，而爲萬壑之秋聲。非鐵心而木腸，疇能不悼其魄而動情！況夫唧唧切切，更應迭和，自宇而户，彼何物耶？如私語，如怨懟，如盆甕之抽緒，斷而復續，專中宵而悲鳴。有不聞爾，信能令志士之竊歎，而思婦之涕零。揆生世之幾時，胡歷耳而女聽？予已冥蠻觸，屏螟蠃，捐青錢，市黄糯，盥新篘，命白墮，究三齊之妙，而供百榼之課。彼夫鷄窗之雕鎪，螢囊之吾伊，等夜蟲之么麽。《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三九，《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七五。

遠宜亭賦

創小亭，名而賦之，曰：

遊女之翩翾，望之疑仙也，迫而視之，或不逮前。奏樂于座，鏗絃膠葛，心之適、耳之妍也，有不若張諸空曠，聞之眇綿，婉以清，和而圓。南山之信美兮，吾乃挹其杪顛。惟夫近故湫，束於闉堞，蔽虧於市廛。緊斯亭之表立峰岫，陞嶺之嵐霏濃淡，煙雲幻變，按領其全。營斯名斯，庸諗時賢。休暇日而一登，是可以誦《遠遊》、賦《超然》也。《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〇，《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〇八，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志喜賦

五月十一日迓代者途中作。

出城陰而轉首，緬散解之亭岩。躡疏影於康莊，翳纖雲於晴霄。揭石瀨之泓渟，隱鱗甲之搖搖。盼山凹之室廬，紛語笑之耕樵。山鳥哢兮嘲喈，野芳嫮兮妖韶。駢萬景之橫前，壹詩題之見撩。我肅客而暫來，胡意氣之囂囂。揆歸塗之此由，矧瓜期之匪遥。從官牒之百舍，寄十口於萍漂。寧簿領之憚煩，而供饋之寂寥。第松楸之繫懷，嗇老鬢之日彫。鬱還家之夙願，中不火而每燋。幸歲律之再

更，驚此心而飛超。忽合符之諗期，慰跂望之無聊。秣吾馬兮脂轚，挹阿丁而聯鑣。亂清鏡於粉溪，排擘絮於山椒。屈吾指兮寖久，茲伊夕而匪朝。躍脱檻之鷙獸，快辭韁之皂鵰。儼此樂之想像，覺吟興之漂蕭。欻憑軾而坐寢，夢已馳於外朝。《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九。

淮海樓賦

帥相郭公即揚州南城，爲淮海樓，偕客落成，高郵陳造在焉，命之賦。其辭曰：

娛暇日以登覽兮，若斯樓之巨麗。瞑簷影於空闊兮，循雕欄而徙倚。目定視而猶眩兮，足佇立而竦猥。棲浮靄於朱甍兮，遲羲馭於平楚。來禽去雁却略跕而捩去兮，霧霏霶奕翥聿而在下。陵迴漢而搴飛雲兮，鶱鵬舉之垂天。覜萬井而數計兮，揖峰磴之橫前。吴封楚甸間列疊出而自獻兮，納納未慊；明霞斷煙豁海門之塊峙兮，眇浮玉之一拳。演江流之橫界兮，衣帶之紆餘。修蜷之蜿延曠莽，恢大四向而無際兮，簟衽席而瞭然。我遊武昌，載登南樓。想元規之遺躅，洎典午之清流。緬懷仲宣，登樓有作，顧臨眺之信美，終回遑而靡樂。孰知夫曠千載而相望，叵賢否之俄度。惟汾陽公分君相憂，功存宗祧，身臨邊陬，屹控阨之巨防，躬熙代之康侯。靜鎮榆塞，創爲茲樓，將歷覽而俯省，目所圍之備周。深計遠圖，寧爲觀遊。彼擁扇而障塵，每解顏而借羞。揮旌蠭而少彌，肅賓僚之濟濟。匪晉公之儀曹、外郎，陳思之程、楊、應、劉〔一〕，疇獲偕此？玩面勢之隆崛，瞰山川而顧指。表桑

麻，中甍宇。揭舒畫軸兮，對主賓之宴喜。借胡牀於末席，容霜毛之客子。儕氓塵而分惠，殿羣英而薦醴。浩逸興之漂蕭，豁幽懷而憑虛。倚北户以微睇，儼桑枌之弊廬。親色笑於犀麈，陪觴詠於晨餔。靳依劉之羈栖，曾愴惻之不無。訂休戚於今昔，詎劣優之錙銖。夫此衆君子之所以扳援遇逢之厚幸，顧餘瀝之丐予者也。羌勝集之超然，寧飫宴之云計，究樂事之攸寓，後謫僊而鮮繼。進牘命賦，合辭一喙，洮吾筆而長吟，颯天風之搖袂。《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七九，《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九四，《南宋文録録》卷二，乾隆《江都縣志》卷一六，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〇。

〔一〕程楊應劉：疑當作「徐（幹）、陳（琳）、應（瑒）、劉（楨）」，見曹丕《與吴質書》。

波光亭賦爲帥相郭公作

汾王後身，金阜老僊。笑譚功名，師友簡編。手神丹而活國，身長城之護邊。虎節所臨，犢佩已捐。興仆振蠹，輩古所傳。有亭屹立，城闉右偏。插深池之清泚，凌蒼靄而高寒。面勢之孤危，簷榮之躚連。在公之設張經畫，纔太倉之稊米，已度越於後前。想旌纛之每臨，宛笙鶴之雲軿。賓從嫮妍，笑歌嬋娟。掃亡國之淫哇，奏新唱之清妍。泛淑景之香紅，鏡靚粧於明蠲。接罷亞於畦疇，眩縞潔於山川。春秋冬夏信非我有，而我按與之周旋。佳月上兮闖冰奩，微風動兮媚漪漣。撫物而得之，

應世之心，池月之湛寂，緯武有文，風漪之自然。推此用之，躋世五三，軼勳四七，將俯拾而需旃。是猶衡氣機也耶。世識之規恢之後，吾得之拱默之先。彼不知者方以吾爲億中，而或者必予其知言。

《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〇，《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〇七，《平山堂圖志》卷三，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〇。

延緑亭賦爲高秀才作

子高子襟度翛然，抱負崛奇。辟俗如讎，而愛客如色，故築亭寄隱，屹莽蒼而瞰渺瀰。方竭澤而揚塵，嗟吾遊之不時。因援毫而進牘，聊想像而陳辭爾。其泓渟兮鏡揭，浩洌兮天垂。妥寒晶之如空，湛蔚藍之無涯。奏蛙吹以分部，凜冰崖之合圍。素揚暉兮連娟，紅倒影兮芳菲。目謀心愜，把玩四時。晴雨晦明，雲煙紛披。江蘺芷蘅之緑縟，別崎枉渚之因依。眩多景之偃蹇，隱几者默焉袖手領攬而無遺。固可以動楚客之清吟，抗陶觴而一揮。況夫挺萬蓋之傾欹，覆千轞之逶迤。嫣然笑粲，媚靚粧與醉態，或玉頰而冰肌。無乃飛瓊姑射之娣姒儔侶，儷香叢艷，不招挽而陪隨。彼翔翠碧於蘭茗，點屬玉於淪漪，皓鶴側頸於淖濘，鵾鵾偵影於鯤鮞，烏鵲窺簷而誶語，意而拂袂而差池，則皆怡然莫逆，相晤忘機者也。至其樵歌之斷續，漁笛之嗢咿，欸乃之無惡聲，笭箵之有安棲，塵外之適，子其可私？若乃悟直鉤之妙意，飫葦間之新得，翛有至樂，鷗無驚飛，則又有以超然乎芸芸之表，豈

獨詩可瓢而酒可巵？予將爲子飭道腴而醉真醇，何必要汗漫而與期。《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八〇，《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〇七，《南宋文範》卷二。

惟安堂賦

子鮑子爲己之學，經世之資。投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爲新堂，歸防暮遲。「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非金紫之謂。蓋是心也以道寧，以物碭。寧之存，碭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之往還，身官箴而思滄州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睨蘧廬於伯王。悗然乎進爲，悠悠乎去歸。羌卷舒之無心，豈出處之異歧。翳鹿門之衰翁，若方伯之予浼，偕子耕而妻耨，寧燠寒而飽餒，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陶翁之不屈，爲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投簪，徑反關而容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子鮑子，超然高驤。仁宅之爲居兮，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兮，謹邊幅而爲防。鼓吹乎諷吟，介甲乎其温良。因時顯晦，偕道翱翔。遂初可尋，鷗盟不寒，固優追元亮之高躅；懷寶不迷，中外無擇，又不屑龐翁之退藏。雲脱岫以陰合，水反壑而鏡清，異屈子兮衆皆醉，如徐公兮世無常。夫何往而不安，顧眷眷于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席；當去齊而濡滯，孟子庶幾於齊國。矧火暵之肆虐，仰嗣聖之旰食。死徙蓋幾何人，而焦勞冀乎生息。行子學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迸而植僵踣。俾横目之同安兮，喜氣亦形於

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罔咈。與夫蘄吾之安而土苴一世者，於道孰爲失得耶？」子鮑子心融首肯，乃言惟服。《江湖長翁集》卷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二，《歷代賦彙》卷七八。

怡軒辭爲臧子與作

金碧兮丹朱，瓊其堂兮金鋪。曹危機之在是，曾未間於憂虞。秀眉兮曼膚，銜宮吐羽兮鎗金奏竽。詫聚蚊兮一醉，竊暫快於營營之餘。吾居兮若陋而安，吾中兮若局而舒。陶冶兮羣書，蕭散兮槁梧，與俗兮風馬牛，解卷兮橛株拘。子臧子所以自得而適，而不知者以爲疏而迂也。胖吾體兮道之腴，遊吾心兮化之初。推而大之，庶幾孔氏之所謂忘憂，顔子之所謂不愚。蓋將挹古聖賢而造膝，雖造物者亦惡得而加諸？《江湖長翁集》卷一。

酹淮文

長淮渾渾，蕩沸滀兮。經楚被吴，瀆之一兮。殺敵之衝，師濟其出兮。皇皇聖筭，包九域兮。搴幽冀，跋龍荒，行有日兮。掀然臨流，豈曰效楚囚、弔湘屈兮。盤盤鼎立，胸武庫、手椽筆兮。燕然有石，可繼勒兮。綿綿祀典，爲神之報，歆芬

苾兮。壬寅十月十日，同行葉三錫君予、劉宗元之二君，命某酹之，乃云。《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表盜文

陳子罷官吳門，坐貧無廬，百指纍然，借官舍以居〔一〕。右連城闉，其左通衢，空曠僻夐，塊處幽屏，斷絶比鄰之問〔二〕，岑寂無人之境。置孥營食，漂然而北。逮負檐之勞方休，妻子之望已亟，營營擾擾，若不遑息。陳子問其然，其憩嘖嘖，其意唧唧，曰：「自公之出，偷兒赴隙。一之日穴吾壁，四之日鬬吾極。僕驚婢寤，已無留迹。雖幸焉而無喪，亦褫魄而震惕，揆犯險而徒還，豈來意之遽闌。盍擇地而規鄰，須公歸而定遷」。陳子曰：「嘻！抵冒之一再，固盜之頑也；有以慫其來，緊誰之愆也？悖而取，雖義之蠹；靳其予，亦仁之殘也。絲寒粟飢，賢愚所資。一貧爲累，彼我共之。守之者罄其術以甚密，何異取之者殫其力而不遺？豈知夫外其身則其身存，私其蓄則所蓄隳。達者之徒，其大無隅，其見靡拘。委吾形骸，曾外物之不殊；相彼凶戾，同赤子之一初。穽填而檻撤，可以馴貘貙；掊關而去鍵，可以却穿窬。自其心而論之，有其所有則予亦盜，忘其可忘則盜亦予，況乎患起於用智，疑生於多術。高明之室，羣偷所集。夫吾今者幸飽温之不謀，惜僕奴之赤立。彼之來也，蓋已曹冒不審，得諸外而昧其實，寧不由高墉大屋之爲累乎？今又警徼之彌增，防閑之愈悉，四植矛戟，九省扃鐍，惴惴凛凛，真若護寶庾而守金埒者，宜其窺之不釋，而乘之愈急也。獨不聞挈篋而

趨，蒙莊之誨人；裸刺外示，陳平之全身。匹夫罪也璧未去，文豹取也皮之存，理則固然。顧乃以無有爲有，不文爲文，則咎不在彼而在汝，曾慢藏之足云。然則視盜而一之者德之至，表盜而示之者術之次。今慮勞而形弊，由兩者之俱蔽。儻欲其無患歟，盍思所以反是？」仲歎季服，敞怳愧悔，倒床甘寐，罷警屏衛，老稚俯仰，帖帖無事。《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借：原作「備」，據萬曆本改。

〔二〕問：原作「區」，據右引改。

還鶴觀

長翁之居，宛在澗薖，有草不鋤，無雀可羅。翩彼皓鶴，來自無何，傍我槿籬，啄我徑莎，側殷鮮之丹頂，揚漂蕭之玄袂。方刷羽而振迅，欲遡風而凌厲。童見棄而得主，良愜心以暫慰。佇立凝情，延頸悲鳴，俯有粒而不睨，寂無人兮尚驚。女既嫁而非夫，倏悔心而潛萌。繄胎禽之翔集，必芝田與瑤池，胡失脚於雲衢，受塵寰之攸羈。崇臺峻沼之間，處之猶戾其性；庳隘局陋之地，得此寧其所宜。愍其失所，歸乃故主。言從隙地，徐行郡圃。碭而迷，昔驥之困鹽車；復而喜，俄珠之還合浦。佐卿獲反於故居，華表漫訪乎新語。汝來其始，宜吾之鄙，捨池籞之華潔，步小家之尋咫。自我

而言，不幸乃爾。孰何棲止，潔粒清水。彼破琴之戇夫，與攘雞之饕子，或搖其牙，血刃腥几，乃吾是逢，不其幸矣。方汝來客，其居促戚，其棲偪側，集枯捨苑，寧計之得？吾挽其留，稻粱是謀，鷙忘忿悁，脱糾纏，躡空曠，鳴風煙，玉粒而清猛是憂。有繫眯於虚明，寧它日之休休。今其云旋，紛紛萬殊，莫適尸諸。貴而王公，賤爲匹夫，夥泉。吾亦置營營，捐拳拳，冰釋夢覺，兩適而並賢。若萬金，細而錙銖，認之者憃憃，任之者愉愉。影事視之，固不可必其已有，又安可有其所無？徇諸物則多累，求諸己則有餘。吾可不泰然於既失之後，慊然於儻來之初。凡孫若子，吾無隱爾，作《還鶴觀》，有味其旨。《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五七五〇

陳　造　二

太上皇帝壽七十加尊號賀皇帝表

聖孝有格，慈闈晏享於遐齡；皇文煥陳，寶册誕揚於大號。觀會通而行禮，盡愛敬以事親。誠罄九重，驩均萬寓。竊惟元聖體道，人而之天；高辛著在位之載，曾號榮之靡聞；唐帝上應乾之名，揭浮則播德，美於無疆。載籍以來，其事可考。親德而粗備。肇觀盛際，不講靡文。蚩英騰茂之罔踰，亘古窮今之創見。恭惟盡舜之養，繼周以文，方璇穹保佑於嚴君，必玉檢鋪張於偉績。展采錯事，三辰交歡；揚輝奮炎，萬世彰信。臣叨居外服，幸際昌期，玉卮方舉於漢儀，瑶堿莫陪於虎拜。隘千二百歲，授筴於萬斯年；追五三六經，大書不一而足。《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立春日賀太上皇帝慶七十表

頤神閒燕，揭舜德以繫民；介壽永延，齊堯年之在位。逮天序肇發生之日，宜皇家疏寬大之恩。凡在見聞，咸均鼓舞。竊惟仁沾夷夏，本乎爲天下得人；世享治安，孰不祝聖人使壽？況乎躬撫中興之運，茂凝退養之休，綿寶筴神授之祥，受聖子日嚴之事。從心不踰矩，道承宣父之傳；修身未嘗衰，歲過有熊之永。在希有闊逢之令典，見重熙累洽之昌期。恭惟道大莫名，功成不有。廣運而奄四海，措俗妥安；難老而彫三光，自天保佑。將八千春秋之未艾，適五百甲子之甫周。嘉與函生，同瞻盛禮。臣適拘守土，徒切望雲。奉漢殿之觴，莫陪百執；偕華封之祝，倍激寸心。《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高宗皇帝慶八十表

雞赦疏恩，已講號榮之奉；玉巵稱慶，旋當震夙之期。俯偕率土之歡，共上後天之禱。恭惟道傳列聖，統接百王。謨烈光昭，如文武之共處；晨昏色養，備曾閔之所難。格天瑞之鼎來，喜帝觴之屢舉。神筴錫羨，介八表之遐齡；電樞屬辰，衍萬年之洪算。某屬茲守土，徒切望雲。以天下而養親，

身逢大舜；祝聖人而使壽，心慕華封。《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壽皇聖帝加尊號賀皇帝表

肅嚴鳳駕，祗造親庭；誕揭鴻名，推尊聖德。凡屬聽聞之數，孰非鼓舞之深。恭惟得道之傳，奉親爲悦。六府三事，大禹克承帝功；五日一朝，漢皇蓋有家法。謂淵懿之妙，欲推其盛；然形容之際，實强而名。益隆無上之尊，丕衍維祺之壽。煥聯寶册，前奉珠庭。若帝之初，蕆上儀而嗣講；丕天之慶，掩振古以無前。臣服采使軺，馳神魏闕。想雲趨之列辟，獨阻造廷；偕葵向之斯民，徒知擊壤。《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壽皇聖帝受尊號表

怡燕閒之神，授聖有託；受徽懿之號，媲天其尊。亘今古以用光，奄華夷而胥慶。臣聞聖人所爲，不可以形容盡；神心之妙，亦難以稱謂求。然人主事親之誠，敢忘歸美；而天下被化之久，咸極推尊。上所不得而辭，禮之所謂至盛。恭惟繼堯而治，天德用寧；咨禹之功，已憂庸釋。茂神聖簡寬之化，奄帝王號名之隆。古與徒亦天與徒，壽必得則名必得。煥成寶册，祗奉慈廷。疊矩重規，侈慶

源而未沫；展采錯事，揭丕則於無疆。臣夢想中宸，身縻外服。覿丕天之盛舉，莫預造庭；同率土之含生，第知擊壤。《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皇太后牋

禮奉未央，親顏載説；慶叢長樂，母道益尊。凡屬聽聞，率同忭躍。恭惟輔堯爲治，授舜承顏。歷熙洽之期，一嚴閫教；佐揖遜之舉，再定睿謀。屬嗣皇極尊親之誠，推顯號爲隆古之冠。展采錯事，三宫均驩；騰茂蚩英，萬世彰信。濬慶源於孫子，遠暨雲來；侈樂事於邦家，益駢祉福。《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壽成皇后牋

明主奉親，極推尊於聖德；皇家衍慶，實立本於坤儀。揭熙號以媲天，見盛時之冠古。恭惟承堯滋久，輔舜無爲。措時三登，繼紹興之至治；儷聖一意，承長樂之驩顔。方嗣皇孝治之益隆，宜慈極德名之兼懿。雖天地之大，不容繪畫；然仁聖之妙，庶或形容。揚輝奮炎，擅一時之盛事；燕孫翼子，垂萬世之洪休。《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壽皇聖帝尊號表　代石湖

享承顏之養，親付萬幾；受賓實之名，妙參三極。中天叢慶，率土均驩。臣聞至人高謝於聲稱，妙道豈容於言議。天地之運，固不可繪畫索；乾坤之象，或亦以健順名。況聖主奉親，欲罄推尊之懿；而慈皇體道，兹當極治之餘。仰鴻號之載熙，宜上儀之丕蔵。恭惟繼堯爲治，旋底三登；咨禹畀疇，式歌九叙。從姑汾四子之遊，衍箕翼萬年之慶。退藏於密，合乎人固合乎天；何事於仁，得其名亦得其壽。兹勤檢玉，前奉凝旒。駢祉福於一家，掩風馨於二典。臣縻身香火，矯首雲霄。想秘殿之班，莫偕率舞；追鈞天之夢，徒有馳神。《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皇帝表

祇欵慈闈，誕揚鴻號。懋帝功之極盛，擅美無前；即聖德以强名，推尊敢後。邇遐雖異，忭躍惟均。恭惟繼統而興，奉親爲説。九功惟叙，克祗禹命之承；一道所傳，盡得舜心之正。一遵勤儉，庸守盈成。謂親恩之大欲極於形容，而天德之妙固難於摸擬。兹嚴檢玉之奉，用效運衡之窺，益隆無上之尊，丕顯盡倫之聖。增光古昔，叢慶朝家。臣夢隔帝居，身縻琳宇。覿丕天之盛事，莫預造庭；同

率土之含生，第知擊壤。《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太后牋

上號名之隆，親顏載穆；衍邦家之慶，母道益尊。凡屬見聞，率均抃蹈。恭惟儼聖君而立極，體坤德以廣生。人法地、地法天，克全道妙；堯傳舜，舜傳禹，一本睿謨。方嗣皇極尊親之誠，揭懿號爲振古之冠。蚩聲騰實，顯盛德之形容；正國自家，襲丕天之祉福。豈特掩典謨之巨美，抑將示孫子之宏休。《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壽成皇后牋

明主尊親，上儀載葳；慈闈叢慶，懿號兼崇。凡屬見聞，均茲鼓舞。恭惟嬪虞輔治，咨禹懋功，歷三朝一道之傳，佐萬國重熙之盛。坤順乾而載物，迄底生成；月承日以爲明，並稱臨照。方嗣聖祇勤於孝治，宜母慈同舉於號榮。揚輝奮炎，侈一時之盛事；詒孫翼子，垂萬世之宏休。《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皇太后牋

賓實之名，尊親敢後；自家而國，積慶有源。聖，柔順應乾。如月媲日以麗天，亶資合照；暨禹嗣虞而繼統，旋底阜民。輔孝治於明君，侈榮號於慈極。尊獨推於無上，壽益衍於維祺。騰茂蜚英，掩百王之景鑠；重規疊矩，示億載之宏休。《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一

夢日開祥，撫千齡而接統；後天效祝，綿四海以傾心。凡屬生成，均知鼓舞。恭惟聰明稽古，信順尚賢，離明善繼而皇圖底寧，常久用亨而廣宇丕應。罄小心而事帝，挽回太和；躬至養以尊親，晏享多福。惟有大德者得其壽，蓋無能名而則之天。旋屬虹流之辰，茂膺川至之慶。臣限拘持節，阻簉奉觴。奇齡之邁五龍，欣逢聖旦；率舞之同百獸，儼近天威。《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二

里社鳴而啓聖，震夙生辰；葵心傾而向陽，坤維仰德。居匪遥於禹服，祝請效於堯封。恭惟稽古有爲，繼明而治。資兼仁智，動合祖宗；孝孚華夷，超冠今古。武不殺而品物自遂，刑幾措而一夫靡冤。故言天有驗乎人，而大德必得其壽。適華渚流虹之旦，馳寰區就日之誠。臣雖近皇居，屬兼漕節。奇齡邁莊椿之上，但頌延洪；率舞同舜陛之前，益勤夢寐。《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三

龍飛協慶，肇臨載夙之辰；鼈抃均歡，共祝無疆之壽。内外百辟，古今一時。恭惟見堯而知，紹舜之治〔一〕。離重明而善繼，乾行健以時乘。寅奉兩宫，躬曾、閔所難之行；增光列聖，掩周、漢而下之君。無能名而則之天，有大德者得其壽。適届虹流之旦，茂儲川至之休。臣屬在驅馳，倍多鼓舞。受夫帝祉，固知天子之萬年；偕此民謳，願效封人之三請。《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一〕舜：原作「聖」，據萬曆本改。

賀會慶聖節表　四

萬寶告成，偶珍符於夢日；九州丕應，祝遐算於後天。凡屬蕘持，孰非抃躍。恭惟聰明齊聖，信順尚賢。曆數在躬，祇承大禹之命；天地合德，紹隆虞舜之華。色養奉兩宮之歡，心傳探二聖之妙。惟有德得其壽，蓋言天驗諸人。肇臨震夙之辰，咸瀝誠忱之禱。臣屬拘持節，阻簉奉觴。奇齡高邁於五龍，欣逢聖旦；率舞願同於百獸，儼在帝庭。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五

祥開夢日，方良月之就盈；誠切望雲，率後天而效祝。千齡協運，四海交驩。恭惟陶鑄百王，粗糠衆甫。繼堯而治，燁乎帝華之重；咨禹之功，界以神器之大。怡神而友造物，釋負而置萬機。蓋治身以道之真，宜大德則壽必得。華旦適逢於繞電，遐齡茂介於增川。臣秉節畿封，馳誠魏闕。偕千秋金鑑之獻，猶阻造庭；紀萬歲崧嶽之呼，或能泚筆。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六

推里社之鳴，辰載逢於震夙；效華封之請，祝咸暨於坤維。凡屬蠢持，孰非鼓舞。恭惟聰明齊聖，信順尚賢。勳業五三六經之傳，太和二十八載之久。堯父禹子，古謂無憂；帝興王成，躬示其法。釋負置萬機之重，褰裳從四子之遊。蓋身佚樂則年彌延，而仁滲漉者帝所佑。信大德得其壽，宜言天驗諸人。適當電繞之期，自衍嵩呼之算。臣庇身祠宇，矯首帝居。奉萬歲之玉觴，莫窺盛禮；上千秋之金鑑，敢後羣工！《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會慶聖節表　七

渚流虹而啓聖，良月就盈；葵傾日以頌君，後天難老。一人有慶，萬壽維祺。恭惟協帝重華，如周過歷。躬神武而不殺，掩帝王極盛之功；得歡心而寧神，盡曾、閔難能之孝。格天心之眷佑，宜睿算以延洪。適甲觀告祥之辰，誠均夷夏；磬華封使壽之請，固等岡陵。臣夢阻帝居，身縻使節。億齡滋永，企瞻南極之星；三舍匪遥，尚遠長安之日。《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明堂禮成表

因時謹禮，告成萬寶之秋；配帝禋先，毖祝九筵之室。純誠昭格，熙事備成。恭惟統輯羣元，參稽列聖。圜丘薦瀹，殫精意以屢親；重屋揭虔，備縟儀而間舉。復罄一純之報，恪遵三歲之規。敢以宅憂而怠於靈承，逮其竣事則受茲景貺。星宿溉潤，協氣泛浮；乾坤清寧，皇心娛豫。翕羣靈而頹祉，綿奕世以垂休。臣持節畿封，注心魏闕。望侍祠之冠佩，莫近清光；偕擊壤之黔黎，賡歌盛事。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正旦表

千載題期，膺璇穹之眷命；三朝受籍，罄海宇以來王。載維歲序之更端，茂擁日新之純嘏。凡居率土，舉切望雲。伏以參四大於域中，地法天而天法道；著五始於聖作，正次王而王次春。欽曆象以履端，本中和而鼓衆。庶方丕應，百福惟新。恭惟發政施仁，承天從事。慶綿慈極，新唐堯在位之年；祥著珍圖，衍漢帝聞嵩之歲。適迓舒長之旦，同躋仁壽之氓。臣偶此令辰，叨居外服。奉玉觴而上壽，徒傾就日之心；攷瑤曆以卜年，願效後天之祝。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賀改元表

函三體極，繼聖治以匹休；謂一爲元，端宸心而謹始。凡居率土，同切望雲。恭惟乾健自强，離明麗正。龍樓問寢，不違五日之朝；瑶曆告祥，申衍億年之慶。惟視大始而正本，宜和萬民而面王。於昭繼志之勤，用祀奉元之號，揭兹正朔，同彼車書。臣忝與使華，竊窺帝意。謹持盈之治，盪耳目以一新；大接統之稱，暨華夷而四被。《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賜曆日表　一

御四時之氣，肇自履端；頒一札之書，庸昭敦本。布此劭農之政，首諸持節之臣，俯與民編，仰孚德意。恭惟寅恭事帝，惻隱臨民。管天地之覆持，嘉生咸遂；握陰陽之遞代，元化曲成。自璿璣玉衡之齊，底攝提孟陬之正，將嗣迎於豐歲，爰申錫於成書。舉是含生，孰非拜賜！臣敢不驅馳原隰，勸課農桑。雖帝力之何知，各安耕鑿；俾田功之克謹，仰副生成。《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賜曆日表 二

課清臺之曆，庸謹夏時；頒太史之書，旁周禹服。凡王春之所被，仰帝意以交孚。恭惟彌綸兩間，甄冶萬有。神筴錫羨，介親壽以永延；緯星儷明，格天心之純佑。上稽乾運，欽授人時。正躔離弦望之經，節析因夷隩之事。莫重履端之命，俯咨共理之良。臣敢不存問閭閻，服勞阡陌。政捐苛細，庶息斯民愁歎之聲；職布中和，冀迎嗣歲豐登之慶。《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賜曆日表 三

襲堯之爵，仰聖主之無爲；行夏之時，劭農功而有叙。一札謹人時之授，萬方何帝力之知。恭惟曆數在躬，天人助順。陰陽寒暑，璿璣玉衡之以齊；震兑坎離，攝提孟陬之既正。躋斯民於盛富，納品彙於中和。臣敢不祗奉成書，恪勤所職。務農重穀，少裨大君育物之仁；薄征緩刑，庶迎嗣歲至和之氣。《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賜曆日表　四

欽崇天道，敬授人時。課巧曆於清臺，具嚴聖作；分成書於方國，庸劭農功。肆令繡斧之臣，仰識璿璣之政。恭惟至誠贊化，溥愛法天。高拱帝功之成，深惟民事之重。五辰坐撫，曆數知在於舜躬；一札下馳，正朔宜頒於漢殿。雖聖意亮陰之際，體璇穹生育之心。臣敢不仰奉至仁，率先羣吏。政尚慈惠，用安析因夷隩之民；瑞迎豐登，庶捐歎息愁恨之苦。《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賜曆日表　五

奉一元而司契，肅正夏時；協五紀以成書，均頒禹服。凡分民寄，仰識聖心。恭惟挺德睿聰，承天寅畏。心勤民事，謹夷析於秋春；緒正皇猷，嚴勸懲於舒慘。究幅員豐富之效，緊把握陰陽之功。宜一札之所臨，率九農之胥勸。臣敢不體茲優渥，奉以恪恭。代庖而布郡條，雖無補報，載耜而宣上意，庶竭罷駑。《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太上皇帝清安降赦表

親顏悅豫，慶珍膳之復初；帝澤旁鴻，覃幅員而無外。望堯雲於咫尺，拜漢札之丁寧。恭惟約己奉親，重華繼聖。勤顧復之念，曾跬步之不忘；調寒暖之宜，在承顏而惟謹。小乖宣節，旋就寧康。喜慈極復遂於含飴，宜皇帝陛下德侔高厚，仁冒華夷。有增二典之光，丕享萬年之福。方一人祗勤於色養，惟疾之憂；眷兩儀敷佑於皇躬，何恙不已。尋正周王之履，從封楚府之錢。無間邇遐，均知鼓舞。臣外持使節，大識王言。俯與編民，效華封三祝之請；更資汗簡，紀嵩嶽萬歲之呼。《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謝明堂赦表

九筵宗祀，熙事迄成；一札細書，湛恩溥暨。邇遐雖異，鼓舞惟均。竊以合宮班常，實統和之所；明主教孝，昭事帝之誠。雖天子必有尊，惟聖人爲能饗。間郊而祀，得禮之中，均暨有生，咸蒙大賚。恭惟受天眷命，酌古御時，參華祖宗，探妙經籍。恪勤一意，謹三歲之揭虔；並侑兩儀，聯百神而腶食。緝熙而懷多福，斂用以錫庶民。粤茲食土之毛，舉被漏泉之澤。三靈敷佑，萬世無疆。臣

使事所縻，帝居徒近。執豆籩而奔走，莫厠羣工之聯；沐雨露之沾濡，俯同一物之數。《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進布表

如天之覆，外暨堯封；厥篚之共，庸羞楚産。纂組；彝章有在，瀝臣職之勤劬。《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前件物出從荒陋，製則單練。瘠土所宜，謝女紅之

聖節進貢表

祝聖主後天之算，俯罄輿情；舉海隅食土之毛，無非帝力。思效嵩呼之喜，敢忘庭實之陳。前件物珍毓山川，貢修淮海。多儀及物，見四方來賀之心；申命用休，衍萬歲無疆之慶。《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皇帝升遐慰皇帝表

爲天子父，永作範於帝臨；與造物遊，忽乘雲而僊去。普天之下，踴地靡遑。恭惟道貫兩儀，恩覃萬宇。奄違鳳闕之奉，空切龍胡之悲。恭惟妙得心傳，愛隆膝下，遽隔承寧之養，可勝哀毀之情。仰冀睿衷，俯遵禮節。少思順變，領臣鄰寬譬之言；惟用解憂，慰聖母摧傷之意。《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太后牋

禋纏慈極，哀結中闈，凡屬生成，孰非摧慕！大行皇帝陛下業光列聖，仁浸中區。萬歲爲期，養欵捐於興慶；百身何贖，攀徒切於鼎湖。恭惟協贊帝功，翊扶皇運。方聖嗣抱永違之痛，宜母慈寬臨感之悲，少慰臣民，用安宗社。《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太子牋

享天下之養，方迓寧康；悼仙遊之遥，偶茲變故。遐邇雖間，糜殞可勝。大行太上皇帝陛下執古御今，以堯授舜，祉福施於孫子，勳業光於祖宗。奄違鶴禁之朝，惟極龍胡之慕。恭惟任隆主鬯，誠切奉親。方聖主哀摧，滋甚天傾之感；宜睿情寬譬，益勤日致之思。豈徒順變以節斯，是曰寧神之大者。《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后牋

慈極永違，悼天傾而地坼；含生結戀，紛雨泣以雲悲。閫政所孚，睿情采篤。大行太上皇帝至誠贊化，懿範宜家。三紀題期，修身可以治國；九齡朕夢，厭世去而上仙。摧慕之深，邇遐無間。恭惟協成兩宮之教，祇贊五日之朝。奄隔承寧，益深哀毁。仰冀奉先而思孝，少答民情；無如順變以節哀，用寬帝念。《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祔廟慰皇帝表

禮終襄事，孝重寧神。廟室有嚴，僊游來燕。凡在生成之數，可勝號慕之情。恭惟親受堯傳，益深舜慕。助因山之禮，川嶽效符；奠在天之靈，羹墻注目。事高振古，誠格寰區。冀寬天性之悲摧，用慰坤慈之眷屬。《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太后牋

定不祧之禮，參對三靈；申罔極之恩，儀刑萬葉。凡居覆幬，同極悲摧。恭惟儷德皇居，協成聖治，悼仙遊之忽遠，瞻廟貌之儼存。送終有加，率禮不越。伏願抑攀號之至性，計詒燕之永圖，上寬聖心，俯慰天下。《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后牋

陵園毖固，廟室崇成。孝孰大於寧神，禮用嚴於追遠。恭惟密佐龍樓之養，忽抱鼎湖之悲。協贊

聖心，掃易月之舊制；參稽祖武，燕在天之威靈。千祀流芳，二儀薦社。伏冀承寧天故，寬譬皇躬，仰用慰於坤慈，俯亦安於海宇。《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祔廟慰皇帝表

襄事迄成，寧神惟重。爰考不祧之禮，用昭罔缺之謨。攀戀之深，邇遐所共。恭惟繼堯守位，如舜慕親。奉弓劍於橋山，悲纏穹壤；儼衣冠於新廟，日對羹墻。垂顯懿於無窮，嚴繼承之有永。冀思付託，少節哀摧，式遵遺誥之言，仰慰東朝之眷。《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帝表

慈極上賓，痛無甚者。天時已駛，祥則廓然。想淵抱之纏悲，暨海隅而揮涕。恭惟繼堯守位，如舜慕親。自驚興慶之違，緬想鼎湖之隔。思萬物莫爲之報，備竭孝誠；謂三年乃免於懷，力行古制。事光今昔，哀動華夷。當春秋炎涼之已周，宜霜露悽愴之增感。願思託付，少抑悲摧。《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太后牋

慈闈棄養，天運如流，望隔鼎湖，悲纏長樂。恭惟早偕多難，同建中興，方期萬年耆艾之祥，遽有一旦幽明之隔。藏稽山之弓劍，徒想仙游；閱漢曆之春秋，已周星歲。霜露之感，君臣所同。尊矧極於母臨，哀有聞於天至，願寬聖念，少慰輿情。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后牋

聖主謹終，力行古制，天時遄運，俄閱歲周。誠感寰區，悲纏中禁。恭惟肇偶龍飛之運，久承鳳闕之顏。斯萬年參興慶之朝，遽一旦有鼎湖之痛。屬茲祥制，采切睿情。冀有以寬聖主之哀，思所以慰天下之望。

《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帝表

聖君慕親，豈哀摧之庸釋；玉曆紀叙，適寒燠之已周。普天之涯，蹐地莫處。恭惟羹墻在念，衰

經以居。貫兩儀而與通，行百代之既絶。盡謹終追遠之義，聖者能之；推節哀順變之規，期已遠矣。願思託付之重，少寬悲毁之懷。《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太后牋

仙游寖遠，星歲忽周，痛結東朝，悲纏率土。恭惟作配上聖，收功中興。含飴九重，當聖子躬問安之養；乘雲一旦，屬慈皇有厭世之心。茲歷春秋之更，宜深霜露之感，冀寬摧慕，以迪壽康。《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后牋

頃自慈皇，窅然厭代。蠢茲率土，摧若無生。甫臨祥制之期，益切坤儀之痛。恭惟輔成聖治，偕罄孝思。躬服衰粗，行古者三年之制；感深霜露，歷星躔二氣之同。可無寬譬於皇情，庶以慰安於聖母。《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帝表

仰慈極之仙游，邈焉寢遠；稽攝提之歲叙，倏爾既周。哀切中宸，感深率土。恭惟慕親之篤，亘古莫儔。受精微之傳，揭爲聖治；念鞠育之厚，備極孝思。心注羹墻，體安苫塊。德通天地，誠動華夷。方祥制之甫臨，計皇情之彌切。願寬聖性，遵節哀順變之文；庶奉母慈，盡謹終追遠之義。《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太后牋

海宇天傾，慈皇仙去。期云已久，哀則有餘。恭惟蚤擅媧皇之功，光輔文考之治。謂綿億齡之壽，同享五日之朝。祲遽結於橋山，感益深於興慶。甫茲祥制，倍切皇情。冀抑哀摧，仰以遵遺誥之訓；用精調御，庶少寬嗣聖之心。《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小祥慰皇后牋

聖主慕親之切，亘古窮今；海宇感化之深，旋聖孝，屬茲一旦仙馭爲帝鄉之遊，胡不萬年禕衣陪鳳闕之養。期雖已久，哀則未忘。願抑至情，式遵中制。《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大祥起居皇帝表　代石湖

酌祖有臨，尚茲遏密；奉親爲悦，可後燕怡。再更祥制之期，倍極皇情之感。恭惟受舜之託，見堯而知。法度用彰，彌切羹墻之念；歲時亟易，自興霜露之懷。然禮本稱情，孝當養志。願儲祉福，仰寬三宮追慕之情；用億神人，俯慰四海勤劬之望。《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大祥起居皇后牋

服堯結戀，彌惻皇心；承舜解憂，率資陰教。禮無違者，祥則擴然。恭惟儷聖膺圖，自家刑國，踽天踏地。矧惟坤德，采極睿情。恭惟順事慈皇，周

共底天民之阜，孰非祖武之繩？弓劍已藏，攀龍胡而寖遠；羹墻如在，悵駒隙之莫留。倏臨再期，冀襲多祉，庶裨養志之孝，以燕在天之靈。《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大祥起居皇太后牋〔一〕

太上神遊，彌切羹墻之念；慈闈淵抱，每興霜露之懷。奄屆祥除，益深摧慕。恭惟補天立極，媲聖膺圖，輔三紀之垂裳，靖四方而按堵。仰橋山之結戀，望斷龍胡；悼羲馭之迅遷，感深駒隙。情則痛甚，時方廓然。願抑悲摧，調珍膳玉食之御；益迎壽祉，慰聖子神孫之心。《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一〕此篇次第疑有誤，似應在《高宗大祥起居皇后牋》之前。

高宗大祥起居壽皇聖帝表

堯喪躬服，舜慕日深，悼天運之已遒，倏祥除之甫暨。緬惟注想，尤極增悲。恭惟聰明憲天，仁智冠古。起積弊之俗，處縗粗者三年；盡大孝於親，立標準於萬世。竊思痛甚之念，未愬廓然之時。願寬攀摧，益厚宣節，仰順慈幄含飴之適，俯安聖君問寢之心。《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大祥起居壽成皇后牋

服堯之喪，莫攀仙馭；輔舜之孝，允屬坤儀。恪祥制之甫臨，計哀悰之彌切。恭惟克躬婦道，合德聖心。方慈皇奉親，茂揚彤管之教；適太上厭世，悵然白雲之乘。輔行三載之粗縗，共示百王之檢柙。劇神遊遠矣之痛，適淵抱廓然之時。冀抑悲摧，慰聖心之養志；益思寬譬，奉長樂以含飴。《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高宗大祥慰皇帝表

四海纏悲，服堯喪而甫既；九重養志，體舜慕以未忘。逮此祥除，可勝淵抱。恭惟配天與合，繩祖有臨。孝理冠於百王，道原得於三聖。治而繼治，坐臻法度之彰；嘽有爲嘽，益注羹墻之念。方慈極畢縗粗之制，宜聖君進寬譬之言。閱駒隙之光，感暑寒於天運；問龍樓之寢，叢福慶於皇家。《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后牋

燕高廟之神，百靈薦敬；畢堯喪之服，三殿纏悲。情則廓然，禮無違者。恭惟道尊儷極，教始自家。端有姒之儀刑，輔成聖孝；想橋山之弓劍，易閱天時。倏届祥除，益深感慕。冀迎祉福，上解兩宮之顏；永億神人，俯偕四海之望。《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正旦慰皇帝表

親養奄違，方宸衷之在疚；天行已駛，倏歲叙之更端。舉海宇以悲纏，識君心之痛甚。恭惟尊惟歸父，契堯舜之相傳；孝則動天，雖曾閔而有愧。五表始還於素幄，三年躬服於麤衰。簡策所無，華夷胥感。屬届元正之旦，遐追五日之朝。想惟至孝本於寧神，而節哀所以順變，俯安率土之望，仰慰在天之靈。《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慰皇帝正旦表

龍髯莫攀，凛聖情之在疚；駒隙已駛，倏歲律之載新。凡屬幬持，可勝跼蹐。恭惟色養之謹，超冠古今；孝思之誠，感格天地。念萬物莫親恩之報，而三年茹服舍之哀。緬聞異域之傾心，咸仰中天而稽首。況暑寒之遞易，凡燧火之幾更。冀奉東朝之顔，用承眷注；勉遵先帝之訓，少節悲摧。《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起居皇太后牋

更三聖之傳，離明善繼；極兩宮之奉，坤德彌尊。格宗社以儲休，自閨門而叢慶。恭惟德兼任姒，教被家邦，立極中興之初，含飴累洽之日。助揚神化，人法地而法天；密啓帝衷，道傳舜而傳禹。而況蘿圖增固，蓂莢告祥。塵外風光，晏襲三靈之社；壺中日月，長稱萬壽之觴。《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卒哭慰皇帝表

衾纏慈極，致養莫追，痛結宸衷，歷時斯久。普天内外，望日悲摧。恭惟全大孝以奉親，盡誠心而繼志。茂隆聖德，有增上古之光；申介親齡，宜衍萬年之福。瞻輿慶以如在，悼鼎湖之莫攀。亮陰方仰於不言，成事俄聞於易祭。伏願少裁戀慕之痛，注念繼承之艱。恪遵遺誥之言，益思順變；欽奉東朝之養，庶用解憂。《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發引慰皇帝表

親闈棄養，天運如流；柳馭戒期，倏驚緬邈。楓宸永慕，尤極悲摧。恭惟心合帝王，孝踰曾閔。掃易月之陋，念親德之難酬；告因山之成，悼仙游之益遠。睿斷夐超於今古，哀誠丕感於華夷。伏望少抑至情，俯循中道，式慰東朝之眷，是誠先帝之心。《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冬節慰皇帝表　一

養違親極，莫追五日之朝；候變天行，倏届一陽之復。眷流光之已駛，仰淵抱以奚堪。恭惟襲爵紹堯，奉親如舜。養志爲大，收帝王力行之功；承顔不違，盡曾閔難能之孝。謂萬年勤鳳闕之事，迺一旦抱龍胡之悲。邇遐無間，偕痛天傾；代謝不停，甫臨日至。想宸衷不已之慕，結親德罔極之思，共願仰慰母慈，俯矜民欲。任大守重，謀惟宗社之休；順變節哀，少寬霜露之感。《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冬節慰皇帝表　二

親闈不待，悼杞國之天傾；歲運已行，晝魯臺之日至。悲纏淵抱，痛極民區。恭惟如舜紹堯，傳心是道，窮今亘古，盡孝於家。方勤興慶之朝，遽紹鼎湖之祲。報德罔極，緬帝鄉白雲之遊；流光不居，甫陽氣黄宫之復。共願納近臣之寬譬，解慈極之悲摧，力務寧神，是爲順變。《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代趙提刑遺表

雨露疏恩，許還官政；陰陽爲寇，莫究天年。尚延屬纊之期，少布戀軒之悃。伏念臣受材么麽，逢世休明。策足仕塗，素佩教忠之訓；致身朝列，昔蒙越次之知。繼三把於州麾，仍屢持於使節。罷敗。氣衰得疚，福過挺災。思假息於清閑，用祈哀於駑自力，期上最於中天；試用罔功，偶逃刑於司洪造。俞音賜可，指里社以未前；大數有終，寧膏肓之容療。將殞生於泉夜，終結戀於聖時。忍一死於須臾，思片言之補報，仰祈聽察，俯鑑哀誠。伏願力行帝王，遴擇文武。集和戎之福，普暨華夷；收偃伯之功，用光今昔。大孝念無窮之計，慕親寬弗及之悲。綏御至和，演椿齡於西極；寅羞備奉，供綵戲於東朝。儻天地之恩猶或聽之，則螻蟻之願於斯畢矣。《江湖長翁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五七五一

陳　造　三

用才劄子　代人

臣聞爲治在得人，得人之術，致之不可不廣，而用之不可不精。國家取才，有任子，有進士，有雜流，凡所以羅絡招徠，無所不至，士之仕粗可以中其程度，莫不任使之，其致之不可謂不廣。內外之官，上自朝廷，下至一命之吏，凡其按制之權甚嚴，不可犯纖瑕微類，一掛法吏之口，則罷絀隨之，其用之不可謂不精。凡今日邊隅無警，盜竊不作，內外晏然，號爲粗治者，其本原在此，無復可議。然臣竊有私憂過計，于此試爲陛下言之。夫天下無常安之勢，聖世無可棄之人。方天下無事，士之粗守繩墨，無過可指，皆可以爲陛下之吏，以副所責任者。而搶攘倉卒意外之慮，聖人不能保其無有，當是時，非奇才異能不足以應之。聖人在上，惟能察其傑異之才，陰厚之而覆其短，儲而蓄之，以爲不測之備，故天下不至有搶攘意外之慮；就使或有焉，吾有以待之，不病也。夫論人之法，才與

行殊，士固有負傑異之才而行或不謹者，然其以行之小不謹，舉其才而掊棄之，則一旦有事，誰使任患？臣竊見今日士大夫初節蹉跌，嘗隸丹書，或法吏所擊之後，往往排斥不恕。世既共棄之，彼安得不跌碭自棄？夫此輩豈皆無可用之才，但法吏責之太嚴，置其才而求其行，則是捨所有而索所無，置其長而攻其短。聽其言誠若不可復恕，而不知容而收之，或可儲之以爲異日用也。臣非以法吏責人之嚴爲非也。夫以天下之大，士大夫之多，人人以傑異自命，而睢盱繩檢之外，則上之人可以爲治。故夫隱慝顯過，無或不聞，有聞焉無所不取，此固法吏之職，所以振朝綱而肅官聯，不可少弛者也。若夫陰察天下傑異之士，可以略其行而收其才，儲之以備緩急之用，則陛下與宰相事也。夫法吏之所不容，而陛下獨能容之，誠似私矣，然天下之理，爲一己而私其人固不可，苟其爲天下國家而私之，適所以爲至公。人之抱負所有，亦欲建功名，致富貴，以酬其素志。今也以不謹之故，不見容於法吏，而顧賴陛下識察抆拭用之，不爲廢人，則其德上之心，將銘肌刻骨，宜如何報國耶？善養生者，平居無恙，膏粱參术，足以充適氣體，然烏喙、天雄之屬，獨取之左右，豈不以外邪客氣，嘗關念慮，孰謂爲天下可以玩治安而不加之意乎？昔者李克薦吳起之善兵，必先言其貪而好色；魏無知之言陳平，亦不爲諱受金之鄙。蓋欲其君明知其所短，而收其所長故也。宋璟之爲相，以李邕、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長棄捐，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君相之用才，槩必如此。頃者湖南之盜雖曰瑣細，方其跳梁負阻，士大夫間所謂潔然無過可指者，或無用于此，而卒能辦此者，多向來嘗被譴而今日可指之人也。況事有大於是，則其雍容辦集，庸知非出於罪累之人，如陳

湯之誅單于，李靖之平江陵，裴豹之困欒氏類乎？故臣謂君相之用才，與法吏相違而實相濟。惟陛下恢兼容之量，謹求備之戒，時以度外待天下士，掩瑕使過，俾聖世無棄人，兼儲並收，有以爲未然之防。臣之狂言，使其終不驗也，則天下幸甚；萬有一焉，如臣所言，則國將何賴矣？《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廣言劄子　代人

臣觀自古帝王求盡天下之言，孜孜懇懇，若恐不我告者，世以爲聖德事，非也，蓋勢之不得不然。帝王之德不在是也。帝王能審天下之勢，以爲非盡天下之慮不足以爲天下，故常不自有其聖智，而使天下皆畢其見於我，合天下之慮以應天下之務，何向不濟？衢室之問，總章之訪，善旌謗木，傳言箴諫，天下休戚何所不聞，而下情寧復有壅蔽之患？天下安矣，人君乃可以優游無爲，與天下享其治，其勢不得不爾。後世自聖之心熾，惡聞其過，人不敢言，似若無所拂其意，而不知情有所不通，弊有所不聞，則迕意勞慮之事時乎不能免。此雖由不能恢廓兼容則然，然亦不審天下之勢甚矣。陛下即位以來，大度無我，容納直言，遠諛佞，樂忠諫，真得帝王用心。漢高祖、唐太宗有不足道，是宜天下情皆無所不達，利興害除，無不如意，而今日聞見猶間有未副者，無乃求言之誠尚有未盡，而能言之心尚有所鬱乎？陛下之公卿近臣，固天下之選，知無不言，言無不聽，頃又詔朝臣使言闕失，則

其在列之臣，咸得展盡，固無遺恨，然臣竊謂陛下宜推好言之誠，下及海内，使天下草茅之鄙人，一介之賤士，皆得以納忠九重，使其言達于天聽焉，知不有肉食所不及之慮乎〔一〕？陛下求言之意切矣，求之宰輔，求之臺諫侍從，求之百執至矣，特求之天下者似猶未至。曩者如星異，如旱饑，如疆事之興，皆求言於下之時，聖慮偶不及此。臣願陛下少留睿意，一下此詔，使天下若吏若民，舉得指陳闕失。陛下擇其忠鯁憂時的然可用者，旌賞三數人，不惟作天下怠惰之氣，抑使萬世之下，知陛下聖德之盛如此，猶復切切焉，求盡天下一得之見，實垂裕之道。且聖人所爲，豈直計一時，動爲後世子孫。以禹、湯、文、武之聖而佐之以伯益、伊尹、周、召之徒，豈不足以爲天下，而其心常不自足者，凡以爲後世計則然。盛德美政，聖人爲之，後世有不爲；聖人不爲，後世孰爲之？不特此也，近者士氣不振有萌矣，率以軟熟無忤爲賢，而指好言者爲生事，不靜不怒則笑之，此風寖長，非國家之福。明者見於未形，是豈可不有以振起之？臣非不知上一求言，下紛然而應，荒唐謬悠委巷之言，必且不少，然此於陛下聖德初無所損，適足以彰盛德恢洪無所不容爾。萬有一焉，其言關宗社國家之計，則陛下所得多矣。《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一〕不有：原作「有不」，據萬曆本乙。

正綱紀劄子　代人

昔孔子論爲君難，謂知此則一言興邦。《書》亦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以一人之微，立乎四海之上，情僞向背，千態萬狀，必欲使之帖然順治，亦甚難而可畏哉！古之帝王，審思，在上者正而下舉無搶攘之患者，曰紀綱是已。昔其至難，有道以處。此在我者約而彼自絶奸犯之，不視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紀綱者，人之脉之人善論紀綱者莫如韓愈，其言曰：「計天下者，人主以一身而臨天下，捨紀綱何以爲治？然紀綱之在也。脉不病，雖疾不害；脉病而肥，良醫憂之。天下，人君主之，宰相、侍從挈提之，執法之臣糾正之，中外百執拳拳焉共守之。譬如網之在綱，執能保其久而不壞？一繩之腐，一目之缺，隨即補之，則大綱固在；聽其腐缺，幾何不就盡耶？國之紀綱，亦惡能保其不隳？上自人主，下至中外百執，隨壞而補，則與日惟新，謂之未嘗壞可也。臣螻蟻之見，亦欲陛下君臣即綱紀之將腐缺者補之，請言其凡。夫京師以衆大爲言，萬乘在焉，列而爲千官百執，屯而爲千乘萬騎，利害差跌，動關宗社，所以置邏卒以防耳目之所不及固也，而近者邏卒所及，卑官小吏亦從而被罪，祖宗置邏卒之意，豈爲此等哉！郡縣所寄廣矣，難乎爲吏者每甚。今日財賦之間，左枝右柱，胥吏度日，而比者誣訴官吏，或出皂隸，臺部亦爲受理，委官追證，遠近紛紛，駭人觀聽。夫外而小官守倅制之、監司制之，內而達官長貳制之，微慝隱惡不得而聞者有之矣，至於

公議不容，衆口沸騰，孰能彊庇之？今也邏卒廉之，皂隸陳之，是達官、監司、守倅皆長物耶？此風一扇，壞紀綱之甚者。在國體，寧使司敗有失刑，諸吏有漏網，無寧使權落小人；寧使監司、郡守有失察之謬，無寧使上畏其下，下持其上。此非細故也。分爲諸邑而臨之以郡，列郡臨之以監司，小大相制，如裘之領。監司以察郡縣，而郡守倅又察其屬，有罪而取，固其職也。間有按之而非其罪，與其取輕而置重者，在監司、守倅固非善矣，然以此罪其按之者去之，則大不可。比者大吏爲郡，監司按之而俱罷者有之；按縣吏不當，臣寮以爲言而去者有之。夫此獨不可以他事罪之乎？即按吏爲罪而罷去，士夫懲之，有不按而已。此風未息，亦壞紀綱之尤者。近者監司、郡守頗以彌縫爲政。彌縫之術，於身無悔吝，於人無怨尤，然國家所以命官之意，臨政治民，亦取其爲上任怨爾。使皆巧於彌縫，國何賴耶？臣蓋嘗靜觀中外之事，彌縫之風不特在外則然。今之宰執猶不免彌縫言官，而言官又自爲彌縫。夫宰執，天子之心腹，當傾輸自信，展盡底蘊，與國同其休戚者也，今也深懲前日權臣之弊，退縮藏晦，不敢自信，視天子可否以爲予奪，聽臺諫風旨以爲是非。夫「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晏子而愚人也，則此言無用。臣非取宰執之不畏臺諫也，宰執之所畏者，非臺諫也，畏公議耳。臺諫者，公議之所自出，使宰執進退一人，罷行一事，於公議無慊耶，臺諫過以爲言，初不害其爲是，何憚而不爲！不然，臺諫雖不言，天下固交口謗之矣。今宰執不究是非，惟臺諫是畏，日事彌縫。宰執彌縫于上，侍從百執彌縫于下。至于臺諫有所取，亦視天子意向，待遇既衰，然後攻之不遺力。上下相師成風，自爲計信工矣，寔非國家之福也。宰執、臺

諫、近臣，紀綱所自振者，顧乃隳損紀綱如此而不自知，此其弊不見於顯顯之中，而伏于冥冥之際。夫彌縫之俗，起於士夫有苟免之心，士夫有苟免之心，何以責之立事？人之爲家，御一婢一僕，接鄰里鄉黨，一以彌縫爲之，未見其能有立，孰謂事君爲政而可以彌縫爲之乎？臣願陛下明諭宰執、臺諫、近侍之臣，知無不言，爲無不力，無所顧忌，以公家爲心，以清議爲畏，一掃彌縫之舊習。至如邏卒、察吏、皂隸訴事，有以禁絶之。振監司、郡守察舉之權，而正上下維制之體，無俾小大之官低回畏縮，防意外之患。自一繩之緝，一目之補，日求而罷行之，期使紀綱無至隳壞。上下之間以是存心，國欲不治，亦不可得矣。臣僭越言事，不知忌諱，陛下少寬其誅，臣不勝至願。《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荒政劄子　代人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户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爲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不肯輕去鄉土，亦有中路復還之人。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遏。近者閽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鋭，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飢民豈不失望？臣雖至

愚，亦豈嘗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留和糴米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飢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尚恐不能善後。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飢羸，乃慰悦君父之急者，若揣人君之心，惡聞飢荒之説，以歉爲豐，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應有米斛斟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有更生之幸。《江湖長翁集》卷二八。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一。

重獄官劄子 代人

臣仰惟陛下重人之命，欽恤庶獄，無所不用其至，是宜内而理官，外而州縣之獄無一枉濫，以副陛下仁厚惻怛之意。然得之聞見，猶復有孤聖慮。臣嘗深求其故，而得其説，是蓋獄官不重所致。夫諸州獄官，率用經任無舉主人充之。彼其不自植立，視監司、郡守顰笑以爲輕重，望其能争衡是非、收平反之效，豈不難哉！且一事繫獄，不論深淺小大，提刑守一見，郡守守一見，獄官亦有一見。監司、郡守出於遥度，獄官宜深得其情，然士夫效官，其能以名義學術執持有立，百不一二，其間承望上官風旨，以意爲獄，滔滔皆是。況以大吏臨小官，意之向背，動爲升沉。此獄官所以媕阿附會以取媚，而陛下赤子往往陷於非辜也。然天下士夫之多，豈無守名義、根學術、執持有立之士，亦豈無剛

鯁不偶俗、不得已而爲此官之人？即其能固執所見，不爲勢力所奪，平反冤濫，其事灼然可指者。臣願明詔中外，時令監司、郡守特以其名來上，陛下與宰相亦時召見一二人，審其無僞，稍加超擢，使天下出乎所料。如此，庶幾陛下獄官號人才者皆屑爲之，爲之必且振職，不輕人之死傷，有以副陛下欽恤之意。《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寬州縣劄子　代人

臣謂今之郡守，古之諸侯，諸縣猶古之子男。王室之尊安，繫侯伯子男是賴，事體所繫，不可不察。京師仰諸郡，郡各仰諸縣，勢蓋如此。向來士夫固以作縣爲難，無它，蓋以財賦取辦於此，既不容闕供，而又不可擾吾民也。然財不闕供，民必受弊，事之必然。數年之前，郡有貧富，故爲郡者有苦樂，諸縣之不齊亦然。今也郡縣之可爲者絶無僅有，臣嘗深求其弊，皆出於士大夫不究國體。某郡匱乏，某郡有餘，爲監司必誅求有餘者；某縣偶可措手，監司、郡守則又專求于此，必使例不可爲而後已。郡縣迫蹙無聊，陛下赤子被害，有不可言者矣。國體所繫，蓋不難見。士大夫苟知體耶，固將使不可爲者可爲。今也皆有可爲者，不至於不可爲不已也。駸駸不已，臣恐一二十年之後，郡縣無復可爲，陛下赤子嗒嗒不聊生，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明戒大吏，務全州郡事體，無令逼迫不自聊賴；監司、郡守究察諸縣，其所以不可爲者，其咎安在。保全調

護，有可以蠲除省減紓目前之急者，決意爲之。此非爲州縣計，實爲國計；非爲郡縣者計，實爲陛下赤子計。且郡縣窮迫無聊之甚，守令豈能傾囷廩以了公家事？不取之民，復取之誰也？陛下寬臣之罪，使得從容盡言。臣無任。《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薦舉劄子 代人

臣聞人才布在天下，人君收而用之，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徧知，故以薦舉之柄，委之監司郡守；監司、郡守薦舉之當否，人才之得失，國家之盛衰繫焉。臣竊見近日所舉之人，往往不由己見，非出於達官要人之親戚，則其故舊，否則奔競營致，持書以劫制者。寒畯靜厚之士，絶望陞進，或者慕其所爲，變其所守；至於端方獨立不苟隨俗者，天下有幾？如此，則薦舉失其本意，不惟不得才實，而又壞天下之風俗。或者猥曰：「吾聽其舉爾，他日有罪，坐其所舉，則何患？」臣以爲不然。彼有挾而進其身，亦必有挾而庇其身，牽制營護，有罪而不露，罪暴著不按，而脱去者多矣。而纖悉不掩，寒素則然，此又情之難究者。臣願陛下置其流，清其源，日諭宰執、臺諫、侍從上體國政。前日委親舊於所薦，不可不一革其習。或降睿旨，丁寧戒諭，而又罰其不虔；亦於監司、郡守臨遣日，諭之以薦舉重事，惟才是取，毋憚大吏。此風既革，人才有不得，公道有未行，士所養有不歸厚，萬無此理。臣狂妄語事，願寬其誅。《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常平劄子　代人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産，向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拯。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固圉謀敵之本，奈何置不爲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歉減價而糶，農末兼利，官無所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元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糶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行，民得所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西漢斂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是實惠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人鄒如閔者頗富，前此捐金貯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糶，止收元價。鄰里鄉黨賴以贍給，所居崗門一二千家嬉嬉如平時，獨無貴糴飢窘之憂，人深德之，而如閔初無所費。一士人爾，尚可以此術惠利一方，部使者行之，其勢必甚便易，其利必且無窮，而國家實無所

損。臣以此推之，灼知此法可行而無弊。外此，無復良圖。仰冀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江湖長翁集》卷二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七，《南宋文範》卷二一。

上丞相劄子　代人

某以疏繆之資，荷一路常平之寄。今歲之旱，無大雨者且三月餘，如秀州，雨不濕塊者數十日。吾君吾相憂勞之心焦焦然朝夕不忘。某之不肖，顧所職云何，其於早計預圖，可不加勉？凡其蠲不可復拘之賦，乞截留不可津致之米，似亦急務，而鬻爵度僧，又皆昔年救荒故事。凡有所請，朝奏暮報。仰惟聖主憂民之心，天地同量，瞽瞽之民，識上心所在，小致安妥，猶復纍纍涉江而北。而好異之人，見謂計荒政太早，舉行太鋭，蠲減太多。此言一出，郡縣間至解體，吏民亦復惶惑，蓋不知事體者事君之計，惟欲悦可其意，揆度君相，必不樂聞凶荒。以歉爲熟，以苦爲樂，自古不無此人。今日聖君在上，猶狃此態，可鄙可笑。彼謂民以安居，乃某張皇其事，不知自四月至七月末，二三州有未嘗識雨去處；杭、秀之河，八月以前猶復枯涸；常州而西，今猶膠舟。此亦爲張皇耶？言此誰欺？某雖至愚，豈嘗然略不體國，以干譽於民者？前此旱歲，有請之臣動以百萬爲數，某亦竊笑之，豈有工於笑人而遽貽笑於人者？凡某之所蠲所請，可復也。方民困極憂旱之時，略無生意，其間無賴惡少志在乘勢作過，而縣寮無識者揣其蠲減有期，督迫甚急。所督未必可得，或者徒驅之爲盜爾。人無遠

慮，且果於違異見。目今流亡粗少，便謂無復飢民，殊不知今秋晴霽又沾，賑糶微潤，粗可苟活，冬春之間，某之愚慮，深恐不能善後。又田里之僻，與城市大異，瞀瞀之民，不接於肉食之目，何緣遍知？某忝爲部使者，而不知之不智，知之矣恬不爲慮不仁，不智不仁之名，某寧罪去可已，不忍身犯此也。聖主愛養元元之意如此，下至窮山僻野，無不洞知。中外小大之臣，可無布宣惠意，恢大德量，拯垂死之民，措之衽席，挽回和氣，以植皇家億年之基，顧欲以庸庸者之事君，取悦一時耶？某孤立無助，視去如鴻毛，一身不足道，獨惜君相之意如此，而臣下不知之。茲者仰冀鈞慈，酌某衷蘊，本不爲進取計，流言可畏，曲賜保全調護，使得少效駑力，仰副九重托付之意，實某至願至望。

《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寄政府劄子　一

中年讀書，得爲宰相一術，已不及用，久思效之人，未敢輕出，恐聞者以爲迂僻而怪。某官行有端揆之拜，而於鄙言每不甚棄絶，試爲言之。是説也，不出于六經史傳，故不特難言，而亦難聽。非度外之人必不能聽度外之言，此某之所以欲默而不已也。古有嫁女者，未始一語慧之，女登車，顧曰：「大人終無以誨之與？」曰：「切無爲善。」「然則爲惡乎？」父曰：「善不可爲，況爲惡。」是兩語，竊以爲古今宰天下至術也。宰天下非一官一職比，未可數數然也。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

徒，是爲惡者也，置不道；反此者，屑屑焉有心於善而爲之，將以利天下，秖以弊天下。蓋無心者易功，有心者每窮。惠以政者利，惠以惠者厲。古今宰相以惠惠人，反以賊人，不知其幾，而王介甫其尤也。近世亦多弊于惠，然其弊立見，故弊淺而易拯，未若王之弊，弊于既久，久且深，難救者也。孟子稱子産惠而不知爲政。政立矣，何惠之不被？詳於惠而略於政，惠而窮，人必病。子産之惠，不特徒杠輿梁之可議，如《左氏》載毁廟之類。有心於惠，固爲人所測耶？鄭，小國也，子産政不浮于惠，未甚害也，特不可槩以君子爲國之道爾。使子産爲齊、晉、秦、楚，猶不改故智，幾何其不敗？某所見一郡一邑凡切切于小惠者，未有無弊者，況宰天下而可後政而專惠云者乎！子産治小國而不甚弊，亦盛德臨之爾，他人而用其術，且弊而敗矣。他人之德，未敢望子産也。伏願某官贊其化於無心，庶幾弊不形，而天下陰被其賜。某官之指名之中，藏其用於無所歸德之地，使百官庶民相忘於無心，庶幾弊不形，而天下陰被其賜。某官之勳業，使人無得而知，人不之知，天與吾君不容不知，識治之君子亦必知之。「善戰者無智名勇功」，將云爾，況宰相乎，而必欲功名云耶？所見如此，若使一一引近事爲證，則能之而不敢者也。復有一事，三年省試，如漢、淮之遠，別號取人，似切而可行。中間高郵守上殿，嘗勸以建白，委以具草，今見在，謹録呈。草後，去年補試，果亦行此。推之省試，又何不可？甚可以收遠人之心而攬其豪英，持之久，所補將不細。且此不容攘善。陳子與監丞向嘗云輪對則乞，比寂無聞，豈子與竟未對耶？豈言他事置此耶？嘗言之矣，豈以其不可行故止耶？以某度之，豈補試行之不弊，省試則殊絶乎？相公不言之爾，及此時言之，收漢、淮遠人之心，搴博碩純樸之士，以致用人之利。某官改省試

於二月，天下卒不可易，被其利者不容筆舌。既明以見教，豈勝幸甚！《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寄政府劄子　二

某苟禄窮山，行書考矣，自知甚審。井水不應決然於彼，而次且於此也。儻果有不可用之説，出鈎播。歲復科舉矣，輒有管見，欲陳于下執事。井水不知所措。有曾讀《國語》者，亦不能詳記且辨示人，用是又復强聒。歲丙辰，春闈題目出，舉相公向來見示云：「有所見，具來。」且許以秘不析也。數千人鬨然不著席，然後簾中疏出纖悉，乃僅有落筆成文者。竊謂用國者貴有體，且不當自揭其短。國家南渡以來，以寬厚待士，春闈廣場所命之題，若易而難，難題時出之矣。若上庠公私試，若郡多士者之解試，則不難無以折之。至羣天下之士而試于春官，四方人才之不齊，裹糧趼足而來，較此三日，冀遂進身，而進退之數則有定制，奚必難其題目以强其所甚短？南方之學短於記問，與北學大不相侔，從古則然。每見北士解注與書並能上口，如《爾雅》之聱牙，正文、傳注誦如流水，比比也；而南士摘繪或工，於廣記不忘，萬無一二焉能之。强之以其所短，彼有狼狽蒼黄，應課塞白，悲歎不得效所長而去爾。彼其去，固不害吾所取，然其所去取者，不免付之幸不幸而已，於人才未必有得也。豈寧惟是，吾南士之所短，吾所當自掩覆者，一旦表而出之，此豈可令北客傳之敵國聞之

耶？丙辰之舉可見矣。二三千輩無一人落筆，簾内瑣細疏出，喧囂乃定，舉事如此，國體謂何？丙辰而來，士戒此，頗留心記問，然記其一二，遺其十百千萬。脱或題目又不易，則一二偶及者幸矣，其不能遍記及此者乃大不幸。三歲取士，此豈小事，而付之幸不幸之間乎？某自幼頗能記問，年未四十，日誦四五千字；四十之後，日日以退。而凡持身涉世，日日自覺，老成篤厚，無少年氣習。今老且衰，絶不能記矣，與吾南士言及文字，尚頗以能記見推，則南學之於記問，不容强勉。或者見一二人之能記，舉多士而强之以此，彼有老死布衣藜藿而已耳。而某之壯與老，記問之進退遼絶也，而其涵養器識，厚薄亦以不同。自上之取士者言之，其壯與老强矯厚重，其孰爲可用乎？古之君子，己有所甚長，平日於人不肯以是律之。況三歲一取士，而或者謂吾能廣記備言，無所不該，彼必如此而後取。責馬以驥，天下無良馬矣。天下可以大用，而用才責功皆當以中制。服皮袴，百畝自課，婁師德爲屯田，不患不最。師德之後爲屯田者，不必衣皮自課，其職亦舉。上之人必曰「汝必師德若也」，則不恕，且害事矣。爲劇郡者問牛及馬，鈎情不遺，趙廣漢優之。攘牛不還，涕泣不去，人服其罪，魯恭感人者如此。而今之能撫字，能綏輯，民無怨咨者皆可以爲吏，上之人亦難乎必以廣漢、魯恭責之也。記亡書三篋，抄《五行志》不誤，世不無此人，不能使人皆爾也。就使能是，未必可任以政，其不逮者未必皆棄才。況科舉之設，姑以是進之云爾，其臨政，其事君治民，則俟之以繼此之後。檢之以官箴，而懲勸之以舉察。一占吏籍，回視場屋之文，芻狗土苴，欲以一日短長工拙定其賢否耶？歲己丑、乙未，某皆試于春官，士人互傳兩宫有旨，寒天短晷，毋以難題困吾士子，不知天語真有是

否也？而傳者鼓舞，交誦誓言；既仕，自重自厲，以報君恩。即是論之，困之以難題，無損益於得失之數，徒使老成不逮者多屈，幸不幸付之一擲，孰若有以感其心，而進退以其工拙之真者也？士之就試，才彦眩于外，得失戰于内，能不失其常度者幾何人？某嘗兩爲考官，所閲試卷，超拔可取者無幾，而合格之文多不充所取之數，則亦匿瑕恕取之爾。聞之諸公，雖廣場閲士亦艱於文字，姑充員者每每不少。平日如此，況窘之以難題，則文之可取者愈見其不能充數矣。或者見敵人取士不著題之所出，隨舉換經，色色務爲艱難，人猶有應者，意曰彼能是，我何爲不可行？此又非也。中原之地，本非金有也，故色色以無道行之。若士若民，亦飲氣委順，以任天運爾，吾而爲之，敗矣。況「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叔向固有是言，可法也。吾宋之所以得天人之助而享國無窮者，政出於優裕中和，而綿密委曲之，使不至壞亂而已，不恤之政，一無有也。故以勢論之，似乎不振而快意者少，而天下利賴，廟社妥安，皆本于此。凡百皆如是，獨於士子待之以不恤，於理實有所未安也。今日參政公相天下之孟、荀、韓、歐，似不當爲士子地。某僭瀆甚，欲望鈞慈軫介，奏之聖上，諭之公卿寮采，確守高宗、孝宗規模，將來春闈所出題目，參比紹興以來難易，以幸士子而收能文之士，無使偶能記憶者取之，利害明甚。若秋試，若廣場，如國學公私試，自不妨時出難題以盡該博之彦，庶此學不至全廢。此非特某所望者，第某已脱科舉，言之無嫌，且實愍退敗之英，多不得展罄所長而去，故喋喋如此。某亦愚甚矣，舉所不當與之事以言于鉅儒大臣，然鉅儒大臣以天下事君者也，芻蕘瞽矇，皆所不廢。某所見或者未下此輩，似亦未可全忽。《江湖長翁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五七五二

陳　造　四

房陵勸農文

誘而諭之曰勸。國家寶農，歲勸以仲春，俾守令奉而行之，盛德意也。爾房民有待於勸者，吾不可不告。房之水地，山泉灌注，號爲良田。而車建之器，略不知具。今若壅者壅之，不可壅，車建而溉，不惟凶荒當減十五，而平原陸地，皆可爲秔秫之區。房之原陸彌亘數百里，而桑柘絶少，蠶事滅裂，飼守繰織，皆未得法。端疋狹燥，絲綿席暗，無可取貴。與其植他木，不若多植桑柘。每歲春辦，爲四十日夙夜之勤，繰織飼守，求盡其技、精其事，將不止温煖取給，亦可貨以自贍。二者汝房民之急務，宜取法江浙之人。夫淮漢之俗，大抵略同。權守，淮人也，亦以農起家，每不自以淮俗爲是，而農器之製，必訪諸浙，耕者蠶者亦取法於浙，故農功日劭，親舊之見從者日以給足。吾今樂以身所履者語汝，而以待親舊之心望汝，汝其聽之。外此則賦税必務早輸，輸後期，一或追逮，費將十

倍，受笞于官，何益？毋耽道釋，毋徇巫鬼。凡吾所見，耽道釋必貧，徇巫鬼必貧，或誤其命。非吉凶不得已，毋非時聚飲，非農隙毋遨嬉。聚飲多費，遨嬉則子弟浮惰。房民未免此，吾又舉以爲勸，汝其聽之。歸與婦子兄弟、鄰里鄉黨，即吾言思之，或相率從之，當漸享安富之利，而權守布宣勸課之責，不愧于心。吾與汝交有益，豈不佳哉！汝其聽之，毋忽。《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定海勸農文 一

國家務農重穀，凡張官涖政，無非勸課之意。又命守令率歲二月出郊，延父老諭以此意，其望於爾甚切。爾居海瀕，服勞力田，頻享富歲之樂，今猶以勤農爲爾勸，不幾贅矣，抑勤之外，猶有可進者，茲不容默。夫常賦不可闕，爾寧有不知而率憚於輸送，致煩追逮，或鞭扑加焉。田業己所有而假它人，户籍出没遮覆，僥覬不敗露，而卒不可掩。毆詈鬬訟，以爭毫末。墮棄耕耨，縻耗裹囊。是皆積習已久，迷未反者，不可不痛自悛改。夫官租未輸，官吏勞擾于上，而里正長旁午于門，酒食酬謝，夫豈能免？或受杖而去，不免於輸，所損如何？託名寄産，已負刑憲，歲或出穀，而人各有心，終未必可保。不忍小忿，求伸其氣，而不免俛首下顏胥吏之前，捐金求售，恐其却之，所得幾何，所喪多矣。三者未去，雖勤於農，恐未能全享勤農之利也。爾今幸者以吾爲非欺，盡更舊習，無撓官法，心閑無事，畢力於農。晏受豐登安富之樂，而令亦得少休憂勞，不兩利而俱優歟？爾父老訓誨子

弟，告諭鄉里，無忽吾言。《江湖長翁集》卷三〇。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七，光緒《鎮海縣志》卷三。

定海勸農文 二

言當由中，政貴不倦。人無貴賤，官無高卑，率不外此。令臨是邑，已再見春，蓋嘗遵用令典，奉天子之意，躬行阡陌，酌酒治具，以農事爲汝勸。其所以爲農之利，與夫習俗已久、自貽其害者，諄複言之，未應遽忘。今嗣豐之後，復得延見父老，皆非姑應故事而已也。凡吾起于田間，身所更而見之審者，悉以告汝，蓋欲其違害而就利，由中之言，冀汝聽從。指日以須，跂足而望者，皆未甚副吾意。誨爾以常賦不可違，而不盡輸以煩追逮者自若也。誨爾以隱寄不可爲，而立僞户以興訟訴者猶昔也。以至訟鬬好勝，費財妨時，招敵而結怨，最不可不忍，尤切切爲汝誨，而亦漠然如不聞也。豈令德薄而政謬，不足以服人而使之從，或者所言不切時而不足聽歟？政與德，令當反求，謂言之不切，果非也。汝雖未盡從令，敢有倦于此？用是申告汝父老，蓋理約則易遵，意支則難從。令不欲多其説以滋汝惑，其歸率子弟鄉閭，思吾言，副吾意，將見化成于下，官不勞于上。他日言民淳而易治者，首舉是邑，而推原其自，亦知令嘗有以教之而然。此所甚望也，汝當明吾心。《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定海勸農文　三

令到此，三勞農矣，丁寧苦口，亦既一再。非鬲上語，汝輩孚信邈視，所未敢必，而今者比之初來，比屋之間，農業漸成，訟牒稍稀，誕謾粗減，輸送頗應期約，則是老令之言，爾輩蓋亦樂從矣。用申言其勤切之意。去歲不雨數旬，於理宜旱，清泉無水利，始憂其必且流離飢凍，而穡事如願，民在樂土。清泉之民，亦粗充腹，初無流殍。天於汝甚厚，令亦竊其餘祐，盍思所以答報天施？答報之實，宜益勤于農，儉于家，敬養父兄，輯睦鄉里。訟牒誕謾，益悔其舊習；輸送奉公，益知謹畏。羞爲頑獷之俗，同趣仁壽之域。使凡觀風于上、繼政于後者，知老令訓曉而然，爾父老惠我不既厚矣哉！毋忽。《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平江府勸農文〔一〕

代平江守王仲衡尚書

皇家分任守宰，專意勸課，歲二月俾之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農意，守也敢不祗率。汝父老前，明聽守言。吳門之地最爲膏腴，穀粟之出，全浙所賴。去年之旱，浙民苦之，而郡境獨豐。鄰壤瞀瞀，汝民嬉嬉，雖曰雨澤不愆之故，其亦汝民勤農所致，非歟？勤農之利既已享于昔，可不勉于今。

其歸率汝鄰里，勉汝子弟，深其耕，精其耘，重其收。昔歲之澇可戒也，不可不培乃隄防。去夏之旱可戒也，不可不浚乃渠陂，利乃灌具。知勤于農而是之，不務則害。其所以爲勤，毋飲博、毋侈靡，毋鬬訟，輸官欲先，毋以身試官府；貸貧欲信，毋以詐累鄉評。苟反是，雖勤無益也。守到任以來，凡臨汝以鎮靜，撫汝以寬慈，不敢略有苛擾，則以身勸汝久矣。今復勸之以言，是皆聖天子愛汝之意，守不敢不遵奉者。果如吾言，汝等享温飽安佚之利，守亦得以免曠瘝之譴，以仰副九重之懇惻，顧不懿哉！汝父老毋忘守言。《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原題作「又」，似仍爲《定海勸農文》，然據題下原注，此乃代平江守作，則當是平江府勸農文，今改。

與諸司乞減清泉兩鄉苗稅書

某聞之：天下有難信之事，故有難聽之言。舉其不易信之事而輒以號於人，則宜乎其不我信；及其利害是否之既驗如白黑，如莛楹，從而爲言，則聽者不疑決矣。今某僻邑小吏，當國計不甚豐裕，郡計蹙迫局窘之時，輒以輕民賦爲言，是最難信而聽之者。然某非率然而言之也，亦言之於可信之後也。定海爲邑，前枕重江，左背皆海，鹹水環之。邑爲鄉七，而清泉之鄉居二，正江海之間。是兩鄉東西六十里，南北約三十里，地平無水，故無泉源之潤。鹹潮之所沾浸，故斥鹵瘠埴。勢中高四下，

故水泄不蓄，水利無策可講，故十日不雨則蹙頞相弔，兩旬不雨則秋收絶望。其民坐是甚貧而頑，歲以不輸官賦爲常，鞭扑不恥，不可教語，而縣賦不能取辦，在諸邑最號難治。爲宰者往往不滿其任，朝士亦知其然，舉以戒授闕者：「是皆兩鄉所致。」某嘗爲此來，幸而當二年多雨，故有秋者再，誠若可喜。然其民之不樂輸賦，與巧爲隙穴，果爲抵拒，以蘄漏網者，猶不少殺。因按行其所，種殖地利，比餘鄉肥瘠厚薄二不當一，就使善者亦三不當二。及稽其所課之賦，則四受餘鄉之五，或又不止此也。詢其始末，蓋紹興經界之初，舊賦之籍具存，而其地之江頹海齧者十去一二，以後來不足之地而敷平日成數之賦，故如是之重。目今五鄉之田賣買之價，畝不下二十千或三十千，而清泉之地佳者兩千，次一千，又其次舉以予人，唾去不受也。昔人爲政，欲使金土同價，而貴貨易土，魏絳以是圖狄，以闢晉境。今舉東西六十里之地使民不保重愛惜，何哉？此則嘗官而居者乃克知之信之，未易遽以語人。舉今歲言之，舉以語人，則易信不疑。舉以告其上之人，真其時哉！自六月不雨，旱勢甚矣，而五鄉山泉陂湖灌溉不輟，其收比舊歲爲羨，而清泉之民束手以待，無所用力。秋苗之減十之三，而餘五鄉無一人愁嘆者。夫相與隔一江，同此邑，同此不雨，而休戚苦樂如此，所謂利害是邑既驗不疑，可舉以告上時也。其田之不利，其民之甚瘁固也。然其賦之輸則四或受其五，是猶置而不言，言之矣置而不問，於心安乎？且此田其瘠埆，其無水利，其利害視餘鄉大不同，賦與之等，勢已不易供，況又重之乎？夫人氣宇充實，軀幹碩大，使之荷百斤可也。有人焉，纍纍而癯，厭厭而疾，亦使之荷壯者之物，是可乎哉？況又所荷有重於壯者，置不問，忍人也。前年其民有詞，蓋嘗乞減賦

矣，當路非不憐之，事雖施行，所損未幾，蓋以胥吏需索不厭，遽至中格。然民之受上賜亦自不貲。幸今當路皆吏師，皆鉅公名輩，以利人濟物爲務，志遠大而不計目前，故竊以爲惟今日可以言之而必聽；而又利害是否，即今歲之旱而益表表甚白，可以聽之而必信。一引手之間，使此兩鄉數千户者偕七鄉有生氣無愁瘁，而其地漸重不輕，民不易視之，有眷戀鄉土之意，其休戚苦樂萬萬不侔。究其源，其誰致是耶？或曰：「郡計如是之乏，顧欲減賦，可乎？」曰：不然。今之增減不甚繫郡計也。向也賦如是之厚，而欠負者十常二三，欠籍有數，而此賦必不可得。在邑有追逮弛慢之憂，在民有拘監笞箠之苦，州府不得已而蠲除，無歲無之。前此侍郎林公蠲者萬緡，郎中林公蠲者二千緡，近高公亦蠲萬緡，皆以賦重而輸之難故也。使其與餘鄉齒，必且不然。今小有所蠲，但蠲其不輸者爾，於郡計何損也？就使小有所損，節省於上而能使此數千家均其陰賜，大君子之學以愛人濟物爲心，必樂爲之，況不至是耶？且使此邑本不有此二鄉，將廢不爲郡乎？向來諸郡以上供窘闕，甚嗷嗷也，繼各有蠲除矣。今爲國自若，祇見郡國稍寬裕，少寘急迫一切之政，民亦密受朝廷賜未艾也。兩鄉之賦不敢望輕於餘鄉，且乞與之同其數。不惟民得温飽，免笞箠追繫之苦，而爲邑者心不怵迫惶遽，得施其惠利撫摩之術，則田里被澤，豈有既乎！《書》曰：「無忿疾于頑。」清泉之民，其頑獷不率，前後政疾視一律也。某書生，又淮人，落北風俗頗淳慤，其初來亦復厭此民之難化。今年之旱，親歷田畝，斟量災傷，放除其米至二千餘斛，民以適其所望；又郡政簡徑不擾，與曩者大異，無不相慰相賀，聳踴怡悦。問其賑濟賑糶之政，則曰：「州縣既體我心，已無死徙憂，不願更煩官司賑給。」如是者十

七八，然後知孟子所謂人性本善，富歲多賴，是官驅之然，非其罪審矣。且今習熟見聞，士夫之論一則財賦，二則富足。一聞節省之説，則以爲老民愈困而無憩，上之百用按不以爲過，而日以不足。不生常談；一聽減賦之言，則以爲迂闊害事。故有度外之士，孰能起天下之病而少息勞疲者之古人，而不當論之於他日拘攣之徒。而又當清明之時，居得言之地，天下利害何所不當與？故敢冒犯陳此。雖然，賦之減，民利矣，而邑亦與焉。某明年七月初官滿去矣，輕賦之便，實無所賴，故言之不自嫌，而要譽於天南海北之人，則亦何爲？但職在宰字，不得坐視民之受苦者。噫！天下利害皆學古者事，然知者能言之，有位者能行之，可言而不言則違於心，得行而不行則孤所學。不言之責，某既謝此矣；行之之責，則必有任是者，某實得以辭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四。

與許運使論荒政書

某丞郡房陵，房之爲州，山險墝埆之地，其俗惰窳，由來尚矣。平時上熟粟粒不餘。去歲夏旱秋澇，方未穡也，穀粟卧野，不實之疹，公私未悟。及冬則病，春則大病，今束手待盡者十二三，而羸困相望也。某被使臺命，歷訪之雖未遍，已深得其情。前此猶食草根木皮，近多炊煙不起。問之，則凡鉏鎌畚钁之屬鬻以救死矣。卑官淚隨心腐，無以爲策，但仰屋於邑，思所以爲拯民計，輒有迫切之

懇，敢僭布於下執事。房非出粟所，故儲蓄于官者不多。今凶歲之民，望之官者不少，非規規自守，苟逃譴訶之時。惟度外之人可與聽度外之言，以濟非常意外之事。而爲德者有其柄，天以是授之人而且辭焉，則爲失幾。然而爲度外之言，蘄有所濟，非大不得已，士之粗有識者則未易敢及此也。敢及此而其人或斷斷譸譸，度其必不吾從，而吾猶將言之，而貽笑取怒，有不暇恤，何也？勢之急不容已也。若乃謀是事爲是言，適與度外之人會，而且有懷不以告，不仁。彼可以濟其事，而顧以斷斷譸譸者待之，若貽笑取怒之虞，默不出口，不智。理灼然而畏縮不勇，下不以言，上不之聞，則凡懋于德而是柄之所屬者，無乃孤天之予人之意耶？竊見本州有常平錢幾二萬緡，廩積已二十年，鐵錮非可貯之物，繡蠹脆壞，日有破碎，久不已，祇爲房州累，今未見也。某之妄意，欲丐台慈舉此錢撥付本州，令災傷稅户結甲量户數多寡，併錢偕粟借與之，限以三年責其償。目今郡民不惟無食，而農器種糧率多不存。民今得錢，雖云不多，然可粗辦春計。責之以三二年之久，償之亦不甚難。此實目前饑民之大利。然此錢籍在朝廷，候奏報乃行。房去行在五千里，往返數月，則索民溝壑矣。亦望台慈火急行下施行，一面申奏。昔人矯制發粟，正以其急且病，不容姑徐，捐身爲民也。歷考方策，雖暴忍之君未嘗罪一人者。衙命行火，汲黯使事有旨，乃擅爲發粟之舉，武帝不問也。武非重誅謫者，顧乃爾，況吾君之聰睿博愛，吾相之憂先天下，而執事深結君相之知，必亮其心。不然，某則建言，請以我説，不敢辭也。亦熟思之矣。設被譴，聖明之朝決不至重報，其與斯民枵腹待死無復生意，孰爲輕重緩急？故決意言之。民病且死矣，臨于上者當如救焚，如捕

亡，如復父母之仇，不顧計焉，庶有益於肉骨起仆在此舉。所可慮者，獨將來萬一薄收，恐民貧不償，因以爲累。某謂民吾赤子，財自民出，當窮急時舉以予之，有以惠利垂死之人，饑而飽，斃而生，逋亡而安居，民之利，國之利也，二萬緡顧何足惜？況遲之久，決不至盡陷失也。若曰「常平有粟，外此勿議」，則兩邑之民決非數千之粟所能濡沫，有惠之之名矣，未既其實也。嘗即民而窺諸天，是雖蚩蚩者，天所甚愛也。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而賢者不容不愛。聖人君子天其心故民其心，民其心故凡可以及乎民而不負乎天者，汲汲焉惟恐不及，卒之受天之祐，揚名錫羨，其報如響。故某嘗謂凶歲之艱，正國家所以衍億年慶基者在是，君子無愧所學而詒燕雲來者在是。天以爲德之柄授我，取而爲之，如將失之可也；漫爲之，拂天矣；置不省，逆天矣。不拂不逆，而吾不於度外之士望之，而嘗焉爲是若難之請，是又不量彼己者也。恭惟某官一代鉅儒，英聲隆望，師表天下。小試青陽，則活人之政載在公論；今者仗節京西，適此大侵，其於損所有以拯其死者，有不行行之，將優爲而莫禦，前所謂濟非常意外之事必也。望之度外之人，捨執事何之？伏惟動心於倒垂之民，一聽狂瞽之説，或在可取之數，仰乞即賜行下，少緩之無益矣。某以婦氏風緩垂死，蒼黄隕濩，急筆具不腆之辭，仰扣威尊，瑣細未盡之情，亦仗廣文梁君面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四。

與奉使袁大著論救荒書

某淮人也，淮鄉之民情利害知之甚熟。十餘年來，若水若旱，若鼠與蟹之爲災，率無豐歲，間亦小熟矣，然收不飽饑。重以今歲之旱，赤地千里，聞之故老，六七十年無此惡歲。淮鄉土曠人稀，雖荒歲窮窘，其民食草根木皮猶無餓死者。今草根木皮亦復無餘，去麥尚半年，而麥之熟否特未可知，民之僵仆可立而待，而監司郡守錢粒不餘，長號大嗌，束手無措。目今所謂賑濟不及千百之一，民情咯咯，如魚遊鬵釜之中，望執爨者之撤其薪而濟以杯勺之水，可謂迫矣。某竊謂天下之勢，一家比也，平居無事，其父頤指于上，其子弟奔馳營幹于下，生生計度量入爲費，各有常規。一旦子弟大患難，瀕於死亡，則父之慈者必極力拯救，不敢以常規爲拘。何也？其勢急也。今旱而饑，饑而垂死矣，吾聖天子憂民之心有逾父母，則凡可以濟斯民之死者當無不爲，平時之法制有未暇議也。今日之勢，下之陳請如訴冤，如復讎，上之報行如援稚孺之陷，如解同室之鬬，庶可以追民之死。某之愚，管見二事，可以救倒垂之急，請爲執事言之。其一曰：積滯之鹽，舉以借沿流諸縣之民；其二曰：募饑民以濬鹽運二河。今泰州之海安、西溪，楚州鹽城，瀕海陳鹽山積，彼隨煮隨運者運且不洎，則所積之鹽幾長物矣。舉鹽城與高郵、興化，舉通州、西溪與江都、泰興，舉海安、通州與海陵、如皐。不以上下户，據所訴所放災傷分數，五家結甲借與之，俟秋熟拘之。三州得此，其民少紓矣，則以其合賑三州之米併及餘州，其民亦少紓。所給之鹽運以小舟，則無患乎不達，而綱運阻滯，鹽價踴貴之

際，則無患乎不售。若曰虧損官課，則聖主以饑民故旰食久矣，傾倉廩以拯其死計亦不吝，況舉未用陳積之物可以肉骨起死，想惟慈愛之仁，必且欣然從之，患不聞爾。鹽在民，籍在官，幸而歲稔，取此券折之可也，則亦不取徒予之也。計鹽之價，據時米價石增三百，若五百以取之，異膚以貯之，主之以官，陳新易置，專以爲凶年賑貸之備，此則荒政大計也。且此惟沿流可行，謂鹽之運、米之輸，非高阜斬絶處所便也。若夫自江而淮爲南北之運河，自高郵而鹽城爲東西之鹽河，兩河湮廢不修，而聽其自爾者六七十年矣。此不惟使客之往來、米鹽漕運之所資，而一路征商利源之要，實藉此也。資此以溉灌者，率膏腴之田，平日規模不復見矣。雖近者稍置斗門、石礲、函管等，民微得其利，然始興倉卒，未究其極。兩河兵革之前，其隄固、其流深者，月有培，歲有浚，而時開闔其泄水處；兵革而來，河之泥淤積已數尺，隄淪于河而日薄。河不濬則隄不固，不濬不固則斗門、石礲等庸足恃乎？然窮盡其利而可爲不朽計，非偶大旱則未得措手。大旱之際則河可濬，取其淤而培之，則隄可固。今茲之旱，民不幸矣，而隄與河之利則幸可議。濬河取土以培其堤，而平時規模可以漸復。今民之携負老幼、奔騖無歸者不知其幾，優募此輩，使從是役，此趙清獻、范文正公遺策也。不惟河浚隄固，農田可溉，而賑濟之利實與俱舉。一夫日與米五升，錢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錢五十，其餘劣可飽二三口，彼何患不樂從？一家二人從役，則六七口免塗殍矣。某親見熟鄉之募人埠田，食之而日與百錢，民奔趨之，則百五十錢、五升之米，足以來之，而足以利之可以知矣。及今諸縣辦畚臿釜薪之類，春而興工，二三月而畢，畢而不妨農，麥亦指日冀，民雖枵腹而俟，不憚也。異時以河淤隄薄之故，州

縣修塞無虛歲，所費不貲。近歲旱，不見此爾。又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閘壩流，無所不至，興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阻滯。茲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澀。今舟斷不通，承鹽之虧其課，以袋計之，蓋四萬八千。向使已浚而通小舟，亦可趁其半，計其半二萬四千之鹽，則七十餘萬緡矣。不計此而目前之費是計，望之常人可已。此策一行，不惟饑民沾利而已，雨澤以時，則州縣免塞隄之病，歲雖旱也，鹽米之運自若，河水所溉之田，又數倍於今。此長策也。夫凶荒之民待哺于官，舉以予之，君之仁也；不徒予之，而又興久廢之大利，仁之至也。然今監司之力不能獨辦，而諸郡又以窘乏告，螻蟻之見，願執事奏之九重，出禁錢十萬緡下淮東漕、倉兩司，措置助爲之，要以三二年之間，兩司與州縣與食利之民分償之。監司、州縣之官以字民爲先務，有以利垂死之民，雖痛自節約以償所負，州縣之民得興無窮不貲之利，雖有所損，以助其償，亦理所當然。不然，則出折券十萬緡爲之。今淮東楮券甚重而難得，上不勝費而下得其利，亦如前說，徐責其償可也。蒙之二策，揆之己見，參之人情，毋不可者。或者曰：「鹽，國之寶，舉以予民，恐乖常制。」夫救愛子于壑而曰竭蹙失容，非通論也。范文正爲杭州而旱，饑民私鬻鹽不禁也，民賴以濟。既熟則禁之，治其不聽者，世以爲是。目今饑民鬻鹽，官縱容之，全活甚衆，亦范公意也。私鬻，法所最禁，法有時而可屈，則以人命至重也。今但略其法以借與之，夫何議？民知上之以己故而肯暫屈其法，其感上之德不亦深乎？又曰：「禁錢楮券，豈所可議？而今茲遭旱至廣，烏可偏給？」此又非達事體者。兩淮國之北門，淮民醇厚忠質，數經兵荒，最可念者。浙江民夥，土不能容，尋常小遇水

旱，則累累而北者晝夜不絶，此非兩淮無所受也。無以實之。今日兩淮在國家最所當重，非他路比。而聖天子審天下之勢，顧憂淮民最關宸慮。前歲都下之稅歲二十萬緡，尚以禁錢代之。夫寬商販於安平之日，與夫拯殍殕於饑饉之歲，孰緩孰急，孰輕孰重？聖主有不聞，聞之必將樂從，行之必將恐其緩也。今歲大旱，非常之災也，勉救其死，何如坐視？多救一人則一人更生，力未必能終救之，延一日一月之食，則一日一月猶齒人類，愈於遽僵路隅也。此在聖主賢臣勉之而已。自夏而秋，蝗子之在土，數寸其厚，竊恐民以旱故饑者或死，生者必怨，愈傷和氣，則來歲之災恐甚於今。草茅之見，切謂勢須傾國力以起民之死。民愚而甚智，知國家愛之如此，心必感，氣必和，民心悦而氣和，豐歲猶不應焉，則加以罔上之罪，某所不辭。且民謂之天民，君謂之天子，承父之志，子之職也，故民者天所甚愛也，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天民，而愍其數十萬之命無罪而死，而能起之於既顛，生之於將斃，則民心膠結，天心眷顧，國家億萬世無疆之祚益羨，于此理之必然。而活千人有後，是數十萬之命由執事而延其生，則天地之報執事也又如何？恭惟執事頒聖天子之命，訪饑民疾苦于淮瀕，淮民之俟玉節，眄眄焉日南其首者，豈不以聖天子之心，赤子斯民，無所不用其至，田夫野老洞知之，而執事推所學以愛人，慈祥惻怛聞于中外，不愧古人，彼之所傒，冀延其旦夕之命故耶？某一命之吏，待次窮鄉，無所復望于世，獨能洞識聖天子兼愛與執事慈仁之心，悼歲旱之非常，哀斯民之抱叫閽籲天之誠，而不能自達也，輒以二事訴之執事。一得之慮，不識肯少留意否？《江湖長翁集》卷二四。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

全宋文卷五七五三

陳　造　五

代上周丞相書

雨不時霈，郡縣以旱告者凡幾所。天子焦然責己自損，求以應天。天意邈，未易回，意者天道冥冥，當求之無方。凡今日所以應天，某謂莫急於通下情。邇者詔兩省、侍從、臺諫指陳闕失矣，又令監司陳民事闕失。某獨以爲未也。必也求言之誠徧及天下，使天下九品之吏、一介之賤，皆得以言天下利害，吾君吾相置其迂遠不切、泛不可行者，擇其愛君憂國切天下之務者，既行其言，又旌異一二人，然後下情不壅，天意必回。陛下求言之詔久不下矣，因今之旱，推廣聖意，俾一發此詔，誠天下之至願。得之傳聞，上以旱故，欲使天下言事，宰執有以既無闕失，不須如此。告者不知是否，然聞者莫不信其必然。蓋廟堂邇者之迹，頗似不樂言路之廣。不樂言路之廣，得非以悠悠者之有言，往往輒及廟堂歟？某竊謂人之情，不病風喪心，孰不尊君而畏相？有言而首及廟堂，未必非愛廟堂也。

夫士民任一身之憂，爲家者任一家之憂，郡縣、監司各任其憂，所憂之外，他非所任。宰相任天下之憂者也。天下有大利害、大休戚，伏於耳目之所不及，彼且緘默不我告，是吾憂也；彼言之，我受之，將有以裨吾之聰明，啓吾之智慮，又何暇病其攻己？人無言也則已，苟有言焉，則必自宰執始。雖某之愚陋，今宰執無非知己，使某有言焉，亦必自宰執始，何也？宰執荷天下之任，則宜受天下之責；荷其任，受其責，則不得辭其攻己。今之時雖使臯、夔、伊、周爲相，人亦且攻其失，彼亦且受其攻。其職守云何，而惡人之有言耶？大抵人君好問，則晉州男子一字可以救時弊；宰相不忌，則新豐旅人片言可以裨朝政。必曰肉食之外皆不足賴，無乃欺天下乎！天下之事，使宰執朝士言而行之，無復遺慮，則政豈有弊，而天災豈復如今所見？今尚爾，則固宜畢天下之慮，以圖天下。天下之弊極矣，未易縷數，其最可畏者，軍民並困。兵困故驕而怨，民困故畏上而不愛上。民者國之本，兵者衛民而捍患，今且若是。天下之俗，苟玩歲月，目前無患也，因以爲安，而不復他慮。今有人焉，起居自如，飲食無故，而外澤中乾，病客脉絡，未嘗冒寒雪、涉憂勞，故病不外見，和、扁借憂，而方狃以爲安，諱其言病，一旦冒涉，雖悔何及？昔周公還贄見士，吐握下白屋，此亦勢之當然。公之盛德不在是也。公憂在天下，方資於士，士貧賤止矣，何有於公？衛武公九十相周，語其下：「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朝夕以告戒我。」聖賢固然矣。申屠嘉何爲者，「聖主愚相」之言一旦脱於袁盎之口，不惟不怒，方且引爲上客。仲尼曰「聖人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如嘉，亦可矣。後之爲相者，動以臯、夔、伊、周自期，比以申屠嘉，未有不愧怒，以爲輕己。即聽袁盎一節，觀之後世，所難及者恐不止此，

史不能備書也。伏惟某官學術之醇正，相業之優裕。根榦源流，有光近古，深願與周公、衛武匹休，無甘出申屠嘉之下。俯采鄙言，啓白聖主，一下求言之詔，使四方士民得以攄發所懷，必大有以資某官之聞見設施，而災異庶幾可息。無曰業已旱，時已過，無如何矣，或曰某處雨，某處小熟，天意已解。夫氣和則形聲和，民氣不和于下，則天災自見于上。氣即未和，旱之後孰能保其不爲他災？富韓公言：「今歲旱矣，焉知來歲不再旱？」故民氣既和，而後信天變之可銷也。竊觀今日民氣壹鬱未和，正恐旱暵之外勞吾君相之慮未已也。士夫皆曰，相公欲去久矣，自爲相，此心尤切，特不可苟去耳。某以爲貴而爲相，進而求之實難，退而去良易。祇如求言于下，同列不欲也，某官獨主之力，固不必勝，不勝而去之可也。凡今時務可罷行者甚多，才隽鯁亮之士以庸庸者之充位滯于下者不少。職薦進、任憂寄者必有如公孫宏之無堅守，張安世之遠嫌疑以自便，獨某官毅然自信，建白于上，罷行數事，薦進數人。若其言果不用，去之可也。儻或低回蹙縮，上且畏天子之嚴明，傍亦忌同列之違異，憫默愒日，如是而曰「吾欲去」，則人決於不信，獨今傳不求言者之決於信也。某受知門下最爲不薄，惟其期相公於功名，不期相公於富貴，故盡言如此。自以爲愛門下之深，聊爲知己報也，惟某官亮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某竊惟事之利病休戚，當與身履之者論之。身履其事，或瞢其源流，不能爲經久之利，或其蔽於己私，則猶不可遽信。利病休戚當與身履其事、而又識足以察而不狥於私者計之。茲者某官玉節遍臨兩邑，講究鹽河隄岸利病，想君子博見無我，歷訪公議，其下因是有言者必不少矣。此正識不逮而狥私者得以惑視聽之時，不可不謹其防，究其情而求爲無弊經久之計。某待次此邦，粗究其事，請效一言而試訂其可否。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右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於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溉民田爾。隄介高下田之間，其或水漫不泄，則必奔衝壞隄，隄壞而田没矣。故爲之函管，以水之大小爲之啓閉，主之以官吏。河之在高郵八十里間爲函管三十三，後來再興之，止二十，未能盡復。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泄之。分泄之者，爲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稼也。分泄之有不暨，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之不及。八十里之間。爲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曰三垛。一斗門所泄，可並十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必三垛。他處無之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又東河口其下則海陵大溪，三垛其下有山陽河溪，與河皆所以受湍猛之水，捨此不可爲矣。古法：三四尺通漕運之外，容民汲以溉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朝散毛公法也。毛公遺愛，邑民至今言及之，無不稽首。隄下之民取水於通漕之外，法也。其遇大

旱，或犯其法盜之。盜之誠非也，隄上之民自狥而妬人之便者，必指其然而操戈醞毒焉。而隄上之民於此水初無限制、無法禁，浚渠以掇取之爾。方其旱，水來自上源者且障之，不使入河。以理推之，其與掇取之無禁者相絶也。而盜水之名則甚可盜之害小，何也？彼猶有所忌，吾有所誰何之也，利惡有所分也。河兩傍民情，自元祐到今率如此。今陳言者必曰：高惡，故隄上之民常以此藉口者，利惡有所分也。河兩傍民情，自元祐到今率如此。今陳言者必曰：高其管且大之，高則無盜水之患，大之則可以殺暴漲之勢。此其言者必其田在隄上者，鈎其情可知也。一隄介高下之間，其取利於河者，總三邑計之，左右大約各數千家，去隄之遠者無與也。高其管似可以爲盜水者之防，然今管底比之毛公初制已改而高一二尺矣，近高郵知縣掘函管數坐，驗實，數内地名潭子溝、柏家溝二坐。當時人吏不肯申修，故毛公古制具在。知縣亦掘視之，低新管一尺或二尺，制度堅壯，亦高下不及二尺餘。即此可見古人用意處。其高之一二尺，則以淤泥不浚之久而河流淺也。兵火之後，古制廢且六七十年，今淤泥四五尺矣，民日日冀官中浚之，以漸復舊制。所望者不酬，而又議高之。民誦言泥之淤有增無已，則高其管不一再止也。泥日淤，管益高，隄右之田日病，隄左之民幸何如也？利不分則偏享之，如所圖也，此猶可也，大其管之爲害，户知之，何也？水下之驟，田必受害也。今管多而小，歲大水，隄下之愚民猶冒昧以死塞其管，不肯通，恐其害稼，一或泄之，往往稼沉水底。大之而民猶塞之，則何益；大之而聽其泄，則此三邑隄下膏腴之田，澇則委之耶？毛公之於水利，其於當時後世計蓋審矣，似未可輕議也。二斗門之大，什百諸管之小明甚，然則爲今計當如何？隄上下之民一舉可以兼利，在乎浚河。即今淤泥可四五尺，淺者猶不下三尺，取以培隄，隄益固而水深，淤泥盡則

今之管底高，水低且三四尺，隄下之田不患其盜取，而隄上之民亦自沾丐。民之夾河者向來操戈釀毒之心亦可潛消陰化而爲和順輯睦之俗，不至於巧爲譸張，以眩上聽。今日捨此，未見其有利無弊，而毛公之法决未可輕易有所變改。公之法自兵革則廢而壞幾六十年，紹興而來，有河之形，存隄之名，而高下之水漫漶無留障，澇歲十六七，一遇旱則大小舟皆不可行，官病之，民譊譊訴之，任責者初無其人。至淳熙八年，苦大旱，河無涓滴，坐此鹽虧其課者幾二萬，朝廷遣奉使袁大著銜命而來，訪兩淮疾苦。某時待闕家食，亦以二事請，其一濬兩河之説也。妄意謂事業之興，皆在大旱時；今日之旱似不幸而實幸，謂古制漸可復也。袁公是之，適諸司意合，興役浚治，自是鹽運大增，而隄下三邑百千萬畝之田化爲樂土，頻歲全收，户口日增。今某官之來，但見河淺不可運，民田乾涸，惻怛愍悼見于言色，議者乃欲乘此以售其欺。某官特未見淳熙未役之前爾。隄下之地二三百里，葭葦際天，魚鼈所家，行一二十里乃有居室，所仰者樵漁爾。民不利已如此，而漕運抑又不通，動虧千萬數。前年提舉陳公亦又以此河兼西運河，建白修之，費財勤民，增修其舊。前歲亦旱歲也，亦浚河之機會不容失也，惜陳公不能擇人任之，培隄者止客土，而河泥一畚不舉，甚者朘其厚以培其薄，利民之實不浮于名。雖然，以經久不朽計望之則然，然役事甫已，春夏大水，隄不没惟咫。公論謂非去年一修，又復無秋矣。陳公所費十五萬緡，去秋總三縣失得計之，何啻百倍。河兩修矣，規畫皆不能大滿人意，然淳熙則化三百里爲良田，而綱所虧減十五六，紹熙而後則又僥倖上熟，以此可見毛公舊迹乃不朽。計廢壞之後，小修之小利，大修之大利，廢不修則爲吾害，輕有所更張亦或利少害多。昔人議西門豹遺

迹，曰賢人之所爲不可改也，史書之以爲美談，故愚謂今日捨浚河無策，而浚河當自朝廷命之。前歲既興役矣，今部使者又復有請，實難其從，且在執事又似暴揚前人之短。某竊意隄下之民必以此爲請，某官因其有請，備以申奏，彼亦或能叫閽懇祈。秋春之間，一興此役，盡復毛公之利，延之無窮，非某官名世大賢不足計此，亦不足行此。此之爲役，惟旱歲可議。向來再役皆以大旱，惟其旱，故土可取、民易役，因旱而役之，雖勞之實食之也。今夏本軍大無雨，此亦一機會，故某之僭越，且自省雖識未必能究見利病，而田之在隄上下者各數頃，非特不敢私，亦不容私，言之可以無嫌，故不敢默，而一鳴于門下。伏惟財省。《江湖長翁集》卷二五。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二，道光《續增高郵州志》第五册。

與楊總領書

僕聞之，陳義於其上之人，有間則易投，有因則易合。叔向謂殽明，「子無言，幾失子」，間也；孔文舉見李元禮，引孔、李通家之説，不然不進也，非因而何？士非是，奚所挾持以遽售於人？況當世名德鉅公，其顧笑足以軒輊輕重，我其又可嘗焉以前乎？僕生于淮南之高郵，自爲舉子，則已聞奉使總領大卿英聲偉望，表表天下矣。幸竊科第，厠仕版，則服膺聲望，而願見之心采迫于中。南北漂流，有志未遂。而王府之客元實邵公，某師友，而和甫吴公，某之同舍生。始爲尉，則又趨事故樞相于當塗，其見顧予賞歎，以名薦之朝，人有入幕之羨，其於楊門，寔老賓客。今者有所請于門下，不

爲無因，且承郡房陵，職有所隸，於使所事有未伸而吐其情，夫孰知其不博叔向「幾失」之歎，是亦有可言之間者。比蒙使所行下以閏月錢銀，有司估以下品，而駁其高價，而誅其餘出内之吝。有司之責，不得不爾，然沿土俗本人情，酌之以義，而行之以仁，此則大君子事。房爲州，束以亂山，舟車不通，商賈不由，凡百貨材藥物邈無一有，其間最不易得者銀與楮幣。上司非不知，然亦上下皆不得已。常賦責是二者，卑官每歲不免科買於州，若吏若民無免者，敲榜禁錮，所不忍爲、不忍言者。僕書生，所學何事，非仁惠利人，將少酬所志乎？幸脱邑債，承郡于此，乃日蹙頗强顔于受笞箠者之前，苟逃曠責，負所學甚矣。房僻左如此，百貨無有，夫安得所謂上品之銀？雖非上品，科之吏民，每兩猶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餘，不暇計也，而有司未察，槩以下品而裁其價。彼有未見敲榜禁錮之苦爾，脱見之，猶忍爲之，非情也。彼亦未聞敲榜禁錮之苦爾，脱聞之，亦或動心。夫下供上，上之責其供，不索於其所無，況肯索賤於其所甚貴乎？責銀於房，索以所無也。然亦上之人大不得已。不然，軍儲國計，將有所闕。若又索賤於其貴，則是可以已而不已者，君子之於下情有未見未聞之爾，聞之必將惻然。向來交代韋朝散當紹熙、慶元之際，亦以閏十月之銀價蒙使，所行不甚峻。是時使所乃趙大卿也，韋亦覼縷本末，哀愬于使所，即蒙寬恕，抑亦洞察房州隘陋，必不能辦，在使所可以已而已之也。趙大卿一加惠恤，而敲榜禁錮所省不知幾何人。伏惟某官正學以從仕，中和以臨下，寬厚慈祥之政，其源流之來，泓涵演漾，儼故家規模未替也。其與人，其臨屬吏，孰不篤歸嚮之心？況如僕者雖老且衰，攄此情于下執事，而知其楊氏舊客，其必加矜恤貸貰，使之苟安賤職，大君

子之惠利寬慈，其肯恝然歟？僕瘖不以告，則是自棄自絶于名德鉅公。且此銀一切行之，而責之必辦買之於京西，非五六百千不可，不知敲榜禁錮之害，無辜而被苦，自此又幾何人？當僕之繆，而不能哀鳴辨白，按以爲例，則凡繼今以往，不惟官府不支，而虐害所加，後人求其端，寔自某始。某所以深惜以此。垂老之身，胎禍於後人，茲是用傾瀝肝肺，東向拜，是不典之辭，日冀特達蠲除之慈，推故樞相所以見待之意，與夫門下士從遊之素，不下於趙大卿所以待韋倅者，無胎此敲榜禁錮之禍。他日或有立于世，必有以禪德譽、效言議之末。僕淮南男子，決不敢食言。止如湖北總所行下屬郡，自今買銀每兩增價二百，亦禁吏民買者，則可見銀價之日增月長也。迫切有懇，方哭婦氏之喪，抽擄荒亂之緒，辭不達意，惟高明亮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寄袁京尹書

某不上寒暄問，當疏行細書，修卑官禮。自惟俗尚之末不可廢，要之有所裨補君子聞見者尤急也，有懷亟言之，不容後。比讀邸報，秀州華亭縣保正胡詢者，興販私鹽五千斤，已捕得犯者，而詢乃集親族七百餘人，被甲持杖，奪去犯人并贓物，縛去巡檢張承信及捕事人張興等十三人，殺死捕事沈旺。時七月二十三日也。及今四十日不聞捕獲行遣。某謂此正某官所當自任者，必有所處矣。然今日風俗不嫩，月異日遷，狃於寬政，習爲頑惡獷戾，漸不可長。在平江時，見常熟、崑山民負罪晏

處，弓兵一人至家，則羣起噪呼，往往箠曳摧辱，且云：「法不許公人下鄉，汝何爲者！」邑官委之保甲，保甲皆其黨類，庇護囊橐，互相結以自便，否則不敢喘息，聽從指揮者。某淮人，耳目所未接此，一旦見之，駭惋不自安，久乃漸慣，不甚怪也。及來浙東，此風尤不佳。大而齷茗之利，大姓擅有之，小而桀黠者挾勢力以陵困細民。細民受害，瘖無詞者皆是。不得已而到官，則桀黠者端坐，至經年不出，偵知離邑暫去，則徂徂一狀，細民被追逮，來不敢後，桀黠者則又影滅迹絶。久知其不容較〔一〕，咸役屬於强梗〔二〕。今日無罪而抱冤不信，非其僕賊而拘繫供資於人者，滿東南矣。和氣之不應，水旱之頻仍，夫何怪！胡詢今段不幾於亂矣乎？究其至此，原於綱紀。在監司州郡者悠忽不振，姑息頑民已甚。國家寬仁厚澤，網漏吞舟，爲良善設，而今頑狡兇狠之徒反竊之以便其私，而當路不能察，以其所以待善良者加之桀黠，故善良被害日深。六經之書，皆爲民父母之術，曰愛民，曰保民，曰恤民，曰撫民。然所謂治民，亦不廢愛之、保之、撫恤之矣。無以治之，馴至今段，亦其當然爾。上之君相任寬慈以撫結其下，必有司嚴憲法，持綱維，以濟其所不足，夫然後上下之體順，而强梗退聽，柔良有賴。今乃一之耶？切謂執事當以胡詢事奏之吾君，白之吾相，決意取渠魁誅之，取羣兇窟逐之，毀其巢穴，籍没其家，揭而示四方；則又申嚴憲禁，諭飭有位，毋或專任姑息，務行中和之政，使高明知畏，單弱有以自立，以救今日積習之弊，惡俗尚可望其少弭。且胡詢見役之人，禁戢榷貨，是其所任，乃反冒之取利，其多至五千斤，則何所忌憚？集衆至七百人，緩急之間，能使之忘其軀命，則其能服御羣不逞也有素，驅而使之，何所不可？拒捕而持杖已甚矣，復被甲而鬬，則其

必於專利，快意於犯法，狃於今之寬政，僥倖苟免，且冒利不復顧藉之心，灼然可見。此而可忍，是祖宗金科玉律皆虛器也。東坡爲杭，聞顏章、顏益歲擅藥絹之利，州不能誰何，坡至，未暇他問，法外配二人者，民乃信伏。胡詢之惡，幾倍二顏，監司臨之，郡守臨之，一保正敢爾，是無監司、郡守也。法禁榷貨，或猶犯之，迫於饑寒耳，是儻可恕；此物敢庇七百人販鹽五千斤，非家已温厚，何能及此？乃冒犯至是，是無君父也。執事通儒，不退謝坡翁，且疾惡之政載在輿議。向來憲臺，沈軍五、潘軍七標首長橋，迄今浙西强盜減十六七。是皆腐儒俗生陽爲大言，心掉氣拂，不敢議者，執事處之如無事，必不應能施於彼而不能施於此。亟願選清强官，委之體究，苟得實，行下諸邑巡尉，必盡得兇徒乃已。天下無事久矣，姦兇之人，不自聊賴，窺伺時隙，以圖抵觸者何所無之。晉劉靈者，力制牛，走與馬俱，貧不自食，歎曰：「天下何時亂乎？」衛士焚張彝第，魏置不問，高歡笑之，霸據之念，於是遂萌。執事高明通練，博古洞今，可告以此，故喋喋敢言，幸察之。至禁公人下鄉，固良法，然法不能無太甚者，在監司亦須少寬之，使任人重於任法，近民之吏不至動爲其下所操切迫蹙，庶頑惡者知畏邑官。不然，申明其事，明説邑不能追逮，或不輸官物，或私擅榷貨，許申憲司，本郡專差人追之，用破姦人之膽。今法乃直禁不許差人下鄉，被追者許之越訴。夫使下得持其上，上之無以制下，如爲邑者有彌縫而已爾。其間牟利者反與之爲市，置不敢議，按而行之，非國之利、民之福也。胡詢之事，又未必不因此馴致之。書生妄言，非職分事，是耶否乎，丁寧教之，不我厭斁，良幸。《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一〕較：原闕，據萬曆本補。

〔二〕咸：原闕，據右本補。

謝高大卿書

僕比者攄發肺肝，飾固陋之辭，忘其愚謬，敢以本縣失額米數請于門下，冀其矜哀而蠲除之。退自省察，不謂真足以動高明之聽，慨然興憐，從其所乞，向之虚數一旦捐去。邑吏荷憂累而受督迫者，方負山而俄已息肩。事之幸會，古有之，今之所難偶者，不意某之奇蹇寒陋，亦復得此。竊惟宰邑之難，昔人已言之，而況今日。今日宰邑之難，惟財計催科之不云易。民狃寬政，曾不德上之撫我，而皆幸其寬容，反以傲其上。海瀕魚鹽之民頑然者多，税賦有常式，往往以不輸爲能，先輸爲失計，故邑宰尤難。七年來，凡五易宰，不終任者三，而府符每以終不可辦也而釋放所負，動數千緡，或萬緡以上，無非坐是。常賦猶不易辦，況名存實亡者。此如繫風捕影，初無益於府計，而邑宰跋扈不得伸，累政所苦者在此。某何爲者，而能足其所求也耶？譬如疾疢之纏其身，而望于世者，惟良醫之或遇也。有二人焉，其所病所苦則均，其息奄然，其形累然，其心雖未甘即死，而生意日少則均。日赴於人，而或莫憐之，憐之矣，莫能已之，骨立僅存而已。其一焉伸吭引頸，以鳴于人，而見之者惻然肯憐之，憐之者其爲術又足以已其疾，援砭探丸一試焉，而宿痾盡去，生氣隨復回。向者呻呼倦

卧忍死望生之意，而爲今日纓冠正容，委蛇步趨，全身名，營子孫之計。至此而後，自喜且幸其身之遭，而惜且歎前人之不遭也。今其誠類是。坐縣曹，親笞箠，猾胥環之于旁，頑民窺之于下，酬應俯仰，其失毫忽，其跡已尋丈。仕而爲邑，且來海瀕，此如康强之人，勢須嘗疾，而一受之者，羸惡不支固矣，又加以實去名在之籍，既病而重以病者也。前交代趙宰非曹然者，有請未察。某之侍使令者，甫爾一請而收恤之。趙之不遭，嬰病之日長；某之不遺，受病未幾而遽脱去之。是不當以能否計，而某前之所謂遭與不遭，幸不幸者殊也。恭惟某官當世士望，中外吏師。德宇之恢洪，天資之粹明，政術所加，可以生死而肉骨，可以起僵而扶危。大用於廟堂，則必不袖司命之手；小推之方面，猶日試和、扁之術者也。而某也首得以其疏樸無庸之身，而與乎臨照委使之地，一鳴其衷蘊，而沉痾宿痼已去其六七，則見而肯加憐，憐之矣，又有已之之術不少靳焉，而滿適其控愬之望。荷門下更生之惠，自今以往，豈惟某一人。雖然，仕而受其弊，猶之賊邪之中人，待其上有以愈之至切也。王公當路，往往有言而不見信；非其果不信，無乃其下之未足取信故歟？望于上者大，必不若反于己者不恕之爲得。某，淮人之拙直者，期以誠應乎上，其於事可則爲之，不可則言之，言而有察不察固也。察不察之岐，信不信之分。而某之窮通去留所繫，而半愈之病，或在其不復爲祟，而元氣漸復，惟門下之所以終惠，而某之誠否所形見矣。或者有一亳爲門下欺，是厚德未報而又負之，名教固不恕，天且臨之。惟執事有以鑑念而少信其説。《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事之遇以天者，非汩於人者所可測也，而君子則洞知之。君子之心蓋索之古。古與今穹壤也，求而合，即而應，甚者蘄乃予之，相與以人者然也。匪求也而合，未嘗即也而應，予之而非有蘄，天下之人究其所以然而不可得，必且瞢其心，支乎言，而於其事益戾，其所見殊。不知夫古之道天而不人，而君子之於道，身今而心則古。夫目擊起敬，所敬何事？堂下片辭，設中理已甚略，而仲尼、叔向之予人幾乎天者，亦古之道云耳。士今而近古，如仁傑之被薦，公亮之見用，未始形之言，而或者反毀之勿恤也。婁師德、張安道之篤於古，蓋不多愧。彼下是，雖未可輕訾，其亦去二子已遠，而去仲尼、叔向愈遠。矧夫進恥呈身者置不言，賢否何如哉！今夫某起于田間，偶竊科第，一官救饑，爲生多病，資身易足。爲多病故安於慵，惟易足故廉於取而恥於衒，又孰知夫天之所以予我者。詩書之癖，著述之樂，于以自誑，以謂外此無益，於求得者置不動慮。吏隱二十五年，自期老江湖而止耳。而某官乃獨搴天下之所棄捐不睨者，題品而振拂之，而聞者惑，曰：「是奚所聞？」又曰：「宗公鉅儒，其於知人亦有萬一失乎？其無乃情有契于度外，雖若合以天，而人事有時而戾乎？」是之所疑，雖不可謂無據，然不古而今，常情不能免。夫彼豈知夫大君子心，婁公、張公之心，而其所以取道自仲尼求之可乎？是寧可悠悠者議。恭惟某官聞望之隆燁，操守之端方，謀王斷國之學，經世緯務之

文，皇家之龜鑑，而人士之司南，聲欬色笑，增重萬鈞。而某於某官，雖服膺其言議，步趨其行業，然服僅一識面，周旋承接，未遂夙素。一旦以其名剡上舉以自代，曠歷累月，某未之知也，迫行都乃聞之。此其爲遇，世之人莫諭其所以然而諉之以天合者，某獨得以窺某官之心。某官之心，古聖賢之心也。雖然，施不蘄報，而受知者身爲輕也，亦匪今而古。某官之於古至且盡矣，而某於此雖不敏，不敢不勉。大君子安而行者，我小子勉而無怠，將庶幾萬一，惟高明亮之。詩文若干篇塵獻，以求鐫削，庶少慰老未廢學之志。《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上涮劍洞龍書

六月吉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獻于涮劍洞之龍。聞之天下之物，帝皆愛之，而其愛此人特異于物。天之生物且愛之，無非爲人計也。爲人計者至，故擢其人之秀粹公直者爲吏，取其人之聰哲端亮者爲仙神若龍。匪吏胡治，匪仙神與龍無以濟吏之所不及。凡此皆帝心所託以遂其愛者也。幽顯雖殊，而其相須以及人，相待以事帝而致其愛，蓋若臂指、輔車，不可闕也。是山之崇隆，是洞之秘嚴，龍則家之，而爲一方之民心所祗事信向。某也無似，被天子命來丞是郡，又以一時闕守而假其章，以享其禄，則是民之戚休安否，非某與龍實司之乎！房之爲郡，束以羣山，可耕之地什三，而膏腴無幾。平時穗萎告功，僅無饑色，不餘也。今兹不大雨蓋已月餘，畦畛龜拆，溪澗絶流，

農時將窮，而秧之未移蓋十五六，斯民束手，踢踏怨嗟，如倒垂，如刃頸，勢已亟矣。三數日不雨，流離殍踣，必且不免，是非某與龍當取以任其憂責乎？夫彼此之間，有能不能。凡聽斷撫字所以施政乎化，吏則能之；若夫噓爲雲氣，沛爲甘澤，叱咤欠伸，足以水焦枯，澤嘉穀，化凶歉爲豐登，易啼號爲嬉笑，龍則能之。然能以民之所病揭誠以告龍，能齋心飭躬，率斯民以爲龍報，斯是用大呼疾趨，赴其迫急于龍。龍其毋苟安卧洞府，秦越視民，而悠悠聽牧民之吏，二三日之間，施以大雨，起民於垂死，安之於將亡。某無似，將兄龍而弟之，率吏民廟龍而祀之，猶在官以朔望朝龍，繼此終此身香火俎豆。龍或曰：「郡旱禱已久矣，而曾未及龍，急而請，取怒爾。」某曰：不然。凡曰吏、曰仙神與龍，其愛人以事，帝必不應計細故，而使赤子委之溝壑。幽顯一道也，吾先聖言當仁不讓，見義不爲，目以無勇。龍之威信惠利于人，與世必不相遠。或又曰：「今禱而終旱，無乃帝命有所未及。龍雖神，無得而專之歟？」某又以人事而望于龍。古之君子，不待君命，矯詔發儲，活人於饑窘，不一二見而止也。其君皆有褒嘉，無誅誚。今龍決焉施此惠，活此民，龍何罪？孰謂帝之福善輔德反不如三代而下之人君乎？凡某之所請，龍皆毋得以辭。側聞龍之家，此地民小觸之，莫不迅霆怒雨，苦其藝殖，是龍威靈烜赫，信可畏矣。龍，迕其意能怒，適其意顧不能喜乎？其怒也能奪，其喜也顧不能予乎？可畏而已，初無可愛之仁、可恃之效，則龍之爲龍，失其所以爲龍之道，而甚悖帝所以命龍之心。而某之迫急之誠，漠焉置不省，則龍果不昭，不可搖以義，而責以所當任之職，不特某於龍告絶，而民且不利賴怙託于龍，在龍爲可羞矣。龍之德仁靈異，某請于此

舉卜之也。伏惟審聽而俯從之，幸甚。《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與葉總領書

僕愚無取，竊謂士貴志，不貴徒志。志之立，他日之成就，其崇庳廣狹，是否一本于此。本立矣，守之不堅則易墮，無以質之而自任焉則多悖。僕儒其冠甚晚，讀古聖賢書，則知士從仕本以行其惠利之學。學之行否未可必，而次諸功業者，則有立言焉可以垂世。二者取以定吾志，他日或兼舉而並得，萬一不見于行，猶見于言，見于言夫何歉？從仕二十年矣，如遡湍流，逆驚飆，録録無奇節可稱，而齒髮衰頹，無所復望，則回顧舊學，尚或可以鞭其後而磨礪其不及。即吾志蘄乎古之立言者，今而置之，且移奪之，則守之不堅，又何取？遽自以爲足，而不求先達之士質而正之，則所有未必是，無乃自蹈徒志之譏乎？僕于詩文學之久矣，向也拜三數鉅公而獲侍杖屨，時出其所有，亦或蒙首肯焉。雖然，未敢自信，彼無乃憫吾之憨，姑以慰藉之耶？此疑未泮，是以聞見當世君子不敢匿其所有，且不敢不委心投誠，以祈一言，將以不負其志。恭惟某官功業之建立煇燁不掩，文章之流傳士宗師之，今之韓昌黎、蘇東坡也。竊謂士如籍、湜、晁、張輩，不蘄乎登門，是無志於是，抑有其志而卑且狹者也？況僕辱近宇下，於趨承爲尤便，敢以其夙志見于書以獻。平生詩文千篇，貧未能遽辦，繼今盡發于大儒之前，丐一字去取。詩文一編，幸先與過目。《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五七五四

陳　造　六

與范侍郎書

論才猶貨然，天下之貨，自一簪以上，凡其可以衣寒而飽饑，適器用而充玩好者，人皆資之。苟資之則必爭得之。等而上，所資者大，則所爭得者愈切。如兼金美璞、珠璣象犀之類，非有力者固不能得也，然夫人思得之之心則不忘於中。至於商之瑚、楚之珩、隋氏之珠、和氏之璧，則人皆知其希代之寶，聞其名而未始見之者，舉以語於人，則又不能識也。而隋、和、商、楚獨得而有之者，必曰「吾或得之，富可敵國」。一旦投之於前，則亦且不顧而去。蓋其意而欲之者雖切，及其真見之，豈非其儲天下之寶也多，識天下之寶也盡，故天下之至寶人易之，我貴之，宜其之我而不之他也。士之才亦然。凡智效一官，行高一鄉，一簪以上者也，人皆資之。至於翹然于人士間，傑然而穎異者，兼金美璞、珠璣犀象之類也，資之尤切，而人爭得者也。及夫才可以師表當世，望可以輕重天下，士

視之以爲進退顯晦者，商瑚、楚珩、隋珠、和璧也，人睨之而不識。識寶者，人所貪而獨能有之者也。某，淮東鄙人，少而業儒，四十三而脱科舉，陸沉不振，老於州縣，平日讀書所得，無地以自施，商瑚、楚珩、隋珠、和璧固不敢自命，環省其中，亦未肯自同一簪以上者，低迴偃蹇，莫有善價。伏惟某官道德之純全，才猷之超詣，名聲煒燁，卓乎立于天下，蓋懷寶者之所赴，以訂其貴賤者也。患不求，不患不知；患不見，不患不識。某也調官而來，猶欲取正于當世聞人鉅公，不獨救窮餓而已，輒不自揆，寫詩文一編，干冒塵獻，而副之以書，伏幸矜覽。抑嘗聞之，周人以玉爲璞，宋人以腊爲璞。周人聞宋人有璞，禮而索之，宋人靳之，不得已而出之，藏之蓋十襲，出之，死鼠也。周人掩口而笑。某之未試之學，無庸之才，雖曰自珍，其無乃宋人之璞乎？儻執事一留千金之盼，不至掩口而笑，則某所望足矣。《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謝楊樞剡薦書

某自山林中來，厠屬吏之末，將二年矣。某官凡百與進，貸其不及而取其寸長，凡某所以受知門下，實出望外。而觀傍者或亦驚眙而竊睨，以爲卒然之合，一旦之頃，容或如此，久而覺其無有，未必不悔且沮也。某官不然，及今顧遇有加，移藩之日，又辱以薦章衮字之寵。捧受悚側，内不自定。竊惟知人可以觀德，知於人可以觀士，宗工鉅儒，所蓄之厚，所養之醇，而與於一介，足以見其不矜

崇重富貴，無一慊然而顧，且鰓鰓若恐士之不足於我者，足以見其不驕人之才，凡其可取，若精若粗，無小無大，皆納諸度内。彼莫不以爲厚己，而繩尺高下，自有定論，又足以見其公而明。故曰知人可以觀德。老氏曰，知我希則貴。有所待而知者易窮，汲汲乎其售者易褻，無所乎因而人自得之盡善，而士之安意自重以待之實難。故曰：知於人可以觀士。伏惟某官生勳業之裔，躬鈞樞之貴，文章政事，高出人右，方且與寒素之士相驁於名理著述之場。所謂不矜不驕、明而公者，獨於某官見之。其於人士尤不詭隨於今之習俗。如臨當塗，所舉十數，皆所自知，無一敢有挾而進，雖進不受也。而某之奇窮衰陋，僻在下邑，恥於自獻者，豈能忘情於世，蓋有待也。相公一旦與之進，不以俗吏見待而褒拂之，辭特浮于實，不知何從得之？豈非亦以其不苟於進，不輕於售，世之所謂鈍，而君子所當取耶？凡某官知某人以爲難，某之受知，人亦以爲不易，交足以觀之，如某所陳矣。然士之窮，方其未知，則其心莫不泰然自恃，曰：「吾所有如此，世孰知我？」及已知之，則其心必且歉然自責曰：「彼知我者如何，而我果何有耶？」人之情蓋如此。今某受知不淺矣，不知繼此果能以其所有推於世而宜，適於用而不窮，不貽門下羞耶？此朝夕所自責者。故某之此來非特爲知己謝，抑以質之高明，期不貽他日羞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五。

與真守書

論士而索諸詞氣，論士者之末也。訥於口或周於用，朴不知文者或號廊廟器；辯而文，其中未必誠有也。辭氣不足以論士，此世俗常論然也。世之君子或得之堂下之言，或取之始見之文，皆於立談之頃而超然信其平生未試之才，而其後亦不負其所知，是果何術也？夫惟君子養夫心也正，講夫學也定，而持其氣也不怵於外。推之而接物，如燭之照，如鑑之揭，犖然有以相契乎言意之表，是宜其能重衆之所忽，洞世俗之所未知。非豪傑不羣而不牽於世俗之論者，豈足與論此乎！伏惟閣下備文武之全才，蘊高明之粹學，禮賢好士，而人莫得以欺其毫髮，可謂豪傑不羣者矣。聽堂下之言而執手以上，讀始見之文而知其必爲公輔者，固應有人而不可以尋常繩尺而議其將來。某也一介之士，讀書爲儒，冀斗升之禄。幸而齒一命之吏，將以試其所學；又幸而置其聲病綴緝之文，而得以袖刺曳裾，擇賢士大夫而見之，以質其學之可用與否。是不待介紹，進見於寮吏之末，以庶幾乎一目之顧，一言之賜。重之太山，輕之秋毫，惟執事所以命之。

《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與竹山楊知縣書

某比不自揆，以吾兩邑艱食之民哀懇于繡衣，始虞得過，不謂果動其聽，捐常平萬緡借之，竹山亦撥四千緡。布萬緡于兩邑，春風和氣，彌滿阡陌矣。然及今般挈迨熟，拘收不免小煩營計。此如小家枵腹，乞假于人，苟或我從，他日不便，未暇預憂之也。惟賢令尹慈祥愛人，視此凶歉如己饑之，小忍爛腸，亟爲津致，解是倒垂。或者必曰二麥熟矣，毋庸盡散，是憚小勞者，決不可從。萬緡散分兩邑，尚恨不多。始請二萬，僅得其半，又不盡給，則僕不腆之書欺罔當路，以樂爲憂，以飽爲飢，獲譴必矣。切告留念。公私望麥秋，以日爲歲，此豈淫雨時耶？仰屋悲嗟，不暇悼亡也。繡衣寄聲見屬，毋令胥輩規取。是翁切切饑民，不啻赤子之就墜溺，吾輩胡可不勉也！《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鍾吴二生書

伏辱寵顧，惠示大篇，其辭若不同，要爲善學者。其見稱處則推予過優，非僕疏謬者所敢當。然僕始爲學，蓋未始自是，切切焉問諸人，亦若二兄之云云。問之者既多，蓄諸中似有所見，不自是之心雖不敢去，回視前日則似大異。仰而揆之，竊意夫前輩之爲學，亦必外資諸人，内養諸心。無所乎

資，聞見不博；無所乎養，志趣不定。二兄之說，吉悖悖有俯就之誠。不知僕之真無所取，賢於僕者比肩林立，兄其舍諸？古之君子，志於學而道俱，從事於絃誦文章，而中有所謂超然獨得者，其求有據，其入有叙。凡令吾所以仰之神人然者，其言文，其行儒，方寸洞然，所謂性命之理，道德之邃，天地之動静，人神之顯幽，默有以會而通之，而其於世務則不廢。若是者，幾於知道。不知者歧而二之。泥章句者守糟粕，下此者矻矻乎聲病剽掠之技，外若無復用吾心，命之曰俗。夸張者略形器，塊然無營，以土苴視人事，蘄乎世以我爲知道，而中實曹然，命之曰誕。二者學之蠹也。二兄見教甚善，言諸近者其志篤，期諸遠者其志高。篤者發乎真，高者有所受。仲尼曰：「知者動，仁者静。」動静若無與於道，實仁智之資也。二兄之見，不亦受道之資乎？然竊有所禱者，真不流俗，高不爲誕，讀書績文之外，涵養不可不至，踐履不可不謹，心游於學而道與俱來，似必有以追躡大君子之迹。所見如此，不足守以爲的也，當更求世之賢傑以博其所聞。荒陋不講久矣，感二兄論學之善，不覺辭費如此，告亮之。有暇見過，時得親名理，祛滯思，尤幸也。《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臧仲武書

某再拜。前歲當塗得締令兄交，慰甚。令兄學有根柢，辭不凡近，持守堅重，某所畏者。而談間

嘗推兄之賢，自以爲不及。令兄之賢，已難輩行，季又過之耶？官守下邑，竟未獲拜識，此心日偕月而東。便中長書惠示，副以兩詩，讀之灑然。其見慰則已如交令兄始也，而令兄昔日之言又信不疑。詩與書，辭采爛然，逼前作者，大可敬服。顧乃於某傾向，若真有不及者，何哉？求益於某耶，冀其稱述而增重之耶？令兄之才不啻過某，而且猶推避兄，則於某何益於兄？某之卑賤，雖言之孰信，又烏能增重！其抑有抱不信而訴於某乎，則幾矣。某生而多艱，學甚晚，矻矻迄今，自視歉然。世無予之者，誤見許可，則亦卑而甚窮者爾。嘗意天以窮賦己，幾不可脱免。受窮之資蓋略備矣，寧不自知，故於世之所謂榮進，一不萌心。兄乃於某乎取之，不徒無所益，而分窮以累人，某又深不忍也。而兄家有偏親，不可無旨甘奉，其可不萌榮利之心乎？此皆即兄之書，得兄之意，而不能無疑者。他須會面可盡。謹和「年」字韻詩，聊復厓意。《七賢圖》某未嘗見，故未敢落筆，幸恕之。未相見，惟爲親自愛。《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寶應趙秀才書

趙君足下：郵城去高居甚邇。僕頃年往來山陽甚頻，得足下聲華甚熟，以是願見之心甚切，相避參辰，猶孤此願。伏辱左顧，惠示長牋，陳義甚高，文采爛然。推予過當，則非所敢當。兄所言敬悉。其凡始而自信，已而自疑，繼而自悔，悔而改其圖，似矣。前輩之用力也，獨惜其未善，既悔之

後也；既悔之後，進道之機也可不審乎！夫學之進也以疑，業之建也以悔，可信也而不疑也，不悔也，夫何議？不然，害道深矣。告子之不動心，先乎孟子，而義外之惑不能自克。《太玄》、《法言》，揚子雲得之深者，乃在不爲雕篆之後。使告子而自致其疑，當不媿孟子；使子雲安於童子之技，是枚乘、相如而止耳。兄能舍其舊而圖新，其必有所得矣。前輩之所用力，恐亦如是。然乃歸誠於僕，何哉？世有商而貧者，幡然求所以致富，而之黔婁焉，則其貧愈益困，不可救矣。僕之疏繆庸頓，蓋自幼年，晚塗一第，亦幸爾。兄指其幸者以爲既驗，而不知其聱牙齟齬，召謗而貽怒於人者不可縷數也。夫發而必中者羿也，發而或中者塗之人能之，指其或中爲驗，可乎？醫之十全爲扁鵲、華佗，十試而一愈，指其一以爲驗，一之外何取？兄於僕所謂驗者，捨一第何有？而何以速化吾子？且然不移，深恐誤兄，而人益以兄爲不智，故曰疑與悔，進道之機也，然不可不審。必不肯已，來爲羣居計。居且遊者，名士不盡無。偕吾子而之焉，以求其所欲，得退而相與講究磨切，或者兄得速化，而僕亦祛其蔽幾矣。兄其思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六。又見民國《寶應縣志》卷二六。

答趙解元書

辱惠書，陳義甚高，文辭甚麗，大慰平昔願見之心。然諄諄焉以李膺、陳蕃之任見望，君子擬人于其倫，僕於古人無能爲役，且敢望陳、李萬一！隨俗俯仰，無泉幣以振拔困窶，無聲望以題品沉

滯，倀倀焉之於世，方蘄乎見資，何以資人？兄乃過聽，若當世才名可以輕重人者而赴之，何歟？其由酸鹹異嗜，真自取衆人之所棄，抑姑激世之趨勢附炎者乎？無乃阨於無人之境，抱所有而莫知。以某粗脱科舉，欲推重于諸公間耶？揄揚贊誦，僕其敢辭。然言之不足取重，猶恐厚意之虚辱也。此外容面賦。《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嚴上舍書

前日垂訪，授齊年柴丈書，稱名德甚悉。及讀長編，辭義粲備，良副所聞，因得兄所嗜，大略與僕不異。嘗繹之，天下蓋無正嗜，然各不免有嗜。凡味于口，色于目，聲于耳，貪者之于財，勇者之于鬬，皆甘其嗜，身可捐，嗜不可沮。吾徒之書于嗜，與彼唯阿爾，乃如宿疾痼人，根結于肺腑臟脉，未易盪滌。僕也竊每自咎，意其見笑于人，與吾之笑人者無異。思得體道無營者師之，以祛汰所嗜，求於心悉矣，而兄惠然臨辱，推予期待不薄，能言所嗜之是否，固有望於兄者，而其嗜於文，又過於僕，何哉？凡世之有嗜，皆物也，而兄以爲聖賢嗜於道，僕竊謂惟道不可以嗜言。昔人言道者，曰會、曰造、曰自得、曰默識。然此皆自學而詣之，似嗜而實非嗜。足下於此，誠有所見耶，僕將摳衣以從其後。若曰文之爲嗜而曰嗜道，舉世不足奪移，則無乃無以藥吾病而又重之耶？仲尼論弈曰「猶賢乎已」，人未至乎道，而心無所底麗，則奔衝潰馳，其害不細，故弈雖鄙事，猶不可廢。援此計

彼，棄一則就一，吾之所嗜，不猶愈乎弈耶？是説也，猶安其嗜而遂非，未免可笑。外此而有得，無我靳焉，則幸而副僕之所深望者矣。裁謝草草。《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周解元書

僕與兄皆淮人，聞聲甚熟，識面甚後，第於令叔義誠處悉其文名，求見之心積有年矣。今者肯顧惠以長牋，投以新文一編，伏讀數十過，目明心壯，大慰鄙懷。僕之不文，且置此已久，恐不足以知其萬一。厚意不可虚辱，則就所知者聊復一二。兄之文古澹而豐腴，頓挫而莊舒，而兄方從舉子較勝負場屋之文，大抵快辨藻縟而止爾。快辨之失浮，藻縟之失淺，僕以身試而得者，回讀主司所予之文，每切慙汗。夫彼目亂心煩之際，授之以兄之文，無乃暗投？凡兄屢進屢屈，僅以待補進，豈非坐此？退之四舉禮部，曾南豐、秦少游皆伸于久屈。兄所挾持甚偉，僕號粗知文者，第玩其膚革，遺其心髓，茫不知畔岸，出此以示人，宜其誄之未已，又疾之也。君子之學，志于古必不諧于今，尊己者不徇俗。即兄之文，得兄之學，信篤于古，可自尊矣。彼或疾之，非疾之也，忌也；或誄之，非誄之也，必其有慕心也。忌者頓干將而誄者繩南威，皆不得其正。兄益求其無愧于古，而尊所聞焉，紛紛俗見，夫奚暇恤此！或以《太玄》爲覆瓿物，子雲之書，今竟如何？退之作應俗文，人必以爲工，自今觀之，退之之文，其表裏詰雅，陵轢遷、董者，皆當時所竊笑者也。兄亦求諸己而信其可信，疾而

忌固悠悠，慕而諛乎，於兄未必益也。古之君子篤於所樹立，直要諸後世。雖然，侯芭之尊《太玄》，籍、湜、郊、島輩服膺其師之書，不必後世始重也。曾、秦之文古矣，而歐、蘇亦非借之異代。庸庸者不勝其多，謂天下皆庸庸則不可。兄之文之學，淵奧不易知，如僕之愚，則已下拜敬畏，而主司亦嘗處以首選。況如僕輩者甚多，而賢于僕者亦多，收奇嗜古之士夫亦不乏。取驥於鹽車弭耳之餘，正恐不得辭也，勉之而已。此外妙意隱義，非面不足承教，姑草此以酬厚貺。《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陳夢錫書

前日過訪，遂得披霧，大慰平昔。未得再聆博約之誨，此心歉然。伻至辱書，責我待長者以常禮，僕也豈敢！是日家間小故，方寸擾擾，本不暇倒屣急于識賢者爾。責人不同，有怒之，有愛之，兄之厚意，僕得之矣。愛我故望我，望我故責我，不然，清妙超絶之語，何爲炯然紛綸墮前？略讀，未暇細繹熟誦，則已敬畏，慙歉滿懷。讀兄書，得兄之學，趣操超詣，不隨俗汩没，人能言之，或不能副也，而兄之造語託意，不愧所陳，此僕之所以下拜而盥手也。兄之尊黄、陳，確論也，人士猶或能言其輕重。陳、周之論，舉世恐不見此。簡齋之詩，非不善也，學之者不善也。爲樂天詩，爲東坡文，遂失古意，豈二老過？周之詩自黄、陳者，故律法森嚴，不失爲工。周云「吾於后山有得」，然劣於后山也。得其佳處甚多，而妙處無見也。后山之詩，庖丁之刃，畫史之旁礴，贏得之深而忘也。

一編之詩，凡駢麗工奇，俗之所謂可喜者無幾，間有之，翁則寘之外集，妙意可見。周猶未足語此，況其餘。兄之趣操言議，何其似周也！高視風煙月露形似之表，頡頏淡泊閒雅之境，此而不已，后山真可跬步。后山云「予於書貪嗜不厭」〔一〕，彼既已淫于書，痼于詩，鳩視時相，糞土挺之，死不少屈，宜其枵腹就盡于此，學之竟何益？而兄幾造域，啜菽窮未可量，而高論云爾，無乃貽不知者詬怒乎？僕也學后山者，不但其文，且欲俎豆其節，顧未有得萬一。而兄遽辱評品，取衆人之所捐擲不睨，而獨欲黼黻金玉之，無乃貽世人之笑詈乎？兄未必益也，而僕所得，則將不貲。雖然，君子相與以情，一面焉而遽責我，遽規警我，僕平生望於人不一二見者，兄真可人哉！僕有所見，亦何忍愛其情於兄。夫三百篇之爲經，後世無以加，士以詩名，捨是無善學。屈氏之騷，杜氏之古律，三百篇之正派，黄、陳出于是，而其才高妙，故卓絶不可及如此。兄之才不下當世，其亦自周而黄、陳，問塗于杜，揚鑣于騷，而税駕于三百篇，不此不止也。庶逞兄之才，而兄避是，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僕之望于兄者。若僕則齒髮可念，志慮耗落，仲尼所謂不足畏者，何能爲！繼此鍥其頓，策其蹇，猶有望于兄。此外須面以既。《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一〕后山：原脱「后」字，據文意補。

答葉學諭書

辱惠長牋，辭意良厚。設科待士，師道也，古人避不肯居。而教官亦謂之師儒，名則然，求之其實，則謹避是。子乃以洙泗河汾見處，非深知僕者。名以師儒，則課程陞絀，職不容免。士苟尤穎超乎其徒，不得不優之，優之未必可以服衆議。子爲場屋之文，信尤穎而超其徒，且衆議無間。然僕與子皆小尉，既已異子於人，必有以信子於人固也，似不待諄複者。雖然，文章士之末也，科舉之文又文章之末。屋多士而隸之，本不止此。捨文辭而德行政事云者，則才無所試見，祇以起僞。遽望之以孟、荀、屈、馬、舒、向之徒之文，則合有司之目，似不必爾。果爾，彼未必能知之。故窮年竟日從事其末，士非得已。子繼是無局于科舉之文，即古人之所謂文，而超然得諸文之外，異子而信于人者益大，非特僕不敢靳，有洙泗河汾設科待士者出，將分席待子矣。勉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翁秀才書

惠示誨篇，陳義粲然。何蕃、趙德，彼丈夫也，何必榮古虐今，取不自信之疑。不肖者之瑣瑣碌碌，何敢當昌黎公之任。云云之諭，敬悉雅懷。事在州而予奪在縣，始委之縣乃可，不然，今無能爲

也。天下事無使至于鬨訟，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此之説出于此，彼之説將出于彼。而邑長之於民，決然爲可否之言，不聽則治之刑之。施于士則不應爾。紛拏至此，調護之外無餘策。丐安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王秀才書

蒙惠長牋，三復其説。凡兄之屬我已厚，而所以望我者非也。爲吏與爲士不同，而待士與待民尤不同。民有悖弗率，患未知，知則刑加之。知之矣而未有犯焉，猶不當掇取逆意其惡而治之也，況士耶？凡儒其冠，豈容不禮貌之歟？或者少有月評之玷，又豈可不小忍之以待其定歟？故曰待士與民不同。若夫率意而行，肆口而言，爲士而然，不怪也；號曰吏，則顰笑舉動，利害如響。兄所指陳，率焉言之，使僕率焉行之，兄則何悔，在僕誠病矣，何者？吏則難，士易爲也。學職之選，府命也，必曰再試，敢以是有請乎？家食者之欲進，猶夫任學職者之不欲退也。必曰某可排屏，某可陞躐，僕坐席未温，客主之勢殊絶，敢遽任是怨乎？豐之惡，四子之善，自兄言之爾，使彼且議兄，必又雌黄皂白之不免，詎容遽信？兄行吏矣，且自知其不當爲舉子之意行也，然兄所計抑末矣。士爲學，宜與古聖賢偶，不得已而干禄，則淬礪才業，以動有司聽。果足以動有司聽，則紆青紫，趣勛名，隨取隨有，回視蘧鹽短檠處，向所較者，祇可一笑。雖然，是猶外也，其本在器質，器質在涵養。敢以是酬

厚意。《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李秀才書

僕領教備悉。榜所云示兄不鬻酒耳，他無一語侵足下，復何嫌？且此自軍大將有請，不自邑宰出也。邑宰除去惡語，爲兄計至矣，復何道？事貴不欺，欺心不去，天不與、人不是也。隱之兄心所云云者，果未始有此乎？以爲未始有，則天與人均爲不可欺者。《易》以「无咎」爲補過之善，傳以自修止謗。僕之涉世，得《孟子》一語，中則坦然，而推之不可勝用，曰「反求諸己」。僭爲兄獻。兄家利源，設或者據之分其贏，兄能默然已乎？彼且分兄之利矣，又惡其名之彰也，曰是且揚吾過。非勢位尊卑之大相軋，恐未易得此于人也。兄之意似不必戚戚，戚戚于此，必有左袒慫兄，以多方經畫，謂此莫大之恥，不可不雪之者。夫左袒者自爲計則多，爲兄計少也。兄且入其説，訴之邑，訴之郡，訴之監司。軍大將訴于此，豈不能訴于彼？且以兄諱榜爲私酤地者，彼之辭則順而易信，而邑人負此不韙之名凡數家，其來有素，而兄不幸亦不免與焉。于今但有循謹不欺，仰俯求無所歉，静重以待之耳，榜何足道，而旁引曲喻，若患在朝夕，求脱去者。竊爲兄患在朝夕然求脱去者，不在榜也。欲收去姑徐調護之，今似未可，幸亮之。《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嚴學論書

承過顧，惠示長牋，三復其說，甚副所望。吾輩講學，所至難者，將以求其定，學而定，止矣。然而所謂定者，未易言也，士當審之於未定之先，乃能安之於已定之後。未定之先，審其可以定而後定，則隱之吾心而安，推之於世而無議焉，乃可爲善學；未可以定也而遽定，其害道不細，求之心則將不安。然且安之，則嘗然于是否取予之際，人且排而斥之，否則受其誤。兄所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而義外之說，膠固不移。豈特告子，凡荀子之性惡，北宮黝之養勇，楊子之自爲，墨子之兼愛，以至佛之慈忍，老之清淨，惟其自是，故自定。自是而且自定，啓于其始之不審其所向，遽以安之、以言之，至今識者疾之不恕，而悠悠者或沒溺其心。想彼數子，其始亦不知其弊之至此也。兄之論學，汲汲求其定，此僕之所望於朋從而未有所得者。《春秋》十說，併以見遺，其理有據，其文甚暢。理當而辭順，足以卜其中之得於經者，于以自定，夫何議，而又拳拳於僕乎？僕之求其定久矣，迄今未敢自定，畏蹈昔人之轍。今乃得兄，將求友焉，以冀其定。而兄之學可以定而論定者，顧肯下交於僕，僕則幸，而兄無乃謙撝之太過歟？撥冗，草具謝臆。繼此時得從容言議，以決其定，兄其毋多遜。《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伍解元書

識君子餘半年矣。比者兩辱臨賜，大篇叠來，始邃我以《易》之妙，得其所以爲出處泛應之機；繼博我以《詩》之雅，慧其所以爲比興持用之趣。辭雖甚約，理則炳而周。君子之於文，不當如是耶？凡此者，皆鄙見之所不逮。而辭之云云，意之款款，若真有求於下走，何哉？握靈蛇之珠而動目周璞，染指鼇殼之鐺，顧芻豢于家則厭薄之，恐非愛寶知味者之正。若曰時爲邑學遊，事科目舉子計，則僕雖老，舊技猶未盡忘，敢不有以時發所蘊，效之左右，聽其擇取？而丞公尤長於此，政自有不貲之益。然有一説，似不容默。是間諸生秀拔者不少，然皆畢力贔屭于學職，至植黨衷刃以爭掇之，視此幾爲稅駕地。夫此計其名耶，其利耶？利固毫忽，名何有？而勇於校此，何也？國家科目，其塗甚夷，得之可以行吾學，潤吾家，澤吾親友；不然，行之充，學之裕，足以有立于世，以敵軒朱而傲封君。諸生之才有不取之爾，孰禦者？古人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兄冲然澹然，静退而誠慤，來爲吾重，庶可勉諸生以當爲，而挽回其積習，以息譊譊者，良幸。《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李秀才書

伏辱過訪，長牋見屬，展掩吟誦，使人悲惋。含辛茹毒，備見于辭。夫何良士，罹遇乃爾，而又親殯未葬，貧無以辦，政宜奔走號訴，求當代好義尚氣、勢力足以振人者赴之。不然，名聲煒煒，望實孚于衆，借譽引重，亦或可以委曲有遂焉。如僕則非其人。兄之厚意，無乃暗投乎？邑長古子男，邦有民社，有政事，不應無財，而定海異甚，一簪不自有，而稅與酒他邑當有之者亦不與焉。令逃嫌則固幸，然何以爲當用而用之者？計兄之窘迫而有懇于宰，非當用者乎？此無以應焉，良愧。苟恕己而望之人，人且曰：「是爲大邑而諉他人，何欺？」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吾夫子亦恥之者，惡不以情。今嘗不恤，而稱子於人，其無乃貽不情之嗤乎！若曰祥琴入御，將過從文字間，則謹不敢避。是幸察。《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答劉秀才書　缺尾

伏承過訪，惠示長牋，敬讀數過，即言而得其意。志於功名，而以事業不進爲憂，以不求爲求，而拔出流俗之表。不知僕之不肖，而赴之以其情。甚哉！兄之好學與僕之向時相似也，而不能使僕不

疑者，蓋赴其所不足赴，而譽其所不當譽也。僕少則爲儒，而恙患險阻沮之，力不副其志，自視常赧然，顧何足赴？應課而試邑，辨賦輸，防機穽，凜凜汲汲也，舊學何事？顧今置不講，得罪名教，貽譏識者多矣，顧何足譽？而兄稱述皆浮其實，非僕所敢當者，故疑。然言之諄諄，意之勤勤，其於學問，不啻甚渴而蘄飲，久饑而欲食。僕之初學，蓋亦如此。以僕之身所履者，故信兄之用情也。曾子之告人，必曰「尊所聞，行所知」。兄所聞而知皆卓然偉然，非僕所敢議，顧乃垂問焉。孟子之諗曹交，亦謂「歸求餘師」。夫四明多士之地，凡昔之光賁史册，今之輝映縉紳、標表士林者，不知其幾。兄之敏邵恪誠，必皆尚友古今，中有超然自得之者矣，於此何以進兄？不然，試誦其所以爲學者以告。僕二十五歲始知爲儒，痛其晚也，意銳而氣盛，視經史文章欲吞取之。里有邵蕘元實者，頗能文而又博洽，從之遊，朝夕凜乎邵之在側也，謂不至焉恥也。既又有濟南周孚信道者，尤精博高妙，古文與詩，近世少比，亦從之遊，朝夕凜乎周之在側也，謂不至焉恥也。如是者十餘年，雖環省不自足，而或且取之，且稱之，以爲能文。夫以其二子爲之表的，甚切也，而吾之猶爲吾也，不然，其尤碌碌不足道，果也。四明之多士，若在昔，若于今，豈無二子比？擇取其可畏仰者，凜乎立士側，朝夕于斯，寢飯于斯，以不得並立爲恥，則所下缺。《江湖長翁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五七五五

陳　造　七

上王參政劄子

某疏謬老衰，無寸長可言，受相公特達之知，日夕惟念。古者爲知己報，或以德，或以事，其次猶以言，言則下矣。然萬一或有取焉，在長者不徒爾也，就令無取，亦少寓圖報之意。某於某官所可效區區者惟言。況某官與政之始，仰受兩宮之託，俯荅天下之望，規模之在我，事勢之在天下，必已定於胸次，而聰明之間，或偶未及。涓埃之善，可以少裨采掇者，又可不加意哉！加之意，所以求處事勢而定吾規模，亦一助也。故某率意言之，不暇究理端緒，惟某官擇焉。今日在某官所先務，莫若養重臣之望。夫國無重臣，如舟無利楫。翱翔乎安流，而無風濤之險，則可以苟安。既曰乘舟，則凌湍波，抵怒風，可不有備？古者爲國，當倉卒迫急之際，安危之機，反掌之間，而重臣者獨能呼而來，麾而去，姦雄有所憚，而人才有所倚賴附麗，以自致其力。至此，然後知國不可以無重臣。而重

臣之望，當蓄之於素，而不可求之於暫；當求之德義忠節之間，而不專在於才。平居無事，天下之心繫焉，一旦之所賴，乃平日所繫之機也。某官以高明之資，輔以正大之學，危言鯁論，天下傳誦。凡其與同列競曲直，對天子爭是非者，中外畢知，而又天資挺直，廉隅介潔，載在士民之口久矣。天下望以輔政，果輔政，則又曰是且爲宰輔。某近聞淮浙之人言朝廷不乏直臣，吾何憂。某謂此可以積累自修而得，不可强而致。所謂重臣之望，端在某官矣。竊願某官益推其徇國愛民之心，益謹其正心律下之本，動爲才賢計，毋爲親舊門生故吏計；以功名不朽自期，毋以富貴安佚自狹。非才不薦，可薦也不進不已也；事悠悠者不以實懷，有關利害不罷行不止也。使其素節上愈益信於兩宮，下愈益服天下之心。夫如是，無事可以持守治體，有事可以制成敗之機。天下無意外久矣，若曰必無可虞之事，則非遠圖長計。任此者捨某官將何望？其次則欲振整風俗。風俗不媺久矣，不當治其流而必求其源。源所發不能無偏，從其偏而治之，庶乎有救。天下之勢，上之欲有立，則下或必爲矯亢苟免；上之欲崇寬，則下或流爲欺謾僥倖。有立則必振紀綱，崇寬則必施恩惠，夫何所議？而其俗或流而不媺，故不可不爲之所。國家臨民務寬厚，捐苛細，施惠發德，湛浸涵泳，有加無已。小人狃於見聞，莫不欺罔以自利，僥覬以妄爲。今之臨民，其迹多近姑息而沒其崇寬之實。寬非不媺之名，而寬之弊則與過於嚴者同，姑息之弊與束濕太察則一。弊已久而漸見，上下知厭之矣。以其寬政之爲媺名，不容問也，言之有鍥薄之嫌，士夫不敢及此，積之不已，其害將難乎爲救。今未見也，一旦不幸有水旱盜賊意外之警，則圖之後時矣。某願今日政事發施，使天下之人殺人者必死，負罪者必刑，貸貲者必償。

持而守之數年，則僥倖之心漸息，然後有以予之，感恩必深，無以予之，必皆安分自盡，無枉抑不辜之怨。如是，風俗可以漸正，而治術易施；不然，未見其可也。又新天子即位，首來天下言，甚盛舉也。意悠悠無稽之言必且不少，悠悠之言信不可用，然於時政未害也，容而寘之，適以彰吾君與廟堂恢洪之德。然謂其間皆無切時可用之言，則恐厚誣天下。誠願啓迪聖主，采其切時可用三數人，加以醲賞，或補以初品之官，以作敢言之氣。國家海涵春育，霈澤天下，駸雜癡兒揖官而去者不知其幾，而於抱材識而沉隱約者官數人，則曰恐其濫，何略彼而嚴此也？然言事於今日，其大槩所主在除弊，不在興利，在酌中通之制，不在過爲刻害。言利者主節省，而非生財之謂；言兵者主自治，而非奇功之謂。廟堂去取，茲當立爲一定之計，即合否爲用不用可也。又僧道之蠹太盛，不可不抑其勢；禨祥之妖有萌，不可不絶其源。菴寺之無名可併則併，寺觀之户絶可繼而不繼，所以救之目前。住度牒不鬻，自某官與政始，能守之二三十年，暗銷其徒，所以救之於持久。都城内外，創菴寺以養淫僧不知其幾。曩李壽翁之尹京也，奏乞籍之，以居百官，策之良無出於此。可以寬臨安僦賃之費，可以絶僧俗雜蹂之弊。權貴不便，策既不施，有識追惜。此在今日，正可舉行，亦願某官識之，或侍清光言議之隙，可言則言之。而祈求禳禬之事，經載之，以寓爲民之意爾，不如今日動雜二氏爲言，而徼求福壽，又爲它日天堂地府計也。某官無謂其事悠悠若無害，其費若不甚多，不足病政俗也。蓋鬬旗而驗，不得不文成、五利；黄龍之見偶中，則玉杯之詐、逆亂之謀繼之。近方士服丹藥，其始亦必有小小收其效者，以浸入其心也。使今日僧道技術妖幻之徒用之而不驗，其患猶細，其事萬一偶如所祈，

茲不幸之大者，某官不可不著之心。謦欬言議，糾之以正，以明言其無益，則善矣。嗚呼！安得天下士夫絶口不道老佛，絶意不事祈穰禍福之説？中外浸假而習，孰不萌奇衺之見耶？小儒猶知深憂，大君子不當泰然也。又兩淮之地，國之北門，其民皆向來蹂踐之餘，而風俗純質，土物有中原氣。近者南北雜處，寖不如舊，而士夫不諳土風，又不識南北情僞，立説以固寵取榮，興爲相繼，淮民愈弊。昨徐子寅者於淮東創爲屯田，其名贍歸正之人，而急於多其數。南北之人淵萃其中，烏合不根之徒一旦得聚，氣勢自合，而子寅曲意庇之，平民畏如豺虎，官吏莫敢誰何。稔歲之時無幾，而振貸不貲者無虚歲，爲患至今尚熾。繼而議者又請以兵屯淮西，不知兵尤不可耕，而蠹民尤甚。今者淮民之幸，天聽甚卑，淮西之屯已罷，吏民如疾而汗，刺在肌而捐去也。而淮東之害未有言之者，亦願某官著之心，乘間可言爲上言之，斷然罷去，慰淮東之民。或曰：「屯淮西者兵也，罷則歸其營，淮東之人罷屯則何歸？」此亦不難。據其人所種之田，捐以予之，使爲己業，與編户齒隸于諸縣。一二年之税，又損其輸之半，或三之二。凡官之爲屯田設者一切罷之，然浮浪不根之徒，本藉屯田之勢以主張民間，一旦失勢，其大無良者必且遁去。然此徒去留不足爲損益，其人居不能耕，出不能戰，但能侵陵編户，蔑視縣吏。取無用之人以驕子奉之，又欲聯綴而止之，惴惴而恐其去，此何爲者？此在三代時正在誅鋤之數，又可挽而留，恃而使之乎？亦願某官實諸心，有間則言之，請而罷之，以爲淮東幸。又淮南戰守計，經畫者多非其策，是以費財而勞人，取輕敵國，生疑淮人。虜犯淮南凡幾矣〔一〕，惟淮人諳其情，而其有識者可與語至當之數。夫不可不慮者，彼衆我寡之勢；不可不達者，攻城野戰之

計。虜騎之來，或聚爲一，或分爲二，而我則無所不備。夫一或二而已，是以常衆；無所不備也，不得不常寡。所備者不少，故修築者多。彼未來，吾已自弊；彼來敗吾一，其它已破膽矣。而吾前日城築之費不知紀極，隨修隨壞，及其臨事，夫何可恃？揚州之城亦既二十里，使其受敵，非數萬人不支，而又創爲小堡，萬一虜恃衆以攻我，能分兵爲兩乎？我能兩守，虜獨不能兩圍乎？此其兒戲欺君，已甚可笑。而瓜洲去揚州五十里，瓜洲有城，揚州之兵肯爲必死計乎？是蓋懲辛巳劉錡之敗而藉口洗足登舟之説。夫人之處事，每懲而每改圖，則迄無定筭。執古之一言，輒據以爲法，則不勝其泛矣。夫彼豈知建炎虜騎度淮，未嘗以攻圍爲事，而我未嘗城守而較勝也。彼以氣盛衝突而前，我以懾怯望風而走。自張、韓諸將乃始知避其方進，待其衰也而乘之，虜始大有所忌，而和好以成。今而修某城，創某堡，役既罷之民，捐無餘之財，以填無藝之壑，平居無事，君相之前聚米借筯，真若可聽，一旦虜至，彼合我分，彼衆我寡，彼勇我怯，棄城走爾。紹興而來，諸將每每出此，淮人揶揄不顧也，而偃然指以爲媚上固位之具，何哉？某獨謂虜之欲動，其來之衆寡將之如何，我必先知之。彼或大軍侵我，在我之策必清野，必聚屯。屯爲二若三，堅壁不戰，以老其師。灼然知其可乘，然後乘之，不然不動也。彼未得志而退，已罷矣。不然，分屯而守，如前日議者之計，瞢虛實而漫戰，以僥倖一勝也，難矣。降是小小侵軼，則緣淮亦聚屯三數處，吾俟之以靜，不争小利，徐而制之，亦不難矣。如某之見，揚州大城，和州、合淝之外，可且罷其營築，以息人省財。一旦有警，隨敵大小堅脆，務爲聚屯堅守不可犯之計，清野以待，不輕逐利。如此，而虜人不忌，猶復其進莫禦如前日，某

不信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淮人也，考古驗今，似亦熟悉。然言於士夫，未始動其聽，久亦自疑其疏。然屯田初置，亦能策其後必然，既而盡如所料，則又自疑所見之不皆迂繆不適用也。使萬一焉料其未然，或如其已然，而實不言焉，則亦自惜，且恥終無益於世，故是以不忍自默，獻其所見門下。願某官試繹其説，或有合焉；不然，亦欲鐫警其不逮也。或有可取，繼此猶有爲門下獻者。《江湖長翁集》卷二七。

〔一〕虜：原作「敵」，據萬曆本改。下同。

上趙丞相劄子

某比蒙延之座側，訪以淮民休戚利害，反覆從容，得詳稟其説。此與周公吐握、魏相延問掾史，視古不愧。復許以再見而歸。某意有未盡者，敢畢其説，可否初不敢自必。淮南楮幣不通，窮困甚矣，大抵有農無商賈，豐歲則有米麥而無貨，荒歉則米麥偕貨併絶。兩淮之地，北鄰彊寇，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四百里，國家厚墻高墉，不可一日無者，是寧可坐視其困悴號怨，不爲之所耶？前謂鐵錢不南，則官券必不北，沿江州縣且可通銅錢用。或立分數，許三分或五分用之，此令朝行，此病暮損。議者曰：譬如人左偏已病，豈可又病右偏？某謂江北鐵錢亦國家寶也，何至其凶如此？目今淮人

所病不在用鐵錢，在無官券爾。鐵錢在沿江，猶在淮南，當江南楮輕錢重之時，濟之以此，適爲民利，又何病？議者又曰：鐵不可蓄，非銅比；鐵錢爲用，則銅錢盡藏富家。某又曰：常情之於錢，凡有餘則蓄之矣，初不繫鐵錢用否也。使某居内郡，餘百千則計蓄百千，餘千緡則蓄千緡，以備緩急，以貽子孫；況編民而可遏之不蓄，而又防其蓄乎？今銅錢日少，豈以鐵錢故而藏之耶？議者又曰：鐵錢過江則盜鑄愈多。某則曰：盜鑄與否，在郡縣奉禁令如何，不繫鐵錢南北也。法禁小弛，雖不越江，猶盜鑄也。利病顯然，而議者過計則然。然某所深憂者，淮民不可使怨憤困悴，淮地不可不保愛顧惜。此之利害，某不敢深言，其憂責端在廟堂，救之如拯溺復仇乃可。事雖明甚，而議者往往居利害外，故異説如此。某人微言輕，何能動廊廟萬一，不可聽用。若其次策，則嚴已行兩總領解錢交子二分之令。沿江諸州所發上供，亦可放此。外此則沿江津要置三數，務委清廉不擾官發楮券交子與鐵錢，所得交子置總所，鐵錢置提轉司。交子、鐵錢在官目今雖無用，淮南每豐年粒米狼戾時，當路往往閉糴賤市。今荒歉極矣，必且豐熟，則以此所積鐵錢與交子增價收米，貯爲軍儲，或爲水旱備。良策之次者，庶其在此。如此，鐵錢稍重，官券稍多，淮民少蘇矣。不然，束手視之，無策也。或曰：今可傍蜀中例，令鐵錢二作一用。某謂此最不可者。今日鐵錢果太重，則此法或可暫行以救之；今鐵錢已輕而又輕之，是以水濟水之説也。而又官若民目下折閱其半，民必有無償自斃。如宣、政間官所有或一二萬，或一二十萬，今坐失其半，彼不償取，其肯止耶？而民之操官券者，猶計一千五百乃肯換一券。二爲一，則是鐵錢三千得官券一千，立見狼狽。今而曰「吾禁之以二千易一」，若二易一可

禁而行，則今日胡不禁之一易一耶？民方急時，即其有者擎企哀請，恐不我予，禁不得而施之也。爲法制事當察民情，情所不樂不便，法禁格矣，古今皆然，不獨今日。所謂淮地戰守計，戰固不可預言，而守則必有定論。定論在審虜情如何。虜陵暴淮南凡幾矣〔一〕，未始攻吾城也，而議者紛紛皆曰某處可增築，某處當修培，費財勞人，凡幾年矣。一旦有警，委之無用。某生長淮南，聞見虜人熟矣。得吾郡縣，必披城置寨，未嘗肯安居城中，吾所守之城未嘗輕攻之。惟趙立之守山陽，魏勝之守峋山，極力而攻，然彼僅捷于楚而大敗于海者，蓋兵法攻城爲下策。修樓櫓轒轀，綿歷歲月，蟻附而攻，殺卒三之一而不拔，孫武之所深戒，虜人知之審矣。然二城之必攻，大不得已也。立之守楚，是時淮南盡爲虜有，虜以立故，猶未敢渡江，且舉其全師取一孤壘，制數千烏合猶不能克，何以使其下，是豈容已？峋山則舊亦彼有，吾取而城之，彼亦忿而計必取，然虜師斃于楚城下不可勝計，峋山之敗，臭腐者累月。此外未聞攻圍之舉，則信乎孫子之忌不可犯，而虜不可謂之無人，即其不肯捨所長犯所短，可以知之矣。不知其情而每自困焉，城楚州，城六合，修天長，修高郵，財已竭，人已勞，議者言可守之地，猶紛紛未已，則是猿臂而守吾地，然猶可也，不知猿臂連屯之勢，正取敗之道。古之人以吾所不爭者形人而使之疲，今取虜所不爭者汲汲以自疲，可謂知乎？兵法：「少貴合，衆貴分。」少而不知合，則荆分爲三，適足以爲黥布餌；多而不分，是新之昆陽、苻秦之淝水爾。吾兵不爲少，而較之虜則不爲多。爲吾之計，萬一疆事有萌，吾不可不戒者，必無浪戰；不可不謹者，必清野，必聚屯。揚州、合淝若和州，吾聚屯所也，而兵不可妄分也。百人而爲二，則五十矣，三之

則又加少。彼此顧望，氣勢不合，其敗十八。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用兵之要，無出於此。聽議者之言也，掉之即動，遇之即戰，此正虜禱祠而求之者，何也？野戰乃彼所長，而攻守有勞逸客主之殊。不寧惟是，兵自戰其地，目之散地者，謂人有所恃，皆有走心，兵法所忌也。苟不先計而浪戰，或見小利而輕動，必受挫於虜無疑。向來三帥制敵可見也。其始多敗，實由浪戰，其後頗識虜情，來則清野，聚屯要害，兵不妄分，清野則虜無所資，兵不分則氣勢合，虜有所忌，來則小避之，去或追擊之，用能使勁虜厭兵請和。今不祖三帥餘智，信樽俎遊譚之論，以定攘擾恩亂不可恃之計，未見其可。或者曰：長淮亦吾險也，可據之與虜戰。或曰：謝玄以八千兵敗苻秦百萬；臧質守孤城，魏武不能拔。此皆不見事勢，又不知兵之大計也。人見盱眙而東，淮流沄沄，則以爲險，不知其上源方冬時策馬可涉。建炎二年，虜人臨淮，甫三月爾，已飲馬于江。紹興十一年，韓侯復濠州，戰艦泝流而上，兵與民不乏，俄虜騎至，夾淮攻之，矢石雨下，賴沿流而退，少遲則虜人車運木枝，欲槎淮流，已山積于道矣；又少東而左岸無虜，乃遂得解而去。韓侯猛將，其兵壯健非今日比，浪戰尚不得逞，今之兵視曩者爲如何？今之將有如韓侯者否？此據淮而戰，不可輕信之說。若兵法之常道，十圍五攻，敵則戰，少則逃爾，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如謝玄以至少之兵取勝勁敵，此古今幸勝，不可舉以爲法。臧質全盱眙，亦古今幸免，不可爲常。負數十斤而趨，常人能之；烏獲輕千鈞焉，人之異也。切脉觀色，意疾證而投以藥，常醫及之；華佗刲割藏府，除去宿疹，技之異也〔二〕。兵也者，國存亡繫焉，愚不敢取其變者言之也。臧質之守盱眙，魏武倦而歸爾；合淝之役，李衛公以

爲非謝安之善，乃苻堅之不善。此正古今確論。苻堅之不善，乃苻堅之不善。此正古今確論。苻民夷雜蹂，想其人之思亂久矣甚矣。驅怨憤之人，將不可禦，併兵而進，可疾戰却之，則其人之不樂爲用，信苻堅之不善，而謝玄之捷實由天幸。非特衛公知之，當時老於兵者亦所不敢必也。不然，桓冲豈瞢然於此耶？胡不觀蔡謨之議庾亮乎？亮北伐之計，使之當苻秦，未必無功，不幸與石虎爲對，邾城不守，使石虎之兵南寇，謝玄當之耶，其不爲毛寶輩者幾希。平日論兵，不計兵家常法，輒舉僥倖萬一者藉口，過矣。不然，王君廓十三騎却敵二萬，趙子龍退魏兵，玄德謂一身是膽者，皆可爲法矣。彼皆大不得已，所謂出死入生、轉敗爲功者。今使諸將一旦臨事，或恐有以繼前人之武，特不可爲常，且藉以爲譚爾。然則某所謂必清野、必毋浪戰，城已築無庸復毀，已修者不必增，隨壞隨修而已。苟其有人足以支敵，兩淮疆事大計在此，而南渡以來可法可戒，亦不外此也。若夫淮民撫循，則在監司守令，而監司守令又在廟堂示以安靖不擾之意。害有所除，審而後舉；利有所興，無汲汲於報政，無切切於希賞，動爲不可壞之計。昨趙侍郎漕淮東，因民之請，講行水利，所謂高郵斗門石磍，發其一二，見其所用材木石礎皆蔣發運所造，堅良不可動，爲不窮計，歎慨不已，謂後世何能及此！退儲材石，規爲久遠謀，會以事中止。則今人之奏功欲速，枉費財力，隨成輒壞者可戒也。某淮人，起於畎畝，備悉淮民休戚，老無望于世，但欲廟堂加意淮地，亟收民心，以厚國之北垣。某官萬一取其一得，以幸淮人，某所望也。信不信，在某無輕重，而淮民幸不幸係焉，然亦國家之所不

容恝者。干冒鈞嚴，皇恐無地。《江湖長翁集》卷二七。

〔一〕虜：原作「敵」，據萬曆本改。下同。

〔二〕技：原作「投」，據萬曆本改。

周樞密劄子

前缺遂舉而不當，則骨肉疑間，必至相窺相鬬。兩虎鬬而未決，則吾不寧，保境而已。河南之地，亦可徐議。使其舉事而無間然，則吾憂甫深。何則？彼恐無以慰其意，而使之取地於我。取地於我，而兩淮危。向者僞齊嘗出此矣。資之以兵，驚我邊鄙，彼雖敗不恥也，而我不可以屢戰。彼坐視燕京，或敗於我，或能困我，皆非係彼之休戚，是足寒心。故曰，天使之棄疾，未可知也。雖然，猶有可言者。彼既相忌，必不多其兵力，兵力不能多而妄舉也，將劫於民，中原必且不堪，而將有豪傑乘間而投隙。或無謀也而多其兵力，則非彼之利，未必得逞於我，而反噬之計或萌於此，此又未可知者也。就不可知之三者要之，它日之利害吉凶，或胎於二雛。今者吾必預爲不可勝之計，則邊事宜急計而熟講。請遂言保兩淮之大略。前之所言，特以意測之爾，事之然否，不敢必也。雖不敢必，然淮南被兵久，近不可知，要亦不能免。保淮南無他策，必清野，必堅壁，必毋浪戰。凡今言守某城，據某

地，多務分兵以相接援，使敵不可入者，皆非計也。淮東則揚州，淮西如和州、合淝，皆要地也。爲三大屯，俟虜之來〔一〕，按兵不戰，吾亦蓄銳伺隙，審於使間，明其耳目，俟其的然可乘，與之一戰，可以痛懲其侮。未有必勝之機而僥倖一勝，是浪戰也，是彼之欲於我也。或曰：彼之來，吾連臂守之，庶幾保吾所有。今且委地與之而據其裏，是資寇也。某常非笑説者之謬。長淮東西凡千餘里，爲城幾所，一一守之，彼常麇聚而前，敗吾一而他破膽走矣。吾之將校狼狽内救，朝廷且以保江爲憂，吾兵不戰而道疲矣。且連雞而守，不能禦其來決矣。使彼連雞守之，其能禦吾之往乎？黥布叛，荆軍分爲三將以相救也，而議者知其必敗，未幾敗其一而衆潰。康延孝爲晉策梁，以謂其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劉備攻吴，連營七百里，而魏文知其非。兵法：寡者備人者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非特古事然也，頃虜之犯淮西也，如張侯柘皐之捷；其犯淮東也，如韓侯大儀之戰。虜騎一甄而來，吾兵一甄當之。使其分兵而禦之，何以殺其衝？惟大儀之捷，韓分解元一軍守高郵。是日也，元與虜戰甚，整暇而捷。韓特以高郵扼其糧饟爾，外此不聞它守也。人之言曰：臧質守盱眙，昌義之守義陽，趙立以烏合守楚州，猶二年之久。以此藉口，而計分地而守。夫此，皆出萬死而僅生，極危而僅存，非可爲禦戎至計。而立亦終至魚肉，又豈得已。奈何平時議邊計，不求萬全，而踵僥倖或勝之陳迹，恃此與强虜對乎？吾兵不分，足以當其衆，而又不輕與之戰，彼客我主，勞逸勢殊，而勇悍猖獗之氣將屈。吾清吾野，則彼蜂屯之衆，非餓運無所得食，將不可以支久，其間必將有可乘之隙。吾將良而士怒，後發先至之技，處女脱兔之機，其必有以建大功而破虜人之膽。兵法曰：「避其鋭氣，擊其惰

歸。」鋭不之避，命之曰嘗；惰歸不擊，命之曰弱。嘗必敗，不足有爲。苟弱矣，足以啓敵人之侮。雖然，此猶係主將之巧拙勇怯如何，而不可預知者也。所可預定其計者，吾兵決不可分而已。今之議者畫地借筯，尺寸而守之，猿臂連屬，將以限其來者，紛紛皆是也。此説未破，某恐必至誤國也。計吾緣淮而列屯，其敢越淮而鏖虜耶？其不敢必矣。彼越吾地而不與之戰，則連兵何益？無所伺而戰，則敗多而勝少。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二〕，謂其無必死之志，有散走之心也。故緣淮分屯，非至計明甚。辛巳，虜亮之來，官兵控淮而守凡幾所，内地屯據又幾所？虜兵侵淮南者二，一自淮陰，一自淮西。亮踰淮，王權敗，劉錡遽棄淮陰保江，勢甚倉皇，而諸處所宿之兵不能齟齬其間，吾亦了無賴焉，則虜兵合而衆，吾兵分而寡，一驗也。甲申僕撤之寇，守山陽、守淮陰等處又幾所？虜併力敗淮陰兵，殺裨將，劉寶棄山陽，蒼黄爲保江計，諸所屯兵亦不能齟齬其間，則虜兵合而衆，吾兵分而寡，又一驗也。或者必曰：吾兵聚而待敵，則延敵入境，使彼據其已得之地，耕戰兼講，與我相持爲久駐之計，則奈何？某亦料之熟矣。彼不盡得淮南則不能有淮南，亦猶吾不盡得淮北則亦不能有淮北。使彼貴將重兵宿于淮上，則非久計；更迭而留，委之裨校，則吾能制之。自建炎至今，犯淮南凡幾，彼嘗盡得之猶不能留，況不盡得，而憂其遂能與我分地犬牙相持乎？即已然而圖方來，爲吾之計，似不出此。其次則莫急於撫淮民也。撫之得其道，將以用之也。某又請言其用之者。兩淮民兵之健者，猶可十許萬，議者悠悠，未有成説。夸者曰：「民無不可使，得良將教督之，可與官軍同。」迂者曰：「民可耕不可戰，聚而教以兵，徒擾之爾。」是未有成説也。言兵當計彼此。虜騎馳突之兵

也，來如驚飆，去如驍獸。國家軍政紀緒，條目截截，可守可觀。從事於兵者，攻守擊刺之外，不治它事。如此僅與之技，奈何欲驅耒耜襏襫之夫，禦堂堂之陣乎？若曰佐官軍之守也，緩急而飛輓也，今所謂挑丁，皆强悍能辛苦者也。如某之見，若邊事得利而據扼也，對壘而張聲勢也，則不爲無用，要處，如淮東興化縣，淮西之諸山可屯處。餘老稚牛畜農器萌芽，預爲清野計，令兩淮之挑丁分屯山水險次丁，擇諸縣之官不迂而腐者摠而制之，諭以略置弓槍分泊江中諸沙，不徒泊之也。挑丁之外，取其旗鼓，立之長，列屯于此，爲老稚之衛。前此聽民之散處，官無所措畫，壯者顧憂其家，常爲走計，或相併吞，或急則降虜。脱而渡江者，所在布滿，往往反爲江浙民間之患。夫吾國未必能用吾民，而爲虜用也常力，何者？彼以長矛利刃驅之，爲之負輓，爲之鄉道，爲之攻城，何求不得。建炎、紹興之初，常如此矣。今其家與所資既屯江中，則壯者無向來内顧之憂，告以爲屯，實以自衛，故不難於聽從。民户百萬口屯于江中，亦足張吾勢而重虜人之疑。昔魏文長驅臨江，孫權倉卒緣江列木城，而魏人懼諸沙之屯，彼見其旗幟，聞其鉦鼓，何遽知其非官兵？其不賢於木城矣乎？使渡江而南者，但城市之人，則江浙官府易爲之所，又免委百萬赤子，坐視虎狼之噬己，或爲彼之用。民之資力，使十存四五，虜退而歸，耕蠶之計自若也。聞之建炎、紹興之初，兩淮爲虜窟，而沙上之民耕耘不輟，一水之隔，便爲樂土。里民户知其便，令之則從，而又得以按收其壯者之用。若曰置不足用而不計，則建炎之初，虜將龍虎敗于興莊，全軍殲焉〔三〕，亦張榮所裒棘荆鉏挺之夫。虜亮之斃，淮東所屯之民乃能頗掠其還，卒焚其糧，戰船自瓜洲至淮，首尾相接四五百里。不然，則官軍方限江南，未及北

淮，彼安翔而去爾，復何忌？虜中至今能言之便，童子非怯，反是烏獲可侮。此之機會，無時無之，要在藏其用於無用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於文章學術未必愈人〔五〕，至言淮南事，則畎畝之見，其言似未可全忽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七。

〔一〕虜：原作「敵」，據萬曆本改。本篇以下同此改者不再出校。

〔二〕「法」字上當脱「兵」字。

〔三〕全：原作「金」，據萬曆本改。

〔四〕虜：原作「北」，據右引改。

〔五〕愈：原作「俞」，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五七五六

陳　造　八

答胡同年啓

宸廷唱第，竊幸聯名；仙里效官，庶將賴庇。雖服勤於半載，猶相望於兩州。蝶夢空勞，未遂朋簪之盍；鵲音送喜，遽承札翰之投。玩文彩之燦然，荷推褒之過甚，不敏之責，有靦其顏。某官蓄德宏剛，秉心純懿。粹學根於性，而副以淵源之師友；軼才畀於天，而發爲黼黻之文章。高視儒先，擅斗南之譽望；增光我輩，推天下之中庸。白璧當價，必也連城；紫鸞過都，迅於歷塊。揮談間之珠玉，已俛取於巍科；展胸次之經綸，宜優躋於膴仕。夫何簿書勾稽之事，可淹廊廟獻替之才。蓋聖代取賢，用望亦兼於用資；而君子事上，在朝或先於在外。佇被日邊之詔檢，歸聯雲際之仙曹。尚其拔茅，及此斷木。某淮鄉冷族，儒館孤生。書傳囁嚅，偶厠於羣英，得飽遂霑於寸禄。困而學又其次也，尚姑息肩於耕牧；光陰蹭蹬，敢妄意於事功。殿名餘任重致遠之心；率以驥不亦可乎，此實事賢友

仁之志。孤陋坐糜於日月，光儀徒避於參辰。捧雲翰以細披，覺茅心之驟豁。慰人甚矣，渴德尚然。承聞俶官期之裝，不無叙鄉里之別。便郵屬我，于以展此生金蘭之情；下澤過君，或可爲數日文字之飲。惟是禮容之簡後，更希德量之含洪。《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從遊三公啓

頭顱引鏡，自歎衰遲；朋舊盍簪，過蒙咨逮。容投名於書社，仍拜賜於雲章。陳義甚高，揆才非稱。三賢者性資穎悟，術業粹醇，鄉閭傑出之英，庠序後來之秀。見所未見，吞萬卷而有餘；能問不能，視寸長而必取。辱當此禮，有泚其顔。使自任爲師，是犯俗間之所忌；若羣居講學，茲誠儒者之當然。諸公姑此爲功名之階，此老亦與有文字之樂。《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寄柴教授啓

楓陛臚傳，竊有聯名之喜；芹宫教事，偶叨交印之榮。在齊年事契之最深，乃今日從游之云始。況心期之不淺，知天幸之居多。差肩同采藻之儒，屈指計及瓜之日。某官器凝塵表，價擅斗南，粹然冰玉之天資，副以淵源之家學。胸中河漢，蟠五千卷而有餘；筆底煙雲，眇二百年而無此。家誦太冲

之賦，人知白傅之名。小淹簿領之司，旋試師儒之職。惟此邦蕞爾之甚陋，而名士向來之獨多。自旄頭彗紫微而俎豆不修，則學舍鞠園蔬而衣冠幾盡，有識增歎，後生疇依？迨二聖創述四紀之餘，宜多士教養一新其舊。所惜文風之愧古，政須師席之得人。元侯高耿、賈之才，猶俯爲於文學；退之收籍、湜之輩，豈止業於辭章。爲學者司南其塗，待先生日東其首。某詩書冷族，場屋腐儒。苦節半生，妄作功名之計；晚塗一第，僅償燈火之勞。官同元結之漫爲，禄悼曾參之弗洎。頭顱若是，豈足爲縉紳之重輕；門户謂何，未免計衣鉢之傳授。陶家男徒黎栗之索，景升兒貽豚犬之嗤，端由一暴而十寒，所以寸進而尺退。論資刻日，謂不待拜於紫芝；遣子執經，乃猶及親於絳帳。想維賢者兼容之量，重以契家相與之情。必賜提撕，曲加鍥琢。儻賸殘膏馥，豹一斑之許窺；則振拔汙塗，驥千里而可附。公來後矣，予日望之。小俟仲秋，治牒而南，尚得半歲，聚首於此。與此老爲東道之主，滿慰交情；俾諸雛祝南豐之香，長稱法嗣。《江湖長翁集》卷三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一。

復王尉啓

代庖無取，暫尸采藻之宫；仰斗爲勞，久計及瓜之問。占鵲音之破夢，喜魚素之到門。眼爲之明，驚朶雲之蒨絢；世所共棄，辱華衮之褒嘉。輒據至陋之辭，少答不貲之惠。某官性資敏邵，人品高華。破萬卷書，孰測筆端之神物；流三峽水，莫窮胸次之詞源。豈特維揚之隽人，是蓋天下之奇

士。夫何從仕，猶在中年。蓋難售則其價可知，而晚成者爲器必大。花封暫駐，少須下瀛鰅於前灘；芝檢飛來，行即簉鵷鸞於中禁。盡紓遠業，用福斯民。某筆硯寒生，枌榆後進。操觚試藝，周旋嘗覘於風儀；捧檄效官，鄉遡但勤於夢寐。偶郡庠虛席之次，應賢守設醴之招。幸何如之，喜有過此。即今盥手，披雁足之赤書；繼此班荆，叙門間之半面。尚容老退，時並英游。下里門而敬鄉人，深所望者；寫我心而見君子，不亦説乎。《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喬秀才啓

高蓋迂臨，已慰傾詹之素；長牋見屬，復增衰朽之光。爛然綵綷之文，申以師資之請。揆才非稱，撫己爲慙。某人淮左勝流，斗南奇士。元祐名德，今見遺風；臨川故家，非謂喬木。才跨雁行之表，人期虎榜之登。夫何建功立名之秋，猶復含酸茹苦之訴。士當尚志，人定勝天。惟精於勤，成於思，持誠不苟；雖困於心，衡於慮，傾否有期。獨惜禮意之甚隆，不知老衰之無取。遽欲北面而受業，豈所敢當；譬如南旆而之燕，未見其可。若曰多暇，來而羣居。愛子以誠，寧復有絲毫之隱；起予之益，當得諸磨切之間。《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交代啓

芹泮效官，忝與士鄉之教；瓜期問戍，獲承君子之規。平時馳仰斗之心，指日快披雲之願。望川塗而繫夢，憑竿牘以貢誠。某官名世真才，幹邦碩德。全閩多士，隽游咸出於後塵；當代數人，我輩不勞於俯視。人誦凌雲之賦，胸蟠插架之書。如金華老仙，揭示江西之句法；雖東京名士，孰如叔度之量陂？尚遲三字之聯榮，俯爲諸儒而小駐。進賢輔世，已聞鶚牘之馳；華國須人，行拜鸞坡之命。盡紓遠業，用福斯民。如某學舍陳人，淮鄉冷族。半生苦志，艱難險阻之備嘗；一第代耕，勃窣磐珊而不進。念吴門士氣之大振，乃今日浙郡之所推。擇地而求，輕六年之遠次；携雛以往，冀羣彦之與遊。想多聞直諒，不無若人；况老成典刑，併遺成法。撫初心而竊抃，臨晚節以增輝。坐廣文之氈，等作諸侯之客；告令尹之政，佇觀賢者之風。《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吉解元啓

得禄士鄉，不廢詩書之樂；依風偶軌，正資道義之交。未修執雁之恭，首拜朵雲之賜。某人天資粹穎，術業深醇，青銅懷萬選之錢，緑耳蹑中塗之足。成風妙斲，賸傳絶俗之文；造物小兒，寧復憐

才之意。小耐詩人之吃蹇，率多痿者之起行。平心以須，何恙不已。如末章之示諭，荷厚意之眷存。不鄙廣文之無氈，擬作監河之貸粟。諾敢輕於季路，飽恐誤於陶翁。蓋欠餘未及於究知，則取予固難於縣定。儻其優裕，敢後周旋。《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曹秀才啓

佳客踵門，喜清譚之滿聽；新篇落手，覺病眼之增明。高山酬景仰之懷，明月重暗投之悔。某人際天卓識，倒海宏才。雖崎嶇白眼之前，終軒豁紅塵之表。貴洛中之紙，爭傳刻鳳之章；摘頷底之髭，行有化龍之便。至於長城五字，金薤千篇，作者未見輩流，詩人乃其餘事。較之今昔，平處猶可奴隸《騷》；捐其緒餘，惠然亦復膏馥我。試效捧心之態，少希過目之榮。顧此平凡，尚其鐫誨。《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平江職事啓

老去作諸侯之客，少慰塗窮；揭來從賢者之游，庸非天幸。喜披霧之伊邇，忽朵雲之墮前。文辭爛然，推予過甚。某人東南之秀，隽偉不羣。意其已上於霄霏，夫何猶滯於場屋。天文可考，尚魁宿

之躔吴；人望攸歸，佇漢庭之策董。某之疏謬，意實傾輸。論情道義之交，言從此日；屬饗文字之樂，更判留年。《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迎提刑趙殿撰啓

奉詔檢於中宸，庀臬司於近甸〔一〕。慈祥之譽，久已簡於帝心；察舉之權，兹用煩於國老。望軺車於一水，傾喜氣於八州，先聲所臨，有識相慶。恭惟某官才宏而量偉，識周而氣充。學必探原，人仰河間之大雅；言惟憂國，上知子政之多聞。中外踐更，聲華藹著。省蘭卿月，能稱屢徹於九重；使節郡符，課最特優於諸彦。竹有迎刃，目無全牛。恢磊特達，今劉苧山；精明不苛，古于定國。自廣陵委靡之歷載，得賢帥指麾而一新。點吏履冰，無復簿書之緣絶；流錢在目，未妨閭里之詠歌。信大手之所爲，非常才之跂及。惟全吴號浩穰之極，在今日爲黼訟之雄。帝眷承流之宗英，命宣止辟之睿化。激揚清濁，肯專柱後之文；獻納論思，行副朝端之寄。盡攄遠業，用福斯民。某受廛淮鄉，苟禄聖世。尚載籍之友，未云滿其志趣；事大夫之賢，庶以博其見聞。心則拳然，人誰領此。頃懷漫刺，獲窺彦輔之天；今坐冷官，復邇晉卿之日。此意所甚切者，一旦不啻酬之。蓋將静觀設施，追吏師之規模；抑以進聆謦欬，求時平之典故。窮塗至願，老境幸逢。凛繡斧之生風，即有趨承之便；上星辰而聽履，得無攀附之緣。《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一〕甸：萬曆本作「届」。

答潘解元啓

潘，石湖甥。

滿聽粲花之論，徐披振綺之文。種種擅長，無忌固知似舅；諄諄見屬，柳子豈堪爲師。雅意莫酬，厚顔可諱。某人儒林挺秀，學海窮源。犀一角以標奇，龜五摠而擅富。外家書傳，向來親得於傳衣；平世功名，政恐不容於袖手。況石湖老仙之重望，迺香山居士之後身。語默繫夷夏之觀瞻，欬唾爲天人之珍秘。子是之學，歸有餘師。豈期謙虛，俯逮衰朽。所況愈下，過采南箕北斗之名；用心雖勞，寧免野鶩家鷄之誚。予所望者，君其圖之。儻略去師弟子之稱，得研窮古聖人之趣。共儒宮之長日，策經笥之奇勳，豈敢終辭，有足爲樂。若曰爲處士而下榻，未後衆人；脱或問先生而摳衣，其避三舍。《江湖長翁集》卷三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三。

答沈學諭啓

寂寞之濱，來游已幸；清新之作，見屬爲榮。誦之俄至於再三，佳處僅知其萬一。推褒過矣，環省缺如。某人襞積詩囊，深沉經笥，固已略月露風雲之態，豈止深喉襟管轄之書。踐履丘、軻，所謂

聞而知者；陵跨鮑、謝，固將俯而視之。正自家傳，得諸心悟。玉屑棄而猶寶，驥子墮而追風。向窺短詠之春容，復讀長牋之典雅。冷官增重，遽延重席之儒；老眼爲明，快睹奪袍之手。顧如衰朽，忽辱題評。文不逮人，學終愧古。念知者去，仁者遠，即我夫復何求；若今與居，古與稽，於兄豈其得計。而諄複之辭真若有得，景仰之素已不啻酬。繼今講肄之餘，綽有遊從之樂。佇觀多士，羣經收是正之功；抑俾老夫，一字得敲推之證。久稽作答，尤劇懷慙。《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嚴上舍啓

希代至珍，時許拜故人賜；冷官樂事，顧敢令兒輩知。已鬱薦賢之懷，聊謀承教之便。高文嗣至，厚意莫酬。夫士取其賢而不計窮通，然學裕乎中則見於辭采。有能去彼而取此，加以彪外而弸中。若公議未隳，必褒裳而爭取；如造物不予，或按劍於暗投。在今日而論才，得夫君之畏友。受八面之敵，遊刃有餘；看一錢之囊，炊煙不起。詩解頤而紙欲貴，衿見肘而琴常鳴。冥搜笑東野之寒，處約有孟賁之勇。誰遣兩窮之相值，共嗟五技之何爲。請姑就廣文之氈，儻其得飽；容徐貸監河之粟，會有知音。跂以俟公，幸毋鄙我。《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高解元啓

疲神鉛槧，自憐獨冷之官；照眼珠璣，忽拜不貲之惠。情隨辭至，愧與感并。道路風埃，雖易動鄉關之思；山川奇勝，茲可發氣宇之豪。有底悲愁，尚形靦縷。歸裝分橐，定多諸侯之賜金；坐客無氈，請視廣文之官舍。《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張尉啓

一面相親，遂有爲寮之樂；雙緘俯逮，得無過分之慙。退避以辭，勤誠不懈。回軒左顧，有光獨冷之門闌；銜袖見投，獲拜向來之珠玉。榮生望表，感與愧并。某官襟懷坦夷，器質渾厚。破杜陵之萬卷，浩乎填胸；雖魯國之多儒，誰非避舍。已摘髭於科第，旋策足於仕塗。綵棒成名，煩申令之一布；赤圓舊習，挹先聲而四奔。佇奏異稱，亟膺迅召。道山延閣，政爾須材；貂蟬兜鍪，不應異轍。某依仁滋久，聯事云初。氣已蘇君子前，滿酬心素；禮非爲我輩設，終荷謙撝。借餘論之過優，溢衰顏之有靦。語離作惡，念折柳之可堪；爲思苦遲，顧報桃之已後。《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陳解元啓

名魁薦牘，喜屬宗盟；贊謁冷官，凜觀名義。委驪珠而燭蔀，覺冰屋之回春。玩味以還，兢慙未沫。某人心期千古，筆力萬鈞。造詣析微，得前輩淵源之正；精深行遠，小後生雕篆之工。倉公倒囊，皆已試之方；養氏引弦，無不中之的。果錦標之再奪，佇雲路之高飛。文價不羣，久擅孫丁之譽；廬貽妙製。探懷而贈白璧，深愧暗投；赤手而博於菟，若爲效報。《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定海交代啓

製錦效官，幸相先後；朵雲拜賜，備寫恩勤。和氣春風，温乎襲人；玉案英瓊，若爲論報。敬憑尺楮，少叙寸誠。某官仙木蟠根，天潢分派。深探向、歆之經術，師表諸儒；發爲賀、白之辭華，膾炙萬口。蚤蜚聲於仕路，即闊步於英躔。割鷄益沸於絃歌，解牛何有於肯綮。御屏簡注，高軼漢唐循吏之稱；鼎足延登，行掩峴石相業之盛。庶窮塗之一老，竊巨庇於萬間。某書社鯫生，淮鄉冷族。甲乙科僅收於壯歲，十五年坐困於選曹。家食之日居多，官簿之卑可笑。時賢回眄，信有酸鹹嗜好之

殊；班綴殿名，遂叨民社撫字之寄。念設施掣肘，縣尹之公患；而疏魯師心，淮人之常情。不容已而爲之，初未見其可者。逮好音之至止，欻疑慮之釋然。蓋政綱整振，則繼之易功；而賢者譽效，則賴以發藥。而況民方偃草，熙熙有春登之臺；吏不到門，寂寂無夜吠之犬。即此遵奉，足容老衰。諗及瓜之期，似幾已早；委投李之惠，益認不遺。敬當尅日以趨，庶便朝天之計。繼今提耳，策敢謂於平平；謹用服膺，教仰承於一一。《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定海學職啓

舟凌驚浪，肯輕一舍之遥；袖出長牋，有過萬金之貺。禮寧素望，言悉過情。縣令竊師帥之名，本非粗使；鄉校乃善否所定，當有良規。愧擁篲之未遑，顧揚飄之先辱。永以爲好，櫝藏璀璨之文；其自於今，日冀銕磨之誨。《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定海豐直學啓

荷民社之任，方愧才疏；從庠序之英，庶資誨益。執雁未修於三揖，剖魚忽拜於雙封。盥手誦之，慰人甚矣。某人士鄉偉器，學舍奇材。衣沾月桂之香，即觀騰趠；書映市槐之緑，姑少遲回。繼

此鄙夫簿書之間，當分賢者文字之樂。《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寄張丞啓

湖上定交，恍追昨夢；海瀕聯事，殊副此心。滿同到罷之期，未沫從遊之樂。茲憑尺楮，少叙寸誠。某官士價萬金，賢關一雋。文章輩古，揚黄鐘大吕之和；術業逸羣，兼龍泉椎成之用。盍徑躋册府之步，尚屑爲海山之遊。才正繫於時須，職豈容於丞負。徒勞靡憚，未妨對雁鶩之行；見晚興嗟，倚俟簉鴛鸞之序。某詩書廢忘，齒髮摧頹，寸禄東西，分甘吏隱；諸公薦拔，誤綴朝班。勉焉戴巫馬之星，終慮傷尹何之錦。豈期寮契，迺得石交。人謂斯何，方自省闊疏之病；吾知免矣，將日聞規誨之言。即遂參承，敢兹傾倒。《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王秀才啓

銅章在腰，遽成俗吏；繡段落手，良愜初心。第褒拂之過優，撫頑疏而甚愧。辭所詳及，理之固然。蓋育才先刈楚之圖，而自古有積薪之歎。振夫學政，首岐涇渭之濁清；揆以道心，猶是雞蟲之得失。丐少安此，容徐計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李秀才啓

披雲之願，滿副此心；振綺之文，猥承佳惠。荷衮褒之甚寵，揆樗散以非宜。把玩之餘，兢慙未沫。《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任秀才啓

某人學富齒尊，鄉邦歸重；實浮報嗇，士論稱冤。緘盛製以來臨，即卑官而見懇。既形訟牒，復繫州符。上所行，下不遵行，詎非悖戾；此有説，彼豈無説，將起紛爭。當少姑須，試容調護。若夫拜珠玉之賜，敢不謹扃鐍之藏。《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陳秀才啓

講惠、莊之友義，眷予不遺；叙孔、李之世家，葩華有作。炷爐熏而莊誦，覺神觀之復還。想雖海縣之多材，咸遜辭壇之巨擘。喜識度外之士，爲是超然之文。而勇若犯敵場之嚴，眇乎計學職之

末。如鄉里閒居之老，固合尊崇；然府公試可之人，不容擬議。至四子之引去，尚旬日之爲期。今焉雖欲徇人，外此真自無説。不意厲賢之地，動爲嘆聚訟之區。老夫閱世之多，觸處猶吾爲嘆。若兄處利害之表，自可旁觀；委身當愛憎之鋒，遂成辭費。敢貢芸人之誠，覬肩種學之心。儻翰墨之策勳，庶功名之拾芥。書生少年之氣，常任己以直前；吾宗古人之風，必聞言而樂取。《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爲壽諸公啓　一

投老無成，感桑蓬之初載；拜嘉甚寵，駭珠璧之揚輝。諷玩以還，珍藏敢後。念向來鼎彝之志，慙負可量；彼所謂椿槿之年，短長孰計！茲勤祝頌，良辱知憐。《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爲壽諸公啓　二

數攝提孟陬之貞，倏逢元命；拜夜光明月之賜，大慰窮塗。凡再被於光華，宜倍增於感戢。聽化兒之見處，暇計風花；載家集以珍藏，用傳孫子。《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爲壽諸公啓　三

肇楚客之庚寅，徒紉蘭蕙；數絳人之甲子，莫振泥塗。敢謂記存，過形祝頌。直斗牛箕之宿，可見數奇；聆樊遏渠之音，祇令聽眩。《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爲壽諸公啓　四

正孟陬而以降，連蹇何稱；讀《蓼莪》而增悲，劬勞是念。豈謂掛弧之日，有貽振綺之文。褒拂過優，凌兢罔措。連城增價，粲珠玉之晶熒；十襲珍藏，爲子孫之矜式。《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謝吴使君爲壽啓

共承嘉問，俯記始生。貞孟陬而永懷，小戊子之何取？味《蓼莪》之佳什，答報謂何；誦子墨之温言，凌兢罔措。夫何訾省，猥逮衰遲。念功名四方之心，老懷易感；拜牲齊多品之賜，席户有光。聊攄不腆之辭，庸謝彌隆之施。《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馮秘校啓

變生肘腋，幸惡子之就擒；契重金蘭，屈高情而見諗。葩華耀目，鏘誨如丹。某人士價媲照乘之珍，義風凜剏鐘之刃。赴友人之急，怒髮指冠；拾縣尹之遺，長牋銜袖。彼狂小子，肆毒齋生。事有司存，固君章憂而不手〔一〕；理無衡決，況陽膚喜已得情。雖投畀之有餘，豈簡孚之容苟。敢蹈失刑之悔，仰孤疾惡之心。《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一〕憂：原作「愛」，據萬曆本改。按「憂」與下句「喜」對，作「憂」是。

答定海胡解元啓

偕郡侯之計，充賦漢庭；刷邑令之羞，賴君楚産。仍迂高蓋，肯貺新篇。細披四六之工，奚翅倍蓰之益。某人才猷一敵，人品萬金。儲爲學以造微，發諸文而行遠。廣揚較藝，駭妙斲之成風；餘子汗顏，斂罷軍而亂轍。寧止主司之得雋，抑知里社之有人。居近鵾池，舊占羣仙之籍；行升雁塔，高題千佛之名。儻小兒遂攀附之私，則此老拜稠重之賜。《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葉秀才啓

揖宣州之客，深信人賢；聆正始之音，追還古意。駭玩珠璣之光采，頓忘簿領之塵埃，盥手以還，捫心知幸。某人器資直天下士，辭語非今之儒。奄鮑昭三百年，爭傳新作；奏曼倩三千牘，盍赴昌期。胡尚擔虞卿之簦，曾未前宣室之席。風煙嘯傲，碭遊漲海之窮鄉；膏馥膰殘，分惠飲冰之老令。雖曰尋幽而選勝，不幾捨苑而集枯。奪目耀芒，過領南金之贈；汗顏修報，滿懷鄭璞之羞。《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趙縣丞啓

蚩聲直上，正切時須；舒嘯東來，未辭丞負。鬱賢者大有爲之志，遂鄙夫願承教之心。緘叠紙之瑰奇，爲暮塗之寵賁。某官價優國鎮，派自天潢。玉潤淵渟，儲間平之偉望；錦心繡口，占游夏之賢科。雖簡念於楓宸，聊疇庸於花縣。拔薤得鋤姦之意，先彼羣憸；追風信取道之遥，忽茲一蹶。小勒螭頭之步，來爲松下之哦。豈造物者巧於乘陽，回陽春於飛雪；抑聖天子老其才氣，蘄竹帛於東隅。姑委身雁鶩之前，佇拭目鵾鵬之化。某代耕俗吏，識字老農，冒難事而爲邦，推舊聞而撫俗。書陽城

之考，兩閱歲時；賦柴桑之歸，一勞魂夢。事寮契。自今以始，無小大而從公；夫必不然，謂老耄而捨我。《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與黃運使啓

出綸中禁，揭表外臺。星省雖虛，朝靡惜賢之歎；日畿借重，人瞻抗節之華。不寧辦集於輸將，亟且開明於曖昧。凡今賀幅，詎尚虛文。敢因竿牘之誠，敬效涓塵之益。某官譽傾羣雋，代不數人。地負海涵，抱孟、韓之正學；日光玉潔，燦賈、馬之雄文。寖歷仕塗，蔚隆朝望。曲臺中秘，再與承華；軺駕左符，一皆上最。民庸國論，無不優者；弊源害本，洞然究之。遲唐殿之覆甌，士方傾聽；首漢京而抗斧，人益聳瞻。小待興除，即諧調燮。夫古今之理，施澤難乎逮下；而賢哲之誠，行道恐其後時。俾天下無窮人，吾公有以自任；爲聖朝除弊事，清時何憚不爲。遽有冒聞，誠幾晉躓。伏念某材無所取，志不自量，幸脱迹於耕鉏，繼坐於簿領。荷銅墨之畀付，歘二載餘；爲里閭而憤悁，積滿胸次。甚欲伸吭，一鳴於當路；不覺引紙，連日而成編。念敷政詎容不平，而賦民乃有偏重。下情壅塞，蓋率常叫天莫聞；時傑奮亨，多不待報政而去。王京尹之剛明有立，事可披肝；朱制帥之舊故見存，理無掣肘。慨操觚之甫竟，遽上印以他遷。苟尚安愒日之心，亦恐重後機之悔。人方失所，惟伊、傅有納隍之慙；世或抱痾，非岐、盧無肉骨之效。今且旅賀燕而交進，敢爾挈積蠹而畢陳。細

字疏行，人講時流之苛禮；救焚拯溺，我知君子之本心。揆造次以自疑，念參差於既往。俾瞀瞀數千户均樂其生，則耄耄六十翁畢無餘願。瓜時而代，尚爲七月之留；葵葉所傾，正竊二天之覆。《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李秀才啓

雁鶩篧行，悵防閑之易失；脊令背影，紛諜訴以互興。起釁有由，抱慙無已。棣華暉映，鄉里共推。宰木在亡，仁人深惻。助公家者過雖近厚，感先隴者情或難堪。緣小史岐肝膽厚薄之殊，致華宗有參商鬬鬩之間。幸今二難之既翕，肯爲一夫而凶終。不得平而則鳴，原情有在；小有言而終吉，於義何傷。中然謙虛，忽此臨辱。委驪珠之照夜，無乃暗投；顧窮谷之回春，良多慶喜。《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林判院謝和詩并惠啓

狂言屭出，方此内慙；妙製鼎來，森然魄動。向知九守之特勝，倏復一鳴而驚人。某官前輩典刑，盛時才傑。插架三萬軸，囊括前修；付子二百年，氣吞我輩。而能密韜鋒穎，恬養胚渾，眼白對

囁嚅翁，心期友無言子。惟不戰而善屈，是謂神兵；至深藏而若虛，決非市賈。茹伯倫之一頌，笑子貢之多言。偶露一斑，遽痦萬馬。論交已久，居聞典魏舒之籌；陳義甚高，豈止見殽蔑之面。逮茲呈拙，悔不慎辭。使猶惜折楊之歌，何以挹破竹之句。僭題石鼎，固宜招瓜芋之嘲；謬薦豚蹄，豈謂詫簣車之滿。喜歸裝之甚富，仰友義之叵忘。投老山林，敢使緘縢之闕；追蹤步武，永貽孫子之傳。

《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答王秘校啓

湖南客好，肯爲邊郡之留；冀北羣空，歎話詞壇之別。軒回小隱，袖出長牋。顧慙褒拂之過情，驚見葩華之奪目。某人探源學海，挺秀儒林。襞積古今，蟠胸中之萬卷；琢雕造化，紓筆底之九文。前修直與之周旋，我輩不難於陵駕。唱集英之第，猶是通家；追正始之音，恣容窺管。顧乃不自爲足，借聽於聾。在君子鳴謙，心每虛而能受；然小人揣己，類有泚而謂何。囊錦南旋，帆舟西笑。江山如舊，載新吟詠之工；魚雁可憑，倚俟歸來之訊。正切塵譚之發藥，毋令詩社之寒盟。《江湖長翁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五七五七

陳　造　九

房州交代啓

老涉宦塗，可堪跋履；情依德宇，倍切傾馳。緘。某官儒者司南，士鄉宗主。疏榮桂籍，慈恩無幾之在前；奏課花封，單父繼聞於多暇。策足合霄霏之上，題輿姑風月之分。今焉告瓜戍之期，繼此抗楓宸之對，需扶亨運，盡展壯猷。某書社陳人，淮鄉冷族。服勞州縣，笑跛鼈之不前；繫夢樵漁，羨冥鴻之何慕。尚啼飢號寒之迫，輕重山複水之行。幸奇蹇之暮塗，嗣仁賢之英軌。漢河南之畫諾行酬披霧之私，庸締合符之契。敢攄衷蘊，劣具柔

集》卷三八。

郡太守啓

諗官期於天末，久切遡風；仰德望於斗南，行將披霧。敢藉鱗鴻之便，庸修竿牘之恭。某官龜鏡羣工，範模一世。懿文卓行，儼乃祖之高風；露冕褰帷，躬斯人之司命。中外傒公侯之必復，廟堂知旅力之未衰。佇膺尺一之褒，優羨魁三之慶。某儒冠蹭蹬，官業迂疏，虚名不救於啼號，局步敢期於軒趯。彊顔佐郡，忘六十翁之衰；取道浮家，輕三千里之遠。幸吏師之可法，仍德宇之焉依。縮手觀傍，即上承宣之課最；因人成事，與霑飽暖之君恩。《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梁教授啓

瓜戍有期，付修塗於去鵲；芝眉入夢，挹嘉惠於來鴻。春風和氣之滿緘，明月夜光之溢目。老方殿縉紳之後，何補盛時；貧猶服道路之勞，姑從吏隱。省鳩鷇之技，念呈拙以何爲；簉鴛鷺之羣，指掩瑕而有待。喜朋簪之將盍，倏雲翰之遠投。瑶玖之報李桃，曷云其稱；玉刀之資礲錯，其自於今。《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葉都監啓

心期有在，何計秦吳；科目是拘，遂分肝膽。頃公言交口之見諗，果王事同寮之得才。人謂斯何，吾知免矣。某官東南一俔，文武雙優。萬卷撑腸，謝臞儒於山澤；千篇横槊，抗奇志於伊吾。屢魁右學之諸生，旋射集英之大策。仕雖地遠，勿云窶窶之卑；才則時須，即有升華之寵。眷惟老嬾，得與周旋。日近石交，已若弦韋之在側；袖銜文卷，不幾珠璧之暗投。但知珍玩之爲榮，未有絲毫之論報。《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竹山楊知縣啓

驅傍險之車，自憐愒日；歷班荆之地，尤切思賢。拜嘉絢縟之文，一洗勞勤之歎。誦詠數過，妙斲庸示於拙工；始終一謙，深藏今信於良賈。眷惟邑政，顧屈時英。小爲星歲之留，需溢鶚章之數。佇牛刀之最課，看鳧舃之冲霄。自莫逆與友之初，已傾意氣；豈同官爲寮之義，猶靳鐫磨。沐流問之不遺，愧修辭之已後。《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高司理啓

戴星無斁，舊叨府主之薦函；披霧有期，復拜郎君之教墨。凜然風義，逮此衰殘。載披繡段之華，不覺屐齒之折。某官才猷敏劭，問學淵通。膝上風流，推義方之有自；眼中才雋，信餘子之平吞。姑徐隔坐之除，來試問囚之事。念龍門之舊客，未肯棄捐；勤鴈足之尺書，首加存省。是蓋窮塗而得石友，不止空谷之聞足音。美疢寧惡石之如，息黯有待；瓊瑤謝木桃之施，匪報爲慙。《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尹解元啓

奇英入彀，滿副時須；大貝充庭，有光吏計。詫主司之得雋，知支郡之有人。某人胸次無塵，筆端有口。師魯之擅簡古，綽見祖風；吉甫之詠清微，密傳經旨。曩錦標之優奪，玆火浣之重燒。掇仙人緑雲之衣，平凌月窟；慰老子青眼之舊，果破天荒。功名啓途，里閈計日。江梅粟玉，崩騰開鵬翼之程；春酒湛觴，準擬醉龍頭之客。《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路上舍啓

不可有二之文，喧傳梓里；方今第一之選，誤聽鵲音。財別榜之見收，駭公言之尚鬱。長牋拜賜，老眼增明。某人優讀父書，蔚爲國器。當千較藝，坐收拉朽之功；旅百充庭，合首觀光之客。夫何斡鼎而寶瓠，真成射目而中眉。燈火可親，春秋尚富。中虎闈之雋，姑令秀造之知歸；題雁塔之名，蓋亦功名之未晚。《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王上舍啓

試闈蹉跌，雖不偕鄉老之書；文力清奇，終然動主司之聽。小緩集英之對，姑爲璧水之遊。拜粲然藻翰之貽，識賢者義命之戒。某人經藏腹笥，文掞春華。姓字壓六州之英，信難伯仲；是非決一夫之目，顧處下中。效已試於仙方，昏似成於金注。抱負在我，屈信有時。雖云小得而大遺，無乃愈鈍而後利。太學待何蕃爲重，平心作三歲之留；淄川上孫洪之名，拭目看諸儒之冠。《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胡學長啓

十年蓄學，静以須時；萬里論程，此焉進步。豫章胡宜於小用，荆玉深愧於暗投。眷是勤劬，若爲報答。知季子之裘已弊，寧不興憐；儻監河之粟有餘，豈應固惜。官曹冷甚，郡計枵然。勉爲君謀，試小割鸜鵒之肉；能明我意，聊助加驥騄之鞭。《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路主簿啓

不平則鳴，正須審克；先入爲主，幾亂僞真。載欣君子之得輿，聊貸小人之滅趾。兩造得情，亦其常事；一緘叙謝，何乃過謙。聽訟貴夫無心，察人考其素行。居然乾没，幾成瞰屋於玉川；此復致疑，豈有酖人之叔子。略加詰問，畢見欺誣。彼既厚負荆之顔，此姑薄謫金之罰。事非獲已，得屨果從者之廋；君其自今，徒行免大夫之後。《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竹山鄭宰啓

邑政非人，寖成弛廢；郵音到眼，大慰傾瞻。玩辭采之不凡，豈朽枯之可稱。某官擅楚材之瑰偉，追漢吏之循良。種河陽之花，中袖陽春之手；製尹何之錦，再揮斲鼻之斤。聲華翕載於僉評，餘力佇新於積弊。揣越俎之無取，喜盍簪之有期。隻字分華衮之褒，何容得此；九里借靈河之潤，其始於今。《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樂解元啓

鄭鄉小駐，仰都騎之雍容；禰刺見投，略冗官之衰朽。忽衝牙之振響，恍蔀屋之生光。某人雷劍藏鋒，楚珩論價。子長少有四方之志，越相肯爲一鄉而留？定知達者之高懷，偶動歸歟之逸興。舊都舊國，話親友之故情；某水某丘，訪釣遊之勝處。夫何蒙昧，顧肯臨存。衮字拜嘉，慰平生之碌碌；錦囊新得，尚餘惠之頻頻。《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竹山鄭宰啓

牛刀再試，一皆飭蠹之規；繡段墮前，備見鳴謙之意。情偕辭而兼厚，仕與學以兩優。悉諸見聞，良用歎服。釐拯既弊，每易見功；剔攘宿姦，尤當謹始。惟令君所以施設，在鄙見迺無差殊。藥能起死，決非下醫；弈之取勝，或因敗局。如治家者，求義方鞭扑之餘；稽化工焉，暢春事雪霜之後。束濕似非嫩矣，揚湯如益熱何？側聆條教之肇新，已見吏民之改觀。不已者神所畏，宜終始之屬思；過情乃古所辭，顧推褒之非稱。方時多病，答教後期，謝不敏以雖勤，應且憎之寧免。《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淮漕移浙漕啓　代人

澄清之最，久達中宸；褒寵有加，就移內部。遠俗喜賜環之亟，邇寮快睹鳳之先。載瞻使者之星，已近長安之日。竊以舉刺之任，分委諸道；畿甸之地，密邇九重。凡激濁揚清，固不輕於畀付；然自中及外，尤莫重於本根。眷茲右輔之浩穰，允繫羣方之觀聽。八州餽餉，必也不擾而錢流；百吏勍懲，要使聞風而心革。克堪至重之責，孰如已試之才？迹夫所爲，優有成效。茲由才德之選，實曰

公卿之儲。恭惟某官德宇恢洪，才華秀粹。胸武庫而用則不器，手干將而投之成風。擁麾都梁，旄旃咸依於召父；攬轡淮右，衣冠共戴於蘇天。載在僉評，不容久外。江淮它日被萬福之威名，朝廷諸公知弱翁之治行。以公自近，由帝深知，不寧推按澄之功，繼將有禁近之拜。某辱知有素，荷庇實深。佩印虎城，親受故侯之規畫；摶風鵬路，尚依先達之輝光。展賀未由，馳誠徒切。《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浙西漕除總領啓 代人

十行芝檢，來自層霄；一道使權，總之碩德。省蘭寓直，營柳回春。方遠邇之悚聞，翕歡謠而載路。乘軺問俗，孰遵前日之教條；足國裕民，行繼昔賢之事業。某官稟絶人之識，爲名世之儒。挺薦紳表而雅推獨行之賢，讀古賢書而不爲無用之學。棟梁杞梓，允謂良材；衮繡文章，直其餘事。自橫蜚於仕路，即妙簡於宸衷。百吏革心，咸仰范滂之攬轡；列屯宿飽，未多葛亮之雜耕。況此常暘之餘，良苦轉饟之梗。河流如帶，千艘銜尾以莫前；粒食比珠，萬旅張頤而仰待。事有至難，顧今乃爾；賢必已試，然後用之。不有一代非常之才，曷振此時兼足之策。輦駕以輸河内，少留子翼以給軍；根本之固關中，側佇鄧侯之相國。要令元勳之冠列辟，豈止再見而位上卿。某猥以郡符，撫茲淮俗，久依風於德宇，今賴寵於使臺。聞嘉命之真傳，撫微躬而知幸。成於自同，敗於自異，需使指以

趨承；淆之不濁，澄之不清，尚仁人之覆護。《江湖長翁集》卷三八。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五。

賀宰執加官啓　代人

孚號明庭，疇庸近弼。惟時盛禮，亘今昔之未聞；推上至仁，遍邇遐而均被。況鴻名申述於上聖，而鉅筆允資於大儒。驩傳兩宫，信示萬世。雖文階一級，未足爲大臣之重輕；而睿旨四頒，莫不竦天下之觀聽。云云。歷攷帝王而下，鋪觀典册之傳。奉未央之酒者，壽祺之幾聞；上應乾之名者，紀述之猶陋。固已增光信史，夸示當時。孰若堯舜共揖於一家，稷皋參聯於四輔。五福一曰壽，衍遐算於岡陵；大德必得名，揭洪休於日月。緊鋪張揚厲之力，底輝光篤實之新。恭惟某官名世真儒，爽邦碩輔。躬持正學，傳孔子、孟氏之道原；鈞播生民，如伊尹、周公之聖偶。謦欬皆格心之業，雍容收論道之功。屬皇家洪祐之申休，乃太上修齡之衍慶，虔修寶册，寅奉慈皇。揚德業之登閎，聖而益聖；紀乾坤之高厚，名非常名。發揮六藝之情文，陟降一人之左右。賴良佐之鴻筆，成熙朝之上儀。帝曰汝嘉，爵豈予靳。繇廟堂贊襄，輔成於聖孝；則股肱承弼，可後於褒章？惟皇極敷錫厥民，宜王明並受其福。上德以有德，方迎未艾之天休；大書不一書，倚俟洊膺於帝渥。某奉親尸禄，乘障罔功。夢想台光，辱在照臨之下；眼明郵報，不知鼓舞之由。自今疊舉於禋容，繼此嗣馳於賀幅。《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周右相啓　代人

誕告公朝，延登碩輔。雖事樞久秉，終符巖石之瞻；而帝載用熙，始喜台躔之正。晉陟文階之峻，陪敦井賦之腴。併茲便蕃異數之隆，庸示體貌大臣之意。偉聖賢之聚會，聳夷夏之聽聞。恭惟驩慶。伏惟某官真儒範時，全德踵古。心潛聖學，得孟氏之正傳；道覺天民，負阿衡之大任。儀仕塗之寖久，繫朝望之益深。謂周家守成，必也資彼上宰；而司馬不相，何以活我生人。顧兩地優游，歷載於茲；而九重注委，惟公是眷。能用三傑，子房乃帝者之師；襄我二人，尚父實聖人之偶。一旦正中台之位，兩宮倚泰山之安。蓋大賢生世，意天甚難；然明時論相，在帝不苟。既精神同魚水之契，將勳業侈竹帛之傳。佇殫經濟之心，用究規恢之略。某之衰晚，意已彫零，辱知最深，係望采切。賴德宇之庇，居惟引領以自怡；聽麻音之傳，想見在庭之相賀。屬縻郡寄，阻厠客間，了知白首之餘，更有洪鈞之託。《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施知院啓　代人

光膺帝制，晉陟樞廷，上眷日隆，國威坐振。惟真儒之進用，繫寰宇之重輕。雖與政彌年，未究

經邦之蘊；惟本兵要地，正須斡國之賢。端宥密於廟堂，庸折衝於樽俎。茲聖賢之聚會，聳夷夏之聽聞。伏惟驩慶。恭以某官德稟兩儀，學高千載。心潛孔聖，得顏、孟之正傳；文掞漢廷，小淵、雲之麗藻。雖偏儀於華近，曾未究於經綸。朝廷知弱翁之行能，久勤注想；夷狄問晉公之名姓，盍副倚毗。旋奉隆恩，入參大政。況上謀決帷幄之勝，而全國無疆埸之爭。儻非登進於儒宗，何以密裨於廟算？天開千載一時之華旦，日騰兩宮萬歲之驩聲。可無除戎器，謹萃聚之時；會當誦《車攻》，繼周《雅》之詠。惟公任此，視古過之。亟正位於師臣，究惠疇之相業。某之衰晚，志已彫零。辱知最深，屬望尤切。竊厦屋之庇，仰厚德以依歸；聽綸言之傳，激懦衷而踴躍。屬縻郡寄，阻簉客間。託造化於鈞衡，沐恩有地；數安閒之日月，撫已留年。《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蕭參政啓　代人

誕揚帝綍，晉與政機。酌公論於朝僉，舉真儒而柄用。儀圖衮職之補，賢不假於外求；調燮太和之元，治益新於輿望。宜乎不動聲色，端拱廊廟之上；可以丕建事功，媲儷祖宗之時。仰聖賢之相逢，格夷夏而胥應。伏惟驩慶。恭以某官德稟天地，學窮古今。道統有傳，密受孟、韓之正；文宗不墜，挽回舒、向之醇。出則逢辰，進將致主。雖偏儀於華顯，然尚鬱於僉俞。方帝載疇咨，冀有裨於盛治；暨王佐大用，今始快於公言。況鼎湖之莫攀，而宸極之在疚。不言罔由稟令，茲適亮陰之初；

告后爾有嘉猷，正賴彌縫之力。既已登老成而立治表，是宜慰人心而固邦基。行瞻下相衮之褒，當亟正師垣之拜。盡推所學，高蹈前修。某適用無堪，辱知最厚。竊厦屋之巨庇，苟託衰遲；聽麻音之真傳，尤多踴躍。屬縻郡寄，阻簉客間。即今台宿之光，第勤拭目；繼此翹材之館，猶許登門。《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黃察院啓 代人

光奉宸恩，晉居言職，喜正人之道長，翕善類以氣伸。雖砥道坦平，尚或狃奇衺之習；惟官箴肅示，顧敢輕糾正之司。直諒一登，邇遐四賀。恭惟某官識窮繫表，理探古初。經笥潛心，不役於無用之學；仕塗策足，亟酬其有爲之心。蚤副公言，漸儀華貫。在木契雌雄之掌，寧復久淹；顧烏府糾察之權，旋當小試。蓋將端倪天下之治，豈止繩根官曹之違。況公朝圖治之勤，而聖主求言之切。忠謀讜論，必切中於事機；致君澤民，益大恢於賢業。於焉落衛將之膽，巍乎立朝班之心。陳儒術帝王之隆，躋治世祖宗之盛。致身槐棘，紀績彝常。蔚爲吾道之光，大慰海隅之望。某牧民無補，慕德最深。方郵報之真傳，拊心期而竊抃。河潤九里，仰大庇以焉依；歲閱三遷，嗣賀音而未沫。《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趙漕應辦山陵轉寶文閣啓　代人

光奉明綸，峻陞延閣。扈因山之役，不日奏功；揚涣汗之除，自天紀績。朝僉允睦，時望益隆。伏惟驩慶。恭惟某官學粹一源，身兼數器。楚珩趙璧，世莫指瑕；干將鏌鋣，物皆迎刃。自横翔於仕路，已妙簡於聖心。方使華奏最課之優，而慈極纏上賓之痛。惟時竁事，倚辦宗英。約束陽侯，安流以濟；指麾風伯，纖塵不驚。奠真遊弓劍之藏，寬翼室羹墻之念。眷惟勞烈，孰與擬倫？鬱層閣之秘嚴，萃兩朝之製作。兹焉庀職，副是疇庸。翕輿議以稱公，見明時之馭貴。某幸同委質，况比分臺，聆睿渥之鼎來，激愚衷而自慰。清資益峻，豈惟奎畫寶儲之司；賀幅繼馳，亟有甘泉法從之拜。《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浙東提刑啓　代人

細書温詔，來自中天；近甸祥刑，畀之碩德。藹平日惠慈之譽，慰東人跂望之心。辱在同寮，深諧素願。恭惟某官自天禀粹，經世有爲。鳳躍蛟翔，冠時賢而屬望；龍韜豹略，重國勢以折衝。大副朝僉，益隆睿眷。先周廬之諸衛，嚴扈九重；按漢使之六條，平反庶獄。惟澍民之甚弊，幸歲事之粗

豐。須公之臨，延頸以冀，瞻旌麾而動色，近繡斧以生春。即看猛犴之空，亟正節旄之拜。某久違望履，幸此分臺。原隰驅馳，愧拙勤之何補；珠璧輝潤，丐警誨之不遺。苟逭曠瘝，實繄左右。《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淮西方漕啓　代人

效官昭代，無益公家；持節近畿，獲依蔭宇。揆拙勤之不補，方應接以爲罷。未修記府之恭，首拜誨函之賜。見存已厚，不敏是慙。恭惟某官望重一時，身兼數器。性姿超卓，稟粹自天；學術淵深，探原於古。逮横翔於仕路，亟簡注於上心。隨用具宜，有施皆可。揚橋門之教，按收造士之功；佐貨府之頒，曾靡負丞之歎。即因最課，旋畀左符；未建郡牙，遽前君席。霜蜚齒頰，陳兵農富彊之規；米聚山川，指江淮表裏之勢。益承帝渥，庸遣使華。棋布百城，皆樂生之赤子；雲屯萬旅，有棲畝之餘糧。凛如孔明屯渭濱之師，即見公孫上金城之略。入參廟算，坐振國威。盡令車笠之遊從，同出帡幪之庇覆。某自憐老境，外典祥刑。雖原隰不憚於載驅，而鰥寡尚虞於無告，正資鍥切，冀免曠瘝。茲辱朵雲之書，但形褒拂；遽令覆蔀之室，蔚有光輝。《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潘漕啓　代人

恩言如綍，申霈龍光；漕計須材，重分玉節。振本根兼足之策，得中外已試之賢。慰邇人觀聽之新，孰前日教條之舊。伏惟驩慶。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有本原。金鐘大鏞，爲寶固重；芝草靈鳳，瑞時皆知。蒲鞭騰愷悌之謡，綵服奉平反之笑。益隆朝望，深結主知。眷近甸之輸將，方資時彦；最異時之讞議，允謂老成。小遲法從之陞，洊錫使華之賁。錢流地上，豈惟收富國之功；玉立朝端，行且既格心之業。盡攄賢蘊，大穆師僉。某久矣向風，茲焉賴庇。與有分臺之喜，良慰願言；側聆持橐之除，嗣馳賀幅。《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耿安撫啓　代人

帝庭一札之書，渙孚睿渥；天邑四方之極，行率由於身正，而源清自底於流長。聲稱載揚，縉紳，結深知於旒扆。剖符鐵甕，今餘愷悌之思；持節繡畿，洊究激揚之志。上念帝都之根本，勢爲天下之樞機。適丁空匱之時，庸付通明之彦。雖晉畀時英。惟時皆稔德之民，相語已望風而化。蓋令中外交賀。恭惟某官學傳千載，用集衆長，儲重望於四方情僞之紛集，剸決爲難；然它日揚歷之在斯，見

聞已熟。首清俗習，枚示教條。剔橐鋤姦，行奏趙、張之最；師言底績，亟參臯、稷之聯。進輔熙朝，並恢遠業。某久依德宇，方仰政規。衰晚何爲，莫逭官箴之闕；拙勤或補，願分鄰燭之輝。《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李察院啓　代人

有命自天，誕推渙渥；得言之地，登進正人。由睿眷之柬求，亦清朝之公議。邇遐萬口，驩喜一辭。大忠將自是以復君，善類固於焉而吐氣。恭惟某官妙窮道奧，識造象先。學蓋得於家傳，材畢周於世用。六經斟酌，揖古人而與俱；多士楷模，繄君子之自任。一從仕進，藹著聲稱。奏馴雉之祥，屏書姓字；聯乘驄之屬，氣壓權豪。温乎白璧之無瑕，凜若朱繩之不撓。方聖主布惟新之政，念臺察須特立之賢，矧時望之在公，允師僉之自昔。盡行所學，其始於今。大正官箴，翕朝綱之肅穆；旁開言路，屹治具以恢張。佇參燮理之權，庸輔盈成之治。某依仁有素，荷庇益深。烏府生風，已絶豺狼當路之歎；魚封頌德，少伸燕雀賀厦之誠。方事使軺之馳，阻趨賓幕之下。《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黃正言啓　代人

渙奉詔音，晉司言責。楓宸妙柬，素高難進之風；袞職方虛，庸付弼違之託。非正臣無以立治表，而老成所以重典刑。遐邇聳聞，縉紳交賀。伏惟驩慶。恭惟某官昴精孕秀，崧嶽降靈。正大之學踵躡前修，淳深之文表示後進，久儲時望，旋上仕塗。中外踐揚，雖宰字勾稽之細；胸襟抱負，皆經綸鯁挺之奇。果妙契於宸衷，俾橫翔於諫省。惟平時涵養，發固不苟；然當世利病，講之已詳。雖四方咸稱已治之時，在庶務豈無當言之事。明目張膽，吐論有可回之天；考古驗今，致主立無過之地。非徒君可而臣曰可，所謂言行則道亦行。亟躋禁嚴，用究康濟。某焉依有素，欽佇匪今。正人得路之云初，盛世迓衡之可卜。展盡二百奏，行即繼鄭公之愛君；不言凡七年，可復爲陽城而著論。限以驅馳原隰，阻遠門闌，喜雖倍於他人，進莫偕於賀客。《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湖南憲啓　代人

聖世謹刑，上心重遠。輟中朝之賢傑，敷南紀之教條。列郡謳謠，想已在春風和氣；一時畏愛，顧何用柱後惠文。某官材重杞楠，氣涵金玉。汪洋有本之學，隨用而宜；懇惻利人之心，益推所愛。

久矣徯晉卿之日，茲焉占漢使之星。乘軺小駐於湖湘，補衮亟還於槐棘。某拙勤不補，瘝曠是虞。引領平反之風，依依朕夢；盥手褒拂之語，一一過情。《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常守啓　代人

朝廷擇牧，宸慮優賢，寧容遠次之需，果有近藩之拜。方賀誠之未展，忽問幅之見貽。把玩再三，競慙千萬。某官稟清淑之氣，爲通練之賢。翱翔仕塗，詩書用之飾政術；翕赫課最，姓字久矣結上知。盍冠壓於朝班，況低回於家食。惟毗陵之名郡，居浙右之要衝。千里向風，薤水亟孚於美化；五日報政，絲綸佇下於中天。某誤叨聖恩，尚殿朝著。鷗盟未替，歎夢境之空勞；魚素鼎來，愧衮褒之甚寵。《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淮西漕啓　來啓謝制語褒予。　代人

命下九重，身紆三組。天子念循良之寄，其任匪輕；詞臣居潤色之司，每慙不稱。夫何拜賜，有此過情。某官名高斗南，價重天下。蔡澤之於富貴，當自取之；杜陵之論文章，猶小技耳。望實久孚於朝右，忠誠深結於主知。茲出綍於帝宸，俾乘軺於淮甸。惟形勢表裏之地，非賢不居；而絲綸斧藻

之言，其才難彊。聲宏蓋由乎實大，思遲未見於文工。泚筆特書，方申顏而自咎；開緘敬讀，幾衮字之過褒。《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答鎮江葉守啓　代人

輟從近侍，出領便藩。堯文儲東壁之輝，榮參禁直；禹甸重北門之寄，庸荷顧憂。念賀幅之尚稽，愧誨函之先辱。恭惟某官爽邦碩德，名世真才。探正學之淵源，躬斯文之經緯。踐揚中外，如庖丁之善刀；獻替禁嚴，仰山甫之補衮。儲列辟之重望，結兩宮之深知。瞻尺五之天，共須秉鈞之拜；疇百二之險，自詭殿邦之行。惟鐵甕之名城，實天朝之巨屏，賴宗工之作鎮，重國勢以折衝。側佇揚舲，即承開府。吳公本漢廷右，載上民庸；安石如蒼生何，行攄相業。某才多違世，仕不先人。方攬轡而驅，恐拙勤之不補；藉爲寮之益，庶瘝曠之或逃。茲引領於州麾，冀分光於鄰燭，有如不敏，猶或見容。《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賀林殿院啓　代人

榮膺宸紆，與領臺綱。著定聯華，夙已期於峨豸；權豪屏息，茲相戒以避驄。正人得時，善類吐

氣。恭惟某官儒英輩古，德操範時，掩文價於二京，探道原於六籍。學充而富，視趙孟之欲然；氣養以剛，過孟賁而遠矣。自通朝籍，深簡皇心。冠六察之司，雖參持於邦憲；圖一臺之正，方注委於時賢。帝曰汝嘉，誰處公右？然施於事者繫所養，而裕厥德則優於言。眷望實之已孚，翕班聯而歸重。風采所厲，孰非默就於表儀？官曹之清，政恐不煩於繩治。懿綱醲化，坐臻載歌。東府西樞，尚有虛席。行試調元之手，盡酬及物之心。某一節服勞，萬間庇庇。傾瞻德宇，夢亦繫於臺烏；阻遠賓墀，賀徒深於廈燕。《江湖長翁集》卷三八。

全宋文卷五七五八

陳　造　一〇

送俞知縣君任序

宰邑難，尤莫難於今日。予嘗静求其故，蓋未可以例論。夫其民繁事叢，俗驕戾而人鬬訟，偵其隙以陵上，而彊宗大姓恃所挾以肆其軒輊，財無所乎取，而上官誅求不置，是果難。然以地論則爾，若夫中無有則病剸決，嘗未更事則病扞格，才矣而學餒，則又用之易窮，無以靖其下，若是者人實難之。今之世以地難者少，以人難者多。不求諸己，猥曰「毋爲邑」，過矣。仕而親民孰若宰，可以行其志莫切於宰，德意夕萌，民朝被其惠，冒其難爲之，君子將不憚，況不皆難也耶？吴門俞君任以改秩爲邑，得淮西之廣濟。君任，予友也，知之特深。正而通，辨而果，爲予謀日後當爾，無不然，則豈有剸決扞格之病。其宏博粹詣之學根蒂夫才者，則信可以靖其下。往辦一邑，蓋甚小矣。淮鄉之俗，質而不浮，毅而不紆，是非公而易以義服。今南北雜處，差不逮昔，然其遺風未盡泯。予淮人

也，知之爲詳。較之他境，則固無驕戾鬬訟陵上之弊，無彊宗大姓軒輊之習，不似乎剥膚巧取，而無窘迫之病。其治而化之也，人可爲，況吾君任，固游刃破竹。君任其毋以今治，而以古循吏自任也。予惡夫不以信名，君任往，必曰：是夫也以易治。言吾不可以鄙棄其民，亦將諗其父兄秀民，得良宰幸矣，可無遞詔以率犯，吾宰不汝齒。他日父兄秀民果不以予爲不信，君任亦必不以予爲不信。《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施知縣壽之序

施壽之宰平江之長洲，長洲劇邑，號難治，前爲宰不瘰職則敗名。壽之，通州人，篤於學古。淮人質而古，學無近功，人爲壽之慮，壽之自若也。未幾，民安之，吏莫措其欺，士大夫之居吳者頗知其能。既久也，民樂而愛之，吏相戒毋欺吾宰，士大夫翕然推其能且賢，郡薦之，諸臺合薦之惟力，然後知任質者之難，窮古學之無不可，而公議蓋不泯也。受代去，高郵陳某與之別而諗之曰：近世質以文溺，實以華敝，君子患之，思有以救此久矣，而確於論士狥今者，未若信古之宜。今也使以古用今，果冰炭之殊，枘鑿方圓然也，則吾以孔孟之説爲贅。壽之之質也，其學之古也。君子確於論乎，有士如此，無容失之，壽之其益信所有哉！公議之在，豈特吳之士大夫，方九重側席才彦，公卿貴人體上心以廣招延，蓋汲汲也。指已效爲薦語，吾猶曰吾犯嚴，則孰信？君行矣。《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趙節推介卿序

賀與弔無定理，猶塞翁之言福禍也。虜祁之成，諸侯畢賀，史趙譏之。夫彼不知爲晉計則可弔，爲諸侯計則可賀，晉侯以弔爲賀也，宜其衰。楚爲吴二三子懼，子西曰：「乃今可爲，勝生於懼者也。」即無定而求其定，當與深識者言之。丁未旱，浙東西尤甚，天子焦勞于上，部使者講畫于下。凡才譖慈惠之士奔走夙夜，以振舉荒政。子趙子從事蘇臺，俶裝爲海鹽之行，其友陳某因其别爲之言曰：今兹之旱，吾爲天下賀者一，爲浙西賀者一，爲子賀者一。夫旱氣憺炎之後，上下困窶，可弔也，而賀何歟？夫求天理者于人事，人弛于安，濟于戒，故當鳩視麟鳳而師保災眚。昔吴用事上國，凡其百役，越無乏供，子胥獨憂之。楚無天災，楚子大慼，曰：「天棄予。」仲舒以出災異爲愛人君。言天者莫正於舒。今吾君減膳徹樂，不御正殿，黜嬖近，求直言，凡四方爲旱請，應之如響。雖安行自得，聖性固然，畏天之心實源之。商之桑穀，周之雷風，宋星之退舍，其夸辭以衒後世歟？故曰爲天下賀。浙西八郡，告旱者六，而杭、秀其尤。赤地之餘，往往恃以不恐，正以常平使者爲命，而羅公寔任是責。凡其蚤計預圖，無一之不備，慨然以拯焚溺爲心，而抵掌策足，富韓公之所爲。夫存是心，才不足以充之則不濟，具是才而量不足以廣之，勇不足以行之，所濟幾何？羅公蓋兼是，故曰爲浙西賀。士抱其有，豈石瓠匏瓜然，亦推而及諸人爾。和、扁、華佗之良，衷其術而不一試焉，固何

所望？世不能無疾，則起廢生死之功，旦旦而收之，良醫之所以慰足其心、愜快其志者當如何？子趙子才而敏，正而通，心乎惠利有素，而海鹽之旱最諸邑。昔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羅公蓋吏師，而民之和、扁、華佗也，起廢生死之任，一旦分子其柄，子不得辭。行平日之所學而副東人之屬望，收其功，將無虛日，吾烏得不爲子賀？噫！吾嘗觀天下事，水旱之變，天不能使之無有，而聖賢事業不生于常而生于變。凡今之災，皇上所以綿億年之基由此，而羅公與子兼善爲人之學亦據發于此。夫民者，天之所甚愛也。天之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民之深，則天之眷顧也愈篤。子與羅公乃能援之溝壑，置之溫飽之地，以全天與天子之所甚愛之民，嗚呼！大丈夫酬其志願，有大於是者乎！子行矣。《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宋節推序

予謂子宋子勇者也。或曰：「子宋子雍容柔易，溫然若可犯，予以勇可乎？」曰：君子言勇以德，彼瞋目盛氣，視死如鴻毛，投之以小利害則色動，中掉而忘其守，烏能勇？子宋子則能之。家吳門，一室蕭然。夫人不能堪者，詩書自樂，顏無幾微；與人言，略不及其有無。得幕職金陵，戒官期代者請緩其來，欣然從之，公之遲其行者幾半年，坐是益困。或言之，曰：「義當爾，不悔也。」子宋子勇者也。飢其內，寒其外，而以固窮爲言，言之易，履之難乎！其忍也，而子宋子易之。即此而

充之，孟軻氏之勇可及不疑。論賢否以事而信，信於己必思信於人，予見勇者幾希，子宋子其人也。以彼所守，信吾所取，且思信於人。信不信，子宋子何加損？然天之生賢者似欲爲斯世用，如子宋子之賢，其容舍諸？其行儒而吏術甚長，其文高而取人以恕，名位之不直也，囂囂常自得。積是數美，所以根原揮喟之，非以其勇歟？雖然，予之知且信夫何益損，而君子提按舉激揚之柄，能窮達輕重士者，則思有以諗之。有若人也而不知之，不知；知之矣，薄于信不誠，嗇于進不仁。吾敢以不知、不仁且不誠待當路。因子宋子之行也，姑誦其所見而叙義之當然者送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程平叔之晉江簿序

心得所樂，可與有爲矣。在《易》，心爲《離》。離，麗也。無所麗焉而樂，聖矣；下此者麗而得所樂，聖賢事業由之而出。聲色紛華，勢利愉快，世之所謂樂，失所樂者也。仲尼稱顔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及夫爲邦之問，乃併以四代禮樂告之。惟其陋巷塊然，人所不堪，且以自樂，俾以之爲治，則宜其寬慈而樂易，疏達而整振，亹亹焉與斯民日返純古可也。彼存諸中而茫然，而感然，而僑寄，然臨於民則忿疾，施於事則苟簡，可使爲治矣乎？然則心無所樂與不得所樂，皆不可與有爲果也。程君平叔質茂而材高，識明而學粹。居里閈，奉垂白之親，周旋承意，旨甘粗給，欣欣然若日以五鼎養者。平居失得，其意一發之於詩，作詩無虚日，編之可牛腰束。每一編竟，浩然吟諷，旁若無

人。捨奉親與作詩，皆不足爲樂，此吾所謂心得所樂，可與有爲者也。以此心而臨政，其猶有忿疾苟簡之失乎？今往主晉江簿，吾竊豫爲晉江賀。他日浙東之官有稱于諸公之口而播于旄孺之謡，其政薰然，温慈而周，其民嬉然，遜順而肅者，必吾平叔也。予與平叔爲同年友，平叔家當塗，予尉繁昌，遂得熟觀其爲人，以自博約。平叔今告行，能無歉然，敢以其所自樂者而爲之序，且自慰云。《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楊文度鄭良佐赴省序

士之於世，小異而大同。書之可爲美談，則吾友楊君文度、鄭君良佐是也。予居高郵，聞二君名甚熟。歲丁未考，秋試山陽，設張置罘，待其來而致之，竟不如所願。粤五年始識之，而定其交，皆得其爲人。楊與鄭異其姓；楊以甲子生，鄭壬申，異其年。同居鹽城之崗門，同爲儒，同窮於儒，同被郡薦。予之考試也，同家艱，不獲來。與予語，其質鋭敏，其爲人精悍淳重又甚同。今再被薦，同爲南宫之行。噫，亦異矣！於其行，則思贈之以言。名士以學，學無所乎寓，發之於文章，吾學之候也。處也養乎此，出也行乎此。二君之學，其粹而精既同矣，其文之麗而豐則固同，抱此學以處則又同。蓄久而紓，鬱極而奮，今出也將不能無同。吁！士之學，内而身，近而家，遠而邦國天下，可以窮古今、通顯幽，皆是物之充也。向之所以潛心，而乃今推而之乎世，青紫禄位云乎哉？露章駟馬，

驕鄉閭而已哉？《書》之同寅，傳之同志，史之同心，皆二君他日事，可要諸今日。雖然，君子果尚同乎？曰：君子不惡同，而惡苟同。周公不屑去，而君奭不悅。范希文之名德，孫之翰所敬服也，然每繩其違而不少貸。是同之志也。彼比周以求顯，陽離而陰合，同乎？同茲名教之蠹，吾儒唾去也。二君，予莫逆友，故可以是索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嚴上舍遊湖北序

予官吳門長樂，嚴文炳一日謁予，敝冠塵服，容甚澤，氣甚充，其言論辨博雋偉。讀其文卷，古雅宏麗，足以頡頏當世而未已者也，則悚然異焉且疑焉。置之士夫間，夫何歉？而一命之不沾，何耶？又三年，予宰定海，復造予，容益澤，氣益充，言論益不少屈，而詩文愈益奇壯魁傑，雄驁瑰特，敝冠塵服，一命未沾猶昔也，然鳴窮愬屈之辭不置諸口。予驚且服焉。蓋得諸昔，定諸久，信其所養之厚，所趣之卓也。問其所以來，則曰：「予閩人，遊越而家吳，凡其崇山大川絶勝幽邃之境，領覽窺臨略遍矣，獨全楚山水之勝名天下，欲遊焉久未果，今且往。凡吾所以遊與世異，蓋將周擘幽勝而掇取雄麗，以恢廣吾胸中，大其所養，壯其所立者。而奉使張公知己者，方護餉鄂渚，則既有西道主人矣。是行也，天實相之，以滿足吾所願，外此不計也。子得無言以贈其行？」陳子曰：士之拘局窘縮，心無一日舒，皆不明彼己之分者也。天下之理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物。行業道藝，隨取

隨具，必之於我可也；至於利達富貴孰不求，求之有得不得焉，取而自必可乎？人惟悠悠於可必，感感於其所不可必，故怨悴嗔越，無得於彼而喪己，甚矣其惑也！今子獨能金玉器業而螗鼠世故如此，真可人哉！昔之人蓋有斯文自娛而薄范、蔡，思行其書而劣千駟者，彼豈異情？宋勾踐好遊，孟子語之以囂囂，併舉道義窮達告之，誠知物我輕重之有在也。子無歉于外而内足以自立，猶欲博大其所有以極其所如。往行矣，覽湖湘奇勝之奥，盼南北控扼之會，訪冠蓋藪澤名勝而從之遊，出其所素負新得者，以訂正於張公。爛遊而還，則吾之異焉，且驚而服焉者，又未易量也。予舊從公遊，蓋以可教見命者，其亦以此言質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師文赴春官試序

昔人論南北學異，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後爲富；若南士之學富而爲富不少，至内雖歉，外若充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淮鄉近中土，學者滯頓椎樸，投技主司，往往非南人敵，我其尤也。得一乃能用一，非入無以爲出，坐是孜孜矻矻，必苦心極勞，歷年之久，僅乃得之。然得之晚，學之亦不蚤，猶竊有可諉者。吾兒學之蚤矣，然其齒鄉書與吾相若，其遲莫類吾。由其滯頓椎樸類吾，故皆足以貽南方笑且侮。雖然，南方之秀粹拔異兼人者多矣，亦有苦心極勞歷久過吾而終無成者。吾自視常缺然，而竟亦得之，兹豈非有陰制而默賦者乎？制

之天，賦之命，其不當專責之人乎？至此，昔人南北之論似又未容縣定而取決耳。今爲南宮行，當信所學，固所守。信則不遷就以外怵，固則不搖奪以苟狥，才用其完，氣全所養，舒徐豫逸，以聽夫陰制默賦於工拙之外。外是，非吾所以望汝。《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師文二臧子赴省試序

吾兒偕臧子與、子儀學，蓋兄弟之異姓者。兒奉親頗以文字解顏，二臧子筆力尤傑驁隽發，吾所畏服。同就南宮試，求言以慰其行。歲壬子，三子試嘗質可否，予許之，皆得焉如所言。癸丑春，同絀于有司。或者曰：「是癖于譽兒，且黨所厚者。」此其爲謗，未有以自解。去秋，復質可否，予許之，所言如壬子時。是行也，吾猶信吾所言也，子輩盍信子所有？自信之果者，有時而見信。其或失諸彼得諸此，嘗于昔售于今，得以信其屈，刷其恥，吾亦藉以間執謗者之吻，不其快哉！行矣，毋自疑。《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張使君南歸序

携李張侯把吾鄉麾，予父子辱肯交，得可賀者二：侯於書無所不觀，尤邃於詩，時不得已呈拙，

亦多首肯，且賜以錢誨，所得不貲，一可賀。政之及民，利病洪纖罷興無遺力，慈祥愛人而不失有罪，郡人倚爲父母，而未嘗萌一毫敢犯之心，古所謂中和之政。自復軍壘，更十一守，侯政第一，此載在輿議者，二可賀。政成入覲，當今日聖主急治，公卿引類之朝，凡有志之士掎袂彈冠之時，誦《子虛》之賦，達《樂職》之詩，夫豈無其人？而疇潁川之庸，興見晚之歎，武、宣尚專美哉？功名烜赫，此其發軔。不然，扈萊衣，奉潘輿，旨甘言笑之餘，卧琴書樓，相羊乎小菟裘，昌其詩以詔無窮，進退卷舒顯晦脩然不入乎其中，實侯能事。雖然，曩吾爲吾家賀，爲吾鄉賀，繼此將大爲天下賀，爲公議賀。且今何時，而傲世獨善，遽欲遂其志？必於此不仁，昧於此不智，侯不其然。因侯之南，道其情，論其出處，以爲之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程總郎序

情之有欣戚，多失其正。奚而失？私怵之也。私克於理，理澈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捨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澣，客以公移奉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懌，久之乃大慰喜，且自咎。僕於公受察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爲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爲天下用，偕五細於外，猶未爲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殄垂斃之餘

寇，掇有指之故疆，歸爲丹地黃閤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失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己，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節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舜都皐謨，將曰：「臣有客，惜老矣，外悴而中甚腴，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忍窮自重，踞風壑之於菟。人目以楚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侶漁樵、死泥塗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予其宿舂以須。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齊齊之者，爲天下賀，爲公道慰，而爲送公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

送梁教授序

予官于房，房陋邦，予老拙而病衰，人宜之，予亦宜之。子梁子在焉，與之語，起予超然，既其久，所守卓然。予疑之：「子顧偕予此歟？」事非所宜，則疑固也。未幾，朝士譽之，諸公薦之，不待求而去，選調通朝籍，至是人宜之，予亦宜之。今且趨朝，諸公必不庸釋，備册府校讎，裨朝論獻替，小却麾節于外，爲皇上牧黎黔，正習俗，皆其所宜，處之如何爾。子梁子胡來諸公求而後予之歟？行矣，予亦踵子去此反田舍。耕釣之餘，課舊書，畢未竟，以聽諸公所以處子，與凡子之所以答

所處者，畢如所期，則予與子出處顯晦，交不取疑於世。古者贈別以言，故書其説。《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璧侍者遊浙東序

予來行都，識璧師。予吟詩，璧嘗次其韻，因來甚熟。一日以行脚浙東告，且有贈言之請。予儒冠，璧佛其衣，道不同，求有聞，不于其徒，乃于儒，何歟？儒與佛意道異而理一，因以予所見諗之。吾先聖謂三人有師，師老聃，師郯子，二子豈果賢于孔子？善爲佛者，亦云參五味禪，將求益，固資諸人；資諸人，惡夫狹？子以爲必主叢林，踞麾座，大聲厲喝，道專在是歟？窗蠅獻譏或法器腰，石碓粟或祖德誚，饒舌者非狂癡净，垂頤者非惰窳子。能取此而不遺彼，他日相視而笑，且將謝知言，而吴下阿蒙之歎，予亦得以刮目焉。《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别周廣文序

格諸未善而諗以善，交遊之義也。格而諗，不難於告而難於受，世之君子未始不自能受進。予爲儒，幼則荒嬉，壯嘗怠棄，石友見攻甚力。今而不失其身，緊誰致是？不然幾矣。日九思不敢忘，是

不敢忘，則思推所以見告之意而告之人。告之人，狠于心十五，色于面十九，餘怡然或悠悠也，亦難哉！予意今人不古若皆是，然古人之爲言，固皆有望於人，或且期來世知之，豈獨今日苦其難？而予之强聒自信，不懲不泄，世亦有見諒而俯從者。不必來世，亦時自慰焉。廣德周君伯陽，予同年進士，且心友也。其言吾礛礎，其文吾標表。有不及，嘗納忠焉，君不狠、不色，不悠悠視之，且以佩服見謝，至形于書。其諒而從無難者，予於君不及遠甚，故乃爾。其賢於予者，君其舍諸？夫士之所學，小將以淑諸人，大則以致吾君，固也。一旦立人之朝，君有失，一言之，再言之，有未從，不平之氣填衷而溢表，曰：「盍吾以也！」達官大吏拂理而害事，無時無之。屬吏幕賓一言及之，譴且絶，滔滔也，不反諸己，而必諸其君，果恕乎？言于君，愛吾君也；言于己，非見愛乎？知愛其君而不知自愛，亦悖矣。彼且爾自狹自滿蔽之，其足大有爲乎？昔申屠嘉爭晁錯事甚切，而能容袁絲；張釋之之辨嗇夫，糾梁王不遺力，而能容王生。若二子，今不多見。退之名儒，於時博塞之譏，譊譊其辭，退之宜不出二子下，吾於此有憾焉。即古今而論定，吾知君博大者也，不已者也，可與有爲者也，能受而容其言可知決也。然吾猶有不能默者也。繼自今，寧爲嘉、釋之之純質，無寧爲退之之文而自小也。是言也復能以之，他日所成就，其可量耶？予於君一不敢愛，故書此爲別。《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送應緯之廣文序

通才不易得，而識之尤難。古今蓋有校，投之而不窮，索之而能給，即小而悉其大，得未然於已然者。公綽優趙、魏而餒於滕、薛，吾夫子惜之。百里不如別駕之功，輔相劣於治郡時，吾亦不足於二子。蓋一可以推萬，營東豳西，夫豈其殊？雍容棋酒，了知辦賊，肥水茂功，或許於爲掾之日，猥曰「某長於此，短於彼」，非通才也。謂士當論定於已試，則古不皆爾。天台應侯師資吾鄉，學政教事井井條理，一新百年之舊。予與之友，叩其蘊，聽其言，議是非古今，訂搉時務，日有起予者。真所謂通才，投之而不窮，索之而能給者歟。人以學政教事與之而已，予有以悉其所未試者。捧薦函、謁帝閽矣，判花補衮，實惟能事。小却荷激揚之寄，上承宣之最，用心惟恐後可也。必俟植河陽之花，揚蔙于之歌，布武涉級乃進，豈所以望於諸公。噫！不進不止，時固不乏若人，則前夜半之席，興見晚之嘆，得專美耶！吾將藉君此行，於諸鉅公分知言之名，故因有語，別書以贈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雲壑詩序

予掌吳門教，沈居仁秀才，端良士也，捧其先人雲壑居士詩踵門求序，謝不能，請不肯已，因告之曰：古者德業惟重，猶不廢言。可紀也爲文，可歌也爲詩，皆言之所託也。而詩難爲工，必根源于學，而歸宿于正。古詩之傳，蓋三千餘篇，仲尼所取纔十一，不徒取也，隱括之功加焉。如「素以爲絢」之語，删者多矣。一于正，以爲後法，學之不至，至矣而失其正，可語是哉！予得居士詩讀之數十過，婉而峻，健而澤，含臺閣風骨，而山林野逸之氣不乏也。取律多而不雜，用意邃而不鑿，篇意字法，要皆深穩愜當，學力可謂不苟然。其平生意行自重，不屑世好，歸求所得，而葆幽光、玩隱操甚至，故不爲佞媚投合之辭。胸襟恢疏，遇物翛然，故不屑憤狷譏評之作。其氣夷，故清平不迫；其所養熟，故蕭散有餘。茲所謂于其正者，非耶？即言以觀人，能否不可掩。居士賢而才，幼則儒，嘗爲舉子，一不得意，置不爲。取古今書傳博取而精用之，凡有感于中，一發於詩，樂乎此，若不知世有可羨慕者。或者偉其才而惜其竟于空言，然賢否才不才在人，貴賤窮達、出處顯晦在命。設居士赤車高牙，金門玉堂乎以若守，未必果其志；而烜赫一時，無述焉就盡者幾何人？臧文仲身歿言立，晉卿何有？昔人語杜伯升：「使之及第，似我而已。」予於居士詩盥手三歎。居士諱某，元序其字也。

《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擁爐閑話序

士於書博或荒，精或餒。不荒不餒而又能用其學，則善已。吾友趙彦衛景安佐吴門幕，一時郡守、使者委以事而立辦，諮以疑而冰釋，犂然當人心者，皆與經史合。援今引古，博不病荒，精不病餒，予固知其外吏而内儒，學而有用者也。暇日出雜著一編，凡筆古今事若干説，析誤鈎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予讀之驚且歎，有過所得。然景安方壯，嗜學未已，是惟無述，予之驚且歎，將不一再而止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張使君詩詞集序

「文章自有體」，豫章翁語學者法也。不見春華衆木乎，紅白色香，洪纖穠淡，具足娟好，翁屬思運筆類是。文而文，詩而詩，詞而詞，體不同而皆工，可法也，要自有體之言求之。槜李張侯爲高郵，予父子從之遊，辱顧甚厚，予亦知侯之深。侯郡政稱最，而文名稱是。盡得到郡所作詩凡七十七，皆隽發而嚴密；詞二十六，皆清麗而圓淑。集而讀之，老泉所謂投之如意者歟！文章有體，造豫章之奥者歟！然其措辭命意，非歸君相之美，則奉親庭之歡，非魯僖之閔農，則淵明、樂天之自適，

無益名理之言，一不形焉，是尤可貴。將博其傳，以鋟木請，再不可，而後爲私淑計，序而藏之家。

《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高郵貢院落成詩序

高郵貢院既成，太守陳公與客落之。五月七日，合見大夫與寓公二十二人。粤二日，郡邑學職、貢士二十八人行鄉飲酒禮，設肴齊豆籩，備揖遜儀矩，翼翼肅肅，怡怡如也。集以午，散以酉，主客得醉，樂不失節。校士有所創見于今，而是集之盛，豈徒爾哉！夫作人有道，使之勉而從，不若樂而趨；而示人以法者，所以壽其道。是集也，觀者聳企，聞者興奮，況親色笑，接觴豆，其孰不篤當世之志趣功名之會，期副公望，而我輩仕學磨礪，儻其少進，可無步趨而模楷之歟？能爲其所爲，壽斯道也其有既歟？公之意蓋深，坐客洞知之，歡服感慕〔一〕。言之不足，咸賦以詩。前席凡幾首，後席幾首，合爲若干首。昔蘭亭之會，諸公無詩者被罰爵，公實之。蓋蘭亭之會，歡飲也，今茲之集，禮飲也，惡得而同之？夫其寫賢侯之德心，侈一時之盛事，道大夫士之師仰，諸公詩具之矣，而某又拜手爲之冠序焉。《江湖長翁集》卷二三。又見道光《續增高郵州志》第五册。

〔一〕歡服：疑當作「歎服」。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

科舉取士肇于漢，詳于唐，我朝莫盛焉。公卿大夫不由是而進，歉如也。世之於吏，苟曰「是本進士」，則逆以廉隅辦濟必之。而東南之地，連山大川拱揖後先，建楚蜀而下，東爲揚州。其勢之磅礴，氣之扶輿，若盜驪騄耳，驚驅長鶩，而忽踠足驤首，徘徊顧慕而不去，則其鬱蓄鍾孕，非奇傑哲乂無以當之。開國至今，揚之士宏材邃學，政術文章，所謂奇傑哲乂，不知其幾，而科第所得爲多。至呂公溱、王公昂、李公易，皆魁天下士，盛矣哉！南渡而來，士氣文風中圮而漸振，雖消長污隆有不可得而齊，然其江山形勢磅礴而扶輿自若也。而名世之儒，復自巍科與大政，儲宅揆之望，則士畏古卑今自重之弗果，其可哉！某無似，忝師帥之任，撫俗育材，其職也。凡事二年，里閭似無愁歎，而於學政尤未始敢忽。茲荷上恩，俾因任以究已試，或者學校科舉之間，猶及拭目平日之盛歟。故取國初以來揚之士題慈恩之名者凡若干，刻諸樂石，置于學宮，示予所以期諸生之意。《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者其庸忽諸！《江湖長翁集》卷二三。又見乾隆《江都縣志》卷三一，光緒《甘泉縣志》卷二〇。

全宋文卷五七五九

陳　造　一一

題釣遊圖

風煙萬頃，生涯一蓑。修魚食以垂絲，亂鷗羣而分波。吏曹縛虎，如此樂何！把玩是圖，恍若鏡清，深躡陂陁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石蘭圖

羌楚佩之可紉，眇鄭夢之安取。政使媚九畹之秋，孰若得一拳之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郭元邁虜中詩卷後〔一〕

郭公，忠烈士也。方國步之艱，請于朝，顧，與漢節偶，政復鐵心石腸，恐不可一朝居湮没。公忠烈士也，所養又如此，夫詩之道深矣。士以之傃患難、甘憂虞，蓋有助焉。三百篇所載多賤臣羈客幽憂無聊之辭，而遭讒畏禍者之作，皆悲不失正，怨不至怒，刺譏其時而非誹也。蓋其得於詩也深，故能安於無可奈何，而爲致命遂志之君子，亦豈苟然。郭公之於詩，蓋當求之古。《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虜：原作「北」，據萬曆本改。

〔二〕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題月谿辭後

《梅花賦》似非廣平語。《九辯》、《招魂》，峻潔厲嚴，宋玉之文，蓋不愧其師，至賦《神女》，則

妍嫮妖蠱之態儼在人目。士遊戲翰墨，情寓於辭，不主故常乃妙爾。吾宗夢錫公養高行意，傲睨人士，若不可挹而扳之。其文高古簡淡，稱其所爲。見于長短句則婉麗豐嫩，音諧字帖，使人誦詠吟玩，若交五陵佳公子，相與坐錦帳，目蕙蘭而耳笙簫，狎興自生，幽憂不留。予然後知二宋公之隨作而工，異乎長彼短此者。禮譏張而不弛，而「善戲謔兮」，詩人不去，予於月谿語亦云。《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龔判院罷邑質錢二帖

士有得於中，其於應世，桔槔仰俯，虛舟泛浮，我無心焉，然其冰蘗厲操，一介不取，自守嚴甚。此數紙，元亮《歸去來》草、魯公《乞米帖》也，龔氏寶藏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龔判院詩集〔一〕

龔養正幼則能詩文，造物者困蹙之，詩文則愈老健渾厚〔二〕，而鬢亦霜，身且衰矣。此集其先大夫判院公平日所著〔三〕，清峭奇麗，句工字穩，而老健渾厚，信得之深且久者，以是知吾養正之學有自。判院公之多奇，名位不酬，士不滿于此，而養正五十未禄，謂治世果無遺才矣，豈其然！《江湖

〔一〕判：原作「刊」，據萬曆本改。

〔二〕則愈老：三字原闕，據右引補。

〔三〕公平日：三字原闕，據右引補。

書某氏辨誣録後

理然而人不然之之謂誣，即然不然而曉然，不然其不然，則固不可謂之誣。然乎不然而彊爲之書而楊、墨熄，孔道明，辨之之力也。至然不然而天下，載之公論，有不容掩後之言，奸邪必稽焉，是固可辨，則欺矣。某之在本朝，窮凶極惡，流毒孝子順孫之心，其亦出於愛矣乎。夫愛祖禰則有恩，而是謂之誣也乎？非誣也而猥曰誣，從而辨焉，而出於愛祖禰之心，其亦可憐也。夫聖賢君子，不幸而非曲直則有義，以私恩而撓公義，其可疾也。舜之瞽，禹之鯀，舜禹豈不愛其父，然不聞果於辨以自飾，欺人而祖禰如某有之矣，愛之固有道也。舜之瞽，惟忠惟孝，邁迹自身」。蔡叔之惡極矣，聖人猶以爲可蓋廢公義也。周公告蔡仲以蓋前人之愆，曰「蔡之綿祀始終春秋，則仲之蓋前人至矣，非自身耶？沈充者，繫仲也。蓋之之説，捨忠孝無他術，而之附王敦〔一〕，罪浮於哀章王偉，勁也耻之，雖耻之，未聞譊譊焉以不誣爲誣也，卒之甘死國難；死

于難，其足以贖乃祖之惡矣。冀缺耨，妻敬之甚，晉用之，而功夫非芮宗耶？士不幸爲某之子孫者，吾謂事上則如仲之邁迹忠孝，臨難當如勁之處死不避，置未用，如缺之不忘敬，孰曰不可，夫何暇煩於言？昔者敬宗之有遠也，武之有儒衡也，義甫、懷光之有湛與璀也，皆凶人之後無惡也，贅而辨則惡矣。且某亦可悲也已，甘取凶忍悖戾之名不暇辭，汲汲爲富貴計，爲子孫地。富貴則酬其欲，而其子孫至於含耻彊顏，費辭犯嚴，而萬一其言之售。是何工於爲身，而拙於謀子孫歟？取快一己而貽禍無窮，不仁孰甚焉？心之不自抑以計後世也，而其爲後世累乃爾，不智孰甚焉？仁且智，曾於某而責諸？吾以諗仕而計子孫者。《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王敦：原作「王厚」，乃避光宗諱改，今回改。沈充附王敦及下文沈勁事，見《晉書·沈充傳》、《沈勁傳》。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畫破堅陣，夜接辭人，上馬擊賊，下馬草檄，一男子事業，富貴所自出者。晉命帥必詩書禮樂之士，元元本本，夫豈偶然？予謁帥相郭公于揚州，公一見，延以代舍，時接譚辯，凡古今治亂盛衰、賢否去取，蓋梃楹分一二數，衮衮不竭。其名章俊語驚盪耳目，猶置不論，然則雍容而宗祏安，譚笑而勳庸隆，進退出處，世無間然，有本者蓋如是。觀先太尉此帖，其源流所自，當求之摧鋒陷堅，汗

馬執銳之表也。家世之蟬聯，忠孝之傳承，功名之烜赫也，宜哉。鼎彝竹帛，夫已累代，寧復公慙卿，卿慙長耶？西平有子，聽復繼憩，比郭氏尤貶，況其餘。《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蔡武伯家藏尹和靖所書孝經

士何以探道？曰尊經。何以抗志？曰慕古。不經則他，不古則汙。和靖尹公一代名士，其尊經探道，今者所宗。《孝經》十八章，蓋其手書。想平生六經之學，著之心，筆之紙，不一日廢，不一二傳，惜不盡見之。是書流落，而武伯能有之，時玩誦不忘。武伯經術士，孟子曰：「是以論其世，是尚友也。」武伯慕古之心，世所謂則而象之者，非耶？《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知安老人詩

士有傲世不仕，胸次所有，足以細物自重，世不知而不悔，知安老人是也。公四明人，於書無所不讀，緒餘詩章，猶頡頏名輩上。讀此數紙，蕭然塵外之姿，在吾目中。某未識公，而得公爲人。其子夢錫，予畏友也，故得盥手細讀于吳門芹宮，幸矣。繼此拜床下，獲聆其謦欬，又幸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

俞處士造筆精緻甲吳中。俞頗能書，理則然，然餬口不餘，見古碑法書，捐衣食求之，不論價。此亦奇嗜癖好，未可以常情計。所蓄多善本，此軸真蹟可寶，士大夫願得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視之耶？《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某人論史

讀經如拱侍夫子，讀史如生乎其時，目其治亂而與之辨論者，乃爲善學。閱此論，千載向背是非，瞭然心目間，學史者之法也。某玩史有得甚多，每爲諸生講說，漸成編帙，不得是正夫子，臨紙愀然。《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書徐晉寧傳後

靖康之變，終天之痛也，向來釀毒挺焰之人，漂忽穢腐，使人言之而唾，而劉豫、李若水、郭永

之徒凜凜不死。晉寧於三子蓋伯仲間，讀此傳而死之？閱古今而論定，君子小人邪正之間，天之予奪，孰爲優劣。方公未被圍，糾集民丁十五萬，爲勤王之行，議者講，遽已。使吾悟其譎，公得逞，未可量也。虜之謀我也〔一〕，一皆侯景故智。景之舉，逆順衆寡不侔，諸侯勤王則緩，以講既罷，則復進。罷而起，我良難，景易之。梁憚戰倖休，彼洞測之，平侮之，卒得逞。凡虜所以欺吾，與吾所以受欺，臺城之禍無少異，而徐公之徒抱恨地下，無終窮時，端在此，故吾併書之，以諗謀國者。庚申閏二月五日，書于武林逆旅，晉寧諱徽言。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虜：原作「敵」，據萬曆本改，下同。

題王勉夫雜説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注辨析》凡三十卷，如挹雄姿，聽憂國料敵之譚，思九原之可作，夫惡得朽。盥讀再過，還之，手抄家藏，請俟異日。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又見《野客叢書》卷末。

〔一〕文末十六字原無，據《野客叢書》補。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一〕。

〔一〕《江湖長翁

跋趙子野詩卷

予好詩，世之詩人多與遊，閱之多，故人不與其能或與其知。晚乃得趙子野詩讀之，予敬且服焉。清峻而豐腴，麗雅而精粹，其調度功力，排奡頓挫，沈著恢托，詩所應有盡有之，蓋未易措評裁也。歐公謂老泉：「吾賢孫、石之文，今於子意乃足。」予於子野亦云。子野所學，其源則三百篇，其支流派引不杜子美不留眄也，而其春秋甚富，往往以李長吉爲比。長吉之作工矣，然在子美一體爾，子野將兼之不難。昔人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猶有爲若言，盍以是復之？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簡齋帖

某從寺丞公遊，獲觀簡齋先生進御三帖，亦既跋以短語。而此帖蓋其與夫人書，仲尼所謂如見大賓者邪？衛常精識，吾猶得而間然；冀缺敬心，古不容於專美。徒勞稽首，已後執鞭。《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沈子宿瀟湘連璧詩

荆公集他人句爲詩，工矣。至丹陽葛先生舉互足而成，成無齟齬如沈君者。千里歷塊，孰若回策如縈者之爲至也？余不識沈君，意必清臞骨立，如古辟穀混世仙子，鶉衣壁立，無求於世者耶。昔人謂詩窮人，或且曰詩能達人，是一爲簡齋發此語耳。達一二，窮乃十百千萬也。沈君於二老詩媲取工甚，妙於詩不疑，予固敬服，而又憂其窮未艾也。世之軒輊士者，能憂予所憂，則窮達特未定，南卿兄姑待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説後

予多病，顧難死，處之不悖也。一貴人病，予書所以處之之説諗之。後三日問之，未過目也。退自咎，豈其言之繆悠，文之荒陋，故爾見棄耶？趙侯夷仲來高郵，偶見之，自書以歸，筆勢遒媚，無率遽態。予年七十一矣，食眠猶佳，何以致此。夷仲六十三，其膚貌充腴，目光射人，譚辯傾注，儀矩漂蕭，如五十許人，而所謂貴人者氣且奄奄，即之可憐，則其於吾文去取輕重之間，蓋不徒然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卷後

予爲文寫意而已，初不自是，間示人，亦有英，妙於文者，定交于淮南之高郵。得予《西遊稿》，取其詩賦雜説凡十四篇，手寫而藏之。噫！猗、和弗睨，决非至寶，良、樂回眄，未爲下乘，吾於是頗得自慰。《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呂居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師法也。始余貧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吴門教印，得此本，尋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書，不應遽忘云。《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變離騷

歸來子之於楚騷，古今源流正變之意備且盡矣，山谷曰：「設欲作錦，當作錦機。」君子之於學，

取法以類如此。是書也，蓋機之良，取法者之不可一日缺然也。然歸來子泛然取，必叙述所以作與所以取之意，其又典重深粹，求之西漢司馬長卿、劉子政其輩流歟，王褒、谷永之徒猶當辟舍。歸來子，蘇門高第，是書又學力既定之後耶，故予深所珍秘以此。《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荀子

理以文爲顯晦，而其渾厚之氣，嚴密之法，至西漢始衰。西漢似未衰也，校之先秦書有間矣，雖謂之衰可也。《書》出乎秦之前，六經之外惟《孟》、《荀》，理之寓乎文，渾厚嚴密，與經表裏。其他書言非不工，然不自儒出，故舛駁雜亂，過目之具爾，習之則疵吾學。荀子之書，違道百一，孟氏之流歟，揚雄固多愧，況王通氏乎。予窮經攻文也久，知玩是書，而此本字大少差，甚快老境。姑齊其句讀，藏示子孫，有未善、未能以意斷者甚多，此則有待焉。《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長慶集

樂天人中龍，其學粹詣，其操守卓偉，盡愛君憂人之心，而不害爲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麈也。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

之，莫知其孰爲優劣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不以文名，而其文垂後，邈不可及。人自立，學雖力而不至焉者皆是也。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衰。至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後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東堂詞集

毛澤民集，合文、詩、尺牘、樂府爲十五卷，刊于嘉禾郡庫。予校文秋闈，得是藏于家，細觀靜閱，其視蘇氏之門秦、黄、晁、張、陳、李輩未遽輩行，要爲當時文士。伯樂肯顧，寧復凡骨？士之從事斯道，當貴重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陸宣公集

孔孟栖栖旅人，萬世師之。屈于一時，信于無窮，聖賢往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模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賈誼、劉向歟！德宗不得已而用，棄若斷梗。一時共事，姦憸如盧杞、裴延齡之儔，睨之勢仇然，不逐之殺之不快也，可謂不遇。至本朝眉山公剡章上其奏議，推尊之甚至。我壽皇聖帝又命邇寮分日進讀。今日之幸，視昔之不幸，不啻酬之。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越宇宙，殊古今，猶同堂共處也。壽皇後世虞舜，而眉山公孤忠奧學，輩公無忝者。使兩公同立乾道、淳熙之間，都俞拱揖，足以挽回泰和之治，不待推挽之勞，謀斷之須乃濟也。予前後訪求公書，皆不得善本。淳熙己酉，考嘉禾試竣事，郡侯以是賮行，紙薄厚得中，而細緊潔白，字端謹遒楷，遂三讀而藏。《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范蜀公奏議

蜀公景仁，東坡之所敬畏，迂叟歎慕，以爲不及者。其愛君憂國之心，立朝經務之節，槩見于此。予校嘉禾秋闈試得此書，惜其多有漫滅，妨讀誦，俟求善本改正而藏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東堂集

問牀頭之《易》，了其非癡；補射朋之缺，驚其所能。非定從楚庭，毛遂下客爾，士不外示，其抱負何如也。毛澤民仕臨安，其守東坡，坡，士麟鳳也，晚乃受知。予讀《東堂集》，玩繹諷味，其文之瓌艷充托，其韻語之精深婉雅，視秦、黄、晁、張，蓋不多愧。比文宗學師不彼即而彼即之，其賢於世幾等。此集嘉禾有板，予己酉歲攷是郡秋試，郡將趙侯送似，遂得寶藏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活人書

予爲舉子時，朱肱《傷寒活人書》愛而讀之，《百問》十一卷，略能上口。或曰：「治傷寒祖仲景，是何爲者？」予惑之。後問友人侯元英：「是書多稱仲景，能無遺説乎？」曰：「是不惟於仲景無遺説，曲通傍暢，凡《傷寒書》幾盡矣。」元英良醫，人所服，予所敬者，然後知説者之妄，愈益愛其書。得是善本，表裏六經，課誦之，并識之以詒子孫。《江湖長翁集》卷三一。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三〇，《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一七頁。

題養老書

予幼則多病，阽危屢矣，自以爲必夭死，無生望。今老矣，多病自若，然必死之念十減八九，蓋不善用壯，而善病也。使推用病之見於用壯時，康寧上壽，有不足道。諸子求得此書，以吾老且病，其爲用益宏矣。然其術中國所傳，彼固言之矣，藥食好凉，中土則宜，用之東南，當即此語審處之。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本草單方

一則專，多則雜，事物皆爾，況藥之用於病乎！予幼多疾，好窮藥性，嘗用香附子，用木賊，用露蜂房，皆一再驗。其法盡載《本草》書，人顧不熟讀之爾。思欲會蕞擷攬以應須者，未暇也。不意此惠術有先之者。是書板在四明，予宰定海首得之，列爲三十五卷。始于服餌，終于婦人小兒，雜療法亦備矣。然條分類別，一閱可見，益知異人世不乏，才賢有識，所在有之。裝校藏秘，不惟自衛旁濟，酬其夙心，而不假編集之勞，晏享此利。紹熙辛亥十一月朔書。書之何？志喜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又見《中國醫籍考》卷四八，《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四三頁。

題程氏易傳

程氏之學與蘇氏角立，通儒碩士不可偏廢。予得蘇氏《易傳》，又得是書，繙繹閱誦，多相發明，予所謂不可偏廢者，非然歟？規得善本，正其漫滅訛舛而藏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隋書

隋文乘時僥倖，據有全周之業。陳氏失德，天復假手斃之。奄覆六合，志得意滿，以爲萬世金城之固，而無得於君道，不學而自任，莫足固締天下之心。借不哲婦訌內，孽子蠱後，詒燕維持之計索如也，何能長有天下？且若是再傳而滅，誠非不幸。然其一代興置廢革，與夫忠臣義士、謀謨著述之徒，儒者不可不精攷以爲法戒。是書八十五卷，舊十七册，本在紹興，予介察推汪公印得之，併爲十一册。《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春秋名臣傳

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敷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往往失之漏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讀，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槩，抑於著述體制所得將不貲。予宰明之定海，尚書羅公寄惠此本，字真紙佳，真吾家之至寶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長慶集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君行身，即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輒課數紙，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益不貲。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寶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沈氏易小傳

諸家詁註《易》多矣，有得必有失，觀之者集取其得無惡也〔一〕，然未有得《春秋》「衆賢用《易》」者。惟丞相沈公默探鈎取，而發千八百餘年之遺意，筆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用《易》」之説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遂哉妙矣。是書也，可不心醉焉！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無首」，變而盡則《坤》。《坤》之《剥》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本如此，然其間猶不能無餘意遺義，取之未盡，求之小差者，又嘗潛心焉。因而穿鑿其説，則過矣。亡友周令譽卿授予一紙書，乃春秋時戰法，其法純用《易》而盡屏卜筮家神將時日諸説。周云上庠一士人出意用之，占事如神。乃知讀古書可得古法，思與不思爾。沈公深得之者，予又知夫讀書不惟徒役心目而已。《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得：原作「德」，據萬曆本改。

題孔叢子

吾夫子五經、《論語》，孟軻氏七篇，與四時俱運，日月儷明，可學不可議，可窺不可窮。其餘《家語》、戴氏記《禮》，雜以漢儒之言，非孔、孟比，學者精擇審取之，其悖鮮矣。《孔叢子》又次二書，然持論正，守道嚴，孔氏家法儼然在是。自孔氏者不可無此書。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誤，可寶藏者，蓋傳之於四明公庫云。《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孫先生春秋解

《春秋經註》〔一〕，吾鄉故中丞孫先生莘老與爲之，晚又爲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遍訪親舊，客有以遺贈者，遂爲全書，豈天爲斯文地，有物呵護歟，何久睽而忽合也？稍正其傳寫之誤而藏于家，俾子孫知其不苟全，得而易之，昊天不宜。《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註：原作「社」，據萬曆本改。

題孫公談圃

吾鄉當祖宗時，名士輩出，坐權臣訌究，罹釁避禍，多寂不聞世。孫公一代偉人，後無傳焉。《談圃》所記，無非植名義、資見聞，爲益不貲。如爲言官時論張問、吕公績事，其危言弦論，此類必不一，無從考其詳矣。其詩法清麗嚴密，唐元、白流亞，亦不得全編讀之，爲吾輩師法。公之不幸如此，然非劉公延世紀其緒餘以示久遠，遂湮滅不聞耶。今携李張公守吾鄉，仰公風節持論，大書鋟木，博其所傳，以淑多士，其道因二公粗見，猶爲幸，可以慰公九京矣。《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南華真經

是書一已足，今乃三，因自笑其廉於世利而貪於書。《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百一方

予少多病，刻意方書，且博求於人，得於方書之外，往往取效如意。歲丁巳之官京西，正月十有

八日，謁漢陽使君王公瑩，公一見如舊知，問爲政，不吾靳。因惠《百一選方》一部四袠，予向之求而得、用而效者盡在焉，乃嘆得書與識公，皆不早也。公云：「吾裒集十九年乃成書。」其勤如是，我輩顧安享用之。士君子以仁存心，凡其濟世利人，不能行，慊如也。公之此書，足以酬滿所志，而況政術，父母斯民，有不可掩者，在予皆不可忘，故識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又見《中國醫籍考》卷四九，《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二四頁。

題國語

左丘明《傳》紀諸國事既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畢萃于此，學者表表讀之乃可。吾家藏是書，乃監本也，句而音之。是書字尤大，紙不惡，尤可寶惜。而制置袁公自成都致房州見贈焉。驀山絶壑，凡四千里，噫，公之意厚，所遺物在此不在彼，吾敢忘諸！《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方舟集

蜀之文風，自文翁始。本朝東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節氣照映今古，坡其文翁後身耶？蜀人社稷文翁，而天下師尊，東坡蓋無時而已也。南渡之後，二李先生以奥學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盥誦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謦欬，而瞠乎揮掃時，偉矣盛哉！坡仙一代名師，而當路欲殺之；方舟亦起輒顛頓，不大施以死。天之於二公，徒予之名德，而靳諸榮利，何歟？豈斯文與富貴同意，未易彼此輕重而不可兼取之乎？二公同時之人，熏灼目前，而寂寥身後，或者羞道之，則天之意，重此輕彼決也。儒者觀吾言，可無沈嘆。《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石次仲燒尾集

予昔官當塗，讀石刻，慊然也。文乃宗教石次仲，聞譽之者不敢信，蓋二十年矣。次仲已死，官房州，制置常伯袁公寄次仲此集并《漢君臣歌》，細讀之，與昔所閱若出兩手，何歟？豈次仲得於文不若詩歟？抑偶不工，將既病，乃作之歟？此集實有可觀，然文終不優於詩，決矣。《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邵太史西山集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贍縟，峻整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美、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祐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此書板在蜀，予丞房陵，制置常伯袁公惠五書，此其一。公知我有好書癖，致之不憚，遠負以馬，蓋綱卒也，其勤叵忘！況吾之能好，常伯之肯致，子孫繼吾業歟，皆宜念且寶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家語

孔氏家法，盡具《論語》矣。《家語》雖雜以漢儒傅會，悖理法者少，自孔氏，惡可闕。此蜀本，紙佳字大，蓋制置袁公所賜。去眼四十有八年，頗今得而有之。何念之深，類酆城之訪劍，不索則獲，幾象罔之得珠。書以志喜云爾。《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韻類坡詩

東坡仙伯之文，韓、歐伯仲，其於詩，邁往勁直之氣溢于言外，而其嚴密腴麗，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學者與子美表裏可也。予幼則誦之，上口者千餘篇，中間局于科舉，置不暇及蓋數年。壯則仕，仕不達，連厄窮鄉官。事小間，得尋舊學，創以韻類其詩，爲五策，凡一千三百九十一首。於食飽散屐，微吟長歌，曳杖捫腹，不惟玩繹磨礪其規律，而窮塗鼓吹，蓋無以加此。《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韻類詩史

學詩，《三百篇》其祖也，次《楚辭》。是二經，不于其辭于其意，意無有不道也。杜子美古律詩實與之表裏。予讀子美詩能上口，來房州多暇，創以韻類之，庶便歌誦。成書矣，編之多舛不倫，以予疾意草草，亦吏筆繆亂。再整之善，是則子孫責。予老且倦矣，安知絶無如予者，抑安知無逾予者。昔龐祐甫問詩法於東萊，東萊問之曰：「子讀子美詩乎，能暗誦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予方他之，反將語子，請誦此。」既還復問，則皆上口。東萊遣之，曰：「子自有師矣。」龐自是以

詩名。孫仲益稱李師武誦子美古律詩十卷，不遺一字。前輩尊信如此，悠悠視之何也？本朝東坡，黄、陳其正派，予亦韻類坡詩千三百篇，并黄、陳詩皆能暗誦，然詩學終愧古人，又何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大易粹言

予學《易》，始得東坡《傳》，後有沈丞相《小傳》，幾足矣，今復得《粹言》，其間載諸公所得深者，參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漶，又遲之，將不可讀。予修之兩月餘，爲佳本。是三書日在案，樂則鼓吹，富則封君，又師其嚴且温也。其思嗣吾志哉！《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七書

長孫庶得官右列，勢須習《七書》乃仕。求于金州大將李公珪，惠以此。字楷，紙厚可愛玩，付庶讀之。予亦揩摩老眼，時誦一再過。或命庶誦，卧聽之。爾索之武略，予求之文法。此書言從字順，未易專以武事待之。老泉先生以孫吴簡切，與遷、固併論之，亦是意已。《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夏文莊〔一〕

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即含臺閣風骨，老尤雄健不衰。當聖君貪才、天下右文之時，是不容不富貴者。而其所以富貴，則不能不使予悲。嗟，莊子以義命爲大，戒士當後窮達，先所守。予求是書于鄂守鄭棗，得以藏于家，使子孫寶之，而又知予意，故云。《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一〕「文莊」下疑當有「集」字。

題孟浩然集後

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懷清致，使不能詩，亦時楷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紆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當時里人作浩然亭，後更爲孟亭，謂賢人不可名。按本傳，孟浩然字浩然，猶郭子儀字子儀，彼恐人拘此，故以名爲字耶？目以浩然亭，無惡也，祇示思賢之心易見爾，而顧更之，何歟？慶元己未孟秋九日，鄂進士張君該惠此集舟中，細閱，因識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四時纂要書

不正而富，苟焉而貧，君子不予。用是書，未遽富。按圖從事，十舉三四，其不貧必矣。不貧而義，毋惡也，然必以甲乙占驗冠于月始，亦六經、《史》、《漢》備天人意耶？於此而拘，則害乃事，讀之者謹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太倉稊米集

歲丙申，予尉太平之繁昌，客臧仲文自當塗訪予。臧能爲詩而未已者，頗尊信周少隱詩，録示數十篇，要爲得詩之法，恨未盡讀也。來襄陽，帥許公以其全集贈行，舟中無事，藉以遮眼，珍投也。然詳讀其詩，了知其楚人，此固細事，無之則尤佳爾。《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策府元龜

博極羣書，文史足用，記亡書三篋，寫《五行志》，誰不樂此？然人才不齊，有不容彊。士耻一

事不知，則類書未可忽也。《策府元龜》一千卷，章聖皇帝命爲之，以惠學者，類書莫詳焉。自命下，至大中祥符六年，凡歷數載，自王欽若而下，大小臣編摩校勘凡二十九人。吾爲儒，思有之，凡四十餘年乃酬其志。是書，都大王公賜也，自成都之襄陽，走三千里。夫其成之久，求之不易，致之甚難。束閣不觀，委之蠹魚鼠矢，此非吾佳子孫也，書以諗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衛生家寶方

予幼多病，老且衰，偶未死，然亦以收方書，故延視息至今，諸子以是爲憂。故凡方書，聞見必求之，必得之乃已。《衛生》一書，尤爲該備精密，房之醫者李生有之，遂傳其本，一再用，良驗。其版乃南康軍何人家，或曰遺火灰已久矣，是寧可不傳？尤不可不寶藏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題宋百家詩

《唐百家詩》類以事，此詩類以人，比唐尤詳博。人有能不能，詩有工拙，似不可以人彊取之。曾公所編，不必皆以詩名，予猶惜之。至金絲宮羽之雜奏，金翠朱碧之相暉，鏗鎗煥眩，略無間斷，噫，富矣！是書二十一册六十一卷，蜀本也，魏提幹南伯見惠。《江湖長翁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五七六〇

陳　造　二二

罪言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謀國計治，達官顯人之任，而猥賤者輒及之，誠爲有罪。藩鎮之横，豈杜子之責，安南之役，晁子非在位者，二子輒言之，目以「罪言」宜也。某吏隱江湖，自分無求於世，而僭言天下大計，非罪乎？然冒罪而言，言之果爲己耶，此固不容誅；言天下大計，而或有一得焉，可以少補當世爲國者之慮，彼將求之之不暇，何暇罪之。某之所言三：一曰謀敵，二曰備用，三曰救時。今方爲吾敵者大國也，幾晉之於秦，宋、齊、梁之於魏也。南渡已來，議者所見不同，或易而言之，或憚其彊，縮頸而不敢啓其口。一於憚，國何賴！易而言之，是石虎肆市朝之説也。天未悔禍，逾六七十年矣。比者金主嗜殺棄親，而又荒于畋。嗜殺而骨肉不免，則非所以自安；荒于畋則其政事必墮。自古有是二者，不亡則亂。況彼以凶德臨天下，其亂亡之兆，是吾向來卧薪抱

冰、禱祠而不可得者也。今彼乃爾，孰不翹翹動心，急於乘之。雖然，當今在我之計，尤當靜以待之，隱忍持重，以候可爲必勝之隙。必且有人以投機之説獻，以後時之戒藉口，此淺之爲謀者，決不可過聽也。敵雖無道，兼番漢之地，有天下十七，而蟠踞人上且六七十年，使彼略無以留天下而伏人心，其喪亡也久矣，而乃數十年之間天下無變。亦嘗有大變矣，收其搶攘，息其沸潰，不甚動容變色。則彼之上世亦必有術以爲之。今彼雖荒淫虐戾，然天意猶未卜其決然一定者也。昔吳入楚，召陳懷公，逢滑當公而前，謂吳不必福，楚不必禍，姑辭之，其卒果如其言。楚莊之三年，戎麇外侵，庸蠻内畔，議臣謀徙以避之，想天下必以爲遂無楚矣。及蔿賈師叔之謀再用，侵侮驟息，楚以振起，莊從是以伯諸侯。齊桓始立，荒酒及色，鄰國四侵，一旦烹爵二大夫，外懾内震，齊以復彊。古之大國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多矣，不可不深考。今敵人亂亡之兆甚著，其亦天意悔禍，使如苻堅一旦潰裂喪敗，不可收集振立，未可知也。其或如前所陳，亦未可知也。然則在我當如何？兵法曰：「後之發，先之至。」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兔，敵不及拒。」一切謂謀人之國而取勝焉，捨此數語無策也，雖有策必疏。今日正當藏脱兔於處女之時，發之後以冀他日之先至可也。悠悠之談，未可輕從而易信。輕從易信之，前好已絶，新釁遽結，而吾中未有必勝之具，一旦事起，中止不可，不中止則殘民費財，而勝負付之偶得失。古之輕舉而敗者往往如此，皆其始謀之拙，是今日當路者不可不洞知而謹守者也。其次請言備用。夫好功名者，固非所以安吾國。苟安而偷惰乎，則禍常伏於既久，蓋用國如用器，輕用之固不可，置而不用尤不可，器輕用之則弊，不用之則蠹，天下亦然。今之待敵以

靜，是不可輕用之說。猥曰用之，有成敗可畏，其必無生事以勞人。夫豈知天下固有可用之時？可用而猶不用，使天下驕惰宴安，臣民習熟惡勞而甘佚，是惟無事。一有盜賊兵革意外之患，上下相視，倉皇周章，無適爲計，此禍之最慘者也。夫輕於用天下，如漢武之鞭撻四夷，如宋文之挑元魏，甚至晁錯之削吳楚，清泰之遷河東，大或喪亡，小亦憂悴。此置不論，請論置不用之爲害。昔平公據堂堂之晉，玩歲愒日，而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爲之深憂。其後三家鼎分，晉以不祀，實平公胎其禍。建之爲齊，足以有爲，甘秦豢養，置武事不講，終於糜滅，君子謳吟悲愴，今猶可憐。蜀先主之後，寂無影響，一旦葛亮師出，曹魏君臣茫然失措。向令魏延之策見用，長安或爲亮有。長安不守，東首闖許，天下或未可知。我國家南渡而來，權臣挾强敵之勢，邀上以固位，專以銷兵文治爲說。逆亮辛巳之變，倉卒搘拄，將不能使士，士不閑臨敵，致高宗皇帝寒心旰食者半年，非天怒强敵，弗戢自斃，吁，其危哉！是無他，天下久不用，固應如此也。想晉平公之意，必謂吾國如此其强固，諸侯如此其畏服，拱手可以保治安。齊建之意，亦謂秦於吾厚，非諸侯比，必不棄疾於我，何苦治危事而從事於凶器。殊不知慢藏所以招盜，枕蛟藉虎，渠能保其終可信也？魏之謀臣如司馬懿、劉燁之儔，中外不乏，而亦恬不以吳蜀爲意，何歟？紹興辛巳之春，議臣乃始建白，謀及邊瑣，亦後矣。究其原，雖權臣幾悞天下，亦士夫之情喜安而惡勞，樂因循而諱生事，馴至於是。其心謂萬一意外，非我獨被其患，刺口而先議衆所不樂之事，必且有目前之禍。不然，夫豈天下無一人焉，知夫備禦之不可不嚴，干戈之不可不習，敵盟之不可必信。其習俗汙染，所自久矣。夫平日所謂

用天下，非必今日興某師，明日戰某地，然後爲用之也。凡進退將帥，申嚴軍律，揀練士卒，儲蓄戎器，凛凛焉如寇至，此則用天下之實也。昔杜黄裳之爲相，擇人征蜀，越衆而委高崇文，命下，崇文即日戒行。想崇文之爲將，凡所部之卒，日爲征行之計，故聞命即行，無復齟齬。夫預備而不用，固不害有命焉，乃逐急求辦，崇文之意必以爲疏。愚謂爲國而用天下，上自廟堂，次而參議論之臣，畢如黄裳之掄材付事，下而將帥裨校，一當以崇文爲法，亘古及今，不可不然，況今日敵有可伺之時乎？萬一敵運已盡，我無以爲用國之具，束手以守舊物，似未害也；然敵既失之，而中原爲英雄豪傑所據，彼肯怡然不以我爲虞耶？狡焉思啓封疆，自古喜事者誰不有是心，又孰肯少有所得而遽止？是今日用國之計，勢有不容已者也。今日上自君相，下暨達官百執事，汲汲焉以自治爲務，惕焉若憂患近逼吾身者，惜陰競辰，不敢頃刻置而後可也。必曰人才孰可倚，將帥孰可用，得無有尸素具官者乎？罷軟不任不能使下者乎？某害可除，某弊當革，豈中無除而革之之術乎？得其術，其無乃有不便於此而沮之者乎？至於爲國六七十年而國計不餘，一遇水旱，束手無措，況欲如文景之時，有以不時施澤以逮斯民者乎？古者國不餘矣，民或優裕，一而今上下告乏，本末俱困，又可悠悠視之，以爲當然，不加意乎？竊見十數年來，人才陞進者往往多虚名之士，若乃樸茂挺特之才，初不甚見售。比者矯言僞行，或假静默以蓋其無能爲者，多得薦進，可用之人其實希少，風俗寖壞，未易挽回。平居無事，皆可自命以才謂，欺誑上下，一旦有事，欲取辦此輩，難哉！文寬夫曰：「吾不比韓稚圭，吾但粗才爾」。今得粗才之人如寬夫用之，夫何遺恨，奚必好高而玩奇乎？國家久不用兵，宿將盡矣，後

之知兵有威名者，聲績未著也。兵雖不可試，而平日施之統御，見之約束，形之詞氣，皆足以知異日之可用與否。愚願宰執臺諫時前其人，問之以治軍之術，而叩其方略之蘊，拔十得五，雖失不遠矣。向來將校之進，輿論動有譁言，曰「是貨權貴得之者」，此固妄矣；然其間下中之才，衆不以爲可者，間亦得之。此謗之所以生，而或不以其所聞爲妄也。今日宰執臺諫可無詳察詢逮，得無有行貨市進與夫受之而爲地者耶？此成敗所繫，非細故也，悠悠視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則是祖宗法不行致之也。請言其一二，而其他可舉矣。寺觀不許典買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無禁止，田入寺觀，豈得復爲民物？今寺觀寖富，民田寖少，向之有田者，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監司、州郡能守此法，則無此弊矣。監司、郡守，法之所由行也，而法或格於監司、郡守。遏糴之害，今日禁之，明日格之，此不過抑之使賤而官糴之爾。其陰奪農夫之利，似非虐政，而民粟出不當價，實貪而甚虐。此尤不守法之大者。此二事之外，如此者不暇縷數也。此在朝廷一二警束之，則庶幾其害不極也。若乃足國裕民之計，尤爲可憂。古者爲國三十年，當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餘年，而僅足不餘。公私嗒嗒，其弊安在？今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時十五，而彌文浮費乃過於祖宗時。夫貧富之理最易曉也。譬之富家，當田宅全盛、僮僕辦集之時，歲入若干，其出若干，熟計而謹守之，然後其主得以雍容優游，接賓客而施惠利，以結鄉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則吾亦當據其半而殺其所出，不然，窮匱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財猶不肯減全盛時，而所費或加侈焉，宜其僅足，無以爲經遠備也。爲今財利之計，必將必世百年絶口不言生財，食息俄頃之際不

可不言節財。今日所用之財，有可節省者否？愚不得而盡知。雖不能盡知，然一節一目之間，得之聞見者可得而言，請略陳所知者之一二，執事者求其比而計之。國家郊廟之禮，足以事天地祖宗百神，加以肅敬誠莊，千禄百福有餘矣。而祠觀之間，假崇奉藉口，或且禄其官寮，多其隸卒，所費不貲。是何爲者，此可省者一也。求其類而省之可也，其類不知其幾也。州郡冗員，其俸給比紹興數倍，大郡總管或三數員，比之小官，其厚數十倍，此獨不可漸省之乎？或半給其俸可乎？此在外之可省者，其類必不一也。淳熙初，李侍郎尹臨安，建白百官賃屋錢月出無藝，行都爲之虚匱。城内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臨安大費，亦足以除僧俗淫僻雜亂之患。既而中止。今之視昔，又增一二倍。此等事何憚而不行？僧宇雖大小不齊，未足一一可居，取其材改營之，何傷？且不許擅私置庵，有增無已，何爲哉？此其類蠹俗而奸法者不一二而止，皆可求而革去之也。今欲救虚耗之弊，求其節，當自貴近始；講裕足之策致其益，當自州郡始。自上始所以倡其下，使之知達官貴吏猶復刻苦如此，况吾輩！不然，彼且不伏。果出乎此，某賜可辭，許其辭之也；某例未廢，權許却之也。古人有自毁其家以紓國難者矣。州郡寬裕之原，非能自寬，必大農有以寬之而後可。州郡寬裕，國有賴矣，此如子舍方且窘亟憔悴，救過不暇，父兄可得享雍容有餘之樂耶？節省之説行於君子，格於小人。小人多而君子少，故其説易詘。小人營利以自肥，佞倖怙勢以逞欲，一拂其意，則謗議必且沸騰。雖然，無以拂之，爲自安之計則善矣。波流風靡，日以益甚。彼豈思夫一錢一粟皆赤子膏血，州縣鞭笞而取之者也〔一〕。今且朘削斯民以肥此無用之人，而或容其壞法亂俗，何爲也？且爲天下有持

循恬靜養安之時，當是時，誠不可生事，如慶曆、嘉祐是也。至俗壞而弊見，駸駸焉如坐漏舟，始而瀕泣，俄而中流，當其時如救焚，不當矩步如解鬬，不容笑談。蓋聖人誨人，未嘗不以中道，而孟子乃惡夫執中。天地有中國，而燕自有燕之中，越亦自有其中。當救世之時，有所過乃中；可過而不過，中之賊也。《大過》一卦，凡才過位則利且隆，才位稱則凶且醜。《節》之象，上貴甘節，下貴安節，至卦之極則爲苦節。苦非美辭，而《繇》曰：「正凶，悔亡。」節而至於苦，人率不樂，以此爲正固凶，然聖人猶以爲悔亡，但窮而後用，用之猶可無悔。今日進退人物，蒐選兵將，與夫革弊去害，處之不以《大過》之時，愚未見其可。而足國之計有大不得已者，當上下暫由苦節，又當有以示不終爲是苦節也。不然，日日以弊，不可救矣。古之爲治，君相倡之，內外百執和之，正其身，施諸政，孚諸言動，權倖宮闈、小夫賤隸，感而化之，天下之人，中外同信之。今者聖賢相逢，俊乂布列，可無心協道同，孜孜焉先治其所以化之信之之本〔一〕？本一立，勉而爲，持而久，而治不效，俗不革，事不立，有事而國不可用，則自古及今，無復爲治之道，六經爲空言，而君子果無所益於世歟。《江湖長翁集》卷二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九。

〔一〕「皆赤子」以下七字原闕，據萬曆本補。

〔二〕「先治其」以下九字原闕，據右引補。

姚宋論　上

明皇在蜀，論肅宗用房琯，知非破賊才；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則曰「賣直取名爾」。人各有見，自其見持而有爲，而治亂盛衰形焉。明皇之言，平昔之見在是，宜其致天寶之亂也。陳子曰：精于治者無善治之功，精于醫者無善醫之名。無功無名，非果無之也，銷患於無形故無功，除病於未兆故無名，而功名者次之。功立于有事，名著于有病。天下孰不功名者之貴？而精于治與醫者不然。古之聖君賢臣，講磨治道，圖回天下，其詳載於六經。六經之書明並日月，功配造化，然大抵皆保治之術，所以維持締結，使天下無事，禍患無得而作。是六經之旨也，其大意必曰正心，曰脩身，曰納諫，曰畏天，心通下情，勤政去佞，如是數端而已。未嘗曰兵何爲則敵摧，刑何爲則人畏，智詐勇力何爲而用之。凡二帝三代所以持守天下，求諸此足矣。若曰鄰國見侵，非孫、吳之智不可以取勝；疆事見告，非韓、彭之勇不足以得志。是後世之君臣淺之爲治，治不能安天下於無事，幸則揭丹青以自夸，大不幸則委蒼生於虎狼之口者也，非六經之所貴也。和、扁之醫，觀色察脉，必告曰「勿爲是，勿嗜是」，而疾自銷於冥冥矣。推床撼屋，喻喻求死焉，治而藥之，曰「吾之功起死」。或者甚其疾以自大其功。功則功矣，非和、扁之所貴也。姚崇才有餘而工於順適者也；宋璟才不逮其節，而以直弼正其君者也。委二子於干戈繁興、事變搶攘之地，姚固有餘，宋果有不能辦者。然朝夕納君於

正，率臣下以無枉，使天下之事變無自而萌，則固屬之璟矣。天下之理，順適者可意，而守正者似乎矯拂；振辦者類才，而靜重者似乎迂闊。有可喜之功者必售，無媚上之具者易厭，自古皆然，況乎明皇以英睿通達之資，適久安無事之時，志意得而侈心萌，其視迎刃破竹，適己便勢。如崇者安之久矣，璟乃一切矯而正之。然猶相之數年者，無乃迫於公議，姑惟留之，其心固已冰炭，惟恐其不去也。其真情非在蜀，則至死不露。向之君相之情，特矯而忍之，以相彌縫爾。主人有直其突者，又積薪焉，客勸以曲突徙薪，不聽也。一旦火其室，鄰里救之而止。牛酒勞之，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或者得以譏之。宋璟之正，曲突徙薪者也；姚崇之才，焦頭爛額者邪。使三代之君得二子任之，輕重固有主矣，惜乎明皇不足以知此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姚宋論 下

或曰明皇之相，姚、宋首稱。予謂天寶之亂，姚優爲之，顧乃優宋，何歟？然則排難解紛之才，無貴於世乎？曰：非然也。世所謂才者，非獨後世貴之，先王亦貴之矣。才貴乎用，尤貴乎有才而不用才者，有事而後見於用者也。儲其才而無事焉，才惡乎用？是最先王之所貴也。先王之世，凡智可以立事，勇可以摧敵，拓弛不羈之士，莫不兼收而不遺，以備吾不測之用。然卒不用之者，正以有深謀遠慮、正己率物之士相與周旋朝夕，有一善推而廣之，有一不韙矯而正之，天下之心素服，而禍亂

不得而芽蘖。智者無自而施其謀，勇者無自而效其力矣。猶之善攝生者，天雄、烏喙，莫不儲峙以待一旦之急，而卒於有而不用也。平居無事，薄滋味，時起居，血氣内和，外邪無間，則天雄、烏喙之屬可用而不用。毒藥之用，身之不幸也；才者之用，國之不幸也。姚崇之才，天雄祛寒，烏喙療風，才則才矣，抑節宣導養，使身無恙患，天雄、烏喙置之不用，璟尤賢哉！古之賢相，不獨於天下之才藏於不用，而於一己之才，當其用也，猶不既其用，其意深矣。禹之征苗，三旬逆命，乃班師。以苗之逆，禹之盛德，豈不能一戰？脱與之戰，豈不必其勝邪？周公征三監，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兵聞拙速，以三監之悖，周公之聖，乘之如拉藁爾，又何待二年之久？聖人之意，必曰戰而速勝，故吾之功而置吾民於死傷，國必不堪，而吾深不忍也。故寧不戰而去，與徐而待其斃，毋寧爲是角一旦之命，使吾民肝腦塗地也。而禹方且諫舜以惟德動天，周公作詩貽王，言王業之艱難。凡其嗇於用才，而必於納諫；當有事之時猶然，況時無事也乎？臣而有愛君之心，寧數諫以保其無事，毋寧幸有事而露吾之才可也。武帝之時，不能安於無事，以守文景之業。汲黯獨憂之，而天下號爲有才者，莫不幸之。挑四夷，則黯不如衛、霍；深刑戮，則黯不如張、杜；掊財利，則黯不如弘羊、孔僅；辨論蠭發，移人主心，黯又不如終軍、壽王之徒。至淮南萌姦，乃獨憚黯，曰：「好守節直諫。」自俗儒論之，黯幾無用之才，孰知規君以正，保天下於無事，在此而不在彼耶？姚、宋之議，灼然可見矣。嗚呼！璟與黯，其所以息未然之禍，皆本於諫，而二君所以不安，二子正以其敢諫，一以爲戇，一以爲賣直。納忠於君，顧不難哉！三代之君臣專美於前，有以也夫！《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辨異

聖賢之爲學，務窮天下之理，而不盡必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必之，聖賢所與天下守是學而共之者也。不可必焉，必求必之，則吾之說窮而吾之學始爲異端勝。異端之勝吾學，自夫趨吾學者之不專，而若疑若信於異端者之衆也。今夫孝也親必悅，忠也君必與，謹懼無禍患，勤儉無空匱，是可必者，聖賢必之，以教天下，天下諭之不勞也。四海之大，九州表裏，耳目之所不際，智識之所不慮，吾必以有無必之，則其說必窮。昔吾夫子古今推之爲大聖，其智博矣，而弟子載其行事，則曰「不語怪」。子之不語，其意蓋深矣。一語於口，則是形爲有無之說，且以爲有耶，人愈惑，且以爲無也，而一或有焉，則吾言誣矣。孰若不以爲言？不以爲言，則不必其有無，而人皆返而求吾可必者。竊嘗怪傅奕、韓愈之徒忿佛老之爲害而力排之，深擠痛抵，曾犬彘鬼蜮之不若，其於衛吾道，意則信篤矣。惜其一必之於無有，故不能挽回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已受彼之欺，其涵浸已久，其服從已深，彼二氏之教亦異域之一術，其僞言佞說亦深有以鼓天下之俗而劫其心者，亦孰能的然必其無也？吾必其無是理，無是法，無是事，無是用，不幸而有其一，而吾之說則敗矣。吾之說敗，而彼之說則愈熾矣。孰若專持吾學，置二氏於不言之表，示人以邪正，而不必之於有無。彼或未能去二氏之淫說，吾若不聞焉，如春風之花自開自落，春木之鳥自鳴自止，我輩何有？一君子

守之，衆君子繼之。吾所守之卓，彼無得指其有，以質其無，人亦徐而悟其謬悠，趍吾者愈衆而專矣。此不亦吾夫子之意與？昔阮瞻惡言鬼，著《無鬼論》。一旦鬼至其前，瞻懼而病，病而斃。使人言鬼而瞻不言，不害爲無；一以無必之，乃敗於或有。佛老之説鬼之或有者也，其無以有無必之哉！或問佛於王通，曰：「西方之聖人也。」欲推其教於世，則不與，彼蓋知佛之爲教可施於西方夷狄之人〔一〕，以之中國，是中國而夷之也〔二〕。通之意未嘗以其教爲無，有似矣吾夫子之不語怪〔三〕。然謂之聖人，則失之太甚，未有謂之聖人而吾徒無取焉者，若佛者，吾何取乎？彼傅、韓必佛老於無，而人不從，王通以佛爲聖人，而人益惑，相去一間，皆未若夫子之不語，爲後世之慮深，而衛吾道之心密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一〕夷狄：原作「服教」，據萬曆本改。

〔二〕夷之：原作「西方」，據右引改。

〔三〕矣：疑當作「乎」。

秦論一

秦以夷立國，以屠驅民，以盜取諸侯，無足道者。然究觀其始末，良有可惜者矣。夫人惟知道而

又能達天命也，則動可以至於無窮。達天命而又有道焉，則不怵於外矣。秦之於道何如哉？其於天命何如哉？道無所乎知，天命無所乎達，而苟以就天下，未有能得天下者也，幸得之，旋失之，則亦無得已矣。昔三代之有天下，惟深知天命，而不以天下爲己私，而專以道守之。故聖人之興也，能以道授之子孫，而不必其子孫之有天下，非深知天命乎？商之在夏，周之在商，其祖皆嘗臣之，堯、舜者，其子孫皆夏、商之大邦元侯也。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其勢偪矣，夏、商不忌之，其心蓋欲子孫之有所顧忌而無失乎道也云耳。秦之於周，亦周之於商，而商之於夏也。周之子孫，曰淪於弱。吾意不獨周之心屬乎秦，天下之心不之秦而之他者蓋無幾也。人心者，天命之所係也。晉之裂而三也，是天命之之秦也。始也晉不裂則秦無能爲，雖有所爲，晉能制之。晉裂矣，天下不之秦而何之也？楚之君無美質，無歲不亂；齊自小白，其君亦無美質，無世不亂。能爲天下之軒輊，而周之所倚者晉也，今且屢亂而遂亡，爲韓爲魏爲趙之三國。向也三爲一，秦猶與之更勝迭負，今也一爲三，彼於秦何有？而秦之君往往務本而勤政，好賢而用謀，使其旁選天下，得一二淳厚達理之士輔之，破功利之淺說，變戰國之餘習，率天下而宗周，而治其不然，內則尚德教，厚風俗，聚天下之賢士，以圖久遠之計。不心乎取天下，則天下之人有所赴慕焉，捨秦而之他乎？秦之君臣不足知此，汲汲乎常恐天下軋己，若不能一朝居者。故凡可以就之者，雖穿窬負販苟賤之行，靡所不爲。吾亦良爲秦惜也。雖其弊有端，非功利敗之也乎？功利之說，自管、晏則倡之，其後遂不可遏，流而爲縱橫變詐、長短捭闔之術，狙詐者逞而儒先束喙不談，先王之脉絕矣。秦承用其術，遂挈天下而屠之，而亦自屠焉，

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吾特痛其始有商周之勢，而不善用之，不得不爲一言。《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秦論 二

秦恃其强，以劫六國，而亦據其勢以愚六國。劫之無以愚之，則六國或悟其情，其從必合。秦慮及此，故時以愚之。秦之取天下，雖專於力勝，然亦不可謂不巧也。吾嘗怪六國之君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合從以支函谷，從人又甚之以秦并天下之勢，六國自救之説，其君亦或鞠膺太息，請計受事，然皆驟合而俄散，暫從而倏橫，終不免中秦之禍，何也？則是秦以計愚而欺之也。秦之取諸侯也，不專取之也，取之而時以與之；故亦不專爲戰，而時與爲講；不專示其必勝可畏之形，而時亦示其懾怯不自必之勢。使六國譁駭失據，若講若戰，謀皆不能專，而秦以得其志矣。其攻韓也，今年取我宜陽，明年與我武遂，今年與我河外、武遂，未幾而敗我伊闕。其攻魏也，今年取我汾陰、皮氏，明年歸我焦、曲沃。攻楚無虚日，而或厚賂之，至與之上庸之地。釋趙而遣質，講楚而結婚，使車縱橫於諸侯之境，亦皆重其幣，佞其言，秦取之而亦時以予之，攻之而又釋者，是其愚諸侯而侮之也。諸侯之心雖知虎狼之秦，搏取怒噬，以窺天下，見其方操之，又縱之，方見攻，又復講焉，故狐疑隕濩，謀不自必，而苟且之心生矣。謀不自必，則無堅久之慮心乎？苟且則其勢可以劫而取。甚矣夫！秦之愚諸侯如戲嬰兒於掌股之上，而諸侯見愚而不悟，亦深可笑矣哉！秦之取者七八，而予者二三，

取者尾閭，予者畎澮，受甘言之佞，苟目前之安，明日之患不暇計，六國尚爲有人乎？不獨是也，欲攻安邑，委宋於齊，尋以破宋罪齊；欲攻魏，則以南陽委楚，未幾以塞鄳阨罪楚。張儀商於之事，商鞅公子卬之約，藐焉無人視敵，而諸侯亦卒無以却其戲侮之者。吁，可嘆哉！使六國有賢王焉，輔之以智謀之士，明言秦之情，而告之以其必至之患，親仁善鄰，爲不可侮之備，則秦將終身没世不能自説其不信之罪。諸侯不出此，而秦由此乎終如其志，亦諸侯可以愚而侮之，而後秦侮之歟？古所謂知彼己者，秦幾矣。《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秦論 三

秦既已一天下，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欲以傳之無窮，二世而亡之。或者罪秦以不明取守之道，怪其不以仁義守之，是以速亡。愚獨以爲不然。秦之爲秦也，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況天下乎？秦之先起於西戎之僻，漸進而與中國齒。其始也雖無以大過諸侯，而未得罪於天下也。自六國忌其彊，欲擯弗與通，則於是慨然發憤，求自彊之術。世之媒富貴之士，不皆原始要終，爲後日無窮之計者，鼓其説而作其氣，惟富彊是務，而求勝六國，切切乎志於彊而心乎勝，不暇問其他。張儀以口舌進，疢已兆矣；商鞅以其慘刻不仁之術用，而厚其毒。秦之俗如狂陽内盛之夫，脆之骨，豐之革，跳梁搏擊而其脉寖微，人遇之，非不健勇可畏，而盧、扁已借憂久矣。秦民之耳

目、心志、習尚，惟得是計，惟詐是爲，處彊弊，而與人抗衡則固，君民之間，併力一意，君不能安其俗，而民亦不自安之也。民不自安其俗，未有能帖然而無事者。而其粗可以僥倖覬無事，必其國無隙而後可，而國不能必其無隙也，如國何，如天下何？故曰：秦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況天下乎！《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朱温論

唐開平中，朱全忠令蔣元暉殺昭宗，自立爲帝，國號梁。陳子曰：吾讀《春秋》而得仲尼之心，仲尼之心，其爲萬世慮者甚深。《春秋》一經，爲周作也，其所以憂後世亂臣賊子蓋切也。惟憂之故防之，防之且通之。防之使有所不敢爲，而通之使有以自慰，而死其滔天無藝之心。是意也，蓋熟讀而精思乃得之。夫周自平王之東，蓋日以就衰，幾不復振矣，而大國虎視，其地十于周而其民百者，有若齊、晉、秦、楚。小國諸侯不惟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見侵見襲，且滅其國，俘其君，無歲無之，而駸駸乎改物之舉矣。至孔子而彌甚，意曰，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視昔耶？於是筆削《春秋》，以示萬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齊桓、晉文莫彊焉，仲尼筆之于經，貶之不恕也，而終予之。觀聖人貶二君之意，所以嚴君臣之分，貶之而復褒之，所以通予奪之法。桓、文之在當時，其競莫禦，甚偪

矣，一於貶歟，後世有競彊逼近之臣如桓、文者，必曰：「賢如桓、文，宗周如桓、文，經終不貸矣，吾何賴？」是絶其自愛之心而趣之爲無君者也，故必正色予之。而後後世之臣往往以桓、文藉口以服天下，而天下察其桓、文，其曲致其防而通爲之法者，凡皆爲後世計也。而後世亂臣賊子嘗不知聖經意，而其臣亦非有得於《春秋》者，往往以改物爲快，而斷焉莫遏。其無君之心如温者，神器則已移，而無君之心已酬矣，而亦終自擠於赤族之禍。太史公曰：「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臣不臣。向使温少得於經，而其臣有讀《春秋》之士，終身甘爲桓、文于唐，挾天子以令諸侯，假仁義以號召天下，天下英雄孰能與之抗？唐亦周而已，綿綿延延，擁虚器於上，而紐合一匡，定襄王却彊楚之功，拱挹而有之，而尊富壽考，子孫燕樂，蓋孰得而睥睨也哉！釋此不爲，必欲化唐爲梁。温向之以雄彊稱，而羣雄莫敢議，亦以戴唐爾。一旦受不義篡弒之名以立于天下，天下之心孰肯畏無唐之朱温耶？温之赤族，不在亞次入汴之日，而在元暉剸刃之時決也。然猶跳梁躑躅數年，再傳而後亡，以地則大，以兵則彊，而其狙詐雄暴，獨優於人；而羣雄皆齷齪不見天下之勢，其交不合，其志不果，故必待亞次而後假手焉。噫！忠孝之道，人心所固有，雖唐末大亂之世，而是心曷嘗一日泯？想温之業既成之後，天下之腹非陰議，日鰓鰓焉有待乎英雄起而亡之。楊師厚，其臣也，方温之肉尚暖，而已豚犬視孺子矣。即師厚據有魏博之心窺之，及温之生也，力能斃之，其起而乘之，何後之有？昔者侯景逞于梁，一旦廢簡文，郭元建，景之腹心，且謀主也。其言

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今乃爾，是自危也。」設簡文在，景奉之猶足以劫制江表。簡文見廢，則景乃負乘之小人，懷璧之匹夫，其誰畏無君之侯景耶？古今君臣之分，其幾如此，皆不逃吾夫子所慮。項羽弒義帝，高祖爲縞素。或勸曹操自立，曰：「是兒著吾爐炭上。」古之英雄，其知之審矣，其亦偶有合吾聖經耶？《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蕭望之論

望之堂堂，折而不悦，剛風勁氣，在漢鮮儷。然卒爲恭、顯所殺，班固以爲近古社稷臣。陳子曰：古之所謂社稷臣，以死許國，而不可要以必死事君。而易於死，非徒無補於輔導，適足以肆小人之惡，而使國無所賴耳。范蠡深謀二十二年，然後能報越，以刷會稽之耻。則曰：「主辱臣死，所以不死，爲此事也。」崔杼弒君，或者疑晏子以必死，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非其親嬖，誰敢任死？」衛獻公之復也，由子鮮、寧喜倚之，右宰穀曰：「子鮮多而能亡，於我何爲？」及獻公殺寧喜與穀，子鮮果無所爲而亡之晉。然則事君者，不惟社稷之計，倖倖焉以死狗國，否則去之。此尤爲姦人所料而墮其術，故子鮮不免於去。而恭、顯置望之於獄，而望之仰藥死。望之死而更生、堪、猛或誅或逐，元帝無復有治平之期。社稷之臣果如是乎？使望之居羣邪之間，堅忍徐伺，無輕所發，以待帝之覺寤，去數小子不難矣。此予所以爲望之恨，而嘆范蠡、晏子之風鮮能追之者！《江湖長翁集》

僖負羈論

晉文過曹，曹不之禮，僖負羈妻曰：「公子必得志，盍早自貳。」於是饋飧置璧。文公果伯，而厚爲之報。人皆賢其事之先見，而是負羈之從善。然居其國而外交以邀後福，君子所爲，固若是乎？既而文公入曹，亦以不用負羈責之，而報其施。魏犨、顛頡怒而爇之。陳子曰：負羈過也，公亦何爲喜於此而遽賢之耶？衛綰不見太子而景帝悦，文公之喜負羈，一己之私耳，亦非賢君之度也。負羈圖報而得禍，文公喜而厚之，適以禍之。魏犨幸免，而顛頡被誅，一舉而起三惡。婦言之不可聽，其效如此哉！《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主父偃論

執仇許客者，必窶人子，而援溺之惠不可望於千金之家。人惟不甚自惜，而後蹈危以有爲。有所惜，則有所畏。所惜者愈大，所畏者愈重。此人臣之節所以競挺於下僚而銷耎於高位也。主父偃自布衣上書諫伐匈奴，而武帝悦，既而勸築朔方，以爲滅敵之本。偃之前書，何芻狗之遽也？當是時，帝

以爵禄籠天下士，而尤鋭意武功。偃官尊位寵，惟恐一日失帝意，以失所有也，顧可以中其欲者，無出武功耳。士以患失爲心，鮮不喪所有而敗人事哉！劉栖楚諫君，額叩龍墀，及入李逢吉黨，遂爲小人之雄。人以栖楚爲僞於初，非也。其初未有所顧惜，故視名節爲重，而顧進退爲輕。及夫權臣誘之，利禄媒之，昔之競挺敢爲之氣，轉而爲憸佞用矣。《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寧莊子論

古人言天，求其理之不可以爲僞之者言之也，而或者竊之以濟其私，又或竊之以欺人，而君子未嘗不窺其情。僖十八年，邢與狄圍衛。衛與邢，同姓也，邢劫狄以伐之，罪不可逃。孔子「人」之，既誅之矣。衛欲雪此耻，而國方大旱，寧莊子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天欲衛討邢也。」於是滅邢。二十五年，書「衛侯燬滅邢」，名之者，貶之甚之也。邢人而衛名，惡浮於邢矣。寧子竊天之言以逞衛侯之忿，以斷國人之疑可矣；不知當是時，諸侯雖無伯，校德量力，衛與邢未能相絶也，其可爲伯之事乎？其謀之也，禮至以昆弟仕而譎之，伯討類是耶？禮至之惡與寧子均，丘明惡禮至而不及寧子，丘明亦受其欺耶？不然，誅賞不公矣。《江湖長翁集》卷三二。

鍾濟字節性序

繁昌鍾子，濟其名，從予遊，求字焉。予字以「節性」，而告之曰：人異於物以性，賢哲異於人以性。物不能性，人能之，而彼則不能。《書》曰：「節性，惟日其邁。」商人不性其性，故欲其節，節之，則周人矣。子路冠猳豚之冠，若不可近，犁然於夫子羽鏃之諭；子夏紛華盛麗之心，終也吾道戰勝。此節性說也。子已儒其冠，敏而文，性質淑茂，可以偕之于道者，吾猶慮夫踐繩檢、棲名教者不熟不固。此性節焉，則熟而固矣。能熟而固，推之何所不濟矣。騕褭駃騠，始或泛駕，馴而致之，志輕萬里，節之之功也。雖然，人節之也；佩弦佩韋，自節之也。莫賢於自節，人節之其次也，莫之節無次矣。子勉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蔡子實二幼子叔閎字必充序

閎以存言，閱以擇言。匪擇奚取，匪存奚守？憧憧吾前，雜焉是病，曷善於閱。所取也正。靈扃洞如，將無不容；閎而存之，中由以充。道無二本，趣焉殊資。迺閱迺閎，斯有取斯。之名之字，曷求之意。子懋于學，愛由佽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劉常甫字序

劉子寅求字於長翁，翁曰：寅，易之反也。人之心易若流，寅若登。士去彼取此，其於事君親、懋業履，行己與世，何適非善？然于其暫而不能久，則于其一而遺其十百千萬。予以有常不已者望劉子，字之曰「常甫」。舜以典禮命夷，且曰「夙夜惟寅」。典之爲言常也，夙夜不已也。仲弓問仁，得見大賓承大祭之言于仲尼，雍必曰「請事斯語」。寅至矣，聖賢又常之貴，吾故云。《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臧子儀字序

臧子鏞求字于長翁，長翁曰：議人貴恕，望人者忌恕。吾所望敬且愛者也，而或恕焉，不敬愛是人甚矣，而善爲學者，必極其力之所如往。若臧子之懿而吾所以期之者，可以語此。舜之樂，至于笙鏞以間，幾乎成矣，猶有進乎是者。鳥獸蹌蹌，固未若鳳凰來儀。樂至于鳳之儀，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吾故以子儀字臧子。不然，人謂恕子而實輕子，子亦毋寧自恕而遺力於學，以求稱吾所以字之之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論寫神〔一〕

使人偉衣冠，肅瞻視，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起，草毫髮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著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顰頞適悅、舒急倨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兔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橫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爲商評之。《佩文齋書畫譜》卷一五。

〔一〕此文原注出自《江湖長翁集》，然今檢集中無此文，疑有誤，姑録存備考。

全宋文卷五七六一

陳　造　一三

斃蜂説

蜂善螫，人被螫，痛終日不解，稚孺遇之幾懣絶，畏尤甚。然逢之不皆被螫，觸之則螫，近其居則螫。有入于窗，陽迷其穴，穴以出之，不克，遂斃之。斃之釋然而當，蓋是非室間物，不得不畏，稚孺尤所畏，吾不斃彼，則彼將吾螫。祛之不能，則斃之不顧，以汝有斃之道焉。小人銜鋒摇毒，性善螫，與蜂同。士君子畏而防之，甚於畏蜂。彼或肆焉，君子仆焉，而吾民滋不堪。世不無小人，人亦不皆被螫，交而犯之則螫，臨利害亦螫。猶之觸蜂而與蜂居，毒寖延吾民，猶之稚孺遇之，必懣絶而大不堪。而使之躡要塗，睨高位，駸駸制人，甚於蜂之窗間與人居。辨訂掊擊，逐而斃之，不遺力可也。彼非吾仇也，而必逐之、必斃之蜂然者，吾不斃汝，將爲汝螫，非直自爲計，亦爲稚孺計。舜不去四凶，孔不誅少正卯，復辟而留三思，何異仁於蜂，必不仁於人。《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仆柳説

庭柳二，幹相若，一扶疏，一蔚然甚茂。人必譽茂者，予亦愛之。一日大風，茂者仆焉，扶疏者乃無患。木之生以枝葉，枝葉以幹，幹以根。枝葉盛矣而幹不勝，仆之道也。猶之人，德行，根也；才，幹也；技藝、威儀、文辭、進趨，凡外之接物應俗，間而婉者，皆枝葉也。德行先而才後，技藝、威儀、文辭、進趨又其後焉。是不可無，要不可勝諸本。後者之浮，先者之枵然。平安無事，或可欺人，使之譽己；投之倥傯顛沛，敗矣，是不猶柳之蔚然仆是風耶？吾識之以自警。《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處病説

治病有術，處病有術。治病屬之醫，處病責諸己。處病之術，所忌有三：一曰諱。治身猶國，古者之爲國，諱亂乃亂，諱亡乃亡，身猶是也。吾已病，顧乃畏人之知其病，意人之幸吾病，秘不語人，至於一旦不可爲矣，是謂諱。二曰忽。羣蟻可以潰隄，一爝可以燎原。病之生，未有不自微而著。既病矣，猥曰「是何足慮」，食啖嗜欲自若也；或且曰「吾有命」，凡可以已吾病皆置不省，病安

得而不劇？是謂忽。三曰疑。人亦有過於畏而煩於慮者，病未爲害，惴惴慄慄，不可朝夕，亦或可以甚其病，故曰疑。予閱病者坐疑而重其輕有矣，未若困於諱且忽者之多也。不幸而病，首去是三者，而又必禁聲色，省思慮，絶悲忿驚憂以葆其和，而需病之衰。其次邀功於藥，必也淡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此與醫經不相關，而其理可以推知也。味勝則藥力薄，淡茹則藏氣平；藏氣既平，砭劑乃功。予能淡食，家人見謂難能，每不難之，蓋揆之以理爾。當進食，惟古顔子之簞瓢，曾子之併日食，原子之藜羹，彼之巍巍，萬古師仰顧乃爾。今之奇傑邁往之士，槁處埃壒，枵腹傲世者，不一而足，而吾必極口腹羶薌而後慊耶？且淡食而病已，枯槁之日甚短，而備味之日甚長，小不能忍，至於大不容不忍耶？予臨食，心此二者，故常甘半菽而忘八珍。雖然，是處已病之説爾，世固有無地受病之道，惜予知之晚也。岐伯曰：「聖人治未亂，不治已亂，治未病，不治已病。」古之志士，凡其薄滋味，謹起居，鴆視嗜欲，寇防風邪，皆所以治未病，《素問》、《難經》詳言之矣。《論語》一書，吾宣聖爲未病之防甚至，而人往往不能遵而守之也，故病。其曰「君子蕩蕩」，曰「何憂何懼」，曰「智者不惑」，夫如是，心之戰掉恂慄，氣之拂結鬱堙無有也，病奚由致？人或病，無乃反是歟？至於日用易守者，亦有愧焉者矣。「不爲酒困」，「酒無量，不及亂」，人多違之，予亦不能敬遵之，宜其病。魚餒肉敗、不時、失飪，皆不食也。「肉不勝食氣」，人多違之，予亦或不能敬遵之，宜其病。居以聖訓，矜言之，而此皆違之，病將誰咎？昔枚乘作《七發》，讀之未始不興岌岌殆哉之歎，曰：「出輿入輦，蹶痿之幾；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甘脆醇醲，腐腸之藥；蛾眉嬋娟，伐性之斧。」

謂之腐、謂之伐，蓋信乎其腐而伐之也；曰幾曰媒，則亦甚微，而不可不過爲之防也。意禹之菲飲食，侃之酒不越限，君子進御有所和之議，四姬無節，皆所以爲腐之伐者之防。佗流水户樞之譬，五禽之戲，皆所以反清宫輿輦之惰也歟。盍亦則象孔聖、枚乘之言，寶以爲鑑？用智於未病，無或踰此矣。東坡論養生，引昔人之言：「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邊生。」且曰：「順者死之道，逆者生之道也。」此僊者超舉之術，予推之而得衛生之理。今是耳、目、鼻、口與夫内而五藏，人知順之而已，故易死，否且病，衛生者務逆之。如腎好鹹，吾過於鹹，腎則適矣，吾形性何所益？肺好辛，吾過於辛，肺則適矣，吾形性久則憊。肝、心、脾亦然。目欲色，見美女子，狎之之心油然于中，人之情也，而志士君子泯是念，非矯也。設婉麗横陳也，抑而遠之者，爲是乎？即而從之者，爲益乎？外而形，内而藏，貴逆而不欲順，逆之至，僊者不遠；降此，猶可以康寧永年。知逆之貴，則淡食可安也，嗜欲可禁也，思慮可捐也，悲忿驚憂可泯也，何病之虞？予幼多病，晚乃粗知之，噫，求之桑榆者，已較之置不求，不猶優乎？私優之，樂以告人也，故爲之書。《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辨俗見

世俗遇冬而煖，曰「此冬行夏令」，春而凉，曰「行秋令」，其陋可笑，士大夫或爲此言。所謂行

令，如正月布德和令，二月修闔扇，四月始絺，九月大飲烝之類是已。春大飲烝，則行秋令矣。夏而伐木取竹箭，則行冬令矣。此雖不足辨，恐吾子孫亦嘗此，聊書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文以變爲法

作文之法，備于《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經於句法字律，《春秋》嚴矣，一字之變，褒貶各有在。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予讀《東門之枌》三章，皆述陳之民化其上而遊蕩，至中章則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與始末二章自同而異，特爲奇偉，詩人所謂泣鬼神者邪！《月令》世傳吕不韋所作，每月始末，立例爲言，不得不同，其中未嘗不變其法。至食麥、食稻穀事，大同小異，五月則曰：「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森嚴奇譎如此。屈子曰「吉日兮辰良」，此其法也。退之碑羅池廟，曰「春與猿鳴兮秋鶴與飛」，此老多得先秦文法，六一翁疑之，非是。《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文　法

古人妙於文，惟妙故健。文有順而健，有逆置而彌健。遷、固多得此法：「必我也爲漢患者」，

「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必我也」、「必湯也」置之于上，其語彌健而法，作文至此，妙矣。《吴芮贊》曰：「庶有以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亦此法。後山用之於詩：「獨無樽酒爲君壽，政使秋花未肯黄。」《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八卦由數起

《律曆志》：「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陳子曰：非也，此數謂揲蓍筭法爾。《易》雖至妙，其起也則由數，有數然後象，而至理可索也，象一象兩、七八九六之類是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子穀秬黍

度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注：「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師古曰：「非也，子穀，猶言穀子爾。」陳子曰：二説皆未爲得。子穀謂種而可子之穀。穀之可子者，不贏縮，可以定長短多寡；不腐敗，可以等輕重。故度量之起，皆以子穀，而權稱亦用千二百黍。子穀之説，蓋在於此。《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三屬之甲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師古音「之欲」。蘇林曰：「兜牟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踁繳一，凡三屬。」師古是如說。陳子曰：屬當音「之樹」，《周禮》：「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謂上旅下旅扎續之數。今云三屬，取其輕便，可出奇取勝，故曰日中而趨百里。今被重甲猶謂之全裝，其斫營襲敵亦用輕兵，亦屬之七、六、五，三謂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牛車爲櫓

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楯，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矢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丁酉楚州秋試策問

事有其名則二〔一〕，而其勢不可不一者，文與武、兵與農是也。天下之政無大於此，古之所以治，未始歧而二之也。後世相視冰炭矣，乃欲其治之如古，何哉？古者入則公卿，出則將帥，其君子皆雍容揖遜，而習熟於射御戰陳之事，士卒之間亦或悦義而知禮，故無事則相樂其安，而有警則不憚其勞。降及後世，乃有毛錐安用、歎不識丁字之偏。古者釋兵戈則農，置耒耜則兵，凡比閭族黨州鄉之民隸于司徒者，軍旅或起，則驅之於伍兩卒旅師軍而不攝，故民不窮而兵不驕。降及後世，乃有畏兵如寇讎，疾民如草芥之患。然則古之所以易治而無弊者，實本諸此。後世分之，而其弊不勝。其間有志之君救之得其道，僅可以自立，而其治終視古有愧焉。《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一〕據上下文例，句首當有「問」字。

己酉秀州秋試策問

問：人情警之則不惰，而銷患者於未然。總文武以爲治，宜無急於此，或者後之，何哉？漢文射

于上林，親屈細柳，不講於代來之初。孝宣本始之詔，牧民風化，纔及郡國二千石而已。二君七制之盛，舉一則置一，緩其所當急，略其所宜詳。姑勿論是，周之成王，詰戎之戒尾于《立政》之書，董正之術舉於四巡歸周之餘，吾猶惜其有姑徐之心焉。主上祇承堯舜之傳，同心一道，以纂聖統。嗣位之初，未遑他務，明詔首頒戒敕中外之官、將帥之臣，丁寧委曲，不啻察父誨子以計其家者。凡輸忠竭誠，率作興事，洗心滌慮，勉圖職業，既導之以所當爲；至因循玩日，怠忽荒政，狥私奉己，請託掊克，又禁之以所必不可爲。且曰：「副朕倚毗，報壽皇聖帝之恩。」又曰：「事不素備，何以應卒？兵不素練，何以待用？」則奉親保治之心，眷注有在。文武之官，可不思責望之厚，少裨志養之誠，體苞桑之念，索衣裘於未寒乎？夫君以言論下，不徒言也，必有以繼之，而要其效也。主上初正，急所當務如此，周、漢之君，無足進焉。王指不匿之後，宜無不欽承丕應，以求稱上意。然天下之人賢否如十指，恪勤競勸者少，苟且誕謾者多，勉勵於暫，久或怠廢，則致察於勤惰淑慝，權之所在，非一人聰明之所獨任，是將誰屬歟？心迹情僞之間，至難見也，將旦旦而察之，人人陞黜之歟，抑懲一可以警百，所旌者寡，而感發者衆，自有道乎？請鋪繹古今之失得，與繼此可施之要，以暢祇若休命之風，以仰副聖心所欲，悉以見諗，將有以復于上。《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

問：小宰弊吏治以六計，皆以廉爲本。晉執政多賄，故悼公之後不復能伯。士大夫食君之禄者，玉雪其操行，以赴功名之會，而爲大吏者，要當率屬表下，尤不可卑污自棄固也。然賢否之冰炭，故趣操之霄壤，往往齒仕版者，功名之志輕，而漁取之念熾。三代而下，拔葵掛魚，却四知金、受一大錢之類，書之史册，以爲美談。蓋其貪者猥衆，廉者則可貴，非耶？今日堯舜在上，此風宜熄，而吏之貪饕黷貨、漁奪侵牟，猶復疵政而病民。仰勤聖主之詔，謂躬率之未至歟，則主上儉德之孚，凛凛漢文之上；謂教化或不，必此法禁以濟之歟，則主上嗣服之初，嘗申祖宗之制，治其一二焉，而習俗猶自若，何歟？夫州縣之官總於守臣，統於監司，而分職於外者，内之達官實司其進退。夫所謂總統而進退之者，有不禁，禁必聽，不然，則鉏而去之爾。自此而上，苟或不固其守。其權重上，故其取豐且易；其勢崇，故其敗難，其足以疵政而病民大矣，似不可詳彼略此也。今欲清白之行，自上而下，一從聖天子之所欲，無愧周小宰之所職，而不至踵晉卿之弊，必有成説，願詳以告。《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二

問：得之也難，則失之不易；來之遲，則去之不速。昔人論創守，有是言矣。然求之方册，其合否有可疑。齊桓五伯之盛，經營其業，蓋亦甚勤矣，攷之《春秋》，北杏之會書「人」，説者謂始疑其可不可也；幽之盟不言「公」，説者謂外内寮一疑之。其成之難且遲者如此。晉文之賢下齊侯者，反國未幾，城濮之役，定襄王，服楚師，一戰而伯，則可謂速且易矣。然齊桓之後，不復競彊，而晉之伯諸侯與春秋相終始，乃與前輩之論相反，何歟？春秋而下，漢、唐莫盛焉。高祖仗三尺，攬羣雄，親與項籍争一旦之命，敗北者蓋十九，繼以燕胡、淮南之變，老於兵間，僅定漢鼎，其難而遲又非齊桓比，乃能垂祀四百，天下帖帖戴漢。其間非無悖逆陰謀之人，終不能劫斯民思漢之心，使之從己。唐之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如摧枯拉朽，如拾諸塗。天戈所指，惟遼東僅遂旅拒，其餘解辯執贄，率爲内臣。興起之速而易，視晉文倍蓰，而其垂世久近，已謝兩漢。外則夷狄之難繁興，内則背叛之變代有，其不失舊物者亦幸矣。雖號爲振拯者，猶倏起而驟衰，或者養成其亂，又挺之使熾也。二代之難易遲速衰盛，如此其不同，又似與齊晉異，何歟？姑置此，將以垂裕論之歟，則唐之憑藉扶持，視漢之規模似無所愧；以寬仁較之歟，則援民於虐燄，秦、楚、隋氏均也，而晉之與齊何有兹二者？儒者爲有用之學，非王伯不譚。夷攷四代興衰之殊，必有至當不易之論，願聞其説。《江

吳門芹宮策問 三

問：業文非古也，至漢頗以是命官。爾後以文取士，立爲定制，文而弊，古無是也。至東漢漸衰，極於晉、宋、齊、梁、陳、隋。唐初猶踵徐庾駢儷纖艷之病。韓、柳提衡而作，貞元、元和之文，乃無愧西漢。自武德、貞觀以來，凡更三變，乃始近古，其難哉！後世之文，久則必弊，救弊必有其人。本朝繼唐而治，士不業文而進，世且耻之，故科舉取士，足以奔走天下英隽。名公鉅儒，建立功名，多出于此。文乎文，其不關國體之衰盛，繫士氣之厚薄哉？國初之文，五代萎薾之氣未除也，士君子思革其弊，穆修、柳開倡爲古文，天下做之，往往用意過當，聱牙僻澀，至不可讀。歐陽公力去其弊，蘇長公自科舉出，亦嘗爲梅公言之。以二文忠之救弊，其視唐之韓、柳，難易如何？孰優而孰劣耶？今者文弊甚矣，識者厭之，至司文柄者建白于上，革其繁冗，禁其支離，無容妄意所見，以議祖宗，誠中一時之病。雖然，天下事弊于狃，尤病于懲。狃則縱，懲則激。以古文言之，韓、柳之下爲樊宗師，爲孫樵，又有下二子者焉，而文漸弊。穆、柳之意善矣，其後乃有劉輝輩，非歐、蘇逆救其將然，其無乃欲救其弊而甚之耶？今日議臣之言不容復議，士苟不明其意，懲之太過，則繁冗或爲窘縮，支離或爲拘忌。祖宗之事，在人耳目不一，實諸心，士不畏懦苟簡，則且榮古虐

今，是皆不可不預計者。伊欲不弊于狃，亦不病于懲，文弊盡去，如議者之見，而弊不生於慮外，何術而可？鑑已然而圖未然，學者本務，其詳言是，無以有司爲私憂過計而少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四

問：所貴儒者之學，以其異於淫巫瞽史也。彼以技，吾以道。技用之必窮，道無自而能窮。技之於道遠矣。彼曰金穰火熯，得中則虚，吾則曰災不勝德，修誠可以格天。然邇者之旱，自夏而秋，民心瞀瞀，主上側身修行如周宣，六事自責如成湯，而郡太守禱祠祈禜無虚日。誠與物俱至，宜應不旋踵，而感通之不速，何歟？豈巫史之説亦有時而信歟？夫旱乾水溢，有請于天，君相守令責也，而民庶致祈佛老者，雜然靡所不有。甚者怪誕之人亦欲乘時而售其妖妄，僥覬偶然而邀敬于世。古無是也，而流俗則然，縱之歟，抑少抑之則是乎？今既秋矣，雨無益于溉者至廣，賑救之策不可不急講。浙西八郡仰食者不知其幾，而粟之籍于常平僅三十萬石，被旱不無輕重，而獲中下熟者甚少。自今至來歲食新，其日月甚長，吾之術不過賑糶以防踴貴，賑濟以止流亡，必也不出三十萬石之外，何以兼足而善後？常平所儲之外，曰勸分，曰補官，曰通販之類，可舉而有益者何事？諸君優游庠序，篤道正俗，其學粹矣，荒政非細務，可無講之有素，用之不窮之術？願併言之，以備采擇。《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五

問：利害之易見者，人知之，人言之，興而除之不難也。利害之易見，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利害始瞢昧不可言。方是時，非明者不能有見。明矣而勇不足，猶無益於行也。國家駐蹕臨安，按引楚屬，以給在所。大江去臨安七百里之近，雨小愆期，而漕之不通。漕河之填淤不浚者數十年矣，浚之誠利也，而議者憚之，時非以其動衆而費財耶？動衆費財，誠未易輕犯，而漕河之決不可不浚也，蓋其勢而然，是非援害以沮其利也乎？浙西澤國也，自昔多病于水，疏道渟瀦，昔者最爲急務。自頻歲之旱，勢家大姓障陂湖以爲田，日廣于舊，今未見其弊也，脱或雨水泛溢，則於疏道渟瀦以爲民田之利者，無乃病乎？彼規利者之口，必皆以增賦税爲言，而郡縣之間，或亦甘其説，邀諸久。彼其爲利，果足以償其病民乎？是又引利以庇其害者。伊欲究利害之正而亂名實者，不容其喙；通漕渠之淤而復陂湖之舊，勇爲之而不顧，是豈無至當之論？願與聞之。自漢唐以迄本朝，建言通河渠之臣歷歷可攷，而陂湖荒芿之地，佃者有禁，又法意也，置不問，可乎？夫大旱之後，於浚河則宜，而規廣其田者皆動其心，在今日尤不可不講，故舉以爲諸生問。《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吳門芹宮策問　六

問：諫君，臣職當然，古未有尊卑之分也。舜之時，怠荒之誡益陳之，慢遊之誡禹陳之。禹、益非大臣歟？伊、傅、周、召之爲相，訓誥之作不一而足，非諫歟？工以藝，庶人謗，賤猶諫也，況策名居位者。後世以諫名官，示吾急於求言而有所專，與古雖異而同。然言而當、聞而受者，常苦其難。今主上親擢臺諫，妙柬其人，使耳目之官與腹心之佐相維相資，共凝至治。邇者復國初之制，置補闕、拾遺之職，亦親擢而妙柬。聖君納善求諫，勤且博矣。其欲凝至治而立於無過之地，不食息忘可知也。然臺諫任國風憲，其於諫諍、抨彈二者，彼此詳略，亦猶有可論否乎？臺諫職抨彈，遺、補則諫而已，議者固自有意，抑兼二者之職如臺諫，其於理體利害果如何？孔子論諫，曰「吾從諷」，至其言比干，列於三仁，其與直也又如此。陽城爲諫官，言事於數年之後，韓、歐立論，咸以爲非。稽聖賢之言，將孰從？德宗時，言事者細碎不足采，城默不言，一言則救陸贄，沮延齡相，可謂無負，而秉史筆言細碎者，又退之也，其屬意似有在。歐公之論，竟不以城爲是。韓激而云，歐豈亦有爲耶？孔聖、韓、歐之言，取以爲職諫者之法，其去取如何？諸君行仕矣，設爲臺諫，爲遺、補，必有定守，因論諫，併欲聞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吳門芹宮策問 七

問：小家戒宿舂，有十金之産，無卒歲之儲，戚如也。臨百里而邑，撫千里而郡，而府廩竭涸，入不支出，可乎？郡邑，古諸侯之國，其權不爲輕，縣官所以藏富天下，倚爲裕足之地者，非此奚賴？況民社所寄，有政有化，非止財賦出納而已。而今之郡邑，以財賦爲病，專意于此，猶惴惴不足，視政化何有？廼者天下之邑不可爲者十八，爲之令者，巧取豪奪之術用之不暇諱，監司、郡守習見，無可奈何，可歎也。今天下之郡不可爲者十四五，爲之守者或亦出於爲邑者之計，達官臨之，漸亦習孰。是寧可不思救之？承平之時，財之留州者不少，以上供送使。此不惟無事之時，郡邑優裕，得以撫治其民，一旦緩急，足以自支，而不深貽朝廷之憂。趙清獻守越而旱，募民興役，民得食而百廢舉，非郡計有餘，何能爾？富韓公守青，活河北流民四十萬，處而食之沛然也，亦豈窘匱者之所能及？今之守宰，平居無事，往往救過不暇，而水旱盜賊之虞，古今不能必其無有者，果可恃乎？人之疾，其始受之也有由，而今已之也有術，良醫則洞知之。夫有一疾則有一藥，天下無不可醫之疾，亦無不可救之弊。敢問今日郡邑之空匱，其始受其弊也何由？而今欲已之也何術？仕優於學，孰不志乎醫國？苟瞢然於其所苦之原，而泛然於其所用之方，則弊何自去？和、扁肉骨之術，世必不乏，患不求爾。諸君切於憂時，此其索言無遜，將有以獻于當路。《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全宋文卷五七六二

陳　造　一四

吳門芹宮策問　八

問：衆人指已然，儒者究當然。已然者事，當然者理也。求理於事之表，于以訂所見，而蓄勵吾有用之學，蘄乎他日不瞢其施。儒者其可捨理論事哉！春秋之初，齊莫彊焉，齊衰而晉彊大，西則秦，東南若吳、楚，皆大且嘗彊矣。齊桓霸天下也，自服楚始，非楚大而難服故歟？而晉在桓公時，不能齟齬其間。自滅虢襲虞之後，寖大而彊，則齊反爲晉弱，奔走盟會，與諸侯無異，僅倔彊魯衛間爾。使孝公之後，復有君如桓公，其能伯諸侯而使晉之聽己如己之聽晉乎？秦，形勝之國也，而晉據天下樞，兼形勝用之，其視西鄰往來酬酢，不直十六七，秦卒不能逞於晉。秦之兼諸侯也，晉已爲三。使晉猶一也，雖三而合也，其能禁秦之兼諸侯，而秦之擅天下，晉能之乎？若夫東南之吳，湖江舟楫，是其長技，吳子用之，入郢之舉，勝齊桓之所不能勝。其後闕溝中原，怖齊怛衛，晉之彊大，

不能取長於黃池，而斃吳者越，楚與晉齊不與焉。桓文之業乎？或曰：管、鮑、隰朋數子不世出，齊何自而復振？晉之屈於秦，商鞅、范雎、白起之徒，中國無之也。諮專而胥死，吳不得不破，是固然矣。設使管、鮑起孝公而見用，商、范、白起之在晉，胥信而諮疎，三國當如何？其能得志，不至如今之所聞歟？設使諸友當數子之任，其輔三國，賓秦而尊周，其術又如何？置當時已然之事，而窮究古今或然之理，政將以觀諸友志之所嚮，幸詳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吳門芹宮策問 九

問：曹沫之劫盟，程杵之立趙孤，古傳之，而左氏史官也，爲《春秋》立傳，不聞筆此。揚子雲投閣之事，漢史書之甚著而可信，先儒乃疑其無有。夫信所可信，置其所不當信，學者急務，則左氏不書三子于傳，先儒疑投閣之説，學者孰從？《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吳門芹宮策問 一〇

問：事以法舉，法或弊，治之在法；法行而人弊之，治之在人。法以人弊，而且治其法，則雖歲

變月議也何補？國家仕進，文法試吏，而改其秩，必舉者五人，凡未應格，不可妄冀，非固齟齬其塗以抑其進，蓋將以勵士夫廉能之操，重達官激揚之權。即其所舉與舉之者，可以交觀其賢否，法之良不容少議。比歲以來，用法寖弊，有挾者必舉，孤立者不省。有挾必舉，則罷汙者往往冒進；孤立不省，廉而能未能陸沉。由是用未必才，才未必用，何以辨天下事？士大夫患此久矣，未知所以救之之術。雖然，果法弊歟，抑人弊之耶？弊在人而非法之過，輒欲歸咎於法，寧能有益乎？或者曰：書考之久者可置是，而權要之子弟抑而損也。使夫士之仕徒計日月而已，則旌別之術廢，旌別之術廢，則賢不肖混淆無章矣。漢楊惲、唐李德裕輩，又非權要家乎？本朝名臣子孫事業焯焯者不可縷數，今一變之，不幾去小不便而得大害，因咽而廢食乎？至有建白于朝，欲試以制誥、法律者。試以法律，是銓也，銓法之設，爲無舉主者爾，用之一舉主及格之人，大似未允。制誥之文，就令工此，他日未必不爲虛器。徒以是紛紛。然則議者之言孰爲可用於今日？繄欲因仍舊法，則所患乃爾；改絃易轍以救其弊，未必有益。諉其法而治之固不可，人之弊法久矣，將以革之，何以爲術？今欲使法不變而弊去，無紛紜之患，而下無怙勢沉滯之虞，舉於人者之必才，而舉人者之必當，其必有要而易行者。諸君行仕矣，論天下事宜若素官，願攄平日所見而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一。

吳門芹宮策問　一一

問：書蕩于秦，漢四百年，文物寖盛，而君子之論文章，取西漢而已，至東京不論也。夫自秦而漢，學者伸於久鬱，宜其文之盛。文之寖盛，而遽衰，何歟？西漢之文信盛矣，韓退之以孟、荀之學去取千古，其於二百餘年之文又特取司馬遷、長卿、劉向、揚雄，而不及其他。西漢文士，未可一二數，載于史可攷也，其文似非後世所及。而退之去彼取此，其意安在？退之之文，其視四子果能伯仲否耶？較之西京多士，其果足傲睨而陵踔乎？班固爲西京之書，其繼史遷似不甚多愧，退之猶不比數，其意非例以東京待之耶？諸君讀班史熟矣，其不及四子者安在？使退之秉西京之筆，將不止如固乎？試商榷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一二

問：「言古者驗於今」，武帝之進士大夫，而宜今，乃有用之學；虐今榮古，君子病之，亦何有於世務！夫以道而言，古今一貫也；即道而形之於事，紛然不齊。古封建也，而後世郡縣；古肉刑也，而後世笞箠。若什一、二稅之殊，若賢能、科

舉之異，以至禮樂之用，兵農金穀之計，凡見于品式節目，巨細詳略，援古而校之，今同者無幾。然則學古之士，何術以施之於今，不至於遵古而泥，違古而悖乎？君子之論士，必曰博古通今。博古通今，捨圓冠方屨者誰望？茲所以有是問也，毋略。《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三

問：天下之事，泥古不必便今，狥其名不若既其實。三代而後，膠于泥、弊于狥而貽患者多矣。至是則改過無我者，乃帝王之度。成王不歸周公，漢祖不止六國封乎？昔也疑，今也新逆，刻印未已，輒銷繼之。壽周祚之脉，而定漢家之鼎，其不繫此乎？曩者議臣有請屯淮南之田，期以復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救今日養兵耗財之弊。行之數年，本始之謀畫餅捕風，而民以被擾告，兵以不樂聞。壽皇聖帝審言者之悠悠也，罷去不疑，兵欣然而歸，民帖然而安，而郡縣之吏亦免調護耗蠹之患。聖度無我，高出周漢之君之上，顧豈泥古狥名者所可擬議。雖然，財之耗於兵極矣，荷戈之士一，不知負耒者幾家可以奉之。救此之弊，舍兵民之外幾乎無策。而兵民之難合，自五代始。唐初猶以府兵彊，府兵寖弊，則婁、郭、韓重華之徒出而收屯田之利。夫以府兵近州法〔一〕，太宗行之而便，屯田沿漢法，諸公行之而利。唐去今未遠也，不聞其泥古而不便於今，狥名而遺其實，何歟？意今行之有未得其要歟？將所屯者非其地，而屯之者非其人歟？抑今日之視唐，又有古今名實之間不可膠柱歟？或者

謂法行之貴久，而執之貴堅。王介甫爲青苗、助役，非不堅而久，拂衆遂非，貽害甚深長也。今以屯田之不便罷之，軍無間言，而淮人鼓舞欣躍，則益知介甫之久而堅果繆矣。然養兵足國之計，屯田之外猶有策畫可講而行，行之而無害者乎？願聞此，以備謀國者之有聞。《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一〕州：疑當作「周」。

吴門芹宫策問　一四

問：士之節貴静退，其出爲世用也貴自知。仕止六百石，過是則引劾而去，士之静退，不當爾耶？入關之始，所望令校書，以通顯爲可弔，又何其自知之過厚也！今士大夫才譖學問，當不愧古，然其於静退自知之間，猶有可議。以弊習俗，伊欲進而知止，不欺人以所不能，有以息躁競之風，革夸誕之習，其端本于上者何術而可？《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五

問：太史公爲史，證周生，證夏無且，載褚先生之文，不一而足。歐公《五代書》資劉羲叟，而

宋公之《唐書》多取小説，至司馬文正擬左氏作《資治通鑑》，於書乃無所不取。四子者之於史號擅其長者，而皆不專己意，於人之言掇取而備收之，其本原于經者何自？請詳述其意。《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六

問：《詩》頌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士之多，王國賴之，而天之純佑者在是。舜之時，黎獻共惟帝臣，仲尼稱其治，乃曰「有臣五人」。武承文之後，多士未愾也，亦曰「九人而已」，於焉發才難之歎，則五臣、九人而外非才歟？申命用休，不我庸釋之意，又果安在？漢之君，勳業之茂者孝武，而建中興之功者宣帝也。史述二君得人之盛，在西京鮮儷。武自公孫而下幾三十人，猶謂有不勝紀者，宣自望之而下亦二十餘人，較仲尼之言虞周多矣，而漢之治果舜、武班乎？武之於宣，其人才似過之。攷其政治失得，人民耗息，華夷衰盛，論者每不足於武，而於宣則無間，然得人之效重有可疑，又何歟？東京至順帝，漢業益衰，無以議爲也，一時賢才，承風咸事，李固而下二十許人，見于范曄之贊者皆英隽。課功計效，設未及虞周之盛，猶當振起炎圖之墜緒，紹復武、宣之丕績。而無益於寢弱極弊，或者激成天下之亂也，不惟賢者無益於國，小人得以藉口。而天之生是人必不苟也，顧乃爾，又何耶？諸君師孔子之言，而深究二京之治亂，請深述聖人之意，而鋪繹三君治否

之迹，賢才之所以生于世而用于上者，其定論安在？《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一七

問：聖上受守之初，詔天下言事，古闕門達聰意也。章陳公車，蓋無虛日，其間豈無新豐逆旅、切中時病、十事九律、動見晚之歎者，何以待之歟？若夫迂儒曲士乘間抵巇，汗漫其辭，譸張其說者，又何以處之？設諸君有言，於今天下事，枚數而切論之，何等最急？其所以興除利害，講磨政化先後次第，其說又將何如？《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一八

問：仲尼化工六經，日月也，古今莫加損焉。去仲尼既遠，孟子乃著書明道。孟子非得已者，使其爲顏子，則書不必作可也。有聖人爲之依歸，有六經爲之講貫，於是焉又爲之書，非贅且僭歟？或勸退之著書，退之辭焉，曰：「俟五六十爲之。」然卒不著書也。自今觀之，何害爲退之？揚子《法言》、文中子《中說》，皆擬《論語》而作，議者譏之。然雄既死而《法言》盛傳，通雖死，《中說》終不甚顯，世猶以家教嗤之。二子之書，傳否顯晦，其優劣竟安在？雄之書，愛者惟侯芭、桓譚二

子，非能輕重世者，而王氏之門人，皆唐初卿相大臣，其傳否顯晦似不應如今所見也，如何？三子之著書與否，得失優劣，又如何？併陳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吴門芹宫策問　一九

問：道載于六經，世用之有得失，其迹著于諸史，本末之兼舉，精粗之備究也，必於學焉得之，微而士，大而帝王，一也。然帝王之學與天下異，取法於經，取鑑于史，致天下治安，祖業延洪而已，誦説絺繪云哉！主上天縱睿聰，家堯舜而師之，六經之學，心成神解久矣。臨御之始，取治道於經，蓋無一扞格，方且命講筵之官進讀《三朝寶訓》。寶訓之書，六經致治之成效也。得於此則合於彼矣。邇者言事之臣復以《資治通鑑》爲請，上可其奏，命與《寶訓》更日進讀，夫豈不以有所法，不可不有所鑑歟？是書也，叙于神宗皇帝，吾壽皇聖帝尤重焉，闢殿以請之。今日之治，謂非是書之功可乎？然其書以卷言乃二百九十四，以始末計至十六代、千三百餘禩，治否成敗，雖曰該歷代之史，猶爲浩繁，未易悉究，故言者期以十年。夫爲治計無窮，十年未爲甚久也。敢問今日進讀之官，於《通鑑》之書，猶有可以效樞機、挈維綱以裨聽覽者乎？諸君行奉大對，其於是書窺究紬繹熟矣，可無鉤玄摭要以進，備採擇者乎？則將何言其見教焉？《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二〇

問：國是不可以不定，國基不可以不裕，國威不可以不振。國之有是，宰執持之，侍從、臺諫言之。而本朝宰執與言語之臣多相矛盾，中間合而爲一，初無可否，秖以成權臣之專，然則國是果何自而定？國以民爲基，基固則國安，任此之責，非監司、守令乎？今日精擇監司，陞絀守令，纖悉不遺，而民猶告病。民之病，困於窮匱，而經費有常，國家恤民之念日切于上，而不容以予民者結其心，則國基何自而裕？紹興中，北敵請和，正以諸將乘屢捷之勢，雄視中原，敵人懾爾。當時朝廷亦有尾大之憂。今日將帥遷絀不異郡縣，立國至此，可以無患，而大將威名烜赫無著聞者，則何以使四夷知畏？然則國無尾大之虞，將而將，兵而兵，使威振于内而敵畏于外，又有道乎？《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吳門芹宮策問　二一

問：根本之地，用兵者之所謹。高祖爭關東，而關中付之蕭何；光武起河北，而河内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於根本之地，而謀人之國者亦務攻其本根。袁紹不能用田豐之言以取許，唐太宗不能

用李靖之策以取平壤，君子皆有遺恨。然高祖用之於彭城，尋以敗歸；慕容垂用之於魏珪，魏亦小挫而復振。王檀、劉鄩不能得之於晉陽，莊宗乃一舉而入梁。檀之與鄩不足以望莊宗固也，而莊宗乃過燕王、漢祖者耶？成否果係乎才歟，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歟？諸君學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務，願索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一

問：兵，詭之道也，用之而不窮者，可以横行天下。尚論古人，能盡此者鮮矣。韓信之下趙，李左車請於陳餘，欲斷其糧道，謂二將之首可致，餘不用其策，信、耳乃得以成功。使餘用其言，信之兵其能舉趙乎？使趙用左車，則夫背水陣、立赤幟之計，其可施乎？將二將有所謂不窮者，非左車所料歟？蜀自先主歿，寂不聞聲，魏人不虞之，時似可用奇矣。魏延請于孔明，欲以精騎襲長安，魏將不武，必委之而去，然後孔明大軍繼出，孔明不聽也。延痛惜其言之不售，果有街亭之衄。孔明不善用奇者耶？是時魏將司馬懿號知兵，使孔明果用延策，懿將何以爲計？孔明之所慮者安在，而瑟縮不決如是耶？信之兵輕用之而卒勝，孔明重用之而終敗，豈二人之才長短不同，或用之窮不窮異乎？即已然而論其或不然，蓋將以觀諸君得於兵者。《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問：戰以車，古也。今之論兵，不敢復議，得非以唐陳濤之事乎？陳濤之敗，意非車之罪，房琯迂儒，疑不知所以用之也。夫制騎之衝突，非車何？以夷狄騎也，中國多徒，徒所倚以爲固，非車何？以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故能困漠北之戎。馬隆爲偏箱車，鹿角木屋隨地而施，破樹機能〔一〕，通涼州，建一代之奇勳。或者曰：「國家行都於吴，吴湖江舟艦之地，車戰尤不必議。」然吴在春秋，巫臣之子寔教之車戰，闔廬、夫差得以敗彊楚，通上國，幾伯，則亦用車之效也，似未可以一房琯而置古法不議。敢問今日制騎兵之術，用車之外，有可恃而必勝者歟？吴用而勝者何在？漢、晉二子以此制敵策勳，而他將皆不聞用之者何故？唐則致敗，又果古今異時，不可膠柱歟？諸友罄所見言焉，將采以獻當路。《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一〕樹機能：原作「木機能」，據《晉書·馬隆傳》改，謂禿髮樹機能。下篇同。

武舉策問　三

問：兵有衆寡，衆難持，寡難支。用寡而能支，則可以有功；用衆而能持，何向而不克矣。古者用衆而敗者固有，而粗能持也，則固無敵。兵法是以有十圍五攻、敵堅敵擒之説。而以寡取勝，亦不乏人，敗于寡者皆是也。故將兵者不得已於用寡，而樂於用衆固也，而勝敗之迹異，則能否之不同也。秦之攻楚，他將以二十萬而敗，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夫傾秦國之衆付之，一戰而翦遂克舉楚。至苻堅之南，兵至九十餘萬，淝水之衄，何至狼狽如是，而堅尋以亡？秦則用衆，信不易矣。李陵之果鋭，得士死力，又名將後也，以步卒五千涉血胡地〔一〕，終以降虜辱漢〔二〕。陵之材，似非曹然者，固宜知以寡犯衆不可以爲常。其出也非惡有所屬而然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若馬隆之於涼州，自詭滅賊，募衆三千，樹機能莫禦也，涼州以平，則又豈不得已而用寡者歟？諸公學而得於兵之深，必洞曉于此。凡兵之衆寡，用之各有其法歟？抑臨事應變，不可豫計乎？臨事應變之説，人知以此藉口。翦用之秦，隆用之晉，夫豈果不可豫計歟？願詳論四子之得失，摭其定説以見諗焉。《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一〕胡地：原作「北地」，據萬曆本改。

〔二〕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武舉策問 四

問：事莫不有法，況兵乎！法不善用，鮮不敗事，兵法而不善用之，其患豈細哉！古之兵法，如《韜》、《略》，如《孫》、《吳》，如《司馬》、《尉繚》之屬，可謂備而密，爲兵者捨是奚學？求之古人，讀父書傳者卒敗趙師，按古車戰者亦有陳濤之衄；顧方略者乃克有功，學萬人敵而不竟，亦復所向莫敵。其相反乃如此，何歟？荀卿儒者也，其論兵以附民爲主，而孝成王、臨武君爲之屈。卿亦言之爾，使其一試之，其能有濟乎？陳餘亦不肯用詐謀奇計。意二子用不用殊，故荀言爲至論，而餘竟就擒。不然，即其所言探其所守，彼此成敗，其能大相遠。即書生料敵情萬里，與夫頗、牧禁中者，彼蓋未嘗韋絶是書而身履其事也，其於兵法，顧乃深有合者，何歟？李靖之教侯君集，謂其法足以制四夷，外此不肯盡其術。靖之於兵法，制四夷之外，猶有所未盡者歟？今攷《問對》之書，其止教君集之法耶？抑亦盡其所謂不盡之術歟？諸君學兵法而有得，必有見於此，他日之用，今日之所見者也。願備陳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五

問：國之彊弱以兵，兵之勝負以陳。言兵者首陳法，陳法不定而專言攻取、分合、奇正之術，是猶不根而枝，不源而波，奚可哉！昔左氏傳《春秋》，其於諸侯攻戰之際，書陳法不遺焉。自拒之左右，卒之偏伍，楚之中權、前茅，齊之驅貳、胠啓之類，載之不厭其詳，其意有在。後之史所以備載兵陳之說，非丘明起其端歟？然攷諸歷代置陳之法，未見出於萬全而可以垂不朽者。項羽號善戰，挫漢師蓋十九，觀漢軍之破成皐，斃曹咎，乃望楚軍，則走險不暇。其後英布得其法，漢祖猶畏之，以其如羽之陳也。諸葛亮之用蜀，南平孟獲，東懾魏師，雖志不酬以没，其布石以寓陳法，識者以爲常山之蛇。雖然，羽之陳摧拉奮鋭，其勢不可當，氣衰意奪，人得而制之，是長於攻取犯堅，要非不可敗者。故費將軍終勝之，而布亦卒於就擒。亮陳嚴整堅重，其勢不可犯，然緩於逐利，後於赴機，終不能大逞於敵，所謂節制之師不大勝敗者歟？要之用於紛紜彊悍之敵，使其未死，未必得志。然則爲陳之法，何以使在我者不可得而敗，加諸人則可以收奇勳、挫堅對歟？羽、亮各用其所長爾，精於兵則可以兼而用之歟？李靖之論陳法詳矣，若校之二人，其工拙有可據以優劣之乎？其悉言以告。《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六

問：晁錯論兵於漢，漢臣之辯於兵者未或能先之。杜牧箋孫武書，至有盤珠之諭，談天下利害纚纚可聽，三策之陳，君子偉之。二子徒言之爾，未始自用也。七國西向，錯方用事，不能一試之，而其設施與曩言大不侔；牧於料時成敗，乃或能奇中。謂言者必可用，則錯乃爾；一以言爲虛談，則牧又似非錯比。請攷二子言之始末，併論即空言以既實用之方，毋泛其辭。《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七

問：兵之有分合，繫己乎？繫敵乎？用衆寡者于己，料堅脆者于敵，二者不可不審處，用之非宜，敗北不旋踵。趙奢之救韓，與許歷棊以厚集其陣，豈非秦兵之彊，不合勢併，力有不能枝乎？若夫勝於兩甄既敗之後，與此大異。杜曾雖號善戰，比之秦師則猶脆寡，而周訪之兵其視奢之用趙，勇怯有異，故不得不分，而以中甄全制其後。繫乎彼己者不一，而衆寡堅脆之異用，要臨機制變，不可爲定論也。敢問楚兵之禦黥布，分而爲三，欲以相救，識者以爲憂，且曰：「彼敗吾一，則俱走爾。」既而果然。是可合而分，其敗在分。元昊撓西陲，皇朝枝之，師出輒衄，河南公曰：「敗在不知分

兵。」且歷叙六弊焉，又曰：「分兵則有六利。」楚之所以敗于分，西師之所以困于合，繫彼乎，此乎？衆寡之用，堅脆之勢，可得而推知，以爲定論乎？願聞其詳。《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八

問：將不智，無以愚其下；有以愚其下，則出入生死惟吾所使。田單之用即墨，不爲愚齊，抑以愚敵。後之爲將，祖其故智者，多遂有功。凡孤虚厭勝、風角鳥占，吾意皆古者愚人之術，不然，何以我往彼亡，用以取勝，振裙外嚮，貽笑千古耶？雖然，既暮徙營，昔人危唐兵於魚譚者，又或得以藉口。諸君所學，將士也，分合奇正，治衆料敵，其大者也。所謂孤虚厭勝、風角鳥占之説，亦嘗經意否乎？《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九

問：險要之地，論兵者之所急，關中四塞，號爲天府。龍興虎視，賦客頌之，下甲建瓴，辯士夸之。地之險莫加焉，而秦漢治亂修短大異，則議者有不足據歟？唐起晉陽，乘隋亂入關，關東僭僞指麾而定。而其後世，東諸侯旅拒，略無尊唐之意，杜牧又以取山東爲言，至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

伯，賊得之故不安。牧雖言不售也，終唐之世，藩鎮叛服不常，亦羈縻而已。莊宗以河東蕞爾之地，鷹擊颺起，既得趙，旋得魏。趙附晉，故能北舉燕；魏屬晉，故能南滅梁。向不得山東，未易得志天下。牧言至是而驗。然莊宗亦英主，宜其見天下之勢。僞梁既滅，不能據秦以制天下，顧乃用之蜀，既得秦而衄于赫連；桓温於其時比之善博，未能舉山東而敗於枋頭。二人之才似不下莊宗，而成否異，何歟？牧之「使裕無留秦心，温入關不肯渡灞水，於功名何有」，設二子其心無他，果能據秦以舉山東，由山東入關以雪晉耻乎？即牧之言晉唐之事，求之古今，豈無一定之論，而英俊豈無必成之功乎？諸君陳其詳。《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武舉策問 一〇

問：兵不犀利，與徒手同；甲不堅重，與袒裼同。載于《考工記》者已略矣，然大小短長之制，莫不有法。故制兵當如爲屨，不當如設權量。足之不齊，故屨有小大，故乃一之如權量，不幾固而害事矣？比以臣寮之言，勑州郡寬爲之期，使修礪兵器，誠萃聚除戎之意。夫楚兵既利，秦以不怡，而家鶴膝、户犀渠，又傖父所以賦吴者。吾之所長，吾爲之何難！況國威在兵，不必用之四夷，凡盜賊有所憚而不作，斯民有所恃而不惕，其亦本此。諸君潛心於兵，詳言其制之利害，以備采訪焉。《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定海縣學策問

問：修而裕諸己之謂德，推而正諸人之謂政，自是而人利之之謂惠，三者，吏所以撫民者也。導和氣，厚生理而振不足，一出諸此。比者不雨，亦既兩月，禱禜靡不周舉，漠無感通，德不足以導和故也，此令之耻也。猥曰「是有定數」，則叩頭而風反火，撤穽而虎渡河，旱有不苦之謠，雨有隨車之應，獨何歟？今者歲猶三歉，而清泉之民良病餒，於德審矣。拯此之病，施之以爲政而利之以爲惠者，必有先務，曹未之知也。若夫發陳廩以振乏絶，令所無有，蠲欠籍以寬責，令所不制；外此，見之政與惠，有可以爲目前之益，以少殺其耻者否？願諸君悉以見諗。《江湖長翁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五七六三

陳　造　一五

易説

無妄

《復》受之以《無妄》。《復》之爲卦，陽已得時，得其位，而二五正應，君臣相得。爲無妄之主，天下事無復可以加智力，上之人茂對時育物而已矣。剛自外來，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凡天下大治與夫極亂，聖人設卦，皆歸之天而後責之人以應之，曰：「否之匪人。」雖曰匪人，然儉德辟難、彙正繫桑之事，則當以人應天，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與其爻辭所陳人事、所以處無妄者，《無妄》之卦在彖而往則不利，大略舉其世不可妄有營爲爾。初則往吉，爻辭也。爻所以各應其時，不可拘以卦體。剛來爲主，三陽在上，二五相得，我無正應。無應於上，以此而往，何吉如之？初之吉以志而

言。初之志乎無妄之世，正矣。三則災矣，三所謂災，五之所謂疾也。二與五應而三繫之，雖繫之而二之順而正如行人焉，終不失其正，徒爲邑人之災。邑人，三之謂也，此其所以在五，雖曰爲疾勿藥有喜，而試之則贅也。至於四剛而近君，得君爲深；初、四之剛在無妄之世，均宜有往，而四之近君，比之初勢便而位比，故初言其往，四則言可正。又言「固有之」，則不待往而得矣。至於上九處卦之極而恃剛，而反其道無所事，行而顧行焉，此所以有眚而無攸利也。災，天爲之也；眚，自取之也。三之災，上之眚，於此乎異其言。災有不幸之意，眚則自作孽不可逭矣。又曰「窮之災」。災與眚具以言上之失，《無妄》之道甚矣，自爲眚而天災之云也。昔之君臣，其失得於無妄之世，可攷也。舜其善處無妄者也，舞干羽而苗格。苗爲惡於舜之世，三之疾也，漢文能不試其藥者也。陳武請用武，設心亦有得於此，几杖賜吴而逆謀不敢萌。濞在漢，三之疾也，漢文能不試其藥者也。陳武請用武，賈生請繫單于，笞中行背，一受之而不從，彼無妄之行者，吾能止之，文之賢，漢之舜也歟。唐之太宗躬致貞觀之治，幾千載一時，可謂無妄之世矣，而帝不能安於無事，南征北伐，勤於遠略，迄無寧歲，伐遼之憤，死猶未悔，其下不忍無妄之疾而藥之者歟？至於六二則垂義甚明。六二輔九五，爲無妄之主者也，猶臣之用事者，正當適無妄之時，不必以己事君，以人事之可也；不必以智能事君，相安於無事可也。以人而事其君，故凡智勇功名要不必皆自己出；有能效智能功名於吾君，而吾援之以進，則亦吾之所有矣。與其君相安於無事，故持循調虞，斷斷若無他技，天下陰被安靜之福，而吾君享恭己之治，故曰「不耕獲，不菑畬，利有攸往」。夫耕而後獲，菑而後畬，事君之常也。惟無妄之

世，用事之臣，人耕而我穫，人菑而我畬，無惡也。曹參之事惠帝，日飲醇酎，戲婦人，而漢民不失其安，蕭何之法，足以爲治也，何耕菑而參穫畬者也。房、杜相唐，諫推王、魏，兵濟英、衛，而盧懷謹甘伴食之譏，而畢姚崇之相才，是皆有得於《無妄》六二之義者。《象》曰：「不耕穫，未富也。」人勞而己享其利，誠以彼有長於我，如己未富而資諸人爾。桓公命鮑叔爲宰，曰：「臣，君之庸臣也，治國家非所能也，若欲治國家，則其管夷吾乎。」公用夷吾，齊果伯天下。鮑子之言，《易》之所謂「未富」是也，彼爲大臣，淺中狹度，必欲擅天下之功名，又惡人之有，而媢忌傾危之妬婦然者，其何足以與此！

屯

屯難之世，非剛陽之才不足以康。屯，康屯之佐也。將以康屯，必也共利爲悦，以共給爲安。九五在上而下應於二，狹其施者也。故曰「屯其膏，大正凶」，而康屯之佐不必使君相自躬其勞，無營於此，任羣才以其事，而屯且濟矣。《屯》一卦，彖言：「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康屯于下者，爻又以「盤桓」、「建侯」爲言，則處己於膠膠擾擾之外，以貴下賤，分土建邦，使民有所繫屬，則何勞之有，何往之有？初與五皆勿用往者，至二三四上，則輔其君佐者也。其所言雖有得失、有宜有不宜，皆攸往事也。二有守，不苟所從者也；四則自重，即我而後往者也；三與上失中與正，或非所往而往，或不足與言往，故爻象言之不同

如此。

同人

羣居旅處，交際之間，皆同之之道也。人之道不同，則爭奪陵犯，禍亂隨之矣。卦之所以爲《同人》，而後受之《大有》，同之之道，盡天下至治之所從出也。《彖》言《同人》一卦之義，内外之才無所不善，而六爻皆不能至善，何也？爻以二五爲主，雖曰陰陽履位，上下相應，二剛介之，彼其心皆欲同乎？二而不以道者也。要之二五終合，不可間然。無始有終，即象以求其義，於以見天下君臣上下之間，其同也未嘗無間之者也。君子體此，豈宜苟焉同之。昔蜀先主器孔明，關、張不説；苻堅深信王猛，樊世、席寶之徒不便也；臧倉亦毁鬲孟子，季子以女樂去仲尼。雖聖人猶爾，況其下。就小人之情言之，九三以剛用剛，果於禍賊者；而四則以剛用柔，欲逞而知其非，遽反焉，與三不謀矣，故指其吉曰「困而反則」。聖人之於天下，恢乎其容，雖至愚小人略可挽回其惡，未嘗不予之也，九四是已，粗賢於三，則已不見棄矣。初之于門，將以同乎人，惡得不出門庭，以守絶物之介耶？上則同人極矣，將以反其極而超然乎其外，人道惡可以遽絶也哉！雖在我無悔，而君子之所謂志，則誠有未得也，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吾夫子隘之。

大有

人君以柔順謙虛之道撫接其羣下，是可以有其大也。大有之世，五陽拱一陰，而六五據尊位大中以臨之，如舜之温恭，成王之自稱冲人是也。當是之時，無凶悔可言，聖人述其盛於彖矣。其於爻，因象以示戒而已。二、五聖賢相與，道同志合，剛柔相濟，無間然者。三過中，公享王之象。公享王，盛禮也，故有小人之戒。四近君多懼，必也壞植散羣，以孤忠結於上，故有「其彭」之戒。若夫初上之亂，統一卦之體爲言也。初之無交之戒，爲《大有》之世戒也，故《象》曰《大有》初九。上之吉利，爲大有獲祐言也，故曰《大有》上九。世方大有，君子恥貧賤之時，而獨孑然窮處於下，可乎？以賈誼之才，當文帝之時，不爲公卿所與是也。孔子《繫上》之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履信思順而且尚賢，六五之盛德也，而上九言之，爲《大有》一卦總言其盛也決矣。

豫

豫，和也；豫，安逸也，悦喜也。和也生於安佚喜悦者也。《説卦》曰「豫怠」，人皆蘄爲悦豫安和，而君子憂而畏之，以其戚促則思豫。既豫矣，怠忽以生，人之常情。故卦之彖備言天地聖人致豫之道，而爻則詳爲之戒。六二以柔順居下，居中履正，上下無應，與由豫之爻又不相比附。知豫於安

爲不可就，故介於石，舍而去之，武而亟不至終日，惟此一爻全於豫而獲吉。九四，一卦之主，上下拱之，由我以豫者，其任其功不細矣。然近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五之疾，職我之由，則已逼矣，雖非得已，然孰與二之優游而得豫之道乎？五，君位也，曰疾，以四戒也，其義可戒也。理或然，非必皆然也。古之大臣用事，君柔弱而疾多矣，然享成共己者不乏，常不死，猶中之功也。以柔居位，御大臣以中，則不亡矣。《易》因象以示戒則然。至初六應三以比，與二大不侔，故或凶或悔，而上處《豫》卦之極，則又爲冥豫，冥甚矣，然許之以渝無咎，去惡而從善，去怠佚而爲修省，去悔吝凶咎而即吉，聖人未嘗絶人也。

蒙

《蒙》之九二，一卦之主也。仲尼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童蒙之求，「初筮告，再三瀆，不告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成之也；行，在我成之矣，乃可以育人之德。己無是，責人以有是，難矣。故將以育必先果行。初之柔，上之剛，皆治蒙者，發之於初，志於不受桎梏；擊之於終，禦寇而戒爲寇。聖人於治蒙之方，忠厚如此。九二卦之主，六資乎二者也。二爻君臣之分，師承之道盡之，三與四又明夫避就之宜。主乎蒙者，人之所宜即之者也。遠之而不能即，蒙無自啓；即之矣，或非其道而苟就，君子惡之。四之遠實宜其困。三之即二，不順之行，人之所不予也。六位之間，即象以示義，甚備如此。

需

需，須也。剛健在下，而坎險在前，須其解也。求之人事，凡政事之須其成，教令之須其孚，危須安，亂須治，與凡在下者所須皆是也。剛健而不陷，直可須之而已，坎險莫終病也，異乎止不去而蒙，止於下而蹇，違行而訟，澤無水而困也。然剛健而須，猶以遠乎險，不亟於須者利。初於郊，最遠也，至不亟也，利用常，何咎哉？于沙迫矣，以中也，故衍。于泥汙矣，故寇至。敬謹猶免，則以剛健不困窮也，與自我致戎者異矣。《坎》在上所以爲《需》。五，中正之君，《需》之主也，不特不病乎下，三陽須以及已。爻直言正吉而已。四上之柔，皆爲險以病陽者，需之時則有退聽而已。而二者安行與勉彊，又以不同于血迫乎陽。陰之不利於迫，猶陽之需利乎遠也。傷而出穴，失所安也，雖順以聽，抑勉强而已矣，頻巽頻復之謂也。六進於是，不迫也；入于穴，不失所安。來者三，吾知敬之，宜其終吉。於以見陰之於陽，小人之於君子，其情其勢有所不同，而捨彼即此，安行而不拂者貴也。

夬

五剛在下，長而未已，一柔乘之，在彼有不容安處，在此不得不決而去之也。在下内也，君子道長極矣。極乎道之長，小人可决去之不疑。《泰》言君子道長，不言去小人。二、五止言君臣相予宜

密，餘爻所以處泰，而爲否之防而已。至《夬》之六爻，餘無其義，專以去上柔爲言，而其言又往往艱其事，悖其施，則知决去小人雖當可爲不疑之時，猶不可易而視之也。《彖》既言「揚王庭」，又曰「有厲乃光」；既言五剛「有攸往」，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象》曰「施禄及下」，必曰「居德則忌」。奏功矣，苟居其德，必有所不服，是所忌也。初以躁於其進，則有不勝之咎，二以惕號莫夜，乃有不恤之得，其忽與謹相去遠矣。决小人於五剛之時，任一相足矣，非人君事也。五以小人迫近，夬夬莧陸，然切切於是，雖曰快所欲，不宏矣，故曰未光。三之與四其情意趣操特異，聖人必嚴爲之戒。于頮面夬矣，非其心也，非其心乃其應。革曰革面，夬曰于頮，豈其心哉！牽于應，在一夫未足道，或者其沮衆君子之謀而招禍納釁焉，未可知也，故必曰「君子夬夬」。卦才則于頮，君子當則夬夬也；在卦獨行遇雨，君子則當若濡有慍也。夬夬云者，夬之又夬，一於此不疑也，所謂念茲在茲是也。《易》之乾乾、蹇蹇、井井、坎坎，亦是義也。四之才剛位則柔，且不中正，居近君之地乃如此，故不果於行，自爲違異，犯不韙於公議，若不聞焉，異乎二之勿恤者矣。在下四爻，二之外顧如彼，五之夬夬於莧陸，有君無臣，古今常患，中未光也有由也。自古决去小人最不易也，最不容造次也。詵二張於復辟之後，乃置武三思，此議乃出於張柬之。司馬文正別白熙豐、元祐之臣，而去留之難，當時所謂賢公卿，或不然其説。晉諸公去賈充而其黨設詐挽而留之，則小人之在國，天下知其當去不疑。而或者立異以爲能，陰厚以自結，不能保其必無有也，聖人於九三、九四二爻示戒之切如此，不然，君子之去小人，反爲其所傾擠多矣。雖治平之世，揚庭之時，猶或不免，而竇武、何進無所憑

藉，曹焉於東漢之末，其禍非自取之歟？

姤

《姤》一陰生於下，有浸長之漸，故曰「女壯」，防微之意也，謂初也。初爲勿用取之女，故欲繫于金柅。豕雖羸，已若蹢躅，防之至且於其早也。女壯勿娶之義，初爻已具之矣，餘爻所言，則皆遇之功用，不重出此意。五與二皆剛也，君臣相遇，一卦之主。二之遇，初有而包之。其包之也，五實命之，君所委，臣所任也，故曰「以杞包瓜」。民在下，上所封殖，可以養君子，魚與瓜，其象也。五能以二能包，如自天然盛矣。上遇道窮矣不足道，若三之與四或不中，且不正，皆失其遇，或未善乎遇之道也。「包無魚」，近君而失民，其起凶也，宜若「臀無膚」，次且處無所乎遇，往無以爲決，優於四之不正矣，亦豈遇之之善者哉！聖人於《姤》之《象》、《彖》雖防陰柔之進，然抑陰而尊陽，其義已徹於《夬》，故此詳於遇而略於陰，意互備，可考也。

小畜大畜

畜云者，反情以復性，格其放紛而歸之真醇之謂也。三陽在下，健而上行，巽順則畜之，艮止則畜之。畜之止則止矣，巽而畜之，順適而已，其功蓋不侔。三陽受畜，大畜有終，小畜無終，善初。大畜畜極而行，小畜畜極而悖。則以止與巽、剛與柔，功用之遼遠如此也。然剛不能以畜健，畜之者

柔也，故《小畜》以四爲主，而爻稱「有孚」；至健。柔不能自爲畜，必剛主之，而能以之，故《大畜》有天衢之亨，《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以其鄰，謂以四爲畜也。曰「剛上而尚賢」，指艮而言，指上而言也。曰「剛中而志行」，謂九五也。巽而畜，故初有應，則復自道。二而畜，故初利已〔一〕，二則説輻，安於畜也；三而畜，道行且亨矣，故良馬逐，閑輿衛。攸往之利，有不畜而已，用固不同，然靡不告功者，主《小畜》五也，上則告功。「既雨既處，尚德載」，小畜畜道成也。「婦貞厲，月幾望」，有所深戒，爲四戒也。《小畜》有戒也，宜陰柔而見用，烏得而不戒？《大畜》之道大成，則不必爾也。凡皆巽而畜與夫艮而畜異也。《彖》於《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不雨有終雨之意，自西則必東，故《小畜》亦云亨，而畜功亦收於上。《大畜》則直云「剛健篤實輝光」，德新止健，大正而應乎天，言之其氣象小大如此，不待細讀深求而灼知之。

復

《復》云「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夫陽爲君子，爲德爲舒爲生。夫《易》其尊陽之書乎？在《復》，陽反自外而復於内，其入其出在己，皆無疾，以見其安行，來而附者，其朋亦無咎，以見其得道多助。

噬嗑

用刑之卦，物有間，用刑乃能去之。二、三、四、五，其象皆用刑者也。初、上無位，其象受刑者也。聖人畫《易》，示人以象也。然初之受刑，輕在下也，卦之始也。上則重矣，在上也，卦之終也。故初校其趾，取其不行，聖人以爲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上則滅耳而凶，所謂不可揜解是也。然君子爲善，小人爲不善，各以類勝。初無應於上，故其惡小而刑輕；上有應於三，其惡滋矣，受重刑宜也。

革

《革》之象與義，革者，九五是也。革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九五以剛居中而正君位，大人也，用以革，故曰虎變。龍、虎皆君象也，其化如神，其信於人甚敏，未占則已孚矣。革於人則有難易、遲速、淺深之殊，「鞏用黃牛」，受革而已，他無用焉，無惡也。二應上，「巳日乃革」，革之易，故征則吉，而爲所嘉應也。四比上「悔亡，有孚」，命斯改，改斯吉，其受革，與二同其易。三則難矣，革以言末矣，三就然後見信，征而即君，凶其宜也，《象》以爲「又何之」，則以其遠君而又失其中，非餘爻比明矣。聖人之世，固有怙惡悖義，詔告再三而後勉强而從者也。之人也，其足以進而與天下乎？

比

比之爲道，貴乎廣，廣則無所不比。其爲用也貴乎神，神則由而不知。夫能是，君人之道也。若曉然示人，置彼此厚薄於胸中，則有比有不比，非君人之道也。九五以剛中之德爲衆陰之所歸，若窅然神運，泯焉無迹，無適莫，無遠邇，咸與之比，則其道大矣。今乃顯其比而下應於二，夫其有所應，則心係於所厚，而它則不皆厚。如王田之有三驅，其於禽，逆我而來則舍之，順我而去則取之，以逆順爲取舍，則失前禽矣。王之失，正在有厚薄，其於邑人之後而比者，則不誡而吉，是爲上所使之中也，非爲上之中也。《易》之爲道欲其應，而君子之善，世又貴乎廣大無所決擇。有應則狹而小，如康屯之世，而九乃屯其膏，如《同人》之時，而二乃同于宗，皆有應而小比之。九五其義同此。初六以柔居下，將以比人，而執謙抱誠，盡比上之道，故不特有孚，而又無咎，不特孚信中足，而亦有它至之吉。《比》上之道，此爲盡善。若二之自内應五，雖不失所比，然視初則有間矣，故貞則吉，而不自失而已。至三之比六，乃非其人而比之。比非其人，傷之者矣。四居上體之下，外比於五，亦爲比得其所，故曰「比賢而從上」。《易》之爲體，下卦則内，而上卦則外也。四近五，故曰外比。若夫上之爲爻，居一卦之極，衆陰比之，上時已薨不知幾，彼皆争先爲比而已，獨後比則無能爲首，凶之道也，雖欲終之，其可得乎？《江湖長翁集》卷三四。

〔一〕利：原作「則」，據萬曆本改。

楚州秋擊毬序

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郡戍將佐擊毬于籌邊堂之北，以修戲馬故事，予與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風柔，纖塵不驚。千蹄赴場，合沓崩騰，牲牲驒驒，檻檻如也。乍整乍亂，倏合驟離，如林而馳，如山而聚，如蛟螭超騰，翻倒烟雲而下上，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拏攫搏掇，有未得而忿鬱贔屭也。馬事已，角觝刀槊，凡武力士遍閱其技，而罰且賞，以歧能否。少焉，命醵割鮮，交談互笑，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勞寓於戲，雖懦也，樂張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無可棄之才，此其衆勇怯能否信不齊，振厲用之，無不可者。吾老矣，顧今敵運垂究，天將悔禍，一旦有事中州，整暇以前無扞格，幾微而集，不當計未然乎？懦可作，勇可習，吾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是，子必吾信。」予曰：「國家失中原踰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爲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將惰且偷。今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猶須之，豈恝然哉！後之發，先之至，兵之神算，脱兔自夫處女，機不可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擐甲執兵之士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旅力未衰，頤授豪雄，不有餘乎？昔者廉頗、馬援、趙充國蓋不以其既老而辭君之事，況遺矢之謗，譊

譊者束喙久矣，而馬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見圖凌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裾款侯，道今日語，且作爲歌詩以踵賀客後，不已快乎！」侯頷而笑，乃退而爲之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棋序

假物乃樂，假物而忘於物，樂之至也。樂之至，陶翁之琴，長翁之棋，相異而相同。琴不絃，一手之，七均六律無遺，千操百暢具焉，蓋不必按譜泛抑然後適。長翁之棋，則以争爲樂。争故癡，癡故真，真乃樂。彼辭勝而就負，晦巧而爲拙，中能而示人以不能，噫，侮我且愚我孰甚！二三子結社不厭，蓋相角相傲，小利則欣然，大挫猶未誠服，一得其意，幾繞床大呼。方其時，世無可比其快。吾舍二三子未嘗言棋，惡夫愚且侮也。幼子師是，亦時與對，知吾所好惡良審，瓜葛之言，有時而發，非真而足樂歟？去鄉久，是事形夢寐，耐閑筆爲之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喜雪燕序

十二月十日，維揚大雪，降以申，四更止。翼日旦，府公留賀客二十一人燕于府治之淮海堂。公喜見顏間，賓僚識公意，亦復驩愉，傾輸無留情。中席，客陳某捧觴而進，曰：「是雪也，可喜三：

來不後先，盈尺爲瑞，喜也。既雪而霽，民不告病，喜也。聞之淮民，雪于槁乾，或以厲物，繼雨以雪，則爲瑞，是不無理。麥在野，根葉已濡，徐覆以雪也，宜其茂。不然病矣。今晨雨而莫迺雪，尤可喜。閭閻遠近怡懌歌笑，孰非和聲春臺中？而吾輩侍公據高寒，俯晶熒，旌纛離迾珠樹玉田之間，遥野枉阜晃蕩璀璨，若出瑶池瓊圃，而蒼龍銜燭透迤于上，而不忍西去。主賓賡和，笑語暢適。舉杯相屬而酒逾美，奏樂于庭而聲倍和。吾知所自得，非以斯民四浦之餘裕，嗣歲之開先，後民而樂，樂之至也歟？夫樂不于物，物于其人，人于其心，使心不得焉，則雖宗戚貴屬，按帝觴而累欷。反是，貞觀之人，不興悲於陳、隋之音也。使吾民憔嗟之未免，蹙頗以相語，而風饕雪虐，崛堁摧批，陰疹袤丈，降災于天，吾公心斯民之心，方將褰纓冠之不暇，而心公之心者亦必奔命竭蹙，不斯須寧，雖欲舉此觴聚首一笑，可得乎？然則紀今日之嘉瑞，侈吾徒之樂事，爲維揚美談。凡侍樽俎、接色笑者，他日謁公于黄閣丹地，或肯握手道舊及今兹之樂也，不其寵哉！」公首肯，坐皆浮白沾醉。某不佞，又退而爲之序。《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燕同年序

待制趙公以暇日招同年友高郵陳某唐卿、平陽鄭某集之，燕于後堂。始其闖洞户，凌九霞，則已魄動心醉，而龍沈泛春，桃李炫夜，妝光映坐，蘭澤馥鼻，奇觀妙聽，應答不暇。冉弱回雪之舞，幼

眇貫珠之曲，絲竹金石，鏗鎗翕繹，皆非人間所有者，第不知仙府雲璈、鈞天廣樂果如何爾？酒半酣，公舉觴而言：「乙未題慈恩之名凡四百二十六人，及今二十九年，逝者十八，而在者越南燕北，秋鴻社燕之相違，參辰之不聯輝也。今吾與子得以從容欵狎，把酒笑粲，若流萍之在江河，其適然相值也，抑已大幸。而吾三人者，襟期之同，契好之密，又非他人比。顧可易佳辰，孤樂事，靳情而惜醉耶？」感公之言，皆起鯨吸興。集之舊不飲，是夕頗亦爲頽，而某浮白徑醉。是席也，不惟振卑溼而增重，其盡用上敬下之道，作車笠棄遺之俗，一舉而三物得，是亦足以示人矜式，使之興起，邀歡取醉云爾而已哉！予侈此殊遇，退而特書，將以示子孫，使之不忘。《江湖長翁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五七六四

陳　造　一六

高郵社壇記

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于郡邑，外此無大務。然肅於神亦急於民而已，其事雖二，其本一也。夫社主土，稷主穀，土穀之利，兆民所恃以生，在六府爲最重，有神主之，則斯牧司民者，其可不拳拳焉究其心，凡生齒之豐悴安否繫焉。春祈秋報，上之人揭虔展敬以致其爲民之意者，捨是孰急？高郵雖蕞爾郡，而兩邑户口猶數萬，太守之責不輕矣。霅川張公來撫斯民，當水旱頻仍之後，財闕弗支，百廢未舉，首按社壇之址，惕然動心，曰：「郡固匱局，是寧可緩？」迺斥而新之，爲壇幾陛高若干尺，四廣若干尺，爲屋若干楹，以備風雨。望拜與夫更衣之所，豐壯靚深，足支五十年，未庸苴飾也。工畢而民不與知，及期蔵事，凜然凝然，如神臨旃，祀已告竣。觀禮者起敬，聞風者悦娭，更相告語，稱頌洋溢，謂公嚴於神所以篤於民，誠不可揜，民翕知之。公之心，將以飭

弗毀示後，命郡人陳某記之。辭不能。公曰：「毋奚必文，記歲月可已。」昔左氏傳《春秋》，志諸《國語》，即天子諸侯致禮於神，有至不至焉者，知其休咎如指，而吏政之優於國者，決可以施天下。公之蕃祉，碩大未沫也。吾得之民，足以卜之神。而窘迫未暇遑之時，能急所先務，即此推之，他日佐天子調虞天下，整釐百度，其有不綱舉柄揭者乎！是皆可書。吾於是酌郡人之心，不得而略。《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

高郵軍建貢院記

河南陳公守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日，謂客陳某：「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興之。」某曰：「公之來，爲武學，爲軍營，爲麴院。當歲大侵，成屋八百楹，户駭其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酬，爲前緒累。」公笑曰：「吾規畫定久矣，木于岸，甓礎灰竹，凡其材于舟于所無缺然。閱三月當成；成，諉子以記。」逮落其成，後不十日，則乃悔始之料公淺，而服公識之卓，才之劭，所未施，當隨意取携，于是役得之。廼爲之記曰：古帝王之盛，倚重於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備于周，凡庠序以羣之，絃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儒，其養之可謂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職教者簡移論昇，取可官而禄者，爲大夫、士，以佐王之治，用之可謂不輕。周而下寖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愧帝王，惟我宋，漢、唐莫進也。夫帝

王之於士，養而用之，悉其制，隆其禮，爲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才而用，環索其所由底，此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以責士死力不苟，士之所以爲上報不容不盡，茲實聖人之權而微其機，非邪？是權也，出于一人，付之郡國。夫自黨庠遂序，鄉舉里選，古今文異，而意則同。三適有賞，反是焉罰。漢武嘗舉以詔天下，而課興廉孝，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略殊而賢否歧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爲守。前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庳，士氣弗振，職校士者亦病之，而襟佩挑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愧古賢諸侯循吏邪？密計勇爲，果不日有成，爲堂、爲廊、爲軒、廡、門、房蓋八十餘間，厨傴藩溷，備固靖嚴，屹數百年，計不四五十歲未庸苴葺也。爲錢若干、米若干石，積累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于某月日。公赤子郡民之心既孚，而易使固也。如篤於待士，恪於體國，奉上儼不失家法，故推之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巨麗，前此未爲之，舉不窮之計于艱歉之際，若無動慮者，予與郡士民不能無疑于始，而驩服于今，是宜大書，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詠焉廼稱。予老衰，文力退廢，猥使揆其思爲之辭，良愧。然得因是盛舉而厠名焉，不其幸歟！公，簡齋先生嫡孫，名鞏，字伯固。《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維揚龍廟記

五龍血食于揚，肇自國初，而備嚴于今，屹然爲一郡乞靈之地。按圖志，藝祖皇帝之破李重進也，駐蹕九曲池上，有龍鬬於池，事已，乃廟祀之。其後廟廢，第繪像於建隆僧舍，其廟之故基與夫不廟而像之，故漫不可攷。慶元五年，帥郭侯某復屋之于池之西偏。至嘉泰之元年，待制趙公來制帥閫，旱涸告病，禱而雨，歲以中熟。慨念水枯旱，挽回豐穰，非龍孰致之，而訪視所建庳陋甚，人莫起敬，惕不敢安，乃移爲今祠。居有殿，獻有亭，更衣有所，爲屋各三間，別爲門而垣之。掄材而堅良，選貢院之餘也；擇地而亢爽，宅震面兑，兑澤震龍，廟則宜也。附佛宮，主香火以僧，欲其專也。遠邇聞見，奔趨畏敬，祠祭祈報，無或敢怠。始其經度也，或告九良星在焉，盍緩之。公一昔夢人頎而髯，顴聳而色瑩，黄袍而黑緣，捧赤土龍笑授公，公許即爲立祠。旦則鳩工庀材，不日而崇成。迎奉之辰，晴日麗空，遊雲蜚雨，瀠鬱廟廷。公親書廟額，以揭殿顔。是日，飛雪薦瑞，邦人聳觀，其靈異昭著如此。夫仁民而爲聖賢，澤物而爲龍，相異而相同，相須以濟，其所不及，天命之也，而聖賢又龍所依。惟五龍顯異于昔，朕夢于今，效啓聖之符，而致濟世之功。惟公積而德，敷而政，其信于君、孚于民者，俯仰無愧，故有請于龍，若桴鼓，若景響，惟其必諸己，故能必諸冥漠儻恍之表。不幸而水若旱，惟無禱也，彼且略于己，詳于龍。吁，其難哉！公謂某粗知文者，使之志龍

之惠利，廟之廢置，庸詔永久。辭不獲，遂以公之所示而紀之，且述其所以媚于龍者，詩而碑之，其詞曰：

五龍顯迹，肇我藝祖。越四壬戌，郡所依怙。顯允趙公，建纛茲土。迺新廟貌，迺大祠宇。迺以旱請，應不移武。始焉中熟，今茲四輔。民舒氣和，刈晴稼雨。盈尺之雪，及歲未暮。既雪而霽，望無違者。民究所自，式歌且舞。惠濟如公，漢則召、杜；宅生于公，古則歧、跗。惟龍於公，如賓斯主。佑公之民，頹祉羨嘏。公爲民請，龍弗拒之。鑿粢刑牲，龍則茹之。鼓桴之應，如寄而取，如掇而予，如交臂語。民體公意，莫龍敢侮。禱穰謁欵，滌樽潔俎。歌歈紛若，坎坎其鼓。颺馭靈旗，庶其來下。燕我孫子，豐我稷黍。庸祗事龍，彌亘千古。《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光緒《甘泉縣志》卷九，《平山堂圖志》卷八。

新建祠山廟記

永嘉鮑侯守於台，無幾時，政行而民諭，下教郡民：「曩吾宰太平之繁昌，嘗旱，禱于祠山昭烈王，即大雨有年。建廟，偕民事之。所欲必請，請必酬。王威靈烜赫，應感昭著，自江而南，咸所依怙，於淮民計不恝然。」得可廟地于東山，僉曰：「昔延昌觀基也，後爲平川堂矣。」侯曰：「爲民乞靈，與事遊觀孰急？」更而祠，象設甚嚴，墻宇孔固。丙辰春，郡以雨請，應不旋踵。民苦疫，禱焉

如響。自是千里之間，祇率奉事如嚴君，敬共朝夕，潛格陰化，如得良傅。師政益孚，民益易諭。夫利物曰仁，所以推之曰心。外心無仁，外仁莫適爲心。凡神于幽，賢于顯，天俾之職，是其仁一，其心不容二。賢者之于神，印契之合、桴鼓之應固宜。必曰：岐江之南北，彼此厚薄之。侯不然，則神之心可知。鑿井而汲、隨取如意，東風一噓，柯葉白紅，欣然鬯榮，無不足者。即仁論心，顯幽之間，當以是求之。侯有請，遂紀其事，復作詩三章，俾郡民歌以祠。其辭曰：淮之田兮膴膴，衆産之柔嘉兮可登俎。繁吾薦兮神斯茹。我福我怙，於樂淮之滸兮。淮之流兮，清深冰瑩兮。醴酪之甘潔，吾薦兮神斯歆。羨之祉，訶不祥，夫奚必江之南兮，搴都梁兮。淮山之趾，儷龍蘭兮陋蘅芷。氳吾之芬馨兮，神斯顧喜。荷神之休，燕孫子兮。慶元丙辰六月既望記。《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四賢堂記

郡庠三賢堂繪中丞孫公、給事喬公、龍圖秦公像尚矣，兼繪少卿朱公，則始于今太守陳公。公按圖有問，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嘗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訪得其像，繪于堂、扁曰「四賢」，而命客記之。高郵至元祐，人才林立，是三鉅賢又傑然其間，入而著論思之益，出而茂惠利之績。文章術業，國史紀之，遺書粲然，足以師表天下，範模後世。況其里之人瞻敬而取法焉，宜也。而朱公幼失其母，棄官求之，備極艱棘，晚得之同州，若神物誘致之。一時名士播之聲詩，以美其事。東坡

至有「今無古或聞」之語。三公信偉矣，而孝尤德之本，行之所宜先，朱公則優之。夫有生孰無父母，有知孰不可爲孝子，有性孰不可誨而從，感而動，則四三公而像之，俾得之聞見誦説，其不興起幾希。昔吾夫子設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曾子得聖傳，不後顔、冉。《孝經》一篇，特爲曾子設，則以其能盡孝於親，而得夫所謂德之本、行之先者。昔聖今賢，其立教豈苟云乎。昔王綸之爲豫章，圖陳蕃、華歆、謝鯤於郡朝堂，其政寬簡有由也。此前人像三賢意。梁彦光在鄴，焦通悍戾，諭伯瑜念親泣杖之事，卒爲孝子。則儕朱公於三賢，誰其間然？郡士民皆曰：「使君惠我無窮，而能道其德心也，則惟子。」

《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乾隆《江南通志》卷四〇，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奉化縣丞廳壁記

官有貳，古也，職重而任繁，必有以徹其疑，贊其決，裨益所不及。邑之大有丞，蓋是意。夫以邑政之難，不有以佐佑之，恃一夫之力，應無窮之事，幾何不敝且敗？簿尉皆邑官，而又爲之丞，丞於令近而亞，蓋佐佑其政，資益之宏者。而令每多忌，丞每諉嫌，嫌所以蓋其偷安，而忌則祇自孤。偷安故局莫施，自孤故多遺，胥失也。仕行所學，不得其職則去，袖手甘其禄，何爲也？二十五老，一人奉少陽，昔人取益良甚汲汲。退之書崔斯立事，後世公患。不有君子度越常情之表，何以取新聞

見？予宰明之定海，明六邑，惟奉化民夥事叢，號不易治。平陽鄭君，予齊年進士也，同仕明，實丞是邑。學古而適今，賢而才，吏術儒業偕茂，行己有信，其於邑政，閔焉恐其不至。而令則括蒼胡君，推信之深且篤，於是焉得以輸布傾展不顧計，兩君相予歡甚，故其政聲民譽先人，而賦租課程不後，予惘乎出其後。嗚呼，事有大小，理勢一也。伴食不議，相業當益崇，畫諾無譏，郡政止今所傳耶？吾因二君有感。鄭君今秋官滿，以諸公薦改秩去。書來見屬，欲記前後爲丞者姓名月日，俾後有攷，曰：「丐片石具矣。子無辭。」予固樂道二君之會逢，而知退之之言蓋激也，而二君相與，乃其常理。常可遵，激可戒也。君子不徒言之，不僅爲之鑑諸彼、合諸此矣。鄭君名大成，字集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畢叔兹通判義莊記

畢氏義莊，四百畝二角者，創而爲之者也；又二券合六十五畝有奇者，續增之也。凡四百六十六畝。其庀涖出納有法，其給壯稚衣食吉凶有數，其防柅悖弗率有制。取范文正、章申公遺法增損之，既無遺慮，士君子可取法焉，蓋敷文公之意而成於今。別駕君畢氏自文簡而來，世有顯人。敷文公高節奧學，照映汗青。別駕君則堂父之室而克荷者。夫君子奚學，非夫推吾愛以及人乎？愛其本，自族屬始，而承先志，孝之大者。君天資惠利，赴人之急，愛人之學，蓋有所受。自本施之則不悖，得其

大，餘可次第，然當堇堇不乏之初，爲之莫禦，勇矣。事以勇故立，行以勇故果，人惟勇於利，悠悠於義，故無稱焉，且貽譏名教。君獨能爾，可謂賢矣。捐田以贍族，固范、章二公意，而爲之於有餘，與成之於粗足，難易之間，識者又當有以置其論。畢氏，洛人，今占籍平江。別駕君諱某，字叔兹。《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思可軒記

予既營所居堂，目以「懷莒」。又闢前屋西軒，俾兒姪諸孫肄業休息于此，扁曰「思可」。夫事之有可不可，成壞難易所由分也。適其可，勢則易而或壞；當其不可，理若難而或成。此則繫乎其人之賢否，思不思異也。吾起吾家，小子繼之，向無置錐地，銖積寸累，今歲收中熟無飢，則有田可耕。向貧無書，借而得，手抄心記未饜，旋復索去。收貯且三十年，其富至五千卷，則有書可讀。向吾理未徹，學未定，今既久，隨所得，諄諄焉迪以名理，曉以避就，入耳著心，小子輩孰矣，則家法又可守。是三可者，足以不匱，足以持身，足以保族宜家。夫無一可而漸至於可，不自意及此。小子乘其可，怠不謹，則將反乎不可，是庸不思之又思之乎？有所懷，不忘所以爲吾有；所思不懈，小子得而辭諸？《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

殖軒記

伏臘以農，術業以儒，可以心不勞而自富。蓄其學以求仕，良士之所當務也。捨農則錐刀矣，去儒則他習，否則椎朴矣。士之居鄉，能去彼取此，君子樂予之。吾友胡君元善，有田郡東西，以爲旨甘之奉，資生之具，負郭者尤其良也。圃于田間，屋于圃間，將與吾兒結書課焉。予以「殖」名其軒。閔子馬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居是軒，入而閱書，出而觀稼，理不無所得。夫其勤於耕，敏於耘，亟之穡嗇之用，人必目以良農，而其家必且不匱。士於學亦然。其進之也猶耕，其擇之也猶耘，勇於取猶之穡，重於發猶之用，不具是而言學，餒矣。元善才良而性淑，於士之所當務者兼之。夫養生之理，或得之屠；治民之道，或推之牧。予欲其觸類而求之深，故諗以閔馬父之言。《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孫宰軒亭記

軒曰「靜觀」，自上而言。亭曰「熙然」，自下而言。尹孫君爲高郵之明年，創小圃，中爲軒爲亭，陳子命名如是。高郵俗淳朴，異他邑，自頃南北雜處，其習尨戾夸競陵暴，尤囂于田訟，不復承

平之舊。歲辛丑大旱，千里如赭，民無所食，彊者思爲盜，弱者束手待盡。是二難君適當之，人爲君憂，君笑曰：「在我而已，事無難，且非是人可爲之矣。」於是處心以清肅，待民以簡易，下不忍犯，訟減十五六。佐郡將食飢羸，輯流散，勤以撫之，不倦以終之，所濟甚博。來歲夏秋大稔，乃始得爲是圃，雖未遽宏麗可樂，然有以感于心者。嘗試偕客游焉，登軒而俯清池，微風不興，碧水泓渟，游魚深行，鱗鬣可數，則得夫爲政之理。靜可以勝煩，此以是觀，彼以是觀，日而月，暫而久，雖欲不化，不可得已。登亭而舒目焉，則鳥烏之嚶翔，花卉之茂茻，煙霏之陰曀，風日之清亮，物之熙然猶民之熙然，吾心亦與之熙然也。然則中正以觀聖人之事，靜以觀君子之任，故自上而下，惟觀以靜也宜，而後天下樂者，又君子之志向也。民方感然，吾且得泰然乎？故自下而上，其心之熙然，彼心先之，我乃從之也。君能是，軒亭以是名，不既賓其實乎？君曰：「唯，子爲我記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知樂亭記

直雄邊之西爲小橋，橋南有池，從昔深之，養魚其中。今太守張侯創草亭池之北，郡人陳某請以「知樂」名之，蓋取莊生濠上之意。夫道可以兼物而事事者，于其理也，未有深於道而不徹於理者。君子超然領解，而舉天下芸芸生遂，職職陳露，了於方寸無遺者。彼魚至微物，而泳游喁喁，圉圉發

發，有頒首之適，無頽尾之勞。是樂也，而隱几者則知之，其必有融悟於言意之表者。侯於道，造詣深矣。出而爲郡，刃無肯綮，千里貼泰，相忘而各得。吾以名亭，魚云乎哉！《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蛰雲亭記

張侯創草亭郡圃，予以「知樂」名之。亭東爲橋，復亭其上。其成也，偕予小倚，策曰：「是亦宜名。」予以「蛰雲」告。昔陽越生子，待事而名；東坡作堂，既成而雪，因榜「雪堂」。今登是亭，大風號空，萬物披靡，簷外晴雲東南蛰，如敵怒而赴，如羣駿之驚，如旆旌旛幢，翻倒凌遽，可愛不可駐。聊識所遇，既名而去。《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寓隱軒記

吾友趙君日新，得地十畝，園而軒之。美花嘉卉，碧松茂木，娟嫮蔭映，因舊增之。左右後前，風煙奇秀，離迾間簉，可觀可樂，知者勸遊，遊者忘歸。謂陳子曰：「吾鄉近邊，人莫計遠，登覽觀

遊，寂無其處。吾營是，可琴可書，可留客，可奉板輿，爲吾親娛。視世功名，了不足圖。子必吾肯，名之其何如？」予應之曰：士於出處顯晦，歧而二之，非也。其大致澤人利物，君子之道。今子俊發通粹，讀書學古，非無用才，而必於退，與古異，吾斯未安，則以「寓隱」名子之軒。道，公物也，且私之；才，天所賦，靳不爲世用，潔己而孤物，狥人而拂天，古之人咸若是，蒼生其魚久矣。不惟是，與世間之樂，必同其憂。設終老東山，不足爲謝安石。安意肆志，不爲秦帝一出，仲連其何稱？士不膠所守，其必有見。子安此，幾隱者之歸，吾惜也。寓焉其可，幡然之志，未宜中泯。聖主側席逮下，中外賢傑林立，而世方艱棘，顧何時而果於隱歟？果以寓視之，請從子後，敢辭老且衰邪？曰：「子言是，吾無間然。」退爲之記，俾列之座隅，且以諗吾鄉懷器過自重如君者焉。《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分定齋記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其不齊，皆物之天。夫惟齊之以不齊者，能全于天。予待禄耕于淮之南，春夏大旱，客見諗：某時雨霈然，某大水害稼，某雖雨未足也。言接耳，日異月不同。職是非天數，而一時旱、澇、豐、歉、凶、吉，乃爾不齊。澇而病，未雨而憂，雨而喜，意其人之分已定於冥冥，天無如之何。彼乃喜、憂且病，皆不得其正。事皆然，處其不齊，而君子衆人之所

以霄壤也。無求者已尊，無求生於自知，自知者中泰。即是而養之，可以旁薄一世，傲睨造物，婆娑萬物之表。不然，營營伈伈，有不爲物役幾希。吾友王君勉夫，學富而行潔，知舊望之甚深，壯未一命，而其容充，其氣和，其居家與人亹亹肅肅，怡怡也。闢所居齋，以「分定」名之，於世了不經意。噫，其所謂自知而無求，不爲物役者歟！夫有餘者貴分，自足而已，君子小之。吾於勉夫尤深望之者，又將以分人者責之。適歲事軫慮，而書來求記，有起予之歎，故書其説。《江湖長翁集》卷二一。又見《南宋文範》卷四四。

小菟裘記

進而忘退，古今墮此病。曷其病？夫彼惟知賤不如貴，貧不如富，閑寂幽獨不如頤指如意，冒譏評不暇顧，獨不知屈不如信也，宜其病。食禄而乘其車，恂慄乎職業之或墮，疚懷乎上官大吏之訶譴詰奭，而陰忌旁嫉不皆無，仕而得歸，心休休焉。此累冰釋，信於久屈，信可賀。士顧嘗此，所以多可議。父子出關東歸，時人感歎或泣，二疏所以獨稱於漢也。張公仲思賢而才，齒髮未衰，聲望方隆，士論所期，未副千一，名所居則曰「小菟裘居」，爲他日歸老計。夫以好進者之鋭且多也，士之退者，君子貴之。適可進而預計其退，其賢於人尤遠。繼此鼎彝竹帛，深刻屢書，幅巾西歸，吾知不待孔殳之「二宜去」，不貽譏樂天之《秦中吟》，客間謝道兒亦無庸聲其喙。《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琴書樓記

陶翁作《歸來引》，有「琴書銷憂」之語，携李張公取以名所居之樓，置二物于中，日與之周旋，而求記於予。夫必有以寓其心，君子與衆人同，而正不正，白黑霄壤。彼其心于貨利、于聲色勢位，營營逐逐，不得則内慊，皆是也。公澹乎翛然，不妄交，奉親從仕之餘，捨二者不以寓其心。心寓是，故樂寓是。居是樓，則挹聖賢與之偶，論世尚友，千古在目，拊絃拂徽，自奏而自領之。想當得意，唾爲玉雪，吟繹陶寫，芥視軒冕。心與手忘，手與絃冥，樓外萬象，怡愉暢適，有偕其樂，公之心得所寓矣。雖然，陶翁寓此以銷憂爾，公居爲曾、閔，仕爲龔遂、召信臣，生不知有迕意事，直寓其樂，與翁則小異。予得併言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盤蝸室記

凡居室，安吾身、適吾意而已，不必恢廣顯敞，然後爲愜。大固快，小亦不無所宜，壹於快而已。識者謂之夸而拘。張公仲思飾小室，目以「盤蝸」。盤蝸之間，横縱若干尺，幽秘靚密，與市塵隔。公好詩，吟興時動，此宜冥搜。公寡交，名友訪逮，此宜晤語。於琴宜瀏琅而聲圓，於香宜氳鬱

而煙留。銅壺暖宜貯花，窗隙虛宜聽雪。所宜難一二舉。公不此陋也何疑。大厦萬間，少陵思之，仁物者欲廣；容膝爲安，靖節言之，自處寧過於約。及物自夫處己，公之心蓋有在。《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爲門爲齋，庖庫井垣，甚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爲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爲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益深。民治於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爲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爲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祓其奇衺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師爲太學，諸侯爲頖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人刺子衿挑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枝强鄰大邦，其民愛君效死而不叛，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區海瀕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

輩相望，民純恪易治，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彦未多，民鬬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爲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贊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爲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贏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故予樂爲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簣，字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鹽城縣學蘆地記

鹽城古壯邑，有學舊矣，特盛于紹興辛巳，井也。迄今二十有九年，寖不逮昔。士以空匱告諸邑，令施君嗇曰：「是時公所規畫，不應爾。」乃按籍究索而得其由。蓋凡財用之入雖不一，而以蘆地爲重，其後人爲蔽欺，貨財冒没，日朘月耗，漫不可省，事以久而蠹，弊以久而生，固然無疑也。君嚴其紿，確其隱，平其所入之筭，不外牟他計，

而所得比舊倍焉。民狃舊習，爲譊譊其辭。君不呶不怒，曉之以理，誨之以教養之意，然後欣然從之。君邑政之懿，大率皆然。是舉也，士酬所望而民不告病，識者心服。夫爲政貴知本，學非本務歟，而忿疾其民者，不能得其心。君去彼取此，可不謂賢哉！是邑多良士秀民，蓋自時公作成力，君又能大時公之規而振其既敝，夫豈特士之幸，凡邑民將實受賜。惟公卿大夫起于農，肩比袂屬，咸自夫爲儒〔一〕，有不爲，孰禦也？爾民之子弟昆仍，夫豈無秀且良，自分農而不儒乎？一或儒，其不悔夫始之譊譊而煩君之曉且誨耶？予書其事，寫其士之情，亦諗其邑民，而要之將來。《江湖長翁集》卷二一。

〔一〕夫：原作「大」，據萬曆本改。

全宋文卷五七六五

陳　造　一七

快哉堂記

儀真子城東舊有亭，庫局弗與地稱。更而爲堂，營于前太守天台吴侯洪，成于今槜李張侯頤。以舊亭名也，今仍之，取宋玉蘭臺賦風之語。夫君子固有寓意於物而實不在物者，二公之賢，其亦爲此風之快歟？其亦有快於此風，而其意有在者歟？吴侯爲郡，民庶而富，千里妥安，仁孚而政洽，遺愛未艾也。張侯繼之，推前政之意，撫摩之益勤，其感悦化服，子弟之於父兄然也。南陽召、杜而接踵〔一〕，政魯衛而適後先者也，真之人亦幸矣哉！君子爲政，喜憂以民，未有下熙然而上不泰然者也。人惟不愛人與無位以致吾愛則已，不然，目連薨接踵之繁夥，耳塗歌里詠之説嬉，其所以快于中爲如何？是堂也，其更而成之，皆熙然泰然之後也。夫佩必玉，蓋于其德；見大水觀焉，聖人之心所契者道也。論君子爲政，毋泥諸物，求諸物之所感，

庶得之。想二公退食此來，憑虛遠矚，彼飂乎其清，穆乎其和，遡水波，略蘋芷，拂簾旌而褕衣袂，不獨蕩氛歊而空之，且將凌雲霄而茹沆瀣。顧迺曰：「吾何快於是？其孰爲座上客？」盍以吾言復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道光《儀徵縣志》卷七。

〔一〕南陽：原作「南楊」，據《東觀漢記》卷一五、《後漢書·杜詩傳》改。西漢召信臣、東漢杜詩先後爲南陽太守也。

靜賞軒記

山何與於仁，而仁者樂。仲尼之於水，非孟子莫克知之，得諸外有諸中也。子張子作軒，以「靜賞」名，取子美《雲竹》之語。彼其連娟勁挺，梳風媚月，翛然埃壒外，似君子之靜，于此焉賞，中可知。或曰：「子張子賢而才，從仕之始，理棼整繁，有不容已，未可以靜藉其口。」是不然。應天下之糾紛，非至靜不能。彼方駢集沓來，我且竭蹶赴之，事未易濟，而心則倦憊，皆是也。子張子豈其然？天下事波驚電駭，覆却無方，而不能干其湛然者，夫是以隨遇而功，子張子優之。吾知之深且久，故因是軒爲之言。《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淨香軒記

子劉子作軒與其弟讀書，以「淨香」命之。人均有所好，惟君子則得其正。而此君之風猷韻度，蓋非蘭麝而實香，辟埃坌而獨淨。淨以得君子之性，香以與君子之行。子劉子之所以寓王子猷之奇嗜，而取杜少陵之所詠者歟。二子居是軒，香其行，則人即之不容辭；淨其性，則隨寓而善應矣。雖然，詩人之於物，皆有以領會修身與世之大者，而觸類無所得，則士猶病之。劉子顧以子美語風吹雨洗者自玩自懌，或者猶詳於寓而略於警，非耶？若夫拂雲於無剪伐之後，吾特以是爲劉子請。《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清風亭記

予與客訪乾明主人，登小亭，時春色醺人欲醉，予愛其僻夐寂絶，翠竹遠近羅立，澹然忘歸。主人乞亭名。顧壁間詩，則予友趙子野所題有「竹風清」之語，因請以「清風」名之，且諗之曰：「境幽寂與竹宜，竹與風宜。夫其拂衣塵爲此登，蒼翠森疏，玉立蔭映，而颼然翛然，忽焉動襟袂，涼膚髮。回視駢車簉武地，如日偶俗輩。一旦接高人勝士，背蒼嶺，俯碧流，不作市區埃壒面，始揖而

進，固欲追騎鯨御風之人於風煙之表。吾於此，又將賡《桂枝》之篇，誦《招隱》之章，命此君披拂熏沐，子其何如？」客曰：「是起予。」遂爲之記。《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繼雅亭記

郡南門爲客亭。其屋大小凡幾間，其材堅，其規橅適中，名以「繼雅」，取淮海先生詩「光華遠繼周王雅」之句。前此客餞輅乃于征稅之區，進退揖遜，局不舒，而徒隸車馬勃谿搶攘可厭。今周旋餘地矣。夫賓至如歸，子産以美晉文；而候不在疆，里不授館，單襄公知陳之不競。河南陳侯爲高郵，大務舉，十九動與古合，此尤非可後者。是亭也，侯創而名之。記而識之者，郡人陳某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引月亭記

亭瀕水，月與宜，太守陳侯創爲之，名以「引月」。與賓寮登之。有歌于側者，曰：「月之徘徊，俯亭之隈，若招而來兮。月輪兮盤盤，儷公心之高寒。月波兮沈沈，媲公惠之浸深。月之從公，麗紫闥映丹地兮。望月屬思，儂其有既兮。」郡人陳某適侍，遂取以志其成。《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嘉慶

《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槐衮堂記

盱眙，古邑也，晉宋而下，南北異壤，嘗郡其地，以相窺控。本朝統一，則邑于泗，南渡之後復邑于揚。紹興初，定講和戎之策，君相疇稽古今，以其扼南北之衝，陞復軍壘，又擇賢才守之。歲壬戌也，故大丞相少保沈公，以軍器監簿寓直出膺是命。至則規度營葺，凡其所以昔縣今郡，若閉關、館廩、營廨之類郡所宜有者，頤指隨具，不侈不陋。吏至如歸，不敢苟簡于事，而民應其命，有子來，無病告。規模立矣，則嬰孺視民，撫循詔告之，自近而遠，怡悦按堵。廼興黌宇，廼延儒先，擇秀民輟官帑群而居之，而誨之以文，諄複詳至，至今衿佩文學不落他郡後。庶而教之之政，由公再至經始之，又潤色之，其加惠于民愈久彌篤，故法備而愛孚。去而相天子，迄能成終紹興之治。其家法所被，才傑林立，天爲盛德報至矣。今鮑侯領郡符，後公蓋五十三年。下車未幾，論世師古，獨於公之一話言、一施設，謂舍是無以爲法。郡齋之後所居堂名，昔人以其諱徹之，侯以「槐衮」一扁焉，求予記其事，且紀郡之始而載其德，以詔無窮。方公爲郡，予雖幼，聞見其德政甚詳。吏有以僞帖盜宅金者，家人質之公，公不可否也，陰慙之逃。其包含恢大如是者不一，淮人户知公果公輔才也。若王文正公、韓魏公，其經濟器度皆見于卑官時，公則無媿昔人，郡課最。或貶於輔佐相業茂外，庸有不

屑也，公不然。致君堯舜而虞周天下之俗，方守是郡，規畫井井，後人雖欲出私意少增損更革之而不能，是又畢公之克勤小物者歟。茲可謂全德名世。凡士之事君，皆所當矜式，則吏是邦、升是堂，盍仰而思公之懿，俯而酬民之望，篤其慕心，庶泯其媿心哉！侯不惟反己，抑以淑諸將來，名堂之意蓋在是，予故表而識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秀野堂記〔一〕

延陵吴公佩守符爲高郵。大侵之後，歲纔中熟，公下車，弱良撫寧，强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四牖之樂。振蠱興壞，亹亹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戛戛，公則優爲。粤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迺除圃西荒茀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而心愜，儼乎坡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即兩言可圖畫者。至若池荷動而鰷魚牣，木蔭濃而鳥烏樂。北垣挺竹千箇，微風披拂，舞翠幢而嘯儻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子毋辭。」某得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游觀燕息之地，爲政者雖不汲汲然，當爲之，屑爲也。神間者物不撓中，超然者有餘應。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穀、訟牒聽

斷、使客酬應亦夥矣，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瀹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君子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必清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與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叔知柳州，南豐欲其有久居之心，毋寧屈指計歸，因述其土物風氣之不惡足以爲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者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所臨之心，設施後先，不動聲色，吻與古合。是堂也宜燕休，宜領客，退食思政，吾知其神益閒，中益超然，一郡不足爲矣。堂三，挾屋二，步廊十三，廊盡承以小亭，大小凡五十棟。鳩工衆役之後，緩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務華，故財不費；募游手，食其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以某月，落成以六月中澣，故暇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公營建，衛人美之，曰得其時制。魯爲長府，閔子予其仍而惜其改作。公於古信無愧。設不命，猶將有述及是，其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諗諸將來？予於是乎書。萬曆本《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一〕本文四庫本僅殘存小半，故改以萬曆本爲底本。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一〕

能惠人以德，而不能使人之我忘。被德之深，遽忘之，世有之，士不爾也。天台應先生職高郵教

官，滿而去，諸生繪其像事之，先生不屑也，止之不可，則請記于里人陳某。不以文辭，志其所不容忘者也。始，先生來，所謂郡學之政，教官之職名而已。帑庾空匱，厨煙不起，衿佩過逢，例有挑達之嗇。先生教事自詭，慮畫營爲，不頃刻置念。視士脩墮不啻父兄之於子弟，課試有程，棊迪有方，寒暑昕夕，在私家絶少。被其教者粹于經，麗于辭，多可觀。食士之資，訪諏研覈，奇蠹隱弊，鏟剔無餘。既籍焉，又石之，人可按圖，而姦猾息心。是皆惠利無窮，不可忘而可書者。世猥曰「仕難乎行志」，予常非若言。事固有掣其肘不得逞，彼且心之悠悠，事何由舉？心存是，才或不周也，何益？應先生心則恪，而才足以副之，亟濟登茲，謂志果不可行，其然乎？先生居官，適河南陳公爲守，公文而好儒，表表有家法，於庠序切切也。祭奠之器服，武校之齋官，貢士有院，而不慁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爲，無掣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歲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而事之興壞、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又將如何？吾僭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爲鄉邦計也云爾。萬曆本《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二六。

〔一〕此篇四庫本闕。

維揚貢院壽祠記

安撫待制侍郎趙公爲揚州，庶富斯民之心切切焉。其養士而欲其成，渴如也。民庸奏最矣，學政亦既井井。又惟試士無所，創貢院凡若干楹。諸生被公惠，感公意，淪入心髓，乃即貢院繪公之像，爲生祠，以寓其不忘之誠。適高郵陳某來游，求記其事。因諗之：嘗承教於師：「吾於當世盛德邃學可法，蓋嘗凜乎若立吾前，晨夕斯，食息斯，不至焉，恥也，庸不失吾身以至于今。小子識之。」今諸生之於公亦遇矣，而又知公之可法，至於繪像而極其瞻敬，則凡公之刑于家，孚于君，補袞之績，仁民之政，行業文章，必也凜乎立於其前。深思究懷，曰，吾他日觀光上國，策足仕籍，皆由此而後進。不惟大比較藝，進而接之目，將平居暇日著之吾心，晨夕斯，食息斯，就其所以如公者，而深戒其所不屑爲，則庶幾矣。反是，雖曰龍章鳳姿，冰峙玉立，曰吾對焉，於學猶無益也。夫士志于上，僅而中；志于中，果能中乎？下而已，曼云也。昔人步趨聖師，終瞠若乎其後。善學退之者湜，而樵彌不逮，他無聞也。汲汲學之，如此爾，悠悠焉，吾憂也。今諸生用意之善，予竊喜之，然予其友也，故後譽而先規，告以聞於師者。《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游山記

黎明策杖出錢湖門，飯于旅邸主人。入劉氏寺，遍覽其勝處。度慈雲嶺，窺易安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六和塔，就市樓小飲。聞騶萬鼓聲，則濤頭來自海門。舟之候潮者如蟻如蠭，如亂葉，如蜚。而西客意漂蕭，有憑虛意。潮事已，北訪石屋。閱象鼻石，入煙霞洞，徙倚於清心閣，晚宿于延壽小奄。翼日，茗飲于慧因僧了心之室，小留郭氏庵，坐于龍井石上，漱其泉，徜徉于新舊圓覺。日已西，自麴院買舟以歸。周游歷覽，然止二日，不已勞乎！予以磨勘故，春初館行都，既五旬，陰雨十九。倦倚局坐一樓之間，視不外窗户，聽不越四鄰。冒雨而出，則乃問閽隸，以偵伺朝士之在否，其接客與否。久然後知其胸次鬱滯湫底，如鷹在韝而側睨平林曠野，絡馬首而絆之也。一旦風日清亮，煙林雲壑，葱蘢蔭映，得以徐行緩憩，而崇山積水，嘉木秀卉，泉聲鳥語，後前左右，一可以説耳目而適其心，亦何異斷鷹之紲而縱馬于野，是足以忘其勞。始其出，計新霽不容失；暨其歸，則明日復雨，兹又非幸歟？用是知世之窮者，大約或少泰，古所謂其勞可忘者，身履之尤信；且喜予老而健，猶可從事山林間也。同游者，山陽陳德美，顯教僧華。記者，高郵陳某唐卿。某之幼子師是實奉杖屨。紹興元年二月十九日〔一〕。

〔一〕《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一〕紹興：萬曆本同。疑當作「紹熙」。

游山後記

杭人喜遨，蓋自《緩緩歸曲》始盛，而極于今。今爲帝都，則其益務侈靡相夸，佚樂自肆也宜。然湖山之勝，近在城外，城中憑高，約略在目；一舉足，則向得之約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勢然。山以湖故以南北名，而北山尤便且易至。予游南山竟，再宿，雨既小霽，復携兒出閶門，歷觀廟二，僧寺四，略亭榭館墅，降陟山阪，遵柳隄，穿花塢，幾十里所。既歸，日甫銜城，憑欄回首，則適之所歷，指以語人無遺者，意喜遨者不必杭人也。凡羈人俠客與夫遺埃壒、工賦詠者，尤不能忘情於此。使其遠於闤闠，非作意聚糧莫至，則樂不償勞，雖所欲，將不能不然。見於六一翁之記，而聲於白、蘇二公之清詩妙曲，何其誦詠褒予之不小靳耶？予尚留計時泛湖波，且涉其瀕以細訪，緩閱其煙水嵐霏清麗勝絶之趣，以滿酬夙素。以予揆之，則杭人之俗未易可議。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一〕。《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一〕紹興：萬曆本同。疑當作「紹熙」。

東游記

紹熙庚戌冬，予東游，因有所得，輒復記之，非東游，是記所得之不可忘也。鹽城縣去高郵二百六十里，北瀕淮，東斗絶入海。城西有泊，俗謂之小海。其地卑下，其氣底鬱，其風物庳陋粗惡，井斥鹵不可飲，人墮俗習，曾不他圖。米麥之佳者就烹焉，飯血如，麵墨如，驟見之不容茹。時風雪連夜旦，河冰數寸，歸懷不可少忍。膠舟莫前也，倦瀟卧高舂，浩乎泰然，則已吾鄉閭井邑矣。親友前勞，酒肴横從。喜今悼昔未竟，剥啄門有聲，起迎客，則吾友陳德美携某二生來。坐定，容儼然温，氣充然和，議論膠轕粹詣，三子一如。二客去，陳子曰：「是人也，其處已重，其與人一而文采足，頡頏一世而不有之者也，是可友也。」予慊然自失。蓋獷易不任，多端莫持，士率犯此，予苦之，而文又予所嗜而不能自忘者，是其果賢於予矣，則復自慰，有買鄰耦耕之願。吁！向也歸心之鋭不可頃刻留，非爲身口計乎？身口是計，役於内也。今者歸心之忘，若將終老焉，非以己之不足慕，彼有餘乎？慕乎彼，是怵於外。有所役，有所怵，臧穀唯阿，其孰爲正？古之畏友歟。其出也軒冕非華，裔夷非僻，人惟裳衣而語言，皆吾族屬弟昆；其處也，丘壑封君，桑麻萬鍾，具菜茹猶列鼎，晤妻子猶君臣。不豐此而確彼，不忘己而徇人，獨立一世，與造物者俱。非夫無心而善游者，孰能苟進？是則凡安彼邑之居而甘其食者，視鄉縣何擇？横目食息之徒，皆有起予發藥者，視三子何擇。吾喜其有

得，而又惜其晚也，聊識之辭。《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記病

予幼多病，然不苟焉〔一〕，病于食飲，于暴露，于妄喜怒也，以病〔二〕。始病脾，謁醫非良，過投熱劑〔三〕；又病目，隨有投〔四〕。目與脾相反也，益一則害一，予無如之何。醫有知書者，甚以救本之說，劑以温平滋補，責效以漸。凡物之賊脾而寒、戕肝而風者，屏不茹，而絶慾節味，如詛盟焉，病遂少愈。庚戌夏，得利疾良苦，謁數醫。或曰：「血無非熱也，經固云。」或曰：「寒極亦能血。」或又曰：「是寒熱相并。」劑更進，血之減增視劑之寒燥，然無益於瘳。自夏而秋，病勢衰矣。孰繹而靖，惟得工醫委焉。進香連，良愈；攻風于胃，乃大愈。客問疾，以予熟於病且能瘳，問所以計疾者。告之曰：「人之生以元氣，元氣索則死，受賊則病。善防其所以賊之者，無疾之道也。吾始病，一療之乃病，二置不療，求諸己，病乃不爲害。今之病之久也，眩於醫之説也，一醫難乎取訂，參之衆醫，衆合而愈益眩。末得工者，不假奇術高論，去之掇如也，蓋亦玩其疾之悉而自計審也。夫詳諸己可以無疾，精於人易以愈疾。保元氣在我，祛其害在醫。昧此矣，不死則憊。」曰：「子之言似可施之政，請少進申告之。」曰：「吾熟於病，知病之説爾，渠及他。雖然，嘗言之，國之有綱常道法，非人之元氣乎？外内姦宄交偵而竊伺，非賊元氣者乎？三代聖人於綱常道法致謹汲汲也，時豈

無偵伺以投其隙者，不遂也。有由是物虧而姦宄肆，從而治之，一消則一起，或不可爲者皆是也。漢祖患功臣，韓、彭誅而北敵横；武帝患四夷，衛、霍功而海内耗，讒臣興。孝文無爲，光武戢兵，其知保元氣者哉！非借箸之言，譊譊者售，則天下楚而不漢。恢以奇而信，安國以常見玩，能無妄舉乎？若文之聽長者言，光武之審黄石，持以恭儉勤明焉，蓋有見於獨而無所眩者，是雖無秘謀奇勳，然可以無亂，亦可已亂。子所謂施諸政類是，非耶耶？」曰：「然。古有醫國之説，幾是哉！」遂從而書之。《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一〕「焉」字原無，據萬曆本補。

〔二〕「以」字原闕，據右引補。

〔三〕「謁醫」以下八字原闕，據右引補。

〔四〕有投：原闕，據右引補。

集同年記

小宰費公士寅、西掖陳公宗召、左史湯公碩倡之。

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同年進士飲于西湖環碧之園。其叙以拜，其坐以齒；其主席者三，某官；其預招者十二，某某。自舉觴至揚觶三十刻。所飲既酣，合辭言曰：仕熙代，取科第，良幸。而吾主客十六人者官于中外，合而離。越二十六年，離而復合，把盃相屬，道國恩，論情素，勸加

餐，祝亨嘉，聚首一笑，不其尤幸！況時仲春，風物媚嫵，欲雨倏晴，雲日葱曨。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而環碧之涵虛，又西湖勝處，宜春宜晴，宜觴詠俯仰徙倚。湖光澄渟，盎盎如釀，鳥魚弄影，窺闖樽俎，風柔無力，落梅泛香，斷續襲人。一時佳勝爲吾徒有，不止古所謂四并者，政恐後謫仙無此樂。非三鉅公篤事契、忘名分，未易得此。此不容不識。客命某致辭，書者胡有開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記黃倡

黃倡名真真，本皇甫氏，冒黃，有愧也，流落高郵。倡兩兄優，同養姥。壬寅歲五月二十七日，予借郡妓飲客，倡且來。頗穠麗，然駾而疏，姥恢磊豐潤，皆不類倡家，予固異之。倡歌以侑酒，語如侵衆妓，倡不知也，衆妓怒詬之。倡憔慼不自容，姥解釋譊譊乃已。徐詢之，倡父謹，字公度，曾爲金州大將，俄知橫州，以事得譴去。去而卒，妻子失身乃爾，姥褚中告在焉。客悲之，諭姥，欲哀金嫁倡。姥曰：「甚善。然二子碭而優，待妹乃濟。二子之不濟，妾則溝壑，爲良人與爲倡孰優？妾悉矣，然無可奈何。妾塗寧自振，未有期。」則泣下，客亦淚沾襟。或曰：「謹在金州，一部將妻女美，法之，妻女歸謹。」或曰：「謹志也。」予疑造物者司世間事，貴賤升沉，榮辱翻覆之遽，報其人往往過其適，必不徒然。及得部將事，乃知倡至是也有由。殺其人，取其妻子，與其子優若倡，其酷

也不異。士有官有位，惟己便利計，不正、不廉，不恤也，汲汲計子孫，而天下之男女不才失行，甚者士夫之後不乏，亦必有以致之。彼且若是，況倡父耶？倡未足悲而客悲之，悲之而不監之，何益？識之以示諸子。《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記岳侯事

張平爲盜湖南，岳樞使討之，遣李道往。平尅日與道戰。道之始發也，岳集諸校置酒而歎，問所以歎，曰：「使道當平，能不憂乎？」張憲請行，許之，計授憲：「臨陣，就以道軍戰平，降者與俱來。」又計授道：「憲到，以兵授之而歸。」平臨陣，求與道語，軍士以張告，平惕眙。既見憲，召左右議，遂降。岳意李威名出憲下，憲徑往則平且逃去，臨陣投以所忌則氣奪。識者以岳之料平，與李光弼降高暉、李日越不異。《江湖長翁集》卷二二。又見《南宋文範》卷六四。

記王尚書事

王佐宣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

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冀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議者謂與湯致遠治牛肉者同科。湯爲江州，斷殺牛嚴甚，不盡止也，則設賞以捕食肉者。有民荷瓜入城，及門被捕。湯物色之，蓋藏瓜中也。捕者乃稅胥。民云妻病不他食，惟思牛肉，故置瓜中，冀達之。湯引其妻與胥前，臨之以威，皆承其姦。蓋妻與胥謀陷其夫者，湯致之法。古之良吏，史策稱其神明，殆此類歟！《江湖長翁集》卷二二。

蟄室銘

自物觀物，蟄則屈；即道自觀，蟄則安。安爲動機，屈信之基。尺蠖應龍，彼亦一時。席户甕牖，劣可容膝。如君魁磊，而蟄此室。其詩之昌，其操之剛。松栢雨霜，蚌胎含光。孰晤而語，蝸緣蟲弔。兒輩須之，霆驚電曜。《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頤齋銘

豐之文，彊之質。中不餒，外不怵。臞而腴，虛以實。超世表，寓此室。繄其適，匪以物。有餘於不足之間，是謂正吉。《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顏樂堂銘　爲友人胡良卿作

寧爲集枯，舒舒愉愉；無寧金朱，睢睢盱盱。徇外者不足，自反者有餘。志士抗志，睎顏與徒。惟子胡子，翛然一堂，左圖右書。有琴可絃，有酒可壺。浩歌長吟，不知蟬冕之爲王公，簞瓢之爲臞儒。有立者卓越宇宙，而與之俱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晦室銘　爲嚴文炳作

物之相形，蓋以其對。惟其有明，是以有晦。此韜其光，彼耀其芒。瓦釜崇鼎，自渠所命。無中而表，暴之皦皦。達人過目，眇乎其小。遺外而内，養我昧昧。玄鑰所觸，浩乎其沛。子寓此室，辱以名之。揭日月者，倚墻則麾。世莫領此，宜莫省子。誰印是心，參寥疑始。《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鏡庵銘　爲明波主人仙師作

有鏡易塵，有明易昏。不器之器，輝華日新。仙師所寶，非無非有。明何從生，塵何從受。宴坐

一庵，照映今古。玉盤珠瑩，霜空月午。形滌而光，不如匣藏。彼過用之，洞察毫芒。大圜若缺，大明若昧。曰儒與釋，異乎不異。吾言贅矣，師一笑領。豈惟爲師，亦以自警。《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尊己齋銘

眇乎吾身，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愒于日，或昏于利。惰焉凡庸，肆焉悖戾。隋和之寶，藉而櫝諸。康瓠瓦缶，掊棄若無。世怵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己尊，寧惟己珍。敬夫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爲，毋納所卑。可無亹亹，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毋取外求。《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王勉夫齋銘

逐物者懵然於巨細，反己者安否之是計。我求其本，彼役諸外。一室尋咫，天地之間，盤薄容與，如棲鷃端。王子視之，萬間不殊。碭而迷則鱣鯨橫海，祇以自困；得所棲則蚊蚋一睫，晏然有餘。軒裳典墳，鼎珍菽水。言銘厥齋，諗夸毗子。《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進學箴

勤則不匱，廢以自逸，而況吾儒，顧乃愒日。雄也競辰，侃也惜陰，夫豈不懷，汲之彌深。群書之傳，所以爲子政；韋編之絶，所以爲孔聖。或苟且餒，聖賢猶病。惟古巍巍，勉將與同，云胡弗思，委身凡庸？盍圓其枕，起鷄未晨；盍火其膏，息須夜分。資則敏鋭，毋恃所恃；文則炳縟，無足所足。細而富貴，大而事業，悠悠而圖，北轅望越。酬應棼絲，歲月崩湍。我作此箴，用諗燕安。

《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神居實師退院作偈留之

瞿曇住西域，説法度群生。群生所依怙，目以不動尊。惟其不動故，群動皆攝受。是時波旬種，百千萬眷屬。排抴摧毁辱，蜂發雨矢集。瞿曇如須彌，蜉蠓如予何？亦如太虚空，雲翳自變滅。砥柱中驚波，古今無少損。不動而坐勝，妙力固如是。子道已末法，衲子沈世紛，競爲住院計，匪利即趨名。就常不待招，逐有棧豆戀。實師住神居，四衆所歸向。云何得歸向，以師清修故。雖爲衆歸向，不作患失想。翩然挈瓶錫，去若釋嶠雲。亦如箭辭弦，勢若不可挽。自師掃積弊，群魔尚遺種。瞿曇

昔去世，政以波旬故。師行不回首，彼魔所願欲。雖無末法病，或昧不動意。請答四衆心，請爲神居地。柅車折蜚錫，山立鎮故棲。須彌自無恙，太虛自空曠。衝波沄沄去，砥柱屹不知。群魔今末勢，殘雪行見晛。我心寂不動，是瞿曇智力，是子大法權。我不爲子道，子道可概舉。庸酌四衆心，爲子說此偈。瞿曇設住世，與子同首肯。《江湖長翁集》卷二九。又見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二九。

傳神自贊

酸寒之骨，骯髒之面，茲可以齊壽夭、冥貴賤。以我爲我，是謂知止足。以病處病，是謂去健羨。求窮我者，又將誰怨？《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三睡圖贊

良苦良苦！放顛放癡，多言多語。謾殺鄭山尊宿，掃殘國清塵土。相逢共作一覺睡，却是惺惺超佛祖。《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黄元亮畫像贊

粹而温，真而醇。有邊幅，無緇磷。世目以静者，古所謂逸民。九原不可作矣，冰峙鵠立，翛然眼中，孰知有庾公之塵。《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徐子畫像贊

意必接辭而通，道或交臂而孚。我得之子，其諸異乎？了然於寫影之間，況乎桐君之傳，兔穎之餘！是其器度之漂蕭，襟抱之恢疏。必能眇睨乎紈袴子，而亦不屑山澤之臞者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貓相乳贊　并序

吾友龔養正家二貓産七子，同一棲。一出則一留，留者均乳之。非其子則怒視，或噬之，貓之常也，亦或噬其子焉。今若是，吾求所以致是者，爲之贊曰：

貍其質，人其識，匪貍之識，繄人其德。二貍七雛，彼出此居。居則乳之，其七一如。惟子襲子，賢譽所萃，和氣有格，爰及殊類。人苟友悌，犬可致書；家或仁孝，鵲馴于除。彼乃謂小人絶望君子，而獷戾不可以爲遜順，即今推之，吾敢信耶？《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偶吟

長翁貧自安，拙自慰。拙故不勞，貧故無累。瞢瞢貿貿，閱人間世。玉不獻而全足，國有役而掉臂。冰釋夸跂之慕，灰死彊陽之氣。然而嬉笑怒詈，起宮羽音；歌酒風煙，辦游戲事。是則全樂于天，資養于地者也。彼孑孑而名，揭揭而營，將倚墻麾之，豈容動其喙耶！《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五七六六

陳　造　一八

江湖長翁自序

長翁，陳子自謂也。陳子家高郵，自以無補於世，置江湖乃宜，故曰江湖長翁。物無用曰長物，言無當曰長語，翁亦然。或曰：「子以長名可也，又泰然自得，不以長爲歉，與世異情，何歟？」答曰：「吾之長，自知良審。長則不爲人役，故不勞；自知則無外慕，故内足。雖然，世固有自足且不勞者，必有所恃，翁所恃偉矣。翁以不賤爲貴，以不貧爲富，以未死爲壽。」請問之，曰：「向也食以耕，衣以績，若將没齒；今而取科第，厠仕籍，爲七品官，較之昔不爲賤。向也口腹有不充，假衣乞米不免也；今奉食有田，足以鋤耨自給，視昔不爲貧。生而病，醫藥莫適，收功不一二，瀕死，自分中折久矣，今且皺革星鬢，婆娑人間，佳食良息，未厭世，信不夭矣。三者，人笑其末，而吾每得自滿且自慰。人求之新，吾求之舊，有大不同者。棋甚拙，藉以適意，勝負初不計。好吟詩爲文，詩寓

興，文寫所欲言，不古不工，人議之不病也。外此無嗜好。有子孫皆中才，可迪以善，進以學，慫以田事。人譏其長，若無如之何，而吾安而玩之不厭，又奚歉？使知歉，則失夫長之真矣。」客噱而去。既答客，因行而歌曰：憑迁樂散聊自迁兮，中枵然外則無望兮，適所適以全吾長兮。翁名造字唐卿。

萬曆本《江湖長翁集》卷首。

蘄處士傳

蘄處士，其始祖蓋大橈之別派。母初娠，乞名於橈，橈曰：「是將得吾之數而先乎人者。」故以「先」名之。及長，器局方正，好潔而便靜，喜縱橫。泛交多可，自王公庶人，有好之無不往，往輒從容竟日。至於閑逸奇宴之人，掘穴嵌巖棲遲之士，尤與之昵，往往定忘年之交。先以有行，自矜其實，挾數以遊世，機變警敏，無與敵。與之偶者莫不過爲之防，勞役其思慮，若疏而忽，輒有所失。坐是，亦有厭而遠之者，其厚者弗悔也。時黃帝經理天人，披山通道，功未竟而蚩尤氏旅拒，於是有涿鹿之役，號爲多事。萬機之暇，時亦命先。先進侍，率漏下十餘刻未休。左右媚其款狎，以爲言，上曰：「爲天下誠不可近小人，如先何議？且非是，何以怡神而休其暇日？」眷遇不替，然命之則往，弗常進也。帝之僊也，先不之知，自斃以徇，偕弓劍葬橋山。子孫甚夥，而秋獨能世其家。從而學，必待其專心致志，乃既其術。秋之苗裔，散在夷夏，皆以處士名。秦漢而下，俗愈不淳，處士之

術愈售，至於博塞泉賄必見命。景帝時七國反，吳濞爲戎首。或曰：前此，其太子留長安，死非命，濞蘊忿久矣，處士有力焉。孫氏吳時，士大夫多從之遊，韋洪嗣者深疾之，正衙彈之，曰：「蘄氏弊族也，任數以肆欺，好勝而喜殺，欲贏而置人於貧，苟生而不恤人之死。迷而不反，不惟氓隸而已，士大夫亦爲所惑。臣不曉其故。今魏蜀未滅，正策士效謀、雄武用力之秋，而一近蘄氏，則置不動慮，玩歲愒日，士氣益茶。願陛下奮發睿斷，屏之遠方，不齒于中國，而後二方可臣，海内可一矣。」上是其言，下詔禁諭，而不能絶。是後人主亦或好之。宋孝明尤甚，自以爲莫逆於心者，其實不然，近臣之推避，蓋面諛也。處士之自出，河間象氏、沙苑馬氏，因處士而進，皆得幸，然不若處士之嬖云。

贊曰：孟氏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議者以是論世。蘄氏之先，不聞其有大功德若舜、禹、羲、稷者，子孫何其盛耶！其交若無迕，與人方圓，以是有聲。而韋洪嗣疾視之，詆之不遺力，豈亦古所謂鄉原者乎？佛老二氏，至漢乃有之，今乃蔓延浸漸，與吾道爲盛衰，雖以傅奕、韓愈辨之力，拒之果，欲絶之而反熾。況先委質黄帝，而以其身徇，爲中國著姓遠矣，吾宣聖又嘗舉之以誨羣居不知義者。彼且藉口，洪嗣之言，矻矻乎難入，宜哉！《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無長叟傳

無長叟，其先占籍解梁，以郡爲氏，有名丹書，改其姓虺氏，因亡澤國，子孫散處汙耶之鄉。或曰：有餘以不足名，長以短而形，是子風韻豐美，無所短，何長之足言，故以「無長」目之。叟始生也，母卜之，得《坤》之《剥》。卜者曰：「是蓋坌於地而剛外，黄中而剥膚，捐軀以徇人，其墨者之徒歟。」爲人郭索磐姍，健武好勇，介而戈，若可畏，然人得近之，無患也。性喜霜而惡霧，不隨俗爲生，常假穴以居，如上古時。越子方懷報吴，徉下之，日進種、蠡問計策，意殊不酬。叟因饕人進見，王薪卧膽茹累然也。因問王曰：「王富貴玉食無欲矣，而臞瘁乃爾，非以吴怨未報耶？今所咨非蠡則種，二子外無得也，豈捨是絶無可使者？二子身則越而遥計吴，能使越治而不能使吴不彊。臣之族大半居吴，願爲内間，潛耗其國，待其民貧食艱，王起而乘之，庶有功。」王曰：「善」。既吴稻告成，叟之族一昔戕之，剪焉無存者〔一〕，吴人以爲病〔二〕。越子乘之，吴大敗，後果滅吴，叟之力居多。越子既并吴，甚重叟，叟亦不以功自多。國中自王而下，小夫庶賤，凡生齒之類，咸供其求，有味其風度而饜飫其道，交口稱之曰：「自叟之來，吾食必飽，飲必醉。」叟固無不可，蕭然傾坐，正復藉糟含飴時爾，尤得幸於王，雖尚食，或觴羣臣，若内與后妃燕，未始不侍左右。近倖尚醫之徒，勸王疏之，未能也。思有以傾其愛，乃進東海薄氏虞、句章江氏瑶、石氏首，王接之，果大愛

幸。叟爲性躁擾，不能無望。一日，揖三子曰：「當越尚弱，吳主盟中夏，舉宗爲死間，衡行莫禦，使吳民無秋，而越終以伯，在子乎？在我乎？」三子曰：「唯。子不觀天道乎？四時迭更，功成者退。掉臂赴市者，匪莫而朝，過是不留盼也，何也？盛必有衰，顯必有晦。使子策勳之後，悠然長往，隨波江湖，蹈滄海而深潛，五鼎厚味，不足以涴子，身名俱全，不其賢哉？且夫三犧五牲，牽以適廟，被以綺繡，薦以雕俎，孰若徜徉於曠莽之野？今子貪附一寸之明，而不思砧几之可畏；怙虎怒之氣，而忘烏喙之不可保也，亦愚矣。種留而誅，蠡去而壽，近事之驗也，子其何擇？」叟於是口呿沫湧〔三〕，不復措辭，然終不能去而死。今其子孫，必以秋冬爲出處之候。三子甚之，亦懲其祖之失云。

贊曰：吳起自伐其功，屈於田文；蔡澤闕應侯之口，而代之相位。蓋長於此者或短於彼。嘗進退盛衰之機者，曉之以理，未有不幡然悔也。叟之於三子，始焉憤如，俄焉昭如，抑亦物情然爾。聞之長老，有乞郡江淮間者，首問監郡無有，又聞叟之所居也，欣然戒塗。其籍甚衆口如此，而竟不得保其天年。昔人甘五鼎烹，豈叟之謂歟？《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一〕存者：原闕，據萬曆本補。

〔二〕吳人以：原闕，據右引補。

〔三〕沫：原作「味」，據右引改。

李公行狀

論士以賢，古也，後世去取，以貴若勢。果貴勢乎取，則淵、憲窶人子，而季孟師尊。至今絀千駟之齊，而賢西山餓夫，仲尼其私且矯乎？士抱負偉然，局不少施以歿，其庸没諸？吾所以直書李君之行，於古或無愧。君諱知柔，字望之，家儀真之珠金沙。居郡庠爲進士，工文辭，衆推之。晚年定遷城東隅，居面江，曰：「兒從學，無便於此。」一弟知剛，今迪功郎、新和州烏江縣主簿。花君知彰亦與君同其母〔一〕。二弟與君幼同居，長同學，怡怡切切，始末無間言。後異居，推其財於二弟爲多。君篤孝，壯且老，念親不衰。有柴地，歲貯所收，專爲追遠費，一簪不他用，孝友之行著矣。人以匱乏告，視其力賙之。咸曰：是宜掇危科、享上壽，爲有德報。疾作，竟不起，壽六十八。學充矣，不得爲一命吏，聞見者唶惜之。既病，諗諸子：「汝曹植立未副吾望。貧無以爲學，士公患，汝幸也，田足以自業，居足以自庇，置書愒日，吾目不瞑，汝不愧名教乎？」無一語及榮利事。結纓易簀，於以見先哲所學。君之識過人遠甚，危慤所言，不失其正，賢矣哉！曾大父某，朝奉郎；大父某，朝散郎；父某，隱不仕。皆葬於儀真之東山。母孺人周氏。妻楊氏，洪都龍圖公之孫女。四子：長大亨，幹蠱爲優；次大節、大鑑，皆鄉貢進士；幼大異，出後弟知剛。女三娘，四子兄也，適馬堯佐。孫男六，孫女七。君生於紹興甲寅歲之二月五日，卒以嘉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葬於楊子縣。嗚

呼！才則見用，有則見知，士宜然也，亦孰知夫用而知之有不盡，其燕裕未既也。手植三槐者，待諸其子。李固一代名德，其先世豈果抱關隸？君之不盡者未勝計，而其二子取賢書如掇，視經史饑餔俛取，然其大李氏之門，而侈君之澤，倚而需可也，予得而併書之。《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一〕與：原作「興」，據文意改。

臧子與墓誌銘

臧君子與諱鏗，楚之淮陰人。臧氏郡大族。大父翌，以承信郎當建炎兵亂，被命通判泗州，與權守徐宗誠死守，獨不餌於虜，安撫大使劉公光世剡薦，例遷，終訓武郎。父珪，保義郎，嘗主管盱眙軍榷場。二公家世雄於邊，敬賢下士，賙人之急，鄉里訟訴往往爲平之。既官則就閒，樂鄉居，不切切於仕。君其中子也。兒時岐嶷異甚，授以書，竹破冰釋，遂儒其冠。遊場屋，如猛將轢陣，辟易莫前，驥子一鳴，羣馬瘖伏，四取鄉書，掇如也。論者曰：是必大臧氏，天以報兩翁耶。嗚呼，不幸死矣！君奉親孝，事兄鈞謹，撫弟鏞、姪濟之而教之，恩意良篤，用是弟、姪請鄉書，皆有立。與朋友敬而信，與人節而不固，通而不流。世之爲儒，粗能文則獰挑迕世，君尤薄之。與予父子遊最厚，居連墻，往來無間，侃侃也。以師命某，而文筆與小子頡頏後先。君微疾而死，某時客儀真，不及視其

屬纊，久則歸哭於奠筵而已，念之慊然。銘以紀其實，有以慰君之靈而信將來，予其責，亦所以少殺其愧云。君生於乾道乙酉四月八日，卒於嘉泰壬戌三月五日，享年三十八。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所。娶元氏。子一，方七歲。女二：長適進士胡庠，次尚幼。其銘曰：

有茂其姿，而嗇其施。怛悼唶悲，是將曷推？不顯其垂，視我銘辭。《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吕正將墓誌銘

正將吕君卒，越明年，其弟思忠、思問携其孤瓌，以母氏梁夫人命，持所爲君行狀，泣謂高郵陳某：「先兄不幸，其與子遊舊矣，敢以墓銘請。」某惟昔歲客行都，獲交君，知之甚悉。其見敬愈吾知君，不容以不文辭。君諱思恭，字禮夫，東平人，世業儒。曾祖震，娶楊氏，通經好文，元祐間徙京師，蓋有志於學也。靖康初南渡，家於杭。祖安道，娶陳氏。父興祖，今梁夫人其配也。幼失其父，偕二弟事梁夫人，幹蠱外，酬應肅給，遂推擇而仕。積官自承信郎至修武郎。職：初樞密府屬，次親王府，次監左騏驥院，次樞密院正將，不及赴。受知當路，則徽猷閣待制宋公之瑞、顯謨閣直學士樓公鑰、内相高公文虎、大著楊公寅、尚書劉公德秀、左史陳公讜、右司林公栁，薦揚諮委甚至。始，梁夫人娠，君外祖母夢神携偉男子闖門，翌日君生，魁梧豐潤，符所夢。識者曰：「是吕氏慶也。」弱不好弄，既長，果亢其宗。惟以奉親爲樂，色難志養，無所不用其至。仕須次不敢遠親。夫

人未寢不敢退，夫人飽食乃甘。夫人疾，藥物口乃進，饘粥手以食。嘗病，君奉事劬頓，幾不救。嘗爲細大，與二弟孰議，則曰「於母」，故罔或敗事。治家嚴而不苛，紀緒撿押截然也。二弟謹守，爲令族。君器度凝重，性宇粹温，居官廉勤自將。與人交，務施而不責報。人以匱告，多輟己有袖畀之，有所予，惟恐其知。人或負之，輒自責，曰：「某時某事似有愧，宜得此。」行孚於人，翕無間然。及其卒，中外聞見，咸痛悼如至親。廐隸二百相弔曰：「捐當取之金以惠其下，寧復公！」里閭之財際者相告語：「嘗起母病，折券以利我，公亘忘。」城東民尤孺慕也，曰：「甲辰之疫，吾輩不腐胔，吾微知之，公實生我。」凡君刑於家，媚於官，德於人，其懿如此。然皆自事親之心推之理，委也必源，其徒然歟！君好賢，而語上愈於己，遭禮之惟恐失色辭。勉子弟以學，常誨之：「吾不得逞於書，惟是慊然。」其令聲懿行乃爾。人皆曰是天資嫩，是固然。然孔子於孝必歷言所可移者，孟子謂治民信友悦親其本也，君之賢，吾得之源委也，非耶？女弟二：長適元氏，已亡，甥二，女甥一，婚且官，皆君力封殖之；次適趙氏。君娶張氏，先君二十四年歿；後娶江氏，元祐省魁衍之族也。子瓌，進士。女二人：長適承信郎張思義，次早世。君生於紹興庚午四月二十有六日，卒於嘉泰改元四月十日，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錢塘履泰南鄉積慶山之原，祔先塋也。二弟念兄之切，置不食頃，子孤立尤所感。故爲銘曰：

望之儼乎其容也，即之裕乎其洪也。宜於官，施於人，愛而周，節而通也。遡之源，孝之充也。嗇於邦，家則豐也。燕儀斯，惟無窮也。

《江湖長翁集》卷三五。又見雍正《西湖志》卷二五。

徐氏墓誌銘

明之定海多隱君子，其儲德毓操家政可法，實内有彊助，其如劉君宜之最其優者。究所以致此，實内有彊助，其配夫人氏之力爲多。夫人生於慈溪之徐氏，歸於劉君，有二子二女，其孫三，其女孫四，其曾孫男女三。方其在家，女德婦儀，與性而俱，不以矯揉。暨爲劉氏婦，承以順，迪以義，恭以禮，遜延士，輯睦鄉閭。治生不貪，予人不靳，然不害其優裕，用能植立門户，爲持家者表式。其遇子若孫，嚴毅而不失愛，誨誘而不云瀆，擇賢師儒，授以詩書。里之可教而無力者，館贍之，爲子孫友。逮今庭蘭佹佹，儀觀偉甚，儒業有聞，皆夫人啓其源。自幼至老，德日以茂，譽望隨之。鄉人誨其女，必曰：「盍法是！」第其族姓，必曰：「劉氏有敬姜焉。」見貪嗇者，必嗤之曰：「不愧徐夫人乎？」享年七十有八。生以某甲子，歿以紹熙壬子十月二日。其謝世後劉君幾年，而家道益大以治。長子某，次某，未仕。長女適某，次適某，皆先夫人卒。某、某、某、某，孫男也，業於郡序。孫女，長適某，自餘與曾孫男女皆幼。平生孳孳懋德，聞人善，奬導之恐不遂，耳毀訾之言輒不怡。素喜佛書，屬纊之際，超然而逝，若釋氏所記者。夫生爲鄉曲師，殁以壽，遠若邇猶曰胡不百年，嗚呼，真不愧古圖史，賢哉！某宰是邑，其長子某懷經來客，久彌敬。一日踵門有請：「將以來年春偕先君合葬於香山之原，不可無銘，非子尚孰宜爲？」迺爲之銘曰：

婦德豐，世道隆。備厥躬，始以終。我銘之，詔無窮。《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洪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洪氏，某郡某縣人。家蓋甲族，祖若禰，皆有隱德。嫁爲同郡今房州司理余君澤之妻。始其歸，君猶從事場屋，孺人經理其家務，俾得專力於學。歷若干年，果得禄，孺人力爲多。在夫家克勤，撫童隸賓祭，躬女工，寧自約，不私所有。接親姻無廢禮，撫童隸不失恩。知人緩急，周其乏惟力。有謀焉畢其忠，或有所規警，人素敬之，以故多樂從。淑姿懿行，纖悉不遺。姑氏寢疾久，左右省侍，饘粥藥餌非手不進，凡枕席濯瀚、寒燠起居〔一〕，咸孺人焉是仰，凡三歲無少怠。姑屬纊，執其手唶曰：「汝若是，吾何憾！」人以爲難。舅通直君既鰥處，性嚴重，孺人侍奉順承不失色，蓋十五年。暨其卒，有庶女二，己子撫之，爲擇佳室以歸。伯氏以毁繼殂，其室他適，其孤二收育，其男女雖偕其母往，孺人顧恤撫存，皆不殊己生，人尤以爲不易。於其難者，饑食渴飲然，餘優爲之，士君子或能之，孺人則無愧，是足以業家法。後佐佑其夫既仕矣，推於諸子誨導之，諄複備切，皆儒其冠，駸駸有立。其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爲余氏婦，享年若干而歿，時慶元乙卯三月七日也。男四人，某。女四人：長適待補國學生石必簡，餘在室。孫男四人，某，方從學。孫女四人，皆幼。將以某年月日協吉葬於里居北原高蓋山之下。孺人未既歸，識不識愛敬慕傚之。司理君居官所，孺人家

居以歿，用是莫不慊焉爲之慟。司理君父子哀摧痛悼，求銘文於予。予與司理君爲寮於房，其子某又從予遊而甚以學，嘗答之以書者，故不容辭，而爲之銘。銘曰：

婦儀之秀，母道之茂，女德之所應有。曷不百年，以衍厥後！彼固存者，永世不朽。《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一〕濯瀚：疑當作「濯澣」。

安人曹氏墓誌銘

安人曹氏，婺之東陽人。祖某，父某，隱不仕。歸於郭氏，爲今揚州通判某之妻。奉舅姑敬以愛，接姒姊穆以順，施於中外，歸重無間言。治家儉勤，隨事區處，不御以嚴，而不爽節度，家以益振。其所以奉烝嘗，延賓旅，必躬親之，豐備辦集，皆如其志。而其自奉，取足而已，衣楚楚則歉然，耳目玩好若浼焉者。至於閭里窮匱，賙之無靳色。安人兄弟早世，母繼逝，捐私蓄振之，其送終之費，一切爲辦治。其赴義甚勇率如此。偕通判公宦遊，言未嘗及外事，閑御童僕嚴且密。及倅維揚，安人病，不克偕，語別勉以廉勤，諄諄也。生於某甲子，卒於嘉泰辛酉七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男子三：長昌年，次昌時，季昌宗，皆業儒。女子四：長適成忠郎王觀國；次葉浚，次應淙，皆

進士；次承節郎趙汝樞。孫六人，女孫四人，尚幼。以通判再遇郊恩，受今封，將以嘉泰癸亥十二月十八日葬於紹興府上虞縣上雲鄉皂李湖順嶼之原，求銘於高郵陳某。某，通判公之友也，宜爲銘。嗚呼！安人在父母側，已著淑聞；施於夫子，婦道以修，母道以隆，家政紀緒，斬斬乎以媚於其官，儀於其鄉。胡不百年，聞見興嘆。然安人學釋氏有得，其淑質懿行，書之皆可無愧，賢哉！銘曰：

爲婦而婦，君子譽處；爲母而母，帡燧繼武。自家而鄉，有挈其矩。善始以終，了彼旦暮。順嶼之原，松茂栢廡。亘歲千百，來者燕裕。《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致政朱公墓誌銘　代人

致政朱公既卒之二年，其子紱走書吴門，謂其里人羅某曰：「先君襄事有日，當有銘，捨子誰宜爲？」某不克辭，姑次其行業始末。公諱某，字某，撫之臨川人。曾祖某，大父某，考某，皆不仕。公幼而悟敏，學力超邁。志未竟，考以家務委之。細大區處無遺慮。家富而行益修，親説之，謂吾子克家而孝。撫一弟，謂吾兄視吾猶子。其族人稱其洪毅，曰：「嘗陵之，不吾較也。」其鄰里鄉黨賴其訓惠，曰：「頃邑荒政有緒，公則主之，至減直發所有穀，富室取則，價爲平。」建東西塾於家，進善累德，得之自然，繼以不怠，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淳熙丙申甲辰，慶壽之恩霈，再授修職郎，夫人陳氏賜冠帔，以其子士與鄉薦，故有此拜。乙巳

八月十有六日，以微疾卒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子男六人：紱、綬、綺、績、士、紘。女一人，適進士侯賓王，先公五年卒。孫男十二人：損、復之、豐之、渙之、震之、謙之、漸之、兌之、益之、履之、革之、升之。損早卒，豐之亦嘗與鄉書，餘方就學。孫女十三人：長適進士吳廷秀，餘未嫁。曾孫男二人。將以丁未某月某日葬於新豐鄉之奧原。某與其子士偕遊場屋，故得公爲詳。嗚呼！士抱所有，不克時施，有淵渟，無雨施，古今所歎。然其裕於躬，刑於家，孚於鄉，足以示規檢無窮，使凡爲子弟、爲家景其風，將曰九原可作，則亦可以自慰。銘曰：

內之充，甚粹而醇。嗇厥施，積諸其身。家而鄉，罔底於君。羨以儲，利其後人。《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丁君墓誌銘

士生世以才若德，既其窮達，則命存焉。君子知人且知天，閱古今無怨尤，即丁君之初終，益信不疑。君信之懷玉人，樂鄂渚土風，因家焉。儲德植操，輩行古特立士。其事親孝，其行身謹，其持家和而節。其知識閭里推其賢，服其化，頗被其振拯。凡士所當有者，君優之。求所以然，蓋由學問出。君幼則嗜詩禮，工著述。奉親應物之暇，書不去目，從師友四方，不憚也。如戴公幾先官儀真，苗公昌言在秣陵，率諸弟從之遊。其文新奇渾厚，落筆數千言。一舉於鄂，與弟之煒聯鑣，忌者以土

著藉口，訟而聞罷。君怡然不沮，而志加勵。自淳熙甲午，三舉於漕闈，皆與計偕，則以助邊補授而試，然皆屈於春官。人爲君憤嗟不平，君若不聞，益懋於業，爲古學，計其遠大者。家有室，舊榜「延桂」，盤薄其中，焚香盥沐，課未見書。詩與氣益昌，名與業日隆。諭子姪以不倦不息，諄諄焉。蓋其學有裕，其德義不餒，益知士之行由問學乎出，盡善無議也。而不得齒一命以卒，惜哉！夫積諸身者可及諸物、行諸家，淑諸鄉閭者可施諸君、推諸官，而事與理違，君子天人之說，至此猶置之歟！君之卒，紹熙二年十一月壬子也，享年若干。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儒其家，收書教子汲汲，至君父子而盛。四弟：某、某，早世；某，不仕；某，見官襄陽。娶章氏，生三男，曰某、某、某，克嗣其業。長女適進士江某，次適成忠郎趙某。將以某年月日祔葬於先君之兆，以某與君厚，且知之審，來求銘。銘曰：

驥也不使馳於千里，玉也不使器於瑚璉。能其人，不能其天，理則云然。其不容没者，世所謂方賢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太孺人王氏墓誌銘　代人

孺人王氏，其先有名宰諱肇者，起其家，繼是登甲乙科蟬聯有人，孺人羣從兄弟也。占籍撫之崇仁。高祖徙宜黄，家焉。曾祖及，祖日章，父徽之。孺人早孤，隨母饒氏適崇仁之王氏。暨笄，歸於

居士繆公昭字公著。孺人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訓子持家爲令母，爲慶門，中外懷服，閭里師仰。豈苟然，是有德焉，而其資質之純詣，識趣之高遠，足以行之故也。始嫁也，繼姑李氏嚴甚，不假子婦以辭色，孺人獨能得其驩心。居士簡淡，事不嬰慮，孺人區處分畫，井井不紊。居士既下世，則以興起門户自任，治生外，延名儒，課子孫以書，其後薦名禮部相屬也，而貲産視昔亦三倍增。其處骨肉之間特厚，聚居千指，穆如也，無間然者。娣姒有寡居者，幼稚林立，夫人撫愛，踰己所生。家法整整，而待下有恩意，凡臧獲一人服役，則全家仰食，環其廬不自炊者蓋數十室。性不嗇於財，振貧窶恐不力。女之不能嫁，喪不葬，倚夫人而辦。自内之使令，外而鄉社，不知其幾。惠於遠近之人，及門無不售之物，負券無必得之誅。平生蒸嘗，家廟而已，老、佛之徒禱祠福報之説，一不能入，至有所丐請，則亦不拒施予，自其天性。豈寧惟是，舍東樂陂溉田餘二十頃，岸善頹，業田者病之，夫人歲任修築，有田之家坐享全利，不與其勞費，賙恤之博且果於及人如此。性剛明，人不敢犯，有觸其怒，尋亦置之不念也。凡簿書出納，一過不忘。陰陽五行百家之説，皆能知其義。生於政和之辛卯，至紹熙辛亥以終，享年八十有一。少疾疹，耳聰目明，生啖寒茹，壯者不逮也。歲時爲壽，子孫後前，濟濟侁侁，人欣慕之。當淳熙甲辰我壽皇上文母壽，以其孫嘗與鄉薦，封太孺人。歲丙午，高宗皇帝慶八裘，加賜冠帔，是皆天所以爲厚德報非耶？夫以富壽康寧，加以好德，與國慶澤者再，寓世可無憾。然歿之日，不惟子孫戚屬摧毁攀慕，而鄉鄰揮涕，咸興胡不百年之悲。是何從致？德之所感，而人懷慕有不能忘，自然也，德偉矣。亹亹焉，曾未始有其有，不幾老氏所謂不德有

德者歟？男三人：漸，先夫人三十三年卒；次渙、洪。女三人：長適某官羅〔一〕，次進士曾參裔，次修職郎、前福州閩清主簿羅衛。男孫六人〔二〕：長進士驥，次謙、康、仲、騤，皆鄉貢進士。女孫七人：長適某官李；次進士曾匯，越七年卒；次進士羅默；次進士羅餘；次國學生羅勳；餘尚幼。曾孫五人，女四人。夫人得疾，即自謂不起，預言其期。既革，呼子孫前，人爲之誨，皆可佩服。言畢逝矣，乃其所期日十二月之丙子也。夫人有得於中者，超卓如此，推之於世，有本者固如是哉！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所居之水北曾潭之先塋，而以銘文見屬。某方縻朝紱，母氏且老，不克歸營襄奉，以爲大慼，謂某：「捨汝復誰宜爲銘？」夫人於外孫惟某爲獨厚，不以常兒蓄之。某今者謬綴班聯，不失其身者，思所以報期待也。恭惟此恩深重叵酬，又其得夫人行實之詳，莫吾母若，然其所述，亦槩舉，有不容詳盡者。銘曰：

持之有常，無爲爲之，德之盛也。望之士君子，其猶病也。允矣夫人，得之安行，取之性也。刑之鄉，本之家，侈其慶也。曾潭之原，松楸鬱然，尚百祀之敬也。《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一〕「羅」下疑有脱字。

〔二〕六人：下文列名僅五人，疑誤。

安人張氏埋銘

安人，高郵新安里張氏女也，歸於同郡陳某。里不喜士人，始嫁，莫不以壻儒爲嗤點，安人獨陰自喜。某貧嗜書，安人捐所有佐費，且幹家政。某得以登乙未乙科，尉繁昌，職吴門教，宰明之定海，通守房陵，安人同食其禄凡二十有四年乃卒。始某免白丁，安人澹如，不改常日，問之，曰：「此自吾命，何喜？」陳氏泰於舊，安人猶初度也。其臨子弟，其處室接物，婦人應無者不屑爲之，於儔輩不一小異，其佚樂報享亦倍其類。生二男子：師文、師是，皆鄉貢進士。孫尿、宸，皆進士。封孺人，再封安人，以某官及格故。其生以紹興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其歿以慶元戊午三月十四日歲庚申，葬於華村之西原，蓋近其父母家云。將葬，夫陳某廼爲之銘於墓之左偏。《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熊氏墓誌銘 代人

夫人熊氏，世爲撫之樂安縣天壽鄉人。既笄，歸崇仁吴君某。時吴君已授室，慕其名德，故樂從之。吴君有聲於爲儒，既壯請舍，貢數屈於有司，嗇曰：「吾自揆可施於國，無路以進，施諸家，可乎？」夫人譬解，且贊之，曰：「翁才德如此，顧不遇，命也，淑諸子可也。」佐其營理不遺力，家

遂以饒。吴君卒，生幾男，其三夫人出也，繼而異其居，所得産薄甚，然不以介懷，其後家道日益給足。享年七十一而終。其生以宣和之癸卯，其卒以紹熙之某甲子〔一〕。其持家，鄉人敬慕，既歿，咸取法焉。夫人卓有高識，思遵吴君志，篤意教子，餘不甚經意，每立三子，誨以勵業，曰：「汝無以立於世，孤先人望，非吾子也。」始其别居，僅有米一囷，屬親舊擇師，果吾愍，即予是粟，外此吾無有。得師嚴甚，三子小迕，怒之往往過當。夫人喜曰：「自今吾可無憂。」用是三子爲舉子著名，而長子某，被某年恩，廷試名在第四。夫人不靳於財，宗族有不給，凡老病若吉凶，隨多寡賙之，己之衣食取不饑寒而已。性嚴毅，不喜飲酒，時召諸婦，戒以異姓共處，當遵義忍事，聞者凛然服行之，幼長雍肅。嘗嗤世人徼福懺過，一諉之佛書，所行則多愧，胡爲耶？其言與行率不悖於道法，可不謂賢哉！陳氏，吴君配也，生一女，適邑人進士繆興時；再娶王氏，生一男曰某，一女適樂安進士周鐔。夫人所生，長曰某，次某，某今迪功郎、新吉州萬安尉。孫男十人，某、某。曾孫三人，孫女五人，皆幼。將以冬十月二十七日歸葬於浮原天寶山下，走書行都，求銘於里人羅某。惟夫人資禀高邁，守之彊，行之果，其篤於教子，古敬姜、孟母固應如是，而起家應時，無一可議，不書之，無以勵俗且信後，故爲之銘。銘曰：

炳識以爲之原，蓄德以培之根。以大其門，以澤其子孫，以善其鄉，載之公言。孰吾取規，敬瞻此天寶之原。《江湖長翁集》卷三五。

〔一〕紹熙：原誤作「紹興」。按：墓主生于宣和癸卯（一一二三年），得年七十一，應卒于紹熙癸丑（一一九三年）。今據改。

全宋文卷五七六七

陳　造　一九

祭陳吳縣文

云云。吾徒相望，社燕秋鴻。偶茲爲寮，神合意融。情好之膠固，玷闕之彌縫。譚諧之傾輸，術業之磨礱。斷金之義，彌久益隆。甫病告之再旬，欻泉夜之長終。嗚呼哀哉！才難之歎，古今則同。君之製邑，指麾告功。蔑肯縶於遊刃，斲彫刓之成風。凜凜黠胥，熙熙良農。謂將培萬里之風背，下九重之芝封。曾天意之可度，而令此涕之不知所從也。嗚呼哀哉！孰如君之聽斷明而公乎？孰如君之臨蒞清而容乎？孰如君之結友應物簡而情、節而通乎？痛哉已矣！埋玉有期，抱恨何窮。我酒既旨，我肴則豐。君其茹之，鑑予衷些。嗚呼哀哉，尚饗！《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趙提刑文

惟公譽隆宗英，德爲吏師，踐揚中外，模楷當世。胸襟之軒豁，猷爲之敏劭，圭璋特達，干莫立斷。結知九重，儲望多士。謂當論思補衮，柱石皇家，而天不憖遺，中道奄棄。嗚呼哀哉！俗方嗜進，恬不之怪，而公山林長往之志，蓋自壯年，黽勉小留，其中之所存，蕭然而不屑。其於物也，則悗然而泛應，亦既蘇罷瘵，拯彫弊，而清風高操，芥睨軒冕，桁楊聲利，邈視埃壒之表。足以起頹俗，振士氣，人皆凛然，知前輩之風流出處，與世殊絶也。況如某輩，託庇二天，蓋非一日。話言緒論，歷歷在耳，幽明永隔，痛恨如何！一觴薦誠，莫既攀慕。嗚呼哀哉，尚饗！《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趙節推孺人文

惟靈性懿而淑，志恬以穆，奉祀則敬，御家惟肅。生于望族，慶門是歸，有子而秀，得夫而才。瞻彼女師，貽我婦則，凡曰有家，不顯惟式。天畀其賢，復奪其全，躓于中塗，逝不待年。藏山而運，神莫爲力，埋玉之嗟，豈惟宗戚！悼往念存，我心孔悲。薦誠此觴，靈其茹之。《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丁知縣文

悠悠生死，如晝之夜，理有未澈，羨生怛化。惟彼仁賢，斯人所依，欻焉去眼，渠寧不悲？嗚呼哀哉！君器瑚璉，未薦清廟，干莫小試，隨用而效。長洲繁叢，周施沛然，政優才敏，儒其根源。捧檄屑爲，以旨甘計，勤己撫人，略行曩志。賢愚壽夭，理有逆施，地下修文，竟荒是非。親顏孰怡，民瘼孰恤，爲寮之情，矧膠投漆。撫事悼亡，有涕浪浪，魂其不違，歆此奠觴。嗚呼哀哉！《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汪叔量文

彼良者玉，載妙其礲，有挺其材，宜即之工。欹嵌温潤，蓋世若公。澗松兮榦梢雲，荆璞兮氣吐虹。曾不得備重鎮於東序，薦一柱於公宫。況摧折而糜捐，方迪吉而告凶。宜朋知之見聞，驚此涕之無從。嗚呼哀哉！我則姻家，契合趣同，眷三載之周旋，發其蔀而啓蒙。慶吾兒之附葩，得冰清之婦翁，消鄙吝之曩懷，收著述之新功。摻別袂之一翻，想音儀於鱗鴻。楚水兮悠悠，淮山兮崇崇，千里兮相望，夢境兮與通。我昔計行，擬訪公而春容，云亦辦來，省老衰之萍蓬。宦遊拘纏，予既阻西；

姻事營畫，君不果東。曾蕉鹿之一寤，痛明幽之異蹤。嗚呼哀哉！孰如公之愛予子兮，一係其衷；孰如公之純誠儼恪兮，歲寒始終。今焉已矣，孰與之訂出處而譚污隆？千里之遥兮薄酹是供，楚水可塵兮淮山可壑，悵此恨之難窮。尚饗！《江湖長翁集》卷三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羅樞密文

嗚呼哀哉！萬生芸芸，天所司也。鍾爲仁賢，民所資也。壽夭之殊，恍可疑也。豈短長必有所制，將聽自爾而無所尸耶？嗟嗟先生，當世之師，有國之基，民之怙恃，君子倚毗。其身在亡，關時盛衰，佇觀修程，一旦及茲。嗚呼哀哉！正學心傳，公默會之，宏材時須，何適不宜。泛幕蓮於江城，領英蕩於震維，邦有元龜，民賴母慈。倏芝檢之催歸，方宣室之受釐，肅肅朝行，蔚爲羽儀。塗抹誥雅，則帝綸增輝；銓叙官聯，則臣工允釐。適事變之非常，人莫保其尻脽〔一〕，幸元弼之調虞，藉婉畫之贊裨。蟄驚濤而席平，捲氛祲而天披，投輔國於有北，翊曾孫而垂衣。帝曰惟公，副予疇咨，本兵之地，捨公其誰？曾衷蘊之未究，奄波逝而莫追。嗚呼哀哉！地闢天開，繄今何時，如伊必萊，如臯必夔。屋必棟梁，虧一則阽危；人必四肢，廢一則弗支。有如先生，其壽止斯，此所以吾君興慼遺之嘆，而斯民深殄瘁之悲也！而況吾徒，倚公挈携，是輓是推，是噓是吹。培纖植以干霄，風

弱羽而雲蜚。鱗翼攀附，自昔是期；竹帛姓名，今其庶幾。曾是瞬息，志願遽違。彼蒼者天，冥茫莫窺，福善禍淫，豈其吾欺。恨終天而無盡，淚浪浪而綆垂。彼蒼者天，知乎不知？有肴薦盤，有酒注巵，公一茹之，慰我夢思。嗚呼哀哉！《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尻：原闕，據萬曆本補。

祭石湖先生文

於偉先生，斯道宗主，斯文楷模。外庸内勳，傲睨龔、黄，皐步益趨。士蟻附之，小大迄成，如金在爐。文振哀玉，筆奔狂螭，乃其緒餘。一昨龍荒，雍容口伐，氣懾大胡。公推上仁，天怒爲霽，南北免魚。活億萬人，壽當永延，顧止此歟？德人去來，寔天所尸，偶聖誕賢。孝宗睿明，公起作輔，數庸非天。歲將流虹，公則遊世，實先期年。及乘白雲，復期歲差，帝後公先。昔重堯華，今參羣帝，惟公周旋。生榮死哀，實孚名白，顧何歉然？我歸自東，恍隔顯幽，情有弗宣。念昔杖屨，日親色笑，心銘話言。薦旨此觴，師資如在，有淚頹川。《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林子長右司文

堂堂如公，世第一流。其學粹醇，其文炳彪；其守之卓，其用之周。其騷雅也今代之元、劉，其政術也前身之求、由。郎省宰掾，課效獨優；西麾東節，播之歡謳。此其小試爾矣，終不得斟酌國論，丹青帝猷。然其翛然物表之志，蓋嘗桁楊軒裳，一壑一丘。其所以和「歸來」之章，而新橫塘之居也，足以見其不惠不夷，而傲睨公侯。我輩從公，許以好修，爲禮則隆，情則綢繆。揭來周旋，觴詠唱酬。色笑愛予，熙然而春；名理規警，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踐丹地，踞黃閣，而侍冕旒也。汲引茹連，固非所蘄，庶或偕坐上客，爲羊河、爲劉侯、爲枚、鄒。嗚呼已矣！怛腸裂而胄抽。酌彼醪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慰我沉憂。《江湖長翁集》卷三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高大卿哀辭

偉哉堂堂，顒顒仰公，時英哲兮。其學邃詣，其才超軼，靡或缺兮。胸涵宏大，氣陵高寒，挺奇節兮。孤介自守，廉隅凜峙，耿玉雪兮。皇曰咨女，粲爲使星，炳卿月兮。僑之遺愛，武之去思，曷其竭兮。奇抱陳陳，百未一施，俄中跌兮。中州餘運，絲棼燎燼，方騷屑兮。天不憖遺，即公巨帚，

掃腥孽兮。儷浯溪石，嗣燕然碑，垂不滅兮。儲精蓄靈，復幾何時，産此傑兮。我曩即公，聆堂下言，薰蕕別兮。斷斷銅墨，煌煌旌纛，望淮浙兮。公騎鯨魚，漂然閬蓬，成永訣兮。有堂翬飛，有子山立，修佳謁兮。撫事興懷，老淚莫制，鋸霏屑兮。《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祭王子與文

《大易》之文，孰神而明。聖有微言，千載莫呈。公曰嗟歟，三聖所更。先天之學，莫之司盟。遂委軒裳，幅巾林扃。築室燕居，絶韋以名。羲、文、孔聖〔一〕，廟貌肖形。侑以希夷，子雲、君平。曰此吾師，吾所乞靈。吾抱此書，以送此生。吾蔽一言，曰象數聲。下陋漢學，田何焦京。我方攝衣，往問《易經》，謂公百年，宜以《易》鳴。大耋之嗟，《易》書未成。已乎此老，誰乎典刑？昔也其存，見我笑迎。今尚仿佛，來舉此觥。灑江之東，淚與江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一〕文：原作「之」，據文意改。「羲」謂伏羲，「文」謂文王。

祀文宣王祝文

惟王天縱將聖，心傳是道。師範古今，陶冶帝王〔一〕。世底治安，其原有自。衣被天下，盡物莫報。《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冶：原作「治」，據萬曆本改。

祀兗國公祝文〔一〕

惟公受道聖師，優入其域。善則服膺，仁則克己。四代禮樂，畀付惟重。道之固存，萬代如見。《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祝：原作「祀」，據萬曆本改。

祀鄒國公祝文

惟公術自孔氏，聞知之深。養氣知言，其傳有本。楊墨迹熄，儒不晦蝕。衛道之功，淑諸古文。

《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勾芒神祝文　一

青帝司春，神則其配。發潛振滯，無微不育。熏爲嘉生，冀迎嗣歲。祀有常典，吏敢不率。《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勾芒神祝文　二

歲事惟新，青帝尸之。神其佐也，厥功則茂。鞭春令辰，揭虔嘉旨，爲嗣歲請，守敢怠廢。《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勾芒神祝文 三

惟春職生，惟帝成化，佽助贊理，惟神庇司嗣歲，以逭倒垂。緊吏之憂，緊神之責。恭陳潔蠲，神其監之。因時祇事，國有祀典。徂歲之旱，民既勞止。屈指

祀風師祝文

惟神體巽，披拂輔天，發育成物之功，載諸祀典。致敬展誠，敢有不時。矧惟徂歲，常暘害稼，故兹蔵事，寅薦蠲潔，爲嗣歲請，豈止應故事而已哉。《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雨師祝文

穀之生成，雨則潤之。雨之節調，神則司之。有餘不足，皆物之害。時而霈焉，稼穡用滋。脩儀蔵祀，國有常典。式陳明薦，神其茹之。《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雷神祝文

發潛振滯，惟神庇司。聲嘿以時，歲乃弗疹。爰陳蠲潔，爲稼事請。民亦勞止，職神之憂。《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登極赦祀諸廟祝文〔一〕

聖天子行堯之道，受舜之託，揖遜云初，澤沛方内，自明而幽，祀典咸秩。惟神有功郡民，利賴惟舊，侈上之賜，所不當後。薦誠祠下，實惟帝命。《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一〕祝：原作「祀」，據萬曆本改。

明堂赦祀諸廟祝文

湛恩解霈，徧暨幽明。惟神默佑斯民，有功社稷，因時宗祀，腶食弗遺。玉音俯臨，郡敢弗率。

謝諸廟祝文　丙申

麥者穀之重，民者神所庇也。爲穀而服勞者民，率民而趨時者吏也。麥以旱而病，民無麥而飢。雖吏之咎，亦神之累也。故無麥禾者，《春秋》所譏；而有功於民者，《禮經》所祀也。齋此心，走羣祠，蓋日日以冀也。飄然雨雪，殿臘而肇春，掃氛沴也。焦然者油油，慼然者欣欣，有生意也。解民倒垂，逭吏曠瘝，神之賜也。修辭謁款，以答殊休，迎嗣歲也。《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社稷神祝文

常暘爲沴，民實病之，田疇龜拆，比屋怨咨。奸和召戾，吏政致此，斯民何辜，坐須轉徙？庇職民事，神則吏同，俾歲之登，緊神之功。霈然一雨，冀畢稼事，惟吏與民，均荷神賜。《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秋祀諸廟祝文　一

《經》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惟神血食此土，人所怙賴。今者歲事豐穰，民氣和豫，物無疵癘，緊神之休，疇敢掠美。萬寶告秋，式薦嘉旨，用伸昭報，郡敢或怠。《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秋祀諸廟祝文　二

惟神贊帝之化，依人而行，血食郡境，吏民賴庇。歲豐氣和，實惟陰祐。秋報之典，守敢不虔。《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龍母祝文　一

惟神上承帝命，血食名山，誕育神龍，澤潤率土。震夙之慶，郡民弗忘。庸酌依嚮之心，少陳奠獻之禮。庶其陰騭，錫以屢豐。《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祀龍母祝文 二

惟神陰佑茲土，血食自昔，誕彌既月，人所欽慶。是薦蠲潔，用陳薄祭。俾民樂康而歲登，不懈于永久，惟神之望。《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秋謝至德廟惠感夫人祝文

惟神生有卓行，没爲明神，郡人賴福，爰自古昔。歲事告豐，人以寧康。昭報之儀，用致涓潔。《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祈雨祝文

雨不時降，農工告病。某也持節一道，復攝郡寄，惕然不寧，徧走諸祠，冀垂陰騭。油雲急雨，日蒙膏潤，歲事有望，豈緊人力？神況不貲，敢忘昭報。《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林屋洞天請水祝文

某以天子之命，兼攝郡事。入夏以來，常暘爲沴，民情瞀瞀，聖主旰食。夫庶富千里，仰寬顧憂，某之職也。旱勢有加，其敢寧居！凡仙佛之居，神龍之祠，哀訴備至，邈無感通。意者誠心未至，政術失中，有以奸和氣，無以格幽冥故歟？計已窮矣，時已迫矣。及今得雨，庶倖下熟，過是已矣。惟龍威神赫然，出入無有，宅是靈湫，福此一方。茲復請命于龍，庶分此水，用揭蠲潔。仰冀哀憫郡民，霈以澍雨，歲事粗收，民免轉徙，則某之庇職，龍之血食，皆可無愧。《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龍水祝文

比以旱故，投誠于龍，寅奉此水，庸展控扣之意。果蒙顧歆，信次即雨，來日又雨，今復大雨。民以呼舞，吏釋重負。神之威靈，應祈如響。更祈惠況，調護雨暘，卒茲穡事，則終始之施，與民不忘。《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祈雪祝文

郡雖告豐，猶多貧窶，嗣歲之望，不啻飢渴。惟神年華暮矣，雪未應期，民則跼蹐，守敢自安。惟神依人而行，受帝所命，矜恕羣情。及時未春，錫之瑞應，蠲沴導和，晏享屢豐。迫切之懇，非神孰告？《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謝雪祝文

比以雨雪不時，致禱于神。轉首陰晦，霰雪微集，霽晛已遽，上下之心，慊然未足。去春尚遠，神可恝然，盈尺之瑞，佇解倒垂。《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祈雨祝文

時將徂夏，雨不時霈，農功告病，羣情焦然。惟神陰騭此境，民所依賴，用走祠下，爲稼事請。西成有無，繫此數日，伏願謁帝祈命，鞭龍起伏，俾我郡民晏享嗣歲之樂，則職幽司明，兩爲無負。

《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旱，不敢避瀆神之譙，爐熏未熄，雨已蚤灑。冀神終惠爲霖之利，繼此不靳，則斯民免流冗之虞，遂豐裕之樂，皆神之賜。《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諸廟祈晴祝文

稼事告終，場功將興，淫霖爲害，民用咨怨。吏之與神，憂民之憂，顯幽不同，其職則一。止陰爲晴，神則能之，吏爲民請，神必響答。《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龍池祈雨祝文

房州

吏政之繆，致此旱暵，夫復何言！然龍之神靈，宫此福地，民所以怙，如慈父母，吏民之情，捨龍曷愬？是用躬扣靈湫，伸控蟻螻之悃。伏冀慈仁愍惻，念郡民之窮窶，恕假守之弗逮，施以大雨，

使畢稼事。兩邑數萬口，即今解倒垂之憂，繼此享温飽之樂，吏亦少殺其恥。其敢辟再三之瀆！仰惟宏貸之仁，毋惜一引手之勞，副此翹企。《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龍堂祈雨祝文

龍之窟宅此地，威靈顯著，民所依怙。今兹之旱，捨龍孰懇？懇請屢矣，其答如響。然雨未霈然，禾則尋槁。郡政之悖，有奸陰陽，吏之過也，民則何罪，使至此極？夏序將終，三兩日得大雨，或餘中熟。過是民必流亡，吏且獲譴，亦恐龍之不容恝然也。躬走祠下，委誠歸命，伏冀哀憐，副此欽企。《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散解龍廟祈雨祝文

是山之泉，灌溉之利，居郡十八，而神則尸之。郡民依神，何啻怙恃。久無大雨，泉流衰殺。近雖應祈，而遠邇聞見之間，多未沾洽。澤枯涸，福郡民，自昔取必于龍，兹用祇謁祠下。惟惻然動心，申以三日之霖，俾千里均被神休，吏亦陰荷貺施。惟龍鑑念之。《江湖長翁集》卷三〇。

祈雨雪寺疏

雨雪愆期，民人告病，咎由吏職，憂甚頭然。懇祈不憚於再三，感格庶幾於萬一。冀諸佛無方之應，錫以有年；喜六花盈尺之祥，始自今日。佐春工之發育，起壠麥之焦枯。密賴等慈，是蒙休應。凡一穀不熟謂饉，少息凶年禍負之悲；自三日以往爲霖，更迎嗣歲金穰之慶。欽惟悲願，洞鑑翹誠。

《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雪觀疏

麥苗告病，由雨雪之愆期；吏職所憂，仰昊穹之是禱。屢殫蠲潔，有冀感通。見晛瀌浮，喜崇朝而汛灑；罔時恫怨，慰嘉穀之焦枯。荷陰隲於神休，凝至和於歲事。既沾既足，生我百穀，佇可期盈尺之祥；是穗是褒，必有豐年，庶無復荐饑之歎。是伸謝悃，願鑑丹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觀音殿謝晴疏

有生實難，一氣運行之或戾；無剎不現，羣靈依怙於等慈。自冬而春，不雪即雨。嗟民愁之已甚，顧人力以何施。殫我寸誠，扣彼大士。宏誓善應，欻桴鼓之感通；新陽發生，喜烟霾之解駮。挽回和氣，播作懽謠。梵音觀世音，不替利它之願；人樂與衆樂，佇迎嗣歲之祥。《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觀音疏 一

久旱爲憂，斯民抱倒垂之病；無剎不現，大士有宏濟之仁。肇告丹誠，即蒙休應。油然雲，沛然雨，且蘇槁乾；林而生，總而羣，庶絶愁歎。是伸昭報，少答洪私。更推三日爲霖之功，迄終百穀用成之惠。我相衆生相，寧間自他；梵音海潮音，普同依怙。《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觀音疏 二

旱氣赫然，民情憂甚。禮嚴祠禁，念丹誠籲天而莫通；教在音聞，惟大士應聲而必赴。寅羞靜

供，哀扣能仁。伏願辭補陁內院而慰依怙心，視光福報恩而無去來相。大雲澍法雨，蘇百穀於憔焚；膏澤多豐年，寬九重之憂顧。《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解散祈雨道場疏

比緣久旱，祇扣能仁。赴初願之利它，答微誠而應供。漂然汎灑，雖粗慰於民情；尋亦槁乾，恐竟傷於歲事。敢勤法馭，久駐城闉；猶冀等慈，不忘終惠。油雲沛雨，寬聖上宵旰之憂；應物現形，賴世間慈悲之父。《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滿散疏

時雨愆期，稼事告病，哀民愁之已甚，邈帝眷之未回。虔演仙科，迄終醮席。恭願一下霈然之澤，載矜蠢爾之氓。三日爲霖，尚奏豐登之慶；兩宮稱壽，頓寬宵旰之憂。嘉與海隅，永依道蔭。《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諸廟謝雨疏

雨不以時，禾將枯槁，吏方修禜，神罔怨恫。曝暘，肅時雨，猶賴節調；比如櫛，崇如墉，坐凝庶富。少伸昭報，仰答洪私。《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五七六八

陳　造　二〇

觀音殿祈雪疏

良農望歲，即雨雪而驗年豐；大士能仁，以聲音而作佛事。凡其副感，曾不遺聞。矗茲郡民，跂彼瑞應，冀圓通之示現，祛氛祲以潛銷。蟠地際天，同一雲而布潤；耕田鑿井，慶盈尺以爲祥。密賴等慈，俯矜衷悃。《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真武殿祈雪疏

雪事缺如，揆時已迫。天神貴者，有感必通。盈尺之祥，已書史册；境内兆豐之望，未愜民心。眇爾哀誠，敢茲控扣。眷惟吴郡，密近都城。日邊仰冀洪私，俯垂哀祐。同雲灑潤，達誠意於九清；

嘉瑞應期，告歲功於三白。《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佛寺祈雪疏

天未雨雪，歲序將窮。佛之利生，人心所怙。仰冀等慈之妙力，挽回洪造之至和。俾右湖左海之區，屢豐慰望；凝友風子雨之氣，盈尺告祥。欽惟兩足之尊，亟副羣情之願。《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祈雪觀音殿疏

雪事愆期，郡民告病，惟菩薩大慈悲父，具佛子不思議心。致此懇祈，密冀能仁之力；漂然汎灑，未收潤物之功。憫我投誠，庶其終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真武殿疏

時將發春，雪未應候。守臣軫饑疫之慮，夕惕疚懷；真聖斡造化之機，心存濟物。粗效迴翔之勢，未收沾洽之功，冀達彼蒼，克終此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真武殿祈雨疏

歷時不雨，農以軫憂。在天之神，職司兼濟。芒，叱龍公而起伏。自三日以往，霈甘澤以沾滋；兆於金穰。《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銅像觀音祈雨疏

適長嬴時，民嗟久旱。有慈悲父，誓濟含生。子座，覆以慈雲；倒龍伯宮，霈爲蜚雨。體九重之劣無幽而不燭，信有禱以必從。伏願訶畢宿以騰靡一穀不登，底斯民之富庶。誠或交於水位，祥冀儼補陀海上之睟容，罄索訶世間之真禱。伏願辭獅宵旰，息比屋之怨咨。仰冀遺聞，永依慈怙。《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諸廟祈雨疏

歷時之旱，闔境其咨。念平時奉嘗之神，是所依者；於斯民饉歉之慼，渠能恝然？躬即靈祠，瀝

陳懇禱。伏願體當宁之意，護國不忘；圖嗣歲之功，籲天有請。鞭起羣龍之伏，霈爲三日之霖，坐俾邇遐，迄臻富足。《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觀音滿散疏

旱氣蘊隆，人情竭蹐。念彼大士，應身刹塵；仰惟能仁，赴世哀籲。茲嚴羞於淨供，庸申控於洪慈。現聲音圓通，諒自他之不隔；澍甘露法雨，俾焦卷之立蘇。佇俟有年，庶幾本誓。《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真武滿散疏

穀今就枯，雨不時霈。仰惟真聖，幽必燭而願無不通；矧今盛時，人何辜而旱既太甚。肆申控扣，所冀哀矜。可無普潤之功，用解倒垂之望。《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諸廟滿散疏

政奸陰陽，雖吏之責；物厎疵癘，亦神是憂。比殫請雨之誠，冀動依人之鑑。敏有甚於桴鼓，庶或感通；望方切於雲霓，倚需貺施。《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觀音殿祈晴疏

豐年在望，久雨爲災。抱饑饉憂，莫慰懷生之願；有慈悲父，密推度厄之仁。是敢控祈，仰資哀佑。伏願掃清沴虐，揭作祥曦。膏澤多豐年，節浮霖而不害；慧日破諸暗，俾嗣歲以應期。《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罷散疏

雨勢連綿，民情蹋蹐。仰福神之儷極，輔鴻造以好生。觀音殿云：「赴索訶世間之諸苦，賴補陁大士之能仁。」神廟云：「惟神抱正直之德，輔帝厎施生之功。」庸訴哀誠，已羞浄供。宿雲解駮，喜后土之告乾；

朝日暉華，爍羣陰而盡掃。迄成豐歲，仰賴宏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福溪巖祈雨疏

小郡罹憯焚之旱，屢羞控祈；至人以利濟爲心，肯厭塵黷。躬造棲真之地，冀施起廢之仁。伏願俯光明臺，宏悲願海，察下吏熏心之迫，慰斯民戴目之須。起潭洞龍眠，霈三日爲霖之澤；與里閭爵躍，沐一時起死之恩。《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志公巖祈雨疏

繆政奸和，遂成常暘之沴；至仁惻物，屢殫歸命之誠。雖響應之不遲，終屯膏之未溥。爰茲謁款，所冀感通。伏願推願力之洪深，悼民生之困弊。起睡龍之久伏，布作蜚霖；掃旱魃之如焚，迄臻中孰。《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開啓疏

多稼在田，歷時不雨，嗟民愁之已甚，病，推妙造宏貸之仁。霈三日之霖，俾嘉生之翕應；餘三晡之食，尚中孰之指期。庶令邇遐，盡免捐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滿散疏

田苗槁矣，雨意邈然，已虔演於仙科，庶默回於帝眷。伏願鑑藻芹之微薦，鼓橐籥之至和。導迎休祥，翕楚氛之盡掃；霈作膏澤，蔑湯旱之爲憂。嘉與天民，同依道蔭。《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聖節放生疏

千齡聖運，喜當震夙之期；四海恩波，偏及蜚潛之類。推好生之帝德，綿有永之壽祺，日運長明，乾旋不息。得一以正，施帝祉於子孫；

萬斯年，扇仁風於動植。凡鳶蜚而魚躍，率天施而地

生。儷美商邦，已開三面之網；告符嵩岳，更聞萬歲之呼。《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開啓天申節寺觀疏

繞電之祥，有開華旦；後天之祝，旁暨寰區。預演仙科，寺云「佛乘」。冀通帝意。伏願岡陵等固，箕翼儷明，新又新而聖德彌隆，朔復朔而帝齡滋永。一星有耀，煥丙度以丁躔；萬壽無疆，同天長而地久。《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候届長嬴，紀珍祥於夢日；歡均普率，祝睿算於後天。虔演仙科，寺云「佛乘」。增羨神筴。伏願蘿圖益固，玉曆長新。聖子神孫，日嚴於備奉；玉卮寶册，時講於盛儀。洪祚丕延，靈椿不老。撫重熙之聖治，帝王無得儷倫；錫有永之奇齡，天地相爲長久。《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聖節功德疏　一

里社一鳴，兆聖君之有作；華封三祝，綿睿算於無疆。演仙釋之秘科，瀝臣民之至懇。蘿圖鞏固，玉曆延洪。龍樓五日之朝，朔而復朔；金鑑千秋之籙，新以又新。晏享平康，茂隆貺施。建極而斂五福，丕顯重熙；後天而彫三光，自然不老。《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聖節功德疏　二

慶叢慈極，晏享康寧，恩霈寰區，率均呼舞。申演仙科寺云「佛乘」。之秘密，益祈睿算之延洪。伏願周曆又新，莊椿不老。膺穹祇之錫羨，綿帝統以儲休。宇泰内融，小廣成千二百歲；壽祺滋永，齊人皇萬八千年。《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高宗皇帝康豫滿散疏

聖神之御六氣，節宣有宜；天地之薦百祥，敷佑惟謹。已虔羞於淨供，庸欽祝於修齡。伏願誕受

殊休，益隆多祉。豈但松筠之等茂，抑將箕翼之並明。塵外鈞天，皇極備九五之福；壺中浩劫，靈椿閱八千之秋。《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一

慈極上賓，遽結終天之痛；南薰應候，載臨誕聖之期。凡屬生成，益深摧感。惟竺乾勝文，顯有妙果，而冥陽淨供，具嚴秘科。少資帝所之遊，式藉佛乘之力。恭願圓成妙覺，密證等慈，偕諸如來，同入性海。與大天帝，均福世間，演椿算於九重，翬蘿圖於萬祀。《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二

虹流啓慶，適謳歌歸禹之初；爵躍均驩，若富壽祝堯之始。一寫臣民之願，兩羞仙釋之科。玉曆長新，蘿圖允固。玉巵奉兩宮之壽，孝治旁孚；金鑑兆千秋之祥，帝齡滋永。下暨可封之屋，無非躋域之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三

天開禹子，載臨震夙之期；民祝堯齡，外薄坤輿之遠。式嚴仙佛之供，必答君父之恩。恭願箕翼並明，岡陵等固。兩宮備養，玉卮奉萬歲之觴；四表來同，金鑑上千秋之籙。小周齡之與九，符嵩嶽之呼三。《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四

虹流電繞，兆帝命以維新；鼇抃山呼，祝聖人而有請。式嚴佛供，觀云「仙律」。冀演皇齡。恭願周曆長新，莊椿不老。玉壺奉兩宮之養，金鑑來萬國之朝。松茂而川之增，孰知其極；天高而地蓋厚，相與無窮。《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五

渚告瑞以流虹，載逢華旦；葵傾心而向日，請祝聖人。羞二氏之秘科，演萬年之遐算。恭願蘿圖

增固，寶曆無疆。聖子神孫，綿慶源於寶祚；玉卮金鑑，叢樂事於壺天。桃蔫西真，星明南極。象教六十小劫，歲藏梵筵；莊椿八千爲秋，日新慈訓。《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疏 六

夢日開祥，自帝心之眷佑；望雲拜手，罄海宇以歡呼。虔羞仙釋之科，仰祝岡陵之算。伏願受天之祜，如日之升。鳳闕承顏，永享三朝之備奉；鷄竿肆赦，佇看再舉於上儀。光浮南極之星，算衍西真之籙。六十劫住世，與佛日以比明；八千歲爲秋，等仙椿而不老。《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開啓几筵道場疏

諱屬慈闈，痛天傾之莫救；哀纏率土，紛雨泣以何追。虔演仙科，寺云「佛乘」。冀資神馭。伏願儼威顏之如在，凌灝氣以超然，夙駕玉京，乘雲金景。翱翔穹昊，超十地之真遊；敷佑宗祊，施萬年之純嘏。《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抱終身之痛，莫報深仁；畢三日之哀，式遵遺制。茲嚴梵設，寅奉真遊。道士云：「茲嚴仙供，寅奉神游。」伏願覺性長圓，威顏如在。逍遥帝所，友泰紫於九天；保佑皇圖，綿子孫之萬葉。《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進功德疏

違大安之朝，賓天寢遠；抱鼎湖之痛，扣地無依。聊憑二氏清净之科，少答三紀生成之賜。伏願凌紫清之勝境，了解脱之真乘。逍遥帝鄉，作天仙之依怙；保佑皇業，等箕翼以綿長。胥暨民區，咸蒙祉福。《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小祥開啓觀疏

虚興慶之至養，歲叙已周；演道流寺云「竺乾」。之秘科，臣心敢怠。庶憑仙供，寺云「佛力」。仰

奉神遊。伏願悟性象先，宅心塵表，入無出有，參羣帝以獨尊；證聖成真，位九天之最上。寺云「超證一乘，俯參羣帝。慧嚴常住，赫慧日以中天；慈觀現圓，敷慈雲而覆物」。佑慈基統，固等岡陵。《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五月二十一日道場疏

物外仙遊，莫攀真馭；人間鳳紀，洊屬休辰。傾下臣悼慕之誠，羞内典密嚴之薦。伏願性天慧日，湛若圓明，法海慈航，普兹濟度。超證先諸佛之覺，翱翔儼羣帝之朝。厚祉福於兩宫，睿齡有永；鞏安强於四海，磐石彌堅〔一〕。《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一〕磐：原作「盤」，據文意改。

高宗皇帝大祥開啓疏

燕高廟之靈，已終祥制；演金仙之教，觀云「演琳函之教」。寅奉神遊。心則廓然，誠惟顒若。伏願妙融真覺，高步上清。謹歲時之朝，萃十方之仙佛；駢福祉之集，綿百世之本支。胥暨邇遐，亟蒙

保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堯服有期，民猶雪泣；夏時已駛，禮謹祥除。羞秘典以告虔，適靜筵之竣事。伏願遨遊仙界，怡燕梵天。受羣帝之朝，金闕玉京之秘邃；施萬年之祉，神孫聖子之綿延。偕此函生，晏然蒙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常平司開啓疏

堯仁所被，痛隔仙遊；禹服攸同，奄經祥制。羞供鳳駿之馭，揭虔象教之文。觀云「藥笈之文」。伏願超證真乘，騰凌灝氣。十地賢聖，謹時叙以來朝；萬年基圖，傳本支而滋永。《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功德疏

藏高廟之衣冠，可勝悲慕；閱夏時之寒暑，奄及祥除。庸羞仙釋之科，少爲君父之報。伏願妙融覺性，超遂真遊。玉京金闕之秘嚴，環羣仙而高拱；聖子神孫之蕃衍，綿億載以無疆。胥暨天民，同躋仁域。《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高廟尊安，悼神遊之寖遠；堯民哀慕，茲祥祭以告除。已羞秘密之文，庸罄攀號之意。伏願證佛之果，與天爲徒。九清十地之秘嚴，儼四朝之仙佛；兩儀百靈之保佑，傳萬世之子孫。凡他時之望雲，沐遺澤而躋域。《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服堯之喪，奄屆祥除之制；體舜之慕，敢稽薦盥之誠。已蔵梵筵，仰資仙馭。觀云「羞净供於琳

宮，殫微誠於仙馭」。伏願具古佛智，與造物遊。八境九清，肅來朝之羣帝；三乘十地，環歸命之諸天。綿有永之本支，施無疆之祉福。《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小祥罷散疏

慈闈結戀，祥制告期，仰資仙界之昇，已演佛乘觀云「道流」。之秘。伏願洞明覺性，妙證真常。颺馭爲九天之遊，頓超無上；蘿圖鞏百世之永，敷佑彌隆。《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提刑司開啓小祥疏

攀親馭之龍髯，痛之甚者；閱天時於駒隙，祥則廓然。虔演佛乘，觀云「道科」。用殫臣禮。恭願佑上帝之座，御羣帝之真遊；尊中天之居，統九天之仙衆。鞏洪基於百世，寖厚福於黎元。《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滿散疏

悼興慶之虛養，倏攝提之告周，敢竭丹誠，已羞淨供。伏願凌玉輿於沆瀣，造物與居；拱金闕之秘嚴，衆真咸衛。用翊扶於寶祚，措富壽於仁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皇太后大祥功德疏

違長樂之朝，痛纏宸極；諏攝提之運，甫屬祥除。虔羞仙釋之秘嚴，庸罄宗藩之控扣。伏願性融妙覺，聖證自然。寥陽帝宮，肅衆生之拱扈；極樂國土，即上品以超昇。誕敷嘉祥，均被生齒。《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開啓疏

月律初望，適三官下降之辰；仙科謹儀，祈千里亟蒙其佑。仰鼓桴之亟感，憐耕鑿之含生。嗣享豐年，連薦甘四脯之食；熏爲和氣，鼓腹共一臺之春。於樂聖時，永依道蔭。《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罷散疏

民已樂生，盍迎嗣歲，月云初望，敢控丹衷。兹演仙科，仰通帝意。冀衆真之敷佑，盡滌愆尤；俾百穀之嘉生，坐臻富庶。《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龍母疏

神休所庇，飛空專普潤之功；廟貌有嚴，闔境肅誕彌之慶。爰因穀旦，庸蔵浄筵。伏願俯答民心，仰尊帝命。俾右湖左海之俗，嗣享豐年；絶鳴條破塊之虞，迄成樂土。冀誠孚於肹蠁，當歲薦於旨嘉。《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爲徐南卿乞米疏

徐南卿行身如魯男子，傲世若西山夫。九守窮途，駢來奇禍。方越石父墮縲紲，誰其乘駟以請之？暨王參元赭垣廬，深愧焦頭而救者。坐觀桮腹，誠復何心。此客不無覬知己之逢，老子未始爲强

人之事。茲焉破戒，政自犯嚴。若富家翁，於寒士謂何；輟凶年穀，亦古人難者。想去彼取此，所以輕千里而來；俾虛往實歸，庶其慰諸公之意。《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房州辭廟疏

兩書下下之考，民免怨咨；一荷冥冥之私，事無瘝曠。茲申控扣，庸冀保綏。伏願俯恤微生，曲垂終惠。楚氛迄息，病軀新藥物之功；江浪不驚，晚境畢鄉榆之樂。《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停推疏 一

體上心之止辟，庇職惟勤；底郡政之空囹，收功有自。庸羞釋供，少答君仁。繄吴要衝，自昔都會，鼠牙雀角，雜然難明；玉律金科，使之易避。至邦人之不犯，由聖化之已孚。敢憑諸佛之仁，益熏協氣；俾無一人之獄，旁暨普天。欽惟等慈，俯鑑昭報。《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停推疏　二

布宣化之教條，載更歲鑰；捐問囚之箠楚，三啓梵筵。由君德之好生，底郡民之遷善。茲嚴淨供，庸導至和。敢輕兩嶽之平反，虔副九重之欽恤。冀絶向隅之泣，侑也盡心；庶陶遜畔之風，使之無訟。仰惟妙覺，鑑我翹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停推疏　三

御衆以寬，方聖上推好生之德；得情勿喜，致郡民孚遠罪之心。虔羞佛供，歲已再三；仰報君恩，意希萬一。載仗竺乾之秘教，俾陶建德之純風。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繫；庶幾盛世，追中古囹圄之空。《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古城寺僧化十八羅漢疏

十八尊宿，湛然圓通；大千衆生，咸所依怙。欲寫國清寺具足體，請看古城僧精進心。當有達

人，助此勝事。我相壽者相，莫生一點自它；佛身聲聞身，要是大家香火。無量因果，便須承當。

《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光孝寺建佛殿疏

有唐名刹，合盛於熙朝；大雄秘宮，劣存於故址。劫火歎遭罹之酷，精藍墮寂寞之濱。住持更幾人，叔出季處之靡定；經營不一日，銖積寸累之有涯。未免小舉而大遺，幾成置本而狗末。儻黃面老之像設，弗獲所棲；則舉直師之願心，得無遺恨。多助良以得道，成事不嫌因人。仗四衆之信心，還千齡之壯觀。繼今晨香暮火，永燕徽祖在天之靈；凡其片瓦尺椽，無非給孤布金之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

神居山寺興三門厨堂疏

嚴法席之扃，要爲安穩；除食輪之地，尤戒因循。按爲郵郡之主山，昔有神居之佛屋。荆榛粗剪，宛如劫火之初；日月其除，良切鄉賢之恥。茲宜急伊蒲塞之供，豈特謹鐵門限之防。冀舊觀之兩新，賴信人之多助。繄萬人不費之惠，何妨信手拈來；追平時輪奐之功，會見從地湧出。更辦羞福德

藏，式用答喜捨心。《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小　疏

户屨罕前，炊烟無寄。寧惟興衲子之歎，亦以重賢者之羞。捐杖頭錢，八方俱祇園之衆；領聲前意，一諾敵季布之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建橋砌階疏

長路安行，要免衝泥之病；飛橋徑度，更寬迂步之勞。兼二者以修營，實羣情之願欲。陶塼灰石，亟收鼎成之功；傾橐捐金，當有度外之士。《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陳　造　二一

廟路砌階小疏

嶽神行殿，郵郡左方。簉千里以乞靈，情不已者；俾萬人之安步，無揮金之士？《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砌街浚渠疏

潔汙通塞，弗爲胡成？出力捐金，有唱斯和。眷此嬉遊之地，久興利其博哉！冀遂甃甓之功，可行者之公願；陶甓礱石，豈日計月計之近圖。鳩六十餘丈之工，會千五百緡之費。得人任責，指日告成。凡屐蠟之經行，冀慳囊之小破。《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安樂院砌階疏

人間坦塗，本無不可；脚底實地，兹豈徒然。欲免傍險衝泥，正須因人成事。毋使葛繁方便，專美有聞；自今持地圓通，見成無礙。當四集揮金之手，看一新甃甓之功。此去大家安行，要是一段奇事。《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尼求度牒疏

出家是大丈夫事，允屬當仁；得度以比丘尼身，要須本色。人能贊喜，誰不圓成？看我擔囊，遍干無礙大士；佇君指廩，證果清淨法身。一句合頭，萬金唾手。《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建龍廟疏

分一勺之清甘，澤爲豐樂；下九重之褒錫，用赫威靈。昔假郡符，實膺神貺。兹大新於祠宇，庸仰副於上心。敬捐毫分，以助樸斲。《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砌街疏

街雖近於新街，巷猶悲於陋巷。拖泥帶水，孰不苦之；運甓聚沙，今其時也。各自勉力，那不通津。念向來傍險衝泥，涉患者而後知樂；繼自今行商坐賈，徐步亦可以當車。一諾雍容，大家方便。

《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東釋迦墳院建山門疏

釋迦古刹，何必舊基；長翁門僧，聿新保社。在我欲起門户，入手便有規模，更憑信人，共贊勝事。人家高廩〔一〕，又何惜一囊錢；禪窟不關，要共入三麽地。《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一〕人：原作「八」，據萬曆本改。

請機簡堂再住隱靜疏

桑下作三宿留，孰知非住；佛法在一切處，拈起重新。世未免過現心，我自無去來想。某人法門標榜，祖籍棟梁，喉中作金毛聲，指端現無縫塔。一色打臨濟鼓笛，舌下風生；十載坐杯渡道場，學者蟻慕。雖萬年龍象，力挽而少駐；然五峰猿鶴，猶覬於歸來。暮鼓晨鐘，前日見成調弄；拈槌放拂，入手更覺精神。速來和一鉢之歌，要驚裂羣魔之膽。不須擬議，便請承當。《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請崇老住開元疏

住山規模，僧中當得本色；續佛壽命，聲前已露真機。重把布袋頭解開，不妨門限鐵踏破。雷音一震，雲衆四馳。崇公臨濟正宗，簡堂嫡子。寶王殿上，珠璧騰輝；獅子窟邊，狐狸屏迹。雖曰刳心契道，蓋嘗出手爲人。殺活二機，喧靜一轍。廬山滿眼，幾於古廟香爐；興國開單，倏現長空霽月。載辭普化，小憩吳門。與其作萬壽西堂僧，孰若爲開元東道主。況燕國夫人崇福之舊，固自見成；爲符離居士折簡而來，有何不可。慰一時之龍象，示四衆之梯航。作用斬新，分明拈出。嗣釋迦三百餘會，定知絶後光前；祝人皇萬八千年，看取感天動地。何須退避，亟爲舉揚。《江湖長翁集》卷三九。又

見民國《開元寺志》。

請修老住能仁寺疏

祝聖道場，豈容虛位；住山尊宿，要是當人。只今祖席生風，何止禪和披霧。修公打臨濟鼓笛，立或庵門庭。面壁少林，靜中已成饒舌；開單安吉，鬧裏正用藏身。拳棒頭盡是工夫，自它相更無縫罅。孤雲瞥去，初驚没面目阿師；萬牛莫回，方信硬脊梁强漢。殺活妙用，卷舒自由。雙塔昔遊，況嘗作三宿計；洞庭冷坐，無乃墮一色邊。好來作能仁住持，恰與示叢林榜樣。不須擬議，徑辦行纏。現掣電機，穿象教諸方之鼻；趁流虹節，拈吾皇萬歲之香。《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請義老住褒親院疏

能仁道場，已請箇烈挈彊漢；陽山勝處，又須得本分阿師。來爲故家住持，共作宗門壯觀。義公喫長安飯，傳祖師衣。坐斷諸方，葛藤打動古佛；關捩獅子，哮吼有聞必驚。鎮耶鋒鋩，何待已試。惟吴門褒親之故刹，迺相家崇福之名區，要須若人，付以是事。且輟鳳城之應供，求登麈坐以接人。抹月披風，好傍仙泉濯足；拈槌放拂，更教龍母點頭。《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請昇老住廣惠疏

祖令方傳，詎容厭鬧縮手；世緣未了，要須打硬到頭。不妨兼利死生，豈可强分南北。昇公廣臨濟流派，秀應庵宗支。震大雷音，野孤喪膽；示正法眼，古鏡當臺。纔辭聖壽叢林，又主華藏法席。堂堂攝受，色色見成。惟廣惠之精藍，護中原之義冢。忠魂勇魄，委安陰宅之藏；孝子順孫，與被漏泉之澤。虚席以待，冀公肯來。重現舊時風流，燈燈不昧；普答此間幽顯，局局長新。便請承當，不須退避。《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請充老住瑞巖疏

爲一大事，不妨遊戲世間；愍四衆心，未可棄置度外。雖曰因緣有待，要是收放自由。肯堂長老得臨濟正傳，受斗庵密付。孤峰頂上打坐，閑雲莫羈；十字路頭接人，白月遍照。一音振響，五天屬心。作石佛主人，禪宗欽仰；領精嚴法席，祖令斬新。豈容呼猿洞前，便做省事人過。緬瑞巖之孤峙，秀鄞水之落東。雲山邃深，厠上刹之數；海嶠密邇，接大士之家。勝境正須得人，方丈即今虚席。副我渴想，冀師肯臨。飽聞信手之方圓，願觀游刃；莫負隨身之竿木，秖麽抽頭。《江湖長翁集》

請堅老住乾明疏

保社寖衰，即日要須振起；禪翁已試，知渠未易荷擔。覿面似許作家，袖手豈容閑地。堅師長老挈提正教，照映叢林。曹洞法窟前作金毛獅子吼，密庵棘林裏藹優曇鉢花香。古祖席特爲賢守一來，新寶熏當效聖主三祝。宿緣不苟，新乾明與換舊乾明；衲子知歸，東道主今爲西道主。徑煩敷坐，且省打包。《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請長老住乾明疏

古寺規橅，荒凉已久；道人行止，收放自由。要甘没滋味禪，乃見硬脊梁漢。某長老傳正法眼，現比丘身。向來出手爲人，未始縮頭辟事。披風抹月，曾是北山燕居；片瓦尺椽，幻出醴泉舊觀。休憚無麵做餅，尚能敲空作聲。爲凝香主人肯來，不妨奇特；把圓悟禪師拈出，方見神通。《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長翁請疏

大丈夫漢，殺活祇用一機；不思議心，行藏初非兩轍。要看接人方便，自有本色住持。惟某公阿師密護象教，而乾明禪刹久墮劫灰。道繫我以卷舒，法因人而輕重。長翁老子率爾有請，凝香大士欣然特拈。説苦譚空，定能鞭石流血；課無作有，不妨劃手駕鵬。從來白月流天，會使黄金布地。鋒藏掣電，一分付於瓣香；節近流虹，徑祝延於睿算。《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醮筵青詞　一代人

皇天開治世之符，篤生元后；率土祝聖人之壽，咸罄丹衷。爰因載夙之辰，虔致由中之請。竊惟好生惡殺，兩儀之妙造；寢兵措刑，一人之極功。洪惟太上之施仁，默與化工而合德。必得其壽，自然睿算之川增；知慕其君，猶冀皇穹之桴應。恭陳淨供，寅奉高真。金龍玉簡，肅若前陳；風馬雲車，庶其來下。伏願翊扶國步，保佑聖躬。申命用休，固億萬年之基業；降年有永，閱八千歲之春秋。《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醮筵青詞

帝齡有永，初何假於致祈；天道無私，亦自然而善應。敢殫悃愊，仰瀆高明。竊惟世道交泰之時，神聖無爲於上。寶圖晏粲，翬泰山而四維；國祚延洪，羨神筴於億載。其治有如此者，非天其孰相之？邇者有陰寒愆伏之虞，亦洞識扶持全安之念。蓋穹昊眷皇家之意，不替益隆；然臣子報君父之心，有加無已。即王正之初望，延仙馭之真游，祈鑑丹衷，俯臨淨供。恭惟九清默佑，萬福無疆，龍樓覲物外之天，鶴駕駐壺中之日。聖以益聖，仙椿不老以長芳；新而又新，玉册屢書而未艾。永依道蔭，共戴君尊。《江湖長翁集》卷二九。

薦兄青詞 代人

天倫之痛，中有切於肺肝；帝意可通，敏或逾於桴鼓。輒伸控扣，仰冀哀憐。伏念臣賦性冥頑，受生么麽；始其多難，遽違膝下之慈；晚則苟全，獨賴友于之義。禍倏延於伯氏，釁實自於臣躬。鴻雁作行，莫遂白頭之願；脊令分影，空纏黃壤之悲。念俯仰成幽明之殊，惟薦嚴有超昇之助，陳醮筵而寅奉，丐仙馭之來臨。恭願至仁，俯推宏貸，察臣心手足之至愛，矜亡者夢幻之短生，許以懺除，

振其沉滯。蠅營濁世，洗歷劫之積愆；蟬蛻幽扃，證高真之淨果。志斯永畢，他敢有祈。《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青詞　代人

妙道無方，虛而應物；含生多釁，痛則呼天。適元命之再臨，仰層霄而有請。伏念臣賦資甚陋，涉世多虞。什一自營，幸資身而粗足；晨昏色養，冀將父以爲懽。而父某粵自中年，遽纏末疾。不良步履，歎殘息之僅存；居惟呻呼，悼餘生之靡樂。矻劑莫收於寸效，冤愆恐自於宿因。敢罄潔蠲，用伸祈控。念痿者之不忘起，痛極熏心；然至誠之無不通，法先思過。恭即上元之夕，肆嚴清醮之科。伏願帝眷不違，仙真俯降，許其懺謝，錫以寧康。起廢鍼肓，夢倏亡於二豎；肉骨生死，仇永絶於三彭。全功有遇於良醫，陰佑實憑於司命。含飴晚景，虔奉親闈；負米此生，庶共子職。誓依真教，漸絶妄緣。《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閘上醮青詞　代人

人生實難，有戾考終之命；天鑑不遠，仰資宏貸之仁。輒罄哀誠，庶幾昭格。號爲澤國，緊此郵

城。衆流合以西來，濬爲運瀆；數板扃而中峙，匯作濤淵。雖云通濟以利人，或致顛躋而就死。流屍不返，徒燐火之陰沉；主祭謂何，望鄉枌而夜哭。浮魂滯魄，怨死妬生。兵火而來纔五十年，姓名可舉幾七十輩，分爲魑魅，牽引朋儕。積釁所加，既天年之中斷；餘殃旁及，貽鬼責之何窮。靜惟真科，可拯幽趣，肆恭陳於醮席，用虔奉於仙真。披瀝丹衷，懇投洪造，仰祈慈憫，哀彼沉淪。道蔭旁滋，釋多生之冤對；法橋安濟，脱衆苦以超昇。繼今行者之經從，無復向來之橫夭。所蘄生齒，同我壽康。《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真武醮青詞 代人

大聲疾呼，脱姓名於鬼録；回生起死，荷貺施於天神。敢罄丹衷，用伸昭報。伏念臣賦資不腆，涉世多艱。雖居侯伯之家，未憂凍餒；比苦陰陽之寇，良近阽危。恐壽命之不長，致君親之莫報，輒瀝由中之請，冀憑陰隲之功。念真聖稟水位之精，而妙力度人間之厄，嘗殫控扣，竟免顛冥。是即私居，恭陳净供。伏願憫么微多難之質，推救護羣品之仁，延以壽齡，蠲其疾疚。居肓之上、膏之下，儻不夭於天年；無幽不察、願不成，誓永依於道蔭。《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祈雨青詞　代人

邦家先務，莫重農功；草芥賤臣，冀通帝眷。敢伸控叩，用瀆高明。禱祀莫效，比屋慼然。呻呼饑饉爲虞，九重爲之旰食。仰測天心之見異，得非吏治之奸和。默訟愆尤，不遑夙夜。茲恭陳於醮席，庸欽奉於仙真，察其思過之誠，賜以有秋之慶。挽回和氣，霈爲三日之霖；播在頌聲，馴致九年之積。上資道蔭，滿慰宸衷。《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太一醮青詞　代人

黔首望歲，如痿者之念行；貴神在天，豈恝然而無意。憑仙科而申控，蘄帝眷之仰通。長夏已窮，常暘未究。翹雲霓之望，益挺流金焦土之災；走仙佛之居，未諒撫心籲天之懇。跼蹐萬室，歎愁一詞。至若九重之憂勞，幾於六事之自責。況惟委質，尤切熏心。仰十神之常居，統一氣之妙造。恭羞淨供，寅奉真遊。伏願啓乃帝衷，霈一雨均霑之惠；畢茲稼事，全九清善貸之功。無待毛澤盡而人力窮，要俾民心悅而天意解，上寬宵旰，俯逮困窮。《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太一醮青詞　二　代人

道妙無方，虛而應物；民勞已甚，窮則呼天。載殫螻蟻之誠，未獲桴鼓之應。伏念臣肅持使節，兼綰郡符。民之宅生，所臨八州，雨不潤物，亦既兩月。比屋起凶年之歎，九重躬旰食之憂，是責有歸，非臣誰任？四走羣望，曾神聽之莫聞；三羞秘科，冀帝衷之俯鑑。惟天極常居之貴，總化工密運之權，已薦潔蠲，猶冀感格。伏願少霽威怒，挽回泰和，敷大德以好生，許下臣之思過〔一〕。霈爲膏雨，自三日以爲霖；拯此疲民，尚一人之有慶。誓棲心於妙教，肩事上之精忠。《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一〕許：原作「計」，據萬曆本改。

祈雨青詞　代人

驕陽爲沴，民且倒垂；大德好生，天不庸釋。茲布由中之懇，仰祈宏貸之私。伏念臣持節以來，分臺而治。所臨八郡，覩舉絶歎愁之聲；上奉一人，庶不孤付託之意。屬茲旱暵，甚害農功。多稼在田，槁乾無幾；至仁當饋，惕厲靡遑。自長夏以迄秋，猶常暘之肆孽。豐凶可卜，弗違數日之間；凍

餒是虞，盍動九清之聽。即琳宮而謁款，冀颺馭以來臨。伏願少霽威嚴，俯憐哀籲。鑑聖主畏天之已至，察生民跼地之可矜，挽回至和，霈作甘澤。立蘇焦卷，俾迎中熟之祥；坐息流移，咸享安居之樂。誓堅精白，用答生成。《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三元青詞　代人

千里妥安，一被施生之賜；三元上吉，載遵禳報之科。吳門大邦，聖世樂土。農功勸課，歲獲豐穰；民氣協和，物無疵癘。敬涓穀旦，仰答洪私。本仙律以羞崇，必真遊之眷顧。俾鑿井飲、耕田食，咸樂生經；凡普天下、率土濱，同躋壽域。物情攸屬，天聽孔卑。《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薦嫂醮青詞　代人

促促短生，悼幽明之永隔；茫茫洪造，知感格之非難。輒攄不腆之辭，仰扣蓋高之聽。伏念臣稟生寡祐，涉世多虞，粤自孩提，已無怙恃。念衰宗之靡託，惟丘嫂之是憑。險阻艱難，盡出提携之力；出入顧復，幾侔生育之恩。門户之寄，不替於祖風；娣姒相與，咸儀於婦德。淑諸三族，胡不百年？生久卧於沉痾，没不登於中壽。興言及此，流涕無從。然念備更險夷，務生經之爲急；居積釁

咎，慮鬼責之或加。是用虔奉醮科，仰延真馭。冀動九清之鑑，俯矜五陋之軀，許以懺除，恕其瞢昧。法橋安濟，脱怖畏於泉扃；道蔭具依，趣清涼之仙界。茲焉伸控，它敢有祈。《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女就蓐設醮青詞 代人

忽然爲人，女子莫危於就乳；虚而應物，天心不外於好生。竭悃款以叫閽，獲感通而如響。敢酬夙素，用黷高明。伏念臣生理么微，族緒單蹇。屬由天禀，視女有甚於愛男；憂與喜并，舉子當臨於就蓐。呻呼可念，副坼爲虞。方跼天踏地之時，瀝血誠而有請；暨起死回生之後，豈精意之敢忘。恭設醮科，冀延真馭。金龍玉簡，庶幾賤婦之動天；風馬雲車，亦許傾葵之向日。欣然來下，監此微誠。寸心聊效於涓埃，默饗同於桴鼓。志斯永畢，它敢有祈。《江湖長翁集》卷三九。

天申節致語

神筴告符，介親齡於八袠；電樞表慶，衍聖壽於萬年。藹佳氣之鬱葱，翕輿情而呼舞。元功天運，盛德日新。躬攬權綱，奄神器而再造；堵安區域，如泰山而四維。武庫櫜弓，靈臺偃伯。垂裳三

紀，黃屋非帝堯之心；脱屣萬機，赤水訪有熊之道。範圍一化，糠粃百王。揭日月而行，寶册嚴號榮之奉；偕乾坤之久，玉卮介戩穀之新。屬當夢日之期，均錫需雲之燕。既醉之備五福，怳如建德之游；難老而彫三光，咸罄華封之祝。某等云云。

遐想雲璈奏未央，璇輿金籙慶生商。九光霞裏停仙仗，萬歲聲中奉帝觴。天上擘麟供樂事，人間舞鳳侈恩光。小臣願效華封祝，試頌靈椿壽聖皇。

對　廳

電繞虹流，式紀生商之旦；鴛羣鷺序，均霑燕鎬之恩。冪佳氣於堂皇，沸歡聲於絲竹。恭惟某官璇源襲慶，玉壘分符。呿沉榆塞之烽，復最甘泉之課。詩價萬選，家傳賀、白之文章；帝閽九重，屏記襲、黃之姓字。人近晉卿之冬日，訟銷京兆之鉛筒。森畫戟而凝清香，居惟多暇；入黃扉而升紫闥，其始於今。適偕聯事之羣英，共醉鈞天之廣樂。某等云云。

黃堂緑影轉槐龍，錦繡圍中度好風。珠履相輝人峙玉，金壘更勸酒如空。逢辰正自千齡會，勝日何妨一醉同。來歲從公話今日，鈞天應簉末央宮。《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王母致語

渚虹告符，萬世特遇大聖；神筴錫羨，非天私我有邦？言辭少廣之居，來獻長生之籙。恭惟睿聰稽古，信順尚賢。挺謨斷以有爲，武功底定；闢乾坤而再造，文德誕敷。偃伯靈臺，沉烽邊瑣。脫屣萬乘，心偕造物而與之遊；冠德百王，道長上古而不爲老。備聖子神孫之色養，新玉扈寶册之號榮。長贏紀夢日之祥，中外效後天之祝。翠水雖弱水之隔，駟青鳳以非遥；仙人爲聖人而來，獻碧桃而敢後。肆陳善頌，用贊殊休。丙度丁躔，占一星而有煥；天覆地載，綿萬祀以無疆。於樂聖時，可無口號。

曾燕瑶池到世間，祝堯今復馭青鸞。衆真已送駢蕃瑞，萬國同瞻咫尺顔。聖統有傳尊北極，帝齡無盡等南山。兒家幾許蟠桃熟，準擬年年薦露盤。

對廳

嵩呼萬歲，已欽祝於堯齡；花覆千官，復均歡於鎬燕。歌白雲而來下，款黄堂而小留。恭惟某官仙府上才，皇家碩德。韞通儒之業，蚤收甲乙之科；歌「樂職」之詩，誕布中和之政。農桑千里，襦袴一時。綵服娱親，居奉平反之笑；紫泥封詔，佇歸清切之班。儀鸞坡鳳掖以蜚英，俾鷺序鴛羣之連

茹。喜鈞天之分帝樂，既洽清歡；雖弱水之隔仙居，來陳善頌。可無口號，用奉台顏。

緑輿初下玉龜山，小駐黄堂相府蓮。上客居多天下士，主人況自地行仙。九光霞裏聞譚笑，三素雲中度管絃。來歲日邊桃薦碧，帝觴應共醉鈞天。《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平江府天申節致語

地闢天開，啓重熙之景運；虹流電繞，逢載夙之休辰。孰非建德之遊，共上華封之祝。健符乾運，中合離明。把握神機，奄皇圖而再造；輯寧大寶，如泰山而四維。道妙莫名，功成不有。納虞舜於大麓，蓋嘗與天爲徒；訪蒲衣於姑山，豈曰以位爲樂。傲睨物表，真遊象先。聖子神孫，儼天臨於備奉；玉扈寶册，當歲講於祼容。屬茲夢日之期，庸效後天之頌。恭惟心傳精一，運繼聖明。行曾、閔之所難，若文武之共處。躬撫皇業，踵慶曆、嘉祐之隆；志養慈闈，奄大安、興慶之禮。奉帝觴於漢栢，介親壽於莊椿。驩洽兩宫，慶流九寓。某等云云。

擘麟侑酒紫皇家，降乙開祥寶祚賒。又見仙真奉瑶檢，從教日月數金沙。星明丙極方呈瑞，燕敞需雲共拜嘉。睿算的知天與久，大椿何必問南華。《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王母致語

祥開夢日，喜切望雲。南極星躔，已見老人之瑞；西方仙窟，敢安少廣之居。按颺馭以小留，望宸廷而獻頌。聰明作后，駿有聲。載戢干戈，享帝王不戰之福；兼愛夷夏，儷祖宗勝殘之仁。動則奠神器於覆盂；黃屋非心，視天下如脫屣。據位之貴，爲天子父；體道之妙，與造物游。修身乃豐，得一以正；大德得名得位，於萬斯年。豈惟嵩嶽之三呼，將見蟠桃之再熟。恭惟繼堯接統，法舜事親，色難躬五日之朝，備奉極四海之富。屬長日離明之旦，慶慈闈震夙之期，造金殿以陳儀，奉玉巵而介壽。事光千古，歡浹兩宮。妾企慕華風，雖曰隔三萬里之弱水；祝延睿算，可不指八千歲之大椿。矯首皇居，願陳口號。

天仗凌晨拱未央，君王親奉紫霞觴。社鳴當紀乾坤闢，筴授端知日月長。爲祝堯齡辭翠水，閑留羲馭頓扶桑。兒家不上千秋鑑，自摘蟠桃壽聖皇。《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全宋文卷五七七〇

陳　造　二二

通衢致語

仙佛寶香，已上萬年之祝，君臣慶會，旋羞九獻之儀。雖分侯服之區，均拜帝觴之賜，奔趨萬室，誦詠一詞。某官學冠時髦，道窺聖閫。射宸廷之策，諸公推荀況之文；登使者之車，一旦展范滂之志。清濁激揚，御以儒術；愷悌慈祥，今之吏師。才用具宜，身獨兼於三組；政聲藹著，名已徹於九重。倚須下芝檢於日邊，即看綴仙曹於雲際。屬生商之華旦，爲燕鎬之主人。都騎如雲，旋指凝香之地；驩聲載路，孰非誦德之民？敢采公言，上陳口號。

清微風動萬年枝，瑞紀流虹誕聖時。天上玉卮山比壽，侯邦錦席洒如池。滿城淑氣生英蕩，夾道驩聲度綵旗。來歲望公天仗側，尚應回首記吴兒。《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趙守燕王漕致語

煙霏夕霽，已瞻漢使之星；色笑春温，復近晉卿之日。爰追勝踐〔一〕，有秩初筵，答旿俗之具依，翕讙謠之載路。恭惟某官爽邦哲輔，名世鉅儒。汲直素風，肅具臣而知畏；樂天麗句，播異域以争傳。中裨宰席之嘉猷，屢上計臺之最課。席前賈傅，佇還清切之班；轡攬范滂，再展按澄之志。屬城畏愛，百吏傾瞻。今者稽玉節於修塗，踵文游之故事，迂臨觴豆，用慰吏民。某官麟趾標奇，熊韜效職。昔襦今袴，騰萬口之驩呼；賣劍買牛，勤三時之勸課。屬行臺之按轡，駐支郡以放春。喜同千里之民，共叙二天之庇。壺天動色，錦席增輝，藹香霧於簾旌，泛光風於譚麈。金罍玉斝，不妨舉白以更酬；鼉禁鳳池，行看汗青之儷美。某云云。

二天依德幸吾州，四牡徐驅得小留。勝日非烟浮綺席，異時盛事繼文游。春還蓓蕾生譚笑，香泛叵羅賸獻酬。來歲鳳池雙立玉，應從丹地話秦郵。《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一〕勝踐：疑當作「勝餞」。

鹿鳴宴致語

鶚牘登名，庸餞觀光之客；鹿鳴侑酒，式將勸駕之誠。挽春意於壺天，圍香風於錦席。初筵有秩，樂事可涯。恭惟某官名世鉅儒，爽邦哲輔。陳陳胸次，富人間未見之書；表表朝端，罄古者格心之業。帝眷股肱之郡，時須心腹之臣。布條教之尚新，翕歌謳之載路。刺史承流宣化，俾里閭均躋域之仁；上臣事君以人，必俊造首充庭之賦。惟姑蘇之名郡，據浙水之上游，物阜民蕃，地靈人傑。文風比屋，尚白樂天、韋應物之餘；名教百年，儼范文正、胡安定之舊。雖再占褒然之選，方競蜚作者之聲。矧海潮尚過於維亭，而魁宿未離於吳分，佇異人之輩出，副明詔之旁求。諸省元杞梓國材，珪璋廟器，萬軸飽藏於腹笥，一第視摘於頷髭。志嘉會之功名，傾當年之意氣。穿天心而摘藻，棘闈已壓於諸儒；培風背以論程，桂籍行題於千佛。肇賢侯之饋食，侈芳宴以盍簪。紅袖回環，渌樽泛灩。德星初聚，密聯使者之星；愛日焉依，旋指長安之日。萃一時之盛事，佐羣雋之壯圖。正此均歡，豈應惜醉。某等云云。

黃堂賓宴霧香浮，峙玉時髦得意秋。莊海長風吹怒翼，禹門驚浪化吞舟。黃生眉宇看輝映，渌漲瑤盃賸獻酬。來歲歸時君記取，恩袍成行擁龍頭。《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石湖生日致語

槐簟非霧，紀楚客之庚寅；椿演遐年，笑絳人之甲子。方夏日薰風之可愛，況良辰樂事之遂并。有秩初筵，將陳善頌。某官才挺王佐，德優帝師，聖神倚注於謀謨，夷夏想聞於風采。挈提道統，退之得孟氏之傳；秉執國鈞，晉公乃汾陽之比。不待年華之老去，徑收朝蹟以歸來。寧鳥獸之亂行，幾漁樵之爭席。久矣斷日邊之夢，翛然作地行之仙。燕坐垂車，人間著小有之洞；時登天鏡，物外訪無何之鄉。儒墨兩忘，古今一哄。宿疴雪靜，不寬沈約之帶圍；吟興風生，已破後山之詩戒。適周翰降神於崧嶽，正壽星映色於台符。坐上團欒，有脊令之接影；眼中秀整，森蘭玉之在庭。劑瓊液以更酬，駢雲璈之競奏。修齡未艾，爛醉何辭？豈惟嗣魯侯難老之詩，抑已受金母長生之籙。會逢薊子，記金狄之摩挲；更向麻姑，話蓬萊之清淺。某等云云。

壽筵高敞老仙家，簾影中間五色霞。碧酒舊須麟作脯，雕盤新薦棗如瓜。玉壺縹緲非塵世，金狄依稀記歲華。勝日年年欹醉帽，鬢香長點吉雲花。《神仙傳》：吉雲花，千歲開一枝。《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定海縣廳事落成致語　七夕

除聽政之地，夏屋崇成；盍同寮之簪，佳辰小集。載新偉觀，用肅初筵。知縣優趙魏老而簡樸有餘，領邦莒邦而拙勤不補。新收舊管，苦百孔而千瘡；上雨旁風，幾一夕而三徙。有不得已而拔貧營建，豈自意全而其事迄成。撫己猶驚，向日抱壓焉之懼；舉觴相屬，今親賡勞者之歌。追揆策之云初，信此歡之難得。而況牽牛織女，方河畔之佳期；綵舫珠樓，紛樽前之雅戲。受涼颸於南廡，延纖月於西廂。合鼓吹於兩番，伊涼迭奏；粲綺羅之雙列，笑語生香。是爲四并，猶重一醉。嘉二三君子，肯來偕酬酢以忘勞；閱五十歲華，當有想風流而嗣響。兒等云云。

翬飛華屋酒如池，賓主風流況一時。千杖敲春瓊斝滑，九霞搖晚舞衫傞。輕颸泛座漂香遠，纖月窺人轉影遲。牛女多情應羨客，瓜華適已罰珠絲。《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廳事落成致語　前以禱雨罷，會中秋再作。

供簿書之日課，暇擇華居；敞棟宇以翬飛，遂償初願。甚欲舉落成之酒，時方從愍旱之祠。逮百穀之登場，得一樽之聚首。知縣老猶沉於俗吏，號盍拜於散人，寧躬補拙之勤，不尚濟寬之猛。苦官

居之久弊，冀廳事之一新。聽里詠塗歌之情，方安樸直；舉銖積寸累之計，作意經營。功乃即於優游，民不聞於怨讟。念規模創造之日，皆寮友贊佐之謀。勢可支於百齡，貧猶堪於一醉。屬者棧羊醽酒，計日佳招；端如澀雨慳風，妨人行樂。未辭故事，重舉佳辰。風露中秋，孰與初秋之蒸鬱；里閭樂歲，復無望歲之憂虞。按小鬟之新翻，訪歸妓之前事。豈獨延笑譚而卜夜，抑將祛塵鄙以生春。某等云云。

向晚簾櫳上玉鈎，縣人應指小瀛洲。龍蘭烟外調宮羽，羅綺香中擁獻酬。百祀規模新壯麗，一時文武極風流。月明鼓吹煩重賦，終恐清新媿少游。《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房州到任交倅事筵致語

斗城從仕，綽有賢規；樽酒邀歡，尚餘春事。寧四并之易得，幸一笑之與同。交代一代吏師，諸儒宗匠。蟠胸籤軸，出月脇以摛華；唾手桂枝，近龍頭而中隽。掉臂謝十洲之客，題輿觀九室之春。周舉風規，望素傾於諸彦；弱翁治行，名已在於九重。小稽入覲之行，顧重交承之好。通判詩書玩意，科第起家。鷁影西來，山郡平分於風月；龜章親授，心期密奏於塤篪。爰申樽俎之娛，庸締金蘭之契。雖新舊官之胥晤，祇況此周旋別乘衙。湛渌徐傾卜夜酒，欹紅同插殿春花。成規燦備堪從事，平時風義等肩差，

殊渥便蕃定拜嘉。爛醉長吟答佳致，不妨賓主各詩家。《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到任交權州事筵致語

攝佩郡章，復締後先之契；備嚴燕豆，洊交款曲之歡。欣樂事之不違，肅初筵而有秩。交代吏能義槩，交信諸臺，里詠塗歌，遠周千里。頃蕃星之一晦，兼郡紱以雙紆。佐貳著稱，碑手可捨皇甫湜；顯幽交感，麥舟迄濟石曼卿。郡付倅，真建屋之瓠；惠洽民，果添花之錦。將隨鶚牘，歸覲龍顏，嘉與遐邇之民，同申攀戀之悃。權郡不辭遠官，來繼芳塵，盡承參輔之規模，併受中和之條教。官聯必副，豈越俎代庖云然；軌躅善遵，亦因雲灑潤之謂。言勸冲霄之駕，共蜚介壽之觴。階藥翻紅，筆判花而有兆；瑶杯舉白，山頹玉以何辭。某等云云。

待衆官致語

假印侯封付繼承，教條久已洽山城。政成何異徵黄霸，日接寧惟拜水衡。春酒入杯紅浪漲，晚花薦座靚粧明。良辰便合同沉醉，且置陽關疊後聲。《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待衆官致語　一

漂天涯之風梗，同仕遐陬；盍公外之朋簪，庸追樂事。適夏日舒長之可愛，況蘇天愷悌之焉依。

念同寮裨贊之多，而從事賢勞之久，式陳嘉旨，庸諗悰懷。通判朝奉少策足於儒科，晚究心於吏事。芹宮花縣，偶不致於曠瘝；鵷郡符，茲併加於疲朽。蟲負山而良懼，鳥假翼以能高。幸仁賢此地之會逢，故官府一時之振整。傾肝瀝膽，迨無不盡之餘情；補劓息黥，用使苟安於厥職。爰因多暇，聊共一歡。文武寮契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確持至正之論，能大所居之宜。率自吏良而政平，底此塗歌而里詠。秋田茨委，圃食四以尚餘；夏隴雲黃，麥懷三而既實。正用及時而行樂，孰云須酒以消憂。艷歌濃笑之前陳，譚麈吟牋之未憖。風解愠而醒醉，有不勝清；露未晞而詠歸，徑當浮白。某等聖朝末藝，樂部下陳，上承歡顏，敢獻韻語：

公堂錦繡映簪紳，
翠蓋紅巾暑月春。況是山城無一事，醉鄉賓主屬吾人。《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待衆官致語 一

帝閽九關，憑寸誠而昭達；山城萬室，欻一雨之滂流。齋壇實自於同寅，歲事繼今而有望。爰申燕喜，庸滌憂勞。眷此房陵，實聯荆部，民散居於巖險，田僅列於下中。頻年多稼，未見有餘；十日不雨，正當耕耨以麾身；未極亢陽，已復怨咨之盈耳。式偕寮友，虔致禳禳。商羊倏舞於中逵，旱魃遽沈於九地。油然作、霈然下，稼事有涯；瘖而鳴、痿而行，人情可見。眷爾

俗春臺之涵泳，宜自公罇酒之招携。雲野卧黄，定不憂於害馬；瑶觴漲渌，當先酹於睡龍。度凉吹於簾旌，凝行雲於扇影。相與色笑，喜雨有志於民；孰爲主賓，《既醉》並受其福。某等名叨樂部，躬逢玳筵，敢寫歡心，聿陳善頌：

低光近醮壇。夜屋忽驚簷溜響，曉畦旋放桔槔閑。政須酬酢乘多暇，況間憂虞取一歡。投轄孟公留客意，應拌月路醉扶還。《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喜雨燕致語

爐熏抽蕙裊高寒，列宿低光近醮壇。夜屋忽驚簷溜響，曉畦旋放桔槔閑。政須酬酢乘多暇，況間憂虞取一歡。投轄孟公留客意，應拌月路醉扶還。《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一雨應祈，三農胥慶。謳歌洋溢，時和爰底於歲豐；官府靖閒，吏安實由於民樂。已保無奪糈之慮，庸少踐飲醇之盟。念官路之飄零，同官曹於窮僻。農功就緒，終蓄積之不餘；稼事或愆，豈怨咨之能免。有底戾氣，扇爲常暘。醮席龍壇，再三懇禱；西巖南洞，萬一感通。日爲霖之賜。尚晚秧之可蒔，況早穄之全收。人皆較新故之年，穀當有倍蓰之獲。靡愛牲，靡不舉，孰云自古之徒然；不曰旱，不爲災，當復大書而示後。惟時寮友，從事禁雩，動齋素之踰旬，無奔馳之虚日。迨兹如願，可後嘉招。某等謬厠樂工，仰承燕日轉槐陰，此歡未艾；月啣桂魄，不醉無歸。華筵楚楚爲誰開，和氣融融逐雨回。飲處偕酬未央樂，旱餘新紀不爲災。詩成肯放庭陰轉，

舞困何妨羯鼓催。聽取邦人歌笑地，山城幾處不春臺。《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交割州事致語

心期所契，寧惟甲子之同；郡計與聞，載穆塤篪之奏。一笑清歡，可孤樂事。某官異才名世，正學傳家，相門綽有於典刑，仕版翕推於模楷。仁風義槩，粲荊玉之無瑕；朝譽民庸，信陽春之有脚。推他日平反之手，賡遐陬宣布之歌。旋聞煖席之初，亟聽登臺之告。清風八詠，真俯視於隱侯；平步三公，即延登於黃霸。通判朝奉並辭澤國，來仕楚郊。素懷事賢友仁之私，被借宣化承流之潤。顧熊幡委重，堅有過陳雷之膠；雖鶴髮相輝，聯猶是岳湛之璧。爰陳燕豆，用肅賓歡。化國之日舒長，矧茲樂土；君子有酒多旨，徑指醉鄉。桂香浮璧月之秋，粧面炫冰壺之晝。陪遨頭之賢守，猶詫獨醒；後鯨背之仙人，當無此樂。某等仰承玳席，忝預伶官，聊寫衷懷，敢陳口號。

一時律呂韻金絲，用播中和樂職詩。所喜玳筵重啓日，還當璧月再圓時。前月十六日燕。伊涼聒夜鏗千杖，蘭蕙回春艷十眉。明月酒醒還得句，東遊夸與大堤兒。十四日宴，來日往襄陽。《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宴新守致語

浙水淮山，胎風期之不隔；隼輿泥軾，同山郡之來遊。已諧聯事之歡，偶締合符之契。佳哉樂事，秩此初筵。恭惟判府寺正擢秀相門，蜚英仕路。筆端亹亹，鄙時流纖艷之文；胸次陳陳，儼祖武經綸之業。小謝承明之直，暫分刺史之符。竹馬爭迎，豈容暖席；金龜高步，行復陞華。通判朝奉儒術起家，州麾貳政。興孫、秦之後，力追躡於典刑；厠召、杜之旁，更平分於風月。兼屬印章之授受，可孤樽俎之勸酬。笑語生春，倏雲頭之閣雨；笙歌聒夜，溢簾額之漂香。少答輿情，共拌沉醉。某等叨居樂籍，仰奉綺筵，不揆疏蕪，聊陳口號：

相門賢裔聖門儒，錦席葩羅慶合符。天斂沉陰輸瑞靄，月銜清影照冰壺。鸞膠密應鏘金奏，麟脯何妨薦玉腴。聞道山城觀盛事，一時歌舞溢通衢。《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任滿交割倅事致語

題輿支郡，聿觀條教之新；設醴芳辰，庸締子孫之契。亶爲勝踐，有肅初筵。某官高視時賢，優繩祖武。諸公鶚薦，手已種潘縣之花；萬里鵬程，符尚佐漢廷之竹。仁聲所暨，春意交孚。某官百舍

效官，二年撫俗。塗歌里詠，尚前人不擾之風；吏政民庸，踵古者告新之義。一樽於樂，四美云并。妙舞清歌，試新翻於北里；嘉肴旨酒，判聯步於醉鄉。某等云云。

黄堂冰峙兩飛仙，不遣纖塵到繡筵。龍麝香中揮玉麈，蕙蘭叢裏醼金舡。即今別乘符初合，佇看丹墀璧再聯。來歲涼颸生殿閣，帝觴同捧聽鈞天。《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任滿交割郡事致語

擁州麾而承乏，兩綬兼紆；陳燕席以告新，多儀再舉。茂惟勝日，庸罄清歡。某官輩古碩儒，鍾天間氣。皇朝勳業之裔，綽有典刑；聖世功名之躔，佇光彝鼎。小稽賢業，俯佐郡符。某官臭味不殊，交承連好。教條攸領，寧惟風月之平分；意氣所傾，共看塤篪之合奏。敞南風之館宇，倒北海之樽罍。凉溢簾旌，香生談麈。舉觴交命，未容舞困以歌闌；倒載言歸，更待河傾而月墮。某等云云。

星屏已喜一樽俱，闢啓芳筵合郡符。裊裊細香生玉醴，颼颼凉吹度冰壺。錦紋眩旋明回雪，雲影依微覓貫珠。乘醉言分當卜夜，火城璧月共通衢。《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燕鄉守致語

枉賢侯之駕，下逮幽人；泛上巳之觴，庸修故事。允謂一時之盛，不難四者之并，有侈初筵，增光前載。某官清朝棟榦，緑髮神仙，聯肺腑於九重，蘊胸奇於千古。褰帷問俗，暫頒漢殿之詔條；補衮致君，行厠舜廷之元凱。而德若不足，勢忘自尊，回軒略席户之卑，適館篤《緇衣》之好。肯迂千騎，俯共一樽。追洛水之風流，繼永和之觴詠。參議朝散須次儉幕，燕居鄭鄉，功名若將浼焉，棋酒有足樂者。不累不屈，仲元居夷惠之間；載欣載奔，陶翁竟羲黄之上。況事賢之有素，兹成室之云初。屈二千石之嚴威，爲七十翁而迂步。挹光風之轉蕙，俯流水以秉蘭。敬庾凱之醉幘，正用酬春。某等叨備伶倫，喜承燕衍，敢陳口號，聊佐清歡。

胡床玉塵錦囊詩，賓主風流此一時。玳席邀歡酬令節，羽觴湛碧轉微漪。綺羅圍外香風遠，絃管聲中漏刻遲。莫道蘭亭已陳迹，勝遊端復嗣芳規。《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懷莒堂上梁文

上《過秦》之論，起殿宫曹；營懷莒之堂，歸編户籍。蠶三眠而欲繭，鶴千載以還家。小寬勃

磎，敢謂輪奐。長翁老子爲儒甚晚，與世無堪，闕罷亞之供耕，羨匏瓠之有處。局栖龍具，動捋虎鬚。服原夫塗抹之勞，策名科甲；耐窮鬼揶揄之辱，妄意事功。俯仰桔槔，漂零萍梗。名韁利鎖，悟大塊勞我以生；酒會文期，蓋作吏此事便廢。幸收晚節，歸託故棲。苟禄無庸，仕不偕於百雉；受廛得所，賦劣綴於下梟。草草創五十楹，堇堇著四百指。小酬左餐右粥之願，亦息上雨傍風之嗟。高卧北窗，辦長日搜詩之課；徐行南陌，試平生種樹之書。夫何求哉，不啻足矣。可無著語，用諗陞梁。行且落成，聊兹善頌。

抛梁東，煥燿巍譙鼓角雄。千騎肯來觀水薤，府公真有古人風。

抛梁南，横前江影曉涵涵。端復與翁供藻思，老來吟興尚驂驔。

抛梁西，湖天千頃瑩玻瓈。亦想龍公歡喜甚，明珠昨夜吐晴霓。

抛梁北，滿眼齊州舊封域。有斧無柯古到今，輪囷空蘊平戎策。

抛梁上，依稀太乙低仙仗。爐香知我正繙經，不妨借與青藜杖。

抛梁下，婦織兒耕有餘暇。但令泛盎無闕供，長與比鄰詠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享不危之安，駢無禍之福。詩書壽脉，有跨竈之佳兒；棋酒歡情，無罵座之惡客。容散人於盛世，全樂事於暮塗。《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定海縣廳事上梁文

古縣修營，務先所急；輿情悦向，功奏不遲。免覆壓之爲虞，欵觀瞻之有偉。知縣生涯鐵硯，老境銅章。撫黄童白叟之愚，視如族屬；用柱後惠文之事，御以聖經。暨閱再期，大孚衆意，豈止賦輸之粗辦，抑惟號召之樂從。念墻宇之傾摧，坐貨財之窘匱。積六十三年之久，置莫任樸斲之勞；歷二三十政之餘，率苟度歲月而去。第惴惴而引日，居磔磔而有聲。雖云東拄以西撐，曷救上漏而下濕。豈容老朽，復避嫌疑。思蠱飭於弊端，姑鼎新於廳事。規模素定，纔煩頤指之勤；材用畢臻，翕見子來之助。今倡興於大役，餘有俟於後賢。片瓦尺椽，初不形於嗟怨；震風凌雨，當未沫於帡幪。尚來者之興懷，冀嗣兹而有作，爰差勝日，肇舉修梁。敢采公言，用陳善頌。

抛梁東，蓬瀛珠闕貝爲宮。仙曹集處應迴首，定指塵勞笑此翁。

抛梁南，山影江光映蔚藍。喚渡行人逢野老，應收拙政入叢談。

抛梁西，水夾田疇一帶齊。他日地毛龜坼處，如今翠羽望中迷。

抛梁北，後海風停湛平碧。天驕不敢望南天，萬竈烟青旗影直。

抛梁上，楚氛盡掃瞻清曠。日馭舒遲黄道明，太平未信真無象。

抛梁下，民區富樂官多暇。比櫛囷倉驗屢豐，連甍絃誦知皇化。

伏願上梁之後，民情安妥，縣計豐滋。絃奏武城，庸務本原之政；人遊建德，指須富庶之期。俾他日《華黍》詩，靡容專美；庶將來循吏傳，一無愧辭。是所謂吉無不利，樂不可支。《江湖長翁集》卷四〇。

激犒庫上梁文

郵郡要衝，城陰都會。積年蠹弊，謾餘酤肆之虛名；千柱鼎新，修駭市區之壯觀。收功有自，爲計無窮。某官悃愊無華，撫綏多暇。中和布政，挽昇平氣象之回；夙夜究心，盡經久公私之利。驩謠載路，朽蠹一新。麗譙雄郡圃之西，已干雲而屹立；酒市壓城闉之北，復不日以崇成。庸浚利源，以寬民力。塗歌里詠，不知畚築之勞勤；坐賈行商，咸歎規模之巨麗。是爲創見，高掩前聞。儻繼加增葺之功，則永爲裕足之本。豈徒醉鄉千里之地，建德一時之民。將龜日以落成，茲虹梁之肇舉，可無善頌，用紀公言。

拋梁東，日氣葱曨碧海中。聞道羣仙輕一醉，得無笙鶴下蓬宮。

拋梁南，萬井笙簫瑞色涵。白塔丹霞霄漢上，炯然金碧屹相參。

拋梁西，天外重湖天與低。波底睡龍應矯首，爲翻明月吐晴霓。

拋梁北，路轉邗溝千古碧。邊風不遣一塵蜚，信節年年馳使客。

拋梁上，雁天雲路饒清曠。把杯當有謫仙人，昂首高吟企仙仗。
拋梁下，請駐香車羈寶馬。未妨醉卧月明中，生世清歡本無價。
伏願上梁之後，連甍佚樂，百貨阜通。飲醇而相漢家，尚冀曹裝之小駐；飽德而器君子，庶幾周頌之嗣聞。嘉與民編，共陶德政。《江湖長翁集》卷四〇。又見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二二。

臨澤常住院上梁文

精藍益煥，秘殿鼎新。抗鳳嶺以孤騫，一踵昇平之巨麗；屹鰲峰之幻出，四傾有衆之瞻依。境勝左方，寺標常住。自天嘉儀同冥心捨宅，肇基安衆之區；若給孤大士隨喜布金，首壯乞靈之地。頃嗟寶刹，倏墮劫灰。纏浄界之妖氛，鞠福田之茂草。邇遐萬井，悲唏一辭。彼上人幾年服勞，大檀越一力喜捨。什百有千萬之積，輪奐起汙埤之餘。侈皇宋之椿齡，祝延有在；篚釋迦之麾座，竭蹶以趨。凡屬見聞，肆同饒益。迄今龜日，爰上虹梁，欲寫歡心，可無善頌。

拋梁東，裔雲泛日曉曈曨。遥知鶴背三山客，奔鰲來從獻寶宫。
拋梁南，吴山越嶠儼相攙。參差影落清溪底，千丈奔虬卧蔚藍。
拋梁西，未多少廣與天齊。竺乾教法宏金地，端爲含靈待指迷。

拋梁北，昌期偃伯邊烽息。少待氈裘渭上朝，更須椽筆燕然勒。
拋梁上，黃道非煙儼仙仗。天人闖首梵筵尊，天風便旋天花漾。
拋梁下，麥浪搖搖覆平野。佛慈帝力共難名，試聽康衢謳詠者。
伏願上梁之後，象教興行，龜圖昌熾。續佛受命，正法眼藏之普傳；爲國焚修，太平君子之假樂。十齡沐慶元之化，一武同建德之遊。《江湖長翁集》卷四〇。（以上王曉波校點）